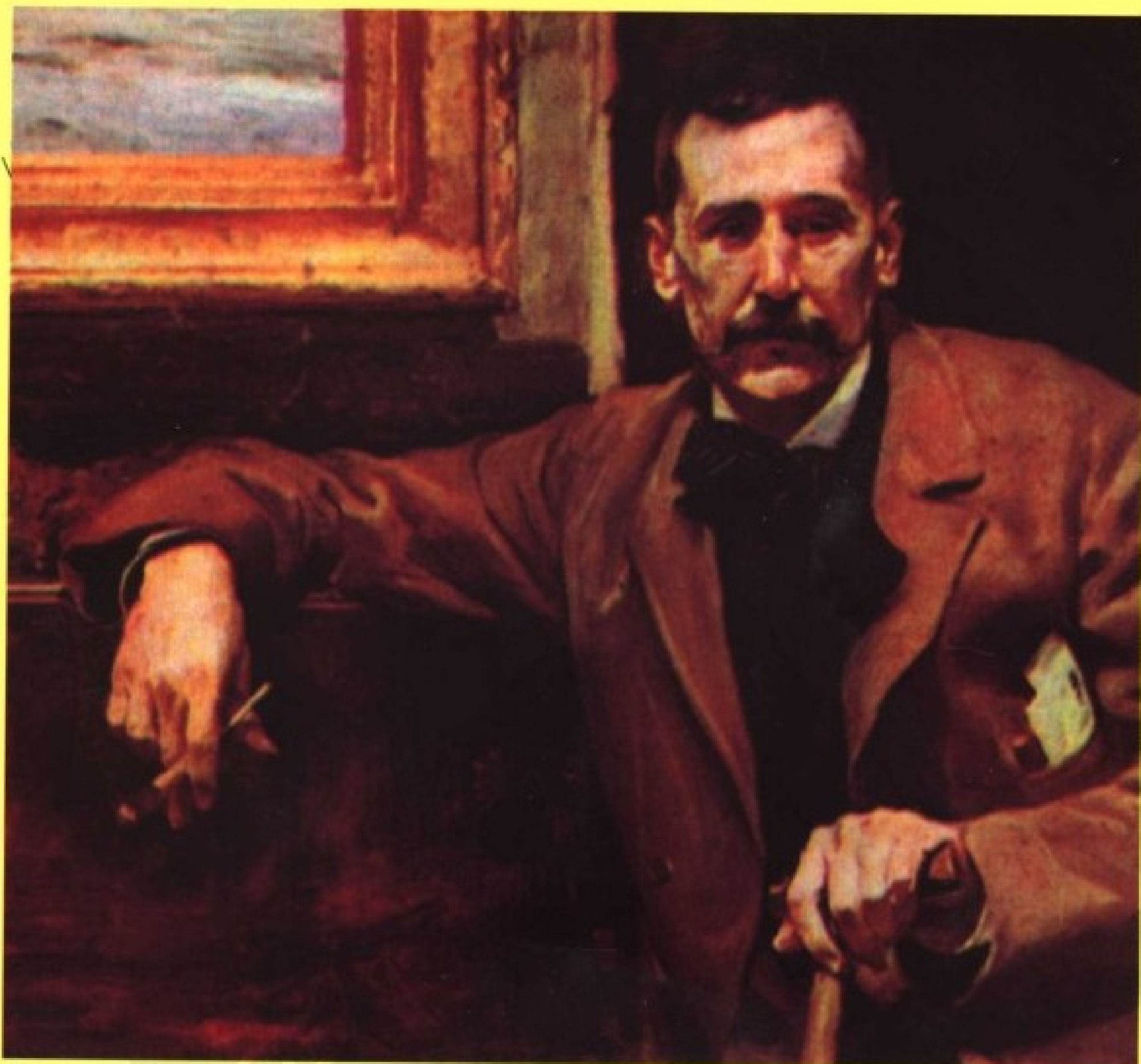


加尔多斯文集

GLORIA

王治权 赵德明译

葛罗丽娅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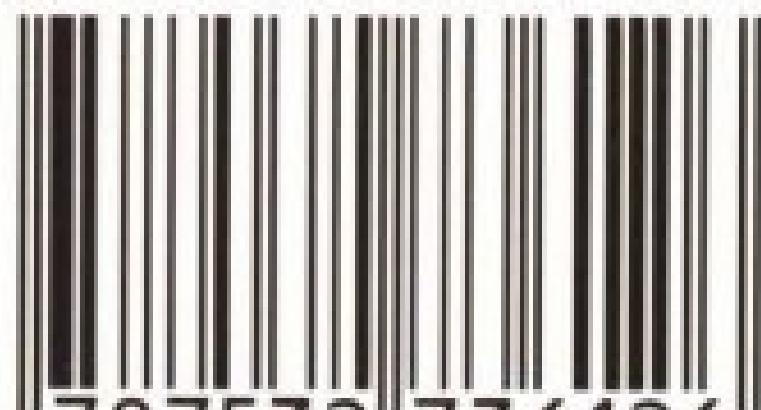
ANTOLOGIA DE PEREZ GALDOS

加尔多斯文集

责任编辑：叶茂根

封面设计：吴建兴

ISBN 7-5327-3612-1



9 787532 736126 >

定 价：25.00 元

易文网：www.ewen.cc

易文网
PDG

加尔多斯文集

GLORIA

葛罗丽娅

王治权 赵德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葛罗丽娅/(西)加尔多斯(Galdós, B. P.)著;王治权,赵德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6
(加尔多斯文集)

书名原文:Gloria

ISBN 7-5327-3612-1

I. 葛... II. ①加...②王...③赵... III. 长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16354 号

Benito Pérez Galdós

GLORIA

本书根据 Aguilar, Madrid, 1981 年版译出

Esta obra ha sido publicada con una
subvención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复制

葛 罗 丽 娅

[西班牙]加尔多斯著

王治权 赵德明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插页 5 字数 322,000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7-5327-3612-1/I·2061

定价: 25.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上海译文出版社

网址: www.yiwen.com.cn

佩雷斯·加尔多斯与《葛罗丽娅》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一八四三年出生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一九二〇年在马德里逝世。父亲是军官,中校衔。贝尼托是母亲的第十个儿子,性格内向,喜欢观察,不好动作。读小学时,显露出对音乐、美术和书籍的爱好。少年时,与堂妹有过恋情。一八六二年秋天,父母为了让贝尼托离开堂妹,决定送他去马德里念中学。在学校里,他有机会接触到德国哲学家克劳泽^①的学说,这对于他后来成为作家有重大影响,因为克劳泽的“万有在神论”中特别强调个人的发展,这极大地鼓舞了贝尼托成名成家的决心。自由教育协会的创始人佛朗西斯科·西内尔·德·劳斯里约斯也经常鼓励贝尼托从事文学创作。十九世纪下半叶,在西班牙文学界盛行风俗主义,其重要代表之一,拉蒙·德·梅索内罗·罗马诺斯^②的一系列作品生动地描绘了马德里风情,成为贝尼托学习的榜样。进入大学以后,贝尼托经常光顾咖啡馆,参加同学们的各种聚会;这个从小喜欢观察社会现象的青年并没有浪费时间,他在搜集素材,准备写作。与此同时,他大量阅读西班牙风俗主义和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在外国文学方面,他特别偏爱狄更斯和巴尔扎克的小说。从他留下的大量读书笔记中可以发现,他从上述作品中学会了分析社会各个阶层,

学会了把历史、现状、城市风貌和个人性格综合在一起描写的方法。

佩雷斯·加尔多斯从一八六八年开始写小说,他以克劳泽的哲学思想为指导,以马德里的市井风情为舞台,以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主角,用巴尔扎克和狄更斯讲述故事的方式,反映马德里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金泉》(1870)、《阴影》(1871)和《勇士——昔日激进分子的故事》(1872)。《金泉》是以一个名叫“金泉”的咖啡馆为中心,展示了一八二〇至一八二三年间马德里政治动乱的情景,成功地描述了保皇派和自由派之间激烈的斗争。与《金泉》题材相同的作品是《勇士——昔日激进分子的故事》,这部长篇小说叙述了一八〇四年一个名叫马丁·穆列尔的青年,伏尔泰思想的忠实信徒,深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民主一定代替专制主义;为了替父亲报仇,他积极组织反对戈多伊首相的暴动。但是,最后他被叛徒出卖,被捕后变成了疯子。

加尔多斯最重要的贡献是创作了鸿篇巨制的历史小说《民族演义》,它由五辑四十六卷长篇小说组成,每部小说都是一部独立的作品。每十卷组成一辑,每辑围绕一个中心人物反映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这部巨著涵盖了十九世纪长达七十余年的西班牙历史。评论界认为《民族演义》是西班牙文学史上的一部充满爱国主义的伟大著作和民族史诗。

① 克劳泽(1781—1832):德国哲学家。他在西班牙的门徒即所谓克劳泽派,对十九世纪后期和二十世纪初期西班牙的教育方向曾有巨大影响。他把自己的哲学体系称为“万有在神论”(主要是试图把泛神论和有神论调和起来),认为上帝包括整个宇宙而超越宇宙。

② 拉蒙·德·梅索内罗·罗马诺斯(1803—1882):西班牙风俗主义作家。

《葛罗丽娅》是一部主题先行的小说,作者事先设定了主题思想,作品的情节、人物、素材和结构都为阐释主题思想服务。作者借助这部小说对深受宗教思想控制的西班牙社会进行了愤怒的控诉,同时揭露了教会人士的假冒伪善以及思想桎梏对人们幸福的破坏;作者还描绘了西班牙上层社会在笃信上帝、忠于基督教义面纱下的种种丑态。

《葛罗丽娅》与我国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有些相似之处。二者的区别在于杀手不同而已。杀死葛罗丽娅的是天主教势力;杀死祝英台是专制礼教。如同祝英台一样,葛罗丽娅也是一位美丽、聪明、善良、纯朴的姑娘。教会灌输的宗教思想和多年的家庭保守教育,使她成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笃信上帝,甚至达到了痴迷的程度。德国籍犹太青年丹尼尔·莫尔顿是个学识渊博、有进步思想的人。一次海上遇险把他送进了葛罗丽娅的怀抱中。她和他一见钟情,爱得热烈而真挚,随后即产生了爱情的结果——儿子耶稣。但是,他和她的爱情不能合法,一个无法逾越的鸿沟摆在他俩面前:葛罗丽娅不能放弃天主教信仰;丹尼尔·莫尔顿也无法摆脱他所信仰的犹太教的羁绊。意识形态的分歧给他俩造成这样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要么牺牲信仰把心身献给情人,要么牺牲情人把心身献给上帝。此外,别无选择。葛罗丽娅完全乱了方寸,终日陷于矛盾和痛苦之中。她没完没了地恳求情人放弃信仰,以便达到结婚的目的。一时间,爱人的感情超越了爱神的感情,丹尼尔·莫尔顿决心牺牲宗教信仰,佯装背叛犹太教而皈依天主教。但是,丹尼尔的母亲也是一个宗教狂热分子。她认为,儿子的幸福远不如宗教信仰重要。因此,她不惜用重金收买西班牙上层人物;为了强行拆散这对恋人的情缘,她甚至诬告自己的儿子,致使西班牙政府做出驱逐丹

尼尔出境的决定。与此同时,葛罗丽娅的父亲和伯父则对这位弱女子施加了种种压力。他们先是把她软禁在家中,随后又强迫她去当修女。葛罗丽娅在进入修道院前夕,再也无法忍受思念情人和儿子的煎熬,她不顾一切,跑出家门,狂奔在漆黑的原野上。后来,她找到了儿子,把儿子紧紧抱在怀中亲吻。这时,丹尼尔也克服重重障碍,来到妻子和儿子身边。三人相见,抱头痛哭。葛罗丽娅悲愤地喊道:“我们为什么不能相爱?”答案并不复杂:残酷的教会势力一定要拆散这个家庭。一连串打击、种种令人心碎的折磨、大山般沉重的压力,使得葛罗丽娅心力交瘁,终于死在爱人的怀抱里。四年后,丹尼尔带着对葛罗丽娅的一往情深,也忧郁地离开了人世。加尔多斯以饱蘸着爱与恨的笔墨,深刻地揭露了教会“仁爱”的假面,将那一张张伪善的嘴脸戳穿,暴露出大人先生们吃人的狰狞面目。与此同时,作者通过葛罗丽娅和丹尼尔的爱情故事,表达了自己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愿望。需要指出的是,加尔多斯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宗教信仰,而是只将批判的矛头对准教权主义和教会的黑暗。他在书中说:“当宗教把人们团结起来的时候它是美丽的;而当它把人们隔离开来的时候它是可怖和残酷的。”这表明加尔多斯憧憬着用一种理想化的新型宗教代替这个“可怖和残酷的”天主教。

在小说的艺术性方面,加尔多斯善于设置戏剧性的冲突,让情节的发展服从于矛盾的发生、发展和解决。但是,矛盾的发生是合乎情理的,而矛盾的解决往往出乎读者意料之外。加尔多斯具有非常敏锐的观察力,他善于准确而生动地描绘各种场面和各色人物,善于通过对话刻画人物的内心活动与性格。在语言方面,加尔多斯的文笔自然而流畅,圆熟而优美,给人以清爽、愉悦的感觉。只是个别地方由于说教而显得冗长;有时不注意

推敲和打磨而显得粗糙。但是,白璧微瑕,西班牙文学评论界认为:“尽管如此,加尔多斯以他那神来之笔,准确而生动地活画出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的风土人情和精神面貌。他不愧是现代西班牙小说的创始人。”西班牙文学史证明,加尔多斯为后世留下了七十八部小说、二十四部戏剧、十五部其他作品,留下了宝贵的反教权主义、反专制主义的斗争精神以及追求自由、民主和爱国的思想,留下了近八千个栩栩如生的文学人物。这些宝贵遗产直接影响了二十世纪一大批西语世界作家的创作。这些宝贵遗产成为十九世纪西班牙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峰。二十世纪的作家把他和塞万提斯相提并论,说这两位作家“是一对孪生的高山”。一九七八年八月三十日至九月六日西班牙文化部于马德里召开了第二届加尔多斯国际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代表近两百人,会上宣读了九十篇关于加尔多斯著作的论文。代表们一致认为,加尔多斯的确是“西班牙最重要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还没有哪位作家像他那样善于再现他所处的纷纭复杂的世界”。“如果说塞万提斯是黄金世纪的伟大作家,那么加尔多斯则是十九世纪独一无二的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继塞万提斯之后,加尔多斯是我们文坛上最突出、最富有创造活力的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何塞·塞拉说:“我们应该在各个方面追随加尔多斯。”

今天,加尔多斯在西班牙文学史的地位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但是在他生前却长期经受来自政府和教会的打击和迫害。例如,教会于一八八三年千方百计阻挠接纳加尔多斯进入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做院士;一九一六年政府出面阻挠社会人士救助处于双目失明、穷困潦倒中的加尔多斯。但是,广大读者喜欢他的作品,一九〇二年他的剧本《埃莱克特拉》上演后,轰动了整

个马德里,成千上万的群众举行游行,抗议保守党内阁政府的倒行逆施,要求内阁总辞职。一部文学作品直接影响到社会政治,这在西班牙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当然说明了加尔多斯的作品道出了民心所想,喊出了百姓的呼声,人民自然爱戴他,永远怀念他。而那些迫害加尔多斯的反动派则成为历史上的小丑永远被钉在耻辱柱上了。

一九八四年九月我们将《葛罗丽娅》译成了中文,请蒋宗曹女士做了校订;一九八五年十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二〇〇四年初该社资深编审叶茂根先生向领导建议再版这部作品。经社长批准后,我们对《葛罗丽娅》进行了校对,考虑到蒋宗曹女士年事已高,这一次没敢麻烦她老人家。这一次也没有打扰王治权先生,因为他正在中国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的大使任上日理万机呢。

赵德明

2004年9月10日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原 书 序

葛罗丽娅·德·兰蒂瓜,幼年丧母,年方十八,美丽,聪明,生性好动,喜欢思考,善于观察,好奇心重,是个十分虔诚的天主教徒,宗教信仰在她的心灵里已经根深蒂固。她的父亲大律师堂^①胡安·克里索斯托莫,是一位正人君子。如果说他在日常生活中尚能够对自己持反对意见的人宽容地做出让步,那么遇到原则问题他是寸步不让的——态度坚如磐石,决不动摇——,他对葛罗丽娅的教育从不放松,极力引导她阅读西班牙的宗教故事,同时辅以绝对正统的古典作品,诸如卡尔德隆的诗剧^②和萨维德拉·法哈多^③的著作。葛罗丽娅有个嫡亲伯父,名叫堂安赫尔,是安达卢西亚一个教区的主教。他对侄女非常宠爱,对她的信仰与品德更是关怀备至。葛罗丽娅的祖先,男的都是可敬的正人君子,女的都是虔诚之极的淑女,其中不乏死时荣获圣徒之称的大善人。遍查她的家谱,无论父系或母系,没有一个是异教徒,没有一件不光彩的事,没有一种不十分干净的行为,也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冲动。葛罗丽娅所住的费科布里加,是坎塔布里亚海边的一座小镇,那里的居民因循守旧,醉心于固有的文明习俗,天主教的色彩极为浓厚。自由主义分子、冒险家、怀疑主义者、反天主教的人休想在那里安身立命,如果硬要赖在那里,周围的气氛将会使他陷于绝

境。他们要么逃之夭夭,要么一命呜呼。

丹尼尔·莫尔顿,漂亮,博学,为人高尚。他出生于旅居伦敦的一个汉堡犹太人家庭。对犹太教训示的一切,他都笃信不疑。他的祖辈全是犹太人,全都信奉犹太教。他一向生活在有利于他的信仰的环境中——甚至是一种狂热的环境中。

命运之神把丹尼尔带到了费科布里加。于是,葛罗丽娅与他相识,一股不可抵挡的力量使他俩相爱,可怕的问题也就由此而产生。难道爱情能插上翅膀,安然越过恋人之间的宗教鸿沟吗?设若爱情逐步向前发展,要求作出巨大的牺牲,那么,两人之中谁将成为牺牲者呢?如果两人都认为自己掌握了唯一的真理,谁又能为了爱情而放弃真理呢?这真是可怕的抉择:是要宁静、亲切、使人心得到慰藉的永恒信仰呢,还是要令人心醉神迷、愉悦而不可或缺的人间爱情呢?

葛罗丽娅和丹尼尔睁只眼,闭只眼,得过且过。两人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都是品行端正、诚实正直,乐善好施、循规蹈矩的人,却由于宗教原则,就得压抑自己的感情,扼杀热恋,饮恨终生呢?他们认为,各自的思想是完全可以得到尊重的;他们之间的爱,可以避免任何思想摩擦;只要倾心相爱,宽恕一切,理解一切,尊重一切……事情不是很容易就解决了嘛!

如今,这种不同信仰之间的冲突是不难解决的。要是教会并不要求履行某些规定的手续才能使婚姻生效,这个矛盾几乎就不存在了。然而在十九世纪末,而且是在牢不可破地以天主

① 西班牙人的姓名前冠以“堂”字,原是贵族标志,后来演化为一般性的尊称。

② 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黄金时代的大剧作家,写有一百二十部诗剧,代表作有:《人生如梦》等。

③ 萨维德拉·法哈多(1584—1648):西班牙政治家和文学家,著有《政治企图》等。

教信仰世代相传的西班牙北部的偏僻山区里……主人公们严肃的信仰——用以思考而不是简单地信奉的信仰——立即陷入了严酷考验的危急关头。因为，他们本身就迫使自己的爱情经受考验。请不要忘记，葛罗丽娅和丹尼尔在宗教信仰问题上首先就没有妥协余地。葛罗丽娅继承了她的导师们的陋习和狂妄，她认为不妥协时应当正言厉色。丹尼尔虽然表面上宽容大度，但骨子里，他的信仰却和犹太祭司一样，毫不通融。在信仰方面，丹尼尔和葛罗丽娅是势均力敌，全身心投入的。他们两人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必将是惊心动魄的。爱情能使之缓和吗？可是矛盾又的确是尖锐的。葛罗丽娅经年累月翘首期盼的爱情，到头来却是一场龙争虎斗！富于幻想、思想敏锐的她，遵从父命，极力将心中无穷无尽的憧憬和越轨的感情窒息于萌芽状态。她笃信上帝，是个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可是爱情又把她逼上了这一步：让她与异教徒携手同行。而同异教徒相爱，并企图使他从耶稣那里得到爱，无疑是一种异端行为。

这部小说令人惊叹的特色，恰恰在于，加尔多斯独具匠心地把悲剧在感情丰富、信仰坚定、绝无委琐之状的人物中间展开：堂安赫尔主教一如浑金璞玉；堂胡安博学而审慎，为人忠厚，他不是盲目的狂热信徒，而是通过钻研确立了久经砥砺的信仰的人；葛罗丽娅光彩照人，富有魅力；莫尔顿是具有平民美德的楷模。在这些高大的人物中间，风暴势必爆发得更猛，发展得更烈。可是风暴过后留下的又是什么呢？在一切可怕而又盲目的斗争中，胜利并不属于最圣洁的一方，而是属于最残暴的一方，这是宇宙间的通则。在物质方面的诉讼中，获胜的是最强者，而不是有理的一方。总之，葛罗丽娅是个女人，几乎还是个稚子，是个弱者。向她进攻的力量是巨大而又无情的。

加尔多斯这位大艺术家,使这部作品获得了成功,而丝毫没有背离他的基本思想:他要把它写成一篇战斗檄文。在这个艺术整体中,这个基本思想表现得晶莹剔透,没有半点瑕疵,宛如一朵盛开在明净水池中的婀娜多姿的莲花;他使作品内容和形式相统一,并且做到了天衣无缝,这是艺术家对至美追求的最大愿望。第一流的《号角报》评论说:“在《葛罗丽娅》中,有一种颠扑不破的逻辑性,它产生于思想的真实和睿智的思维;它丝毫不含糊,也绝不掺杂不相干的成份。《葛罗丽娅》是一幅构思完美、线条清晰、落墨奇特、浓淡相宜的图画,它安排巧妙,下笔生辉,增一分嫌过,减一分则不足。《葛罗丽娅》的结构、布局、思想的深刻与优美,场景的变动和生动——时而妙趣横生,时而凄楚动人,时而温柔细腻,时而高亢激奋——都值得另撰专文加以评述。语言自然而纯正,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这反映了作者坦荡的胸怀和高尚、勇敢、热烈、纯真的情操。而且在必要时,还微妙地使用一些评注和嘲讽的语言。不幸的是在我们的作家中,矫饰的文风还相当普遍,就连最有经验、最小心谨慎的作家也被矫揉造作这个魔鬼牵着鼻子走。也许,佩雷斯·加尔多斯是摆脱了这种流行麻风病的唯一作家。”

人物性格的构思与刻画,精湛绝伦,无以复加。这位小说家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同在上帝创造的世界里声息繁衍的有血有肉的人们心灵相通,谁也无法将他们分割开来。许多人甚至认为,书中的人物比从母腹中出生的真人还要动人心弦,还更富有人情味。

费德里科·卡洛斯^①

① 费德里科·卡洛斯(1898—1982):西班牙作家、文学评论家,著有《加尔多斯》。

人 物 表

葛罗丽娅	本书主角
胡安·德·兰蒂瓜	葛罗丽娅的父亲,律师兼作家
安赫尔·德·兰蒂瓜	葛罗丽娅的伯父,红衣主教
布埃纳文图拉·德·兰蒂瓜	葛罗丽娅的叔父,银行家
塞拉菲娜(塞拉菲尼塔)	葛罗丽娅的姑妈
丹尼尔·莫尔顿	葛罗丽娅的爱人,犹太人
埃丝特太太	莫尔顿的母亲
参孙	莫尔顿的仆人
西尔维斯特雷·罗梅罗	费科布里加镇的神父
拉斐尔·德尔·奥罗	葛罗丽娅的追求者,议员
何塞·穆迪德奥(绰号凯法斯)	费科布里加镇的圣器保管人、掘墓人
西尔多	凯法斯的大儿子
胡安·阿马里略	费科布里加镇镇长,高利贷者
“修女”特雷西塔	阿马里略的妻子
伊西多丽塔	特雷西塔的女友
“武器总督夫人”	特雷西塔的女友
弗朗西斯卡	葛罗丽娅家的女仆
洛佩斯·塞德尼奥博士	堂安赫尔的秘书
尼科梅德斯	医生

目 次

原书序	费德里科·卡洛斯	1
人物表		5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序幕	3
第 二 章	葛罗丽娅和她的父亲	7
第 三 章	葛罗丽娅等待的不是情人,而是主教	9
第 四 章	堂胡安其人及其思想	14
第 五 章	他怎样教育女儿	17
第 六 章	姑娘如何解释	21
第 七 章	葛罗丽娅的爱	27
第 八 章	一个奢望者	30
第 九 章	欢迎、演讲和介绍	33
第 十 章	堂安赫尔·德·兰蒂瓜, × × × 主教	37
第十一章	一件大事	40
第十二章	另一个人	45
第十三章	下雨了	49
第十四章	另一个人近在咫尺	53

第十五章	即将来临	56
第十六章	他来了	64
第十七章	金雀花王朝号轮船	68
第十八章	费科布里加镇的神父	73
第十九章	遇难者	79
第二十章	主教大人的神圣计划	82
第二十一章	刷白的坟墓	91
第二十二章	葛罗丽娅的回答	99
第二十三章	对世界上最虔诚的国家的两种评价	104
第二十四章	一件善行	114
第二十五章	另一件善行	118
第二十六章	反叛的天使	126
第二十七章	他走了	131
第二十八章	归来	135
第二十九章	别了	144
第三十章	女罪人和异教徒	148
第三十一章	暂停——矛盾似乎解决,其实只是推迟而已	155
第三十二章	猎取选票的人	158
第三十三章	盛宴	165
第三十四章	犹大桥上	173
第三十五章	上帝的审判,无底的深渊	177
第三十六章	多么可怕的天气!	185
第三十七章	终于真相大白	187
第三十八章	约伯	199
第三十九章	闪电	206

第 二 部

第 一 章	塞拉菲尼塔和堂布埃纳文图拉·德·兰蒂瓜·····	211
第 二 章	他们的话题·····	216
第 三 章	未知的事情和其他已知而且应当道破的事情···	222
第 四 章	救世主的女朋友们·····	229
第 五 章	现实主义·····	233
第 六 章	棕枝主日·····	242
第 七 章	姑妈和侄女·····	247
第 八 章	救世主在街上·····	256
第 九 章	天地不容的人·····	264
第 十 章	半心半意的殷勤·····	272
第十一章	一千八百年的世仇·····	281
第十二章	堂布埃纳文图拉的方案·····	294
第十三章	秘密·····	300
第十四章	住处·····	306
第十五章	到哪里去？到哪里去了？·····	311
第十六章	俘虏·····	318
第十七章	坦白·····	323
第十八章	痛苦，牺牲，死亡·····	328
第十九章	荆棘、钉子、鞭子、十字架·····	334
第二十章	我该怎么办呢？·····	341
第二十一章	圣周礼拜四·····	348
第二十二章	拯救的希望·····	356
第二十三章	不速之客·····	362
第二十四章	费科布里加镇的女樵夫们·····	366

第二十五章	一切顺利	376
第二十六章	埃丝特太太	381
第二十七章	母与子	384
第二十八章	迷乱和狂热	390
第二十九章	望教者	399
第三十章	海魔	414
第三十一章	可爱的母亲	422
第三十二章	复活节	427
第三十三章	结局	441

第一部

第一章

序 幕

在远方某处，有座葱茏的山冈，北濒大西洋，东临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费科布里加镇就坐落在这山冈上。这个镇子，在地理教科书上是找不到的，它只存在于西班牙的国魂中。笔者就是从这西班牙的道德地图上发现它的。

让我们到那山村去走一遭吧。那里晴空如洗，空气新鲜，正宜远足。六月，正是海滨地区的迷人季节。所向披靡、令人望而生畏的飓风对这里已高抬贵手；甚至连大海，那动辄发怒、暴跳如雷的比斯开湾，今天也显得心平气和，让来往船只放心大胆地在风平浪静的水面上驰骋。睡意绵绵的海浪涌向沙滩，浪头上的泡沫，像成千上万条舌头似地在岩洞深处，在小海湾里，在悬崖峭壁面首，在暗礁上，恬静地喃喃呓语。

苍翠平缓的冈峦，从海边开始，一直延伸到远处的崇山峻岭，一座比一座高，仿佛在比试哪个最先攀到顶峰。放眼一望，粗俗简陋、奇形怪状的小屋星罗棋布；然而在另一个角落，一群高大的楼房拔地而起，鳞次栉比。这就是震古烁今的费科布里加镇。在镇中央，一座高塔巍然耸立，尚未竣工，像个没戴帽子的秃头；但在它的钟楼上，两只警惕的眼睛居高雄视；楼里的三只大钟，召唤人们清晨来望弥撒，黄昏来做祷告。

镇子周围——我们已经走到镇子跟前，因而可以一览无遗——是茂密的庄稼和如茵的草地，由此可见农夫精耕细作的

程度。农田的外围长着丛生的荆棘，洁白芬芳的金银花，浑身是刺的荆豆，蓬松杂乱、迎风摇曳的羊齿植物，疏疏朗朗的几株苍松和密密麻麻的无花果树。毋庸置疑，费科布里加镇一名盖出于此。

啊，天梯似的峰峦，构成了无比壮观的美景！远处的山巅与云彩浑然一色；近处的山头上，可以看见一块块鲜红的斑痕，仿佛是在淌血的伤口，实际上，那是矿工们的解剖刀在日复一日地剖割那些巨人的肌肉。群山互相践踏着，往西方攀援而去。阳光把远方的山巅化作雉堞、钟楼、岩洞、肉瘤等稀奇古怪的图形，直到云彩把这些不伦不类的画面包裹在轻纱之中。

一座木桥，桩柱深深陷进了苦咸的淤泥。过桥后，爬上一道山坡，我们就快到费科布里加镇了。从山坡上可以看见，河水在那里团团打转，似乎既不知道流向何处，也不知道等待它的大海在何方。涨潮的时候，它一头扎进岸边无数的小潭里；退潮开始，它又急急忙忙从里面逃出来。到了枯水期，在这条河里航行的船只是很少很少的，只有上帝才知道，当大风停息，流水把船往可怕的泥潭里推涌时，在这条狭窄的河道里要前进两步是多么困难。

第一排房子——我们终于到了，先生们——很寒伧；第二排房子，也很寒伧。这就是费科布里加，贫穷的海员和劳工聚居的镇子。在几幢考究舒适的住宅里，几个下洋伯^①满足于他们经商取得的成就。这算什么街道啊，神圣的上帝！那些简陋、狭小、肮脏的房屋，之所以没有倒在地上，只是因为没有地方可倒；在那破旧得难以描绘的阳台上，挂满了鱼网、蓝色的衣服、湿漉

① 指从美洲发财归来的人。

漉的外套和乱七八糟的早已褪色的破布衫。糟朽的屋檐上，吊着一穗穗玉米、半干的墨鱼和一串串洋葱头。

走过镇公所，就到了教堂跟前。镇公所坐落在广场的最里面，它顾盼自雄，深信自己值得一瞻；而教堂则郁郁寡合地藏会同它一样破旧不堪的茅舍群中，组成了一幅惨不忍睹的建筑图画。这些房舍就在小河边上，我们正是从那里进来的。岸边有一小块平地，两棵槐树、一棵自惭形秽的白杨，就把它整个遮蔽住了。

在这片平地上——请仔细瞧瞧，因为我们的故事现在就要开始了——有一座房子，更确切地说，应称之为宫殿，因为在这个房屋低矮破旧的镇子上，它确实显得富丽堂皇。实际上，它是由两座楼房组成的：旧楼装饰着国徽形的双曲线图案；新楼精致漂亮，简直是件艺术品，并不亚于那些被时髦地称为别墅或行宫的建筑。它的南面和东面，是座美不胜收的花园。阿勒颇松、香蕉树、木兰、白花盛开的槐树、各种各样的松柏，掩映着二楼上的五个窗户。从栅栏孔里，透过永远兢兢业业地守护着花园、不让路人窥见园内发生的事情的机智审慎的牵牛草，可以看到，园里有种类繁多的灌木，如玫瑰、罗望子树和出类拔萃、宛如乔木的山茶花，还有修剪得整齐划一的山桃，富有帝王风度的天竺葵等其他形形色色耐人寻味的植物，也有一些比较矮小的花木。

这座迷人的建筑，位置甚佳。它北扼大海，东可俯视刀削般的海岸、小河及河上的木桥，西面是费科布里加镇，南面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和巍巍群山。这座被浓荫盖地、繁花似锦的树木花草簇拥着的住宅，永远沐浴着清新宜人的空气。这是培养利己主义的爱情和潜心治学的最理想的地方，把自己关在如此妙不可言的牢笼里面，追求表面上死于尘世、实则是尽情为自己而生

的境界,对一颗爱情萌动或渴望探索科学奥秘的心来说,该是多大的幸福!

这座府第,常使路人驻足不前,似乎在对人发问说:

“你猜不到是谁住在我这里面吧?”

请安静!在面向群山这一侧的翠绿的百叶窗中,有一扇对着花园打开了。一双纤纤素手敏捷地推开窗户。窗帘启处,露出一位妙龄女郎的面庞。她那黑如点漆的眼睛,迅速将整个景色扫了一遍。若说光照得远,她的目光看得比光更远。她的脸上显出期待的焦虑和深切的不安。现在,她正全神贯注、焦急地等待着那位姗姗来迟的人儿。

我们也随着她的视线向群山望去,可是看到的除了山头还是山头。美丽的女郎离开了窗口,但片刻后又出现了,再次向远方眺望,似乎时间越久,她越发显得焦急。甚至可以这样说,她那双焦虑的眼睛,似乎想透到群山的背后去……但是,在通向远方的路上,并没有出现人或牲口的影子。她先是焦躁不安,后来便厌倦了。看来她不仅心烦,而且有些懊丧,继而激怒,最后失望了。

啊!这座漂亮的、拥有一切舒适条件的府第——一张美丽的面庞正在窗后闪动……啊!这个美貌的女子……啊!这双因寻求无着而愠怒、射出桀骜不驯的目光的黑眼睛……爱情就从这里开始了。

请君入内吧!

第二章

葛罗丽娅和她的父亲

父女呆在一个向南的房间里。窗外便是花园,从屋里可以尽览庭园的美景,饱享百花的馨香。这里很像一间书斋,室内的东西都安放得整整齐齐:堆积如山的书籍和报纸,挂满了墙壁的地图和圣徒彩画,还有一张半身教皇像和一个巨大的镜框,镜框中镶着一幅一手执笔的主教油画像。

堂胡安·德·兰蒂瓜坐在一张宽大的沙发椅上。他已年过五旬,神态庄重,但看起来和蔼可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长得器宇不凡,虽无教授的气派,但脸上的每条皱纹都显示出钢铁般的坚毅性格。这副仪表,在英雄辈出的时代,一定会使他成为英雄;在烈士奋起的时代,一定会使他成为烈士。现在,他已年过半百,既没有成为英雄,也没有成为烈士。但这也怪不得他。他的体魄,或者因为苦心治学,或者因为历尽艰辛,已被销蚀了。他偶然流露的肃穆与悲怆,与虚无主义者那种故作姿态的悲观厌世有天壤之别。进一步了解他的禀性之后,我们就会了解,他那忧郁的感情,不是出于对人世的厌倦,而是悲天悯人的流露。

他端详着自己的爱女——她已是第一百次凭窗远望了,慈祥地说:

“葛罗丽娅,你看了又等,等了又看,你再心急,咱们的亲人一时半刻也还是来不了。还是安心为好,反正他总是会来的。”

葛罗丽娅转身回到父亲身旁。她已经十八岁了,身材修长,

体态窈窕，动作优美，性格活泼。她的脸上通常显得有些苍白，表明她经常忧思，仿佛觉得她尚未得到自己应分的归宿；她的眼里，总是闪烁着一种从不消歇的巨大的活力，她似乎想观察一切，无论什么都难以满足她那漫无止境的好奇心。迷人的姑娘！她关心一切，似乎造物主创造的东西没有一样是无关紧要的：她关心树上的落叶，关心嗡嗡乱飞的苍蝇，关心风声，也关心路上顽童们的喧闹。

她的面孔富于表情，无与伦比，虽也有不少瑕疵，但这些缺陷不仅可以原谅，反而令人倾倒。她的嘴巴略嫌大些，鼻子似乎比常人小些，但从整体看去，却极为楚楚动人。她那两片红通通的嘴唇，是美丽之树足以向饥渴的爱情奉献的最甘美的鲜果。与这颗鲜果交相辉映的，是那双具有魅力的黑眼睛和火焰般的欢愉的目光。她的眼睛时而放出奇光异彩，时而变得黯然慵困；明亮的眼睛上面，浓密的长睫毛不时地眨动着。她看人时总是一个样子，眼里映出一颗纯洁的心灵。丰富的感情准备应时而发，但是现在尚未被烈焰点燃，只是随时都在迸发火花。她的多愁善感，她的满腔热情，她的一片诚意，都可以与具有上述美德从而成为圣徒的人媲美。若有人对此不肯相信，那就只好悉听尊便了。

这位妙龄女郎穿着入时，仪态万方，整个装束烘托出她的美貌，发型和衣着的细节都恰到好处，无过犹不及。

读者须知葛罗丽娅眼下正在焦急之中，脸上无处不是焦躁的表情。她离开窗户以后，就从这个房角走到那个房角，漫无目的地把东西挪来搬去。她时而搬动桌椅，时而察看壁上的图画，其实她有生以来早已观赏过千百次了。现在我们可以借用某位诗人的话来形容她：

“雏燕初飞时，始知身有翼。”

第三章

葛罗丽娅等待的 不是情人，而是主教

“十点钟了，爸爸，”小姐焦急地说。“从比利亚莫哈达车站到这里，只不过两小时的路程。”

“对。不过，只有上帝才知道火车什么时候到站，”父亲答道，“现代文明带来的这种缩短路程的方式，并不尽合规范……不过，别着急。马车到三家店时，葛雷戈里奥大叔会放鞭炮通报的。鞭炮声会使整个镇子都高兴得跳起来。凯法斯现在就守在钟楼上，等第一下鞭炮响，他就去敲钟。你别担心，我们不会措手不及的：钟声一定响极了。”

葛罗丽娅重又跑到窗户跟前，看着教堂的尖塔和尖塔顶上那座破破烂烂的钟楼，大声嚷道：

“对了！凯法斯带着他所有的孩子们在那儿等着，爆竹一响就敲钟……好呀，小伙子们！好呀，帕科！好呀，西尔多、塞利尼娜！使劲敲吧，使劲敲吧，让全省都听见！”

父亲莞尔而笑，此刻他的心情宁静而愉快。

“爸爸，”葛罗丽娅轻捷地跳到他跟前说，“我们打赌好吗？弗朗西斯卡准还没有把那四只母鸡炖好，没把扁鱼放进烤炉，也没把盛牛奶的盘子收拾好……弗朗西斯卡就是这么个人：动一下胳膊要两小时……一事无成，叫客人到后整天等饭吃。”

说完，她向门口跑去。

“葛罗丽娅，葛罗丽娅，”父亲连声呼唤，迫使她站住了。“你过来，别出去，坐下。”

“唉！我坐不住。这么忙的一天，人们还慢条斯理的，我看不下去。”姑娘一边说，一边坐下。“把我急死了。他们到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准备好。”

“你瞧，孩子，”这位好好先生笑着说，“你应当学会从容处事，不要对这些于心都无益处的琐事耿耿于怀。什么时候我才能教会你具备人们在日常活动中应有的沉着和冷静呢？你说，如果对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都沉不住气，那么，当你处在某些生活中层出不穷的紧要关头时，又该怎么办呢？好好想一想，孩子！要磨炼磨炼你那种急躁的性情。你看，那个可怜的弗朗西斯卡，就是你抱怨的那个人，她就可以使你得到很好的教益。你看，她用多么令人佩服的方法和预见性，从容不迫地料理家务。看来似乎慢慢吞吞，但一切都干得很麻利，因为她每件事都办得有结果。你呢？相反，性急，轻率，经常出错，要么一事无成，要么刚做完又得返工。我见过不少轻率鲁莽的姑娘，她们像空气那么轻浮，像光线那么闪烁不定。而你，我的孩子，你应当跟这些姑娘截然不同。感谢上帝，他使你善良、仁慈和真诚；他使你天性正直而慷慨；他在你的灵魂里播下了信仰的美德——一切纯洁高尚的感情，不可言喻的仁爱，——只把浮躁留在表面。”

“如果我的优点是上帝所赐，”葛罗丽娅像教堂里的神父一般自信地说，“那么，我这种活泼的天性，这种因人生易老而产生的急躁，以及想急于迈入明天的热忱，也是上帝赋予的。”

“你瞧，你伯父的到来使你产生了病态的急躁，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度过了三个不眠之夜，”她回答说。“要做的事太多了……能像接待常人那样来恭候主教大人吗？伯父要把他的秘书塞德尼奥博士带来，也许还会带一两个侍从来……难道不需要给这么多体面尊贵的客人张罗一番吗？要是我依赖弗朗西斯卡，就得有等到明年的耐心。您以为要做的事情还少吗？许多事还没动手哩！腾出整整一层楼也不够他们住的，面包、葡萄酒和橄榄果还没有摆好席，罗克光搬运必需品就跑了三趟，何况还要拾掇小教堂呢？”

“嗯，小教堂收拾好了吗？”

“没什么，像上次一样，主教大人将到小教堂去望弥撒，小教堂的样子可真绝了！用肥皂把基督洗了三遍，苍蝇在圣体上干的坏事比犹太人干的还多。圣母的披肩已经烂透了，我只好把它烧掉。我用买来的那块天鹅绒做了一个新披肩。我原以为用完家里的白垩粉也不能把烛台上的污点去掉，还算好，凯法斯和我把烛台擦得干干净净，像金子一样锃亮。不过，唉！您知不知道，耗子把圣约翰的脚咬坏了……”

“真是无法无天！”堂胡安笑着叫了一声。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多亏了凯法斯，他真能干，不知他把面糊搽了什么东西涂在圣徒的伤口上，又上了点颜色，总算对付过去了……这些个无法无天的无赖们不会再捣乱了。捕鼠器装好才三天，就打死了十一只老鼠，一个个都像狼一样……您认为我干的事情还少吗？”

“我认为太多了。”

“我还给凯法斯的孩子们做了衬衣呢！让他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地去迎接我的伯父。我不停地进来、出去、上楼、下楼，还使您吃惊哩！我就是这么个人，亲爱的爸爸。”

“你就是这么个人……这我知道。愿上帝祝福你。”

“我爱伯父，他是个圣人。一想到他将跟我住在同一座楼里，我就觉得幸福。我想我们可以送给他的东西太少了，我要把王宫里的全部珍宝都弄来。现在既然没有这些珍宝，我就该制作一千种点心来好好款待他。他真像上帝一样啊……我吃不下，睡不着，坐不住，人都瘦了……夜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闭不上眼，一心想着弗朗西斯卡的办事迟缓，想着小教堂的破旧不堪，想着被老鼠咬坏的圣约翰像，想着锈迹斑斑的烛台，想着那些对客人来说是过于狭小的房间……”

“你以为，”父亲和蔼地说，“我哥哥需要宫殿、奢侈和豪华吗？不，我的孩子。我哥哥，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是非常谦卑的。即使这座楼房是间草棚，也可以接待他。让我们把纯洁的心、炽热的信仰和对他的美德的敬佩来奉献给他吧！我们因他的光临而衷心喜悦。好好向他学习吧！让我们从他心里无穷无尽的财富中也有所收获吧。他的心里只有上帝。至于其余的一切，我们就不用放在心上了……”

“这是最要紧的，但是……”

“不管寒酸还是豪华，小教堂永远是个圣地，因为我哥哥在里面望过弥撒，而且泥瓦匠把掉下来的天花板装好以后，他还要在那里望弥撒。如果老鼠竟敢咬坏了圣约翰的双脚，那是因为这些不幸的家伙——它们也是上帝创造的——找不到更可口的东西来填饱肚子。圣像也并不会因此而失掉幸福之神的形象。即使我们没有叫巧手凯法斯来修补圣像，圣约翰也不会因此而停止为我们乞求幸福。我的孩子，希望你的灵魂不要过分关心事情的表面，把你提高到感觉器官所不能认识的高度吧！不要为那些尘世俗事过分操心。你对这种短暂的无足轻重的事件如此

不能忘怀,使我深感失望”

这篇演说的最后一句话音刚落,就听见远处轰地响了一声,接着又是一声,又是一声,仿佛天使们在天上敲核桃。

“来了……来了!”葛罗丽娅大声欢呼,整个灵魂都凝集到眼睛里去了。

“我哥哥已经到了,”堂胡安安详地说,徐步向窗口走去。
“去欢迎啊。”

第 四 章

堂胡安其人及其思想

堂胡安·克里索斯托莫·德·兰蒂瓜就出生在这个读者已经熟悉的镇子里，他的父母名声都很好。堂胡安已经年老体弱，再加上操劳过度，显得形容憔悴。这份从一八六〇年开始拥有的产业，这座漂亮的楼房和他享受的清福，都是他那个从墨西哥马萨特兰归来的叔父所赐。他的叔父背回一个不大不小的钱袋，回家不久，几乎是在刚歇息下来的那一天就溘然长逝了。叔父那笔十分可观的财产，传给了四个侄子：当时是“新王教堂”的神父堂安赫尔，远近驰名的律师堂胡安，年轻的弟弟堂布埃纳文图拉和妹妹塞拉菲尼塔。我们暂且将后面两位的情况按下不表，只谈前面两位。这会儿专门介绍一下堂胡安。

上帝赋予这位律师一副热情洋溢的性格。他富有想像力，喜欢冥思苦索，聪慧过人，难免怪僻，感情丰富，有些乖戾，思想和感情都往往走极端。初期的律师生涯使他名利双收，后来，遗产又确保他可以坐享清福。但他并没有完全退出辩论的场所，对他来说，放弃辩论无异于放弃生活。

他的学习热情永无止境，除潜心研究法律外，还涉足神学、历史和政治学，尤其喜欢从西班牙黄金时代的神秘主义作家和政论作家身上搜求永远正确的、因而适用于治理各个时代的人民的东西。然而他青年时代的热情和不知如何形成的先入之见，往往使他执着于某些想法。因此，尽管他曾经几度诚心诚意

地尝试,仍然既不能公正地评价历史,也不能公正地评价作家——多少世纪以来,他们为寻求一条建立更幸福的人类社会的途径而争论不休。

他喜欢静观的倾向使他认为,宗教不仅是个人良心的主宰和导师,而且应该是引导一切人间事物的法规。他主张一切服从权威,几乎不考虑或极少考虑自由。陷入这些作品的深渊和这些思想的旋涡后不久,堂胡安在学识和演绎法方面都大有长进。他以无法抑制的自豪感,向草率轻浮、信仰不诚的芸芸众生挑战。政治为他提供了论坛。登上论坛后,这位新以赛亚^①的雄辩,所向披靡,他那积蓄日久的激情和渊博的知识,电闪雷鸣般震撼了那个时代。

他的敌人们——他已经使他们急红了眼——说:“兰蒂瓜是神父和主教的律师。他靠空位主教俸禄田案、教会活动基金案和教规案大发其财。他当然要讨好那些豢养他的人,为他们效劳。”对这种在当代屡见不鲜的恶意攻击,堂胡安只是一笑置之,他从不辩白,因为据他说,应当“不剥夺傻瓜说傻话的权利”。

他是个信念坚定的人,社会交往中的至诚君子,习性无懈可击,所有的人都敬重他。在日常生活中,堂胡安宽宏大度地向那些持有与自己思想针锋相对的人让步,甚至把这些人当作密友。他热爱他们,但始终未能使他们心悦诚服。在思想意识领域内,他毫不妥协,坚如磐石般的信念,从未因任何事和任何人而有所动摇。震惊世界的风暴,诸如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罗马的共和、意大利的统一、奥匈帝国的崩溃、法国人的蹂躏、教皇权威的暂时破灭、德意志帝国的建立、俾斯麦的天才创造的奇迹,以及其

^① 以赛亚:希伯来先知,见《旧约圣经·以赛亚书》。

他发生在祖国的影响较小的事情,对这位知名人士来说,无非是欧洲天空中的过眼烟云,在他的头脑里没有产生任何别的影响,只是百倍坚定了他的应该给堕落和放纵的人类施行强权政治的信念。

上述事件和最近发生在祖国大地上的种种不幸,使堂胡安痛心疾首。他的文章和演说都带着忧郁冷酷的色彩。他预言下个世纪将世风日下,语言混杂,混杂之后将是涣散,而涣散之后必是奴役,直到天主教信仰在人们的饱经忧患的心中重新发扬光大,重新组织人民,在教会的庇护下,把人民团结起来。他认为,如果夸大人类进步的规律,就会导致出现尼布甲尼撒^①。堂胡安宁死也不会在这方面退让。实际上,怎么可能退让呢?不是巴拉巴,就是耶稣^②。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归结为这个令人窒息的公式的人,必然走上极端,因为对他们来说,最微小的让步都无异于站到了巴拉巴一边。

①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军攻陷耶路撒冷,烧毁耶和華的神殿和王宫,抢走财宝,拆毁城墙,焚烧民房,掠走人民。见《旧约圣经·列王纪下》第二十四章。

② 巡抚彼拉多问众人,是释放耶稣还是囚犯巴拉巴时,在祭司长和长老的挑唆下,人们要求释放巴拉巴,处死耶稣。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

第五章

他怎样教育女儿

堂胡安没有亲自过问过他的独生女儿的教育。除了因忙于论坛和法庭上的公务而无暇顾及之外,他还认为把女儿关在学校里就满可以了。要紧的是学校里要有个好风气。我们知道,堂胡安结婚十四年后就丧偶了。贤淑的妻子给他留下了十二岁的葛罗丽娅和两个小儿子。儿子们刚学会走路就在费科布里加镇夭折了。

葛罗丽娅住在一所以大慈大悲的圣母马利亚命名的学校里学习了几年。离校回家时,她已完全精通《教义问答》,把《圣史》和一部分读教谬论背得滚瓜烂熟,掌握了许多含混不清的地理、天文和物理知识,叽哩咕噜地满口法语,对西班牙语则一无所知,她还马马虎虎地学会了女红针黹。她能一字不漏地背诵《人的义务》,钢琴弹得也还差不离,她信手弹来能把学琴的姑娘们心醉神迷的幻想曲弹得令人生厌,使听觉器官受到惩罚和对音乐表示玩世不恭。

堂胡安听她背诵了一些《圣史》片断,似乎并不满意。

“当今之世,”他一口断定道,“学校把培养学童对思想意识的理解能力同训练手指头弹琴等量齐观。思考就是弹,用语言的器官复制阿斯特特神父的音乐。”

有一天,葛罗丽娅看见父亲正深深沉浸在关于政治统一后强加给各国的宗教统一的评论之中,就对他直抒己见说,西班牙

国王们把犹太人和摩尔人驱逐出境是犯了错误。堂胡安睁大了眼睛,吃惊地默默端详了女儿一阵后说:

“不要多管闲事。这方面你懂得什么?快弹琴去吧!”

葛罗丽娅像只渴望唱歌的快活的小鸟一样跑开了。她在板凳上坐下,双手把钢琴的琴键一抹,弹了些滑稽小调。堂胡安对音乐一窍不通。他听说过莫扎特^①和奥芬巴赫^②,对他来说,一切都是那么回事儿,就是说,都是些茶余酒后的消遣。不过,他那高尚的情操和敏锐的感觉,使他本能地觉得所听到过的几类音乐之间有着重大区别。葛罗丽娅弹的一切,总的来说,他都觉得讨厌。

“你在弹些什么呀,孩子,”他对她说。“你要是不弹这种街头小风琴的单调音乐的曲子,那才好啰!你别胡弄我说所有的音乐都是这样的,我在某个地方,不知道是在教堂里还是在剧院里,听到过深沉凝重、激越悲壮的曲子,它惊心动魄,感人肺腑,发人深省。你就不会弹那种曲子吗?”

葛罗丽娅查遍有关幻想曲、梦幻曲,沙龙之花、琴师晨曲的目录,找不到她父亲的高尚情操所需要的深沉而悲壮的曲调。凭真理起誓——真理是首要的,甚至比美丽的姑娘的魅力更为重要——应当说,葛罗丽娅的钢琴弹得真可悲,仿佛琴键是犯了弥天大罪的离经叛道的罪人,活该每天挨打三小时。

“好了,别再制造噪声了,孩子,”堂胡安对她说。“去找本书看吧。”

葛罗丽娅飞也似地跑到她父亲的藏书室里,东瞧西望,取下

① 莫扎特(1756—1791):奥地利作曲家。

② 奥芬巴赫(1819—1880):法籍德裔作曲家。

一本翻几页,不屑一顾地把它放回原处,又取下一本看了几页,但很快又腻味了。

“你找什么?……小说吗?”堂胡安随着她走进藏书室深处,发现她正在东张西望。“小说我也有一些……且慢。”

“Ivanhoe^①,”葛罗丽娅看着一本书的标题说。

“这是部好小说。不过现在先别读它……我这里小说不多。法国和西班牙四十年来每天生产的垃圾,你一篇也找不到……好小说倒有一些,很少……我看说不定在哪个旮旯里能找到夏多布里昂^②、斯威夫特^③、贝尔纳·德·圣皮埃尔^④,首先可以找到我崇拜的偶像孟佐尼^⑤ 的作品。”

然而不久以后,堂胡安就禁止他的女儿看小说,因为据他说,即使是好小说,也会在姑娘们纯洁的心灵里激起联翩浮想,产生希望和热忱,使她们带着虚假而危险的诗意去待人处事。

相反,葛罗丽娅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她父亲而读。堂胡安由于学习用心过度,脑子得不到休息,以致长期失眠,再加上他那火一样的政治热情,使他一直处于亢奋之中。他的视力减退了,终于到了晚上不能看书的地步。但无论如何,他手头必须拿着克维多^⑥、纳瓦雷特^⑦ 和萨维德拉·法哈多^⑧ 的作品,从中汲取灵感,写入他的著作。他让女儿给他朗读。堂胡安花了一段时

① 《艾凡赫》:英国作家瓦尔特·司各特(1771—1832)的著名历史小说。

②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

③ 斯威夫特(1667—1745):英国作家。

④ 贝尔纳·德·圣皮埃尔(1737—1814):法国作家。

⑤ 孟佐尼(1785—1837):意大利作家。

⑥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

⑦ 纳瓦雷特(1818—1897):西班牙作家。

⑧ 萨维德拉·法哈多(1584—1648):西班牙外交家、作家。

间对克维多的禁欲主义的哲学演说进行评论。克维多冷嘲热讽的杰出天才，即寓于他那老气横秋的大笑中。

葛罗丽娅高声朗读了《圣保罗使徒传》，《摇篮和坟墓》和《世界四大瘟疫》。然后，聚精会神地阅读《上帝的政策和基督的政府》。由于这位善于博采群华的编撰家别出心裁地把上述文章同骗子^①的不同凡响的滑稽故事编在一起，葛罗丽娅在她父亲让她停下来以便进行写作时，狡黠地跳过数百页往后看，捂住嘴竭力不笑出声来，机智的巴勃罗斯的恶作剧使她乐不可支。

有几次，由于堂胡安对伟大时代的西班牙古典作品不存戒心，葛罗丽娅就拿走了几本，她看了堂富尔亨西奥·阿凡·德·里维拉的《实用美德及时髦神秘》。几乎，几乎就要堕入《狡猾的胡斯蒂娜》了，但最后，遭到了堂胡安的干预，只准她看《古斯曼·德·阿尔弗拉切》，不幸的是，《塞莱斯蒂娜》^②正好也编在同一卷里。

① 指西班牙作家克维多的流浪汉小说《骗子堂巴勃罗斯》。

② 《塞莱斯蒂娜》是西班牙黄金时代最著名的爱情悲喜剧小说，发表于一四九九年。塞万提斯评论说：“如果能将红尘之事写得更含蓄一点，就不失为一本圣洁的书。”

第 六 章

姑娘如何解释

一天,天真未凿、无忧无虑的葛罗丽娅同她父亲讨论应否禁止青年人阅读小说的老问题。她说,在她看来,西班牙引为自豪的丰富多彩的流浪汉文艺,是一种格调低下,道德沦丧,亵渎神明的反宗教文艺。这种文艺,为伤风败俗之事唱赞歌;为穷极无聊和坑蒙拐骗以及一切卑劣的玩意儿唱赞歌,为粗鄙不堪的恶作剧唱赞歌。最后,她以一种近乎无耻的大胆断言说,如果那些堕落之人——这类小说中的主人公——的奇闻轶事曾经使她倾心的话,那么,她很快就对这一套产生了反感和憎恶,因为这种奇闻轶事一般都是淫荡而毫无雅趣的,简直是糟踏了语言。

我们应该相信目击者的见证——确实不应该怀疑其真实性,因为葛罗丽娅信誓旦旦地说过,当她大胆闯入充满卑鄙无耻、尔虞我诈、粗言秽语和诽谤中伤的、被流浪汉文艺以无穷无尽的插科打诨涂抹得五光十色的迷宫时,她不能不认为,十七世纪是个想像浪漫而思想腐朽的社会。西班牙民族堕落了。当时除了一种盲目的英雄主义之外,别无其他美德可言,而这种英雄主义所无法掩盖的,则是缺乏纯洁的感情和朴素的不带迷信色彩的宗教虔诚这个弊病。

据说堂胡安听至此处,好一会儿感到不知所措,主要不是因为这些念头荒诞离奇,而是因为女儿把这一切讲得如此痛快淋漓。慌乱之余,他产生了某种恐惧,因为葛罗丽娅在诡辩和奇谈

怪论方面居然如此早熟,不过他注意到葛罗丽娅具有敏锐的理解力,虽然误入歧途,最好的办法还是循循善诱,逐步使她走上正轨。为此,他吩咐女儿要多读卡尔德隆^①的喜剧,同时每天读些教徒和宗教诗人、散文家的作品,以便彻底改变她对那个光辉时代的西班牙社会的看法。

小姐一切遵从父命,几周之后,她对父亲说,她的想法虽然没有彻底转变过来,但确实有了一些变化。她使用的语言过于平庸,因此笔者不得不稍加修饰,以便表达得更为生动。她说,在那个时代的社会中,除了她已经阐述的之外,她还发现了一种过分热烈的理想主义倾向,这种倾向对诗歌和艺术产生了美妙的效果,却使社会脱离了自己的位置。她虽然厌恶流浪汉小说中的腐化堕落之徒:鸨母、妓女、大学生、军人、公证人、法官、医生、拉皮条者、懒惰的丈夫和水性杨花的妻子,但这些人身上都打着不容否认的现实烙印。可是,在那些以平民后裔为鞭挞对象的剧本中,那些风度翩翩的男士和贵妇,骑士般慷慨大度的父亲和地主,尽管他们试图以其高尚的思想和令人目瞪口呆的行动去建立一个完美而正义的帝国,然而,在葛罗丽娅看来,在这些人物的漂亮面孔上流露出一副千百年来孜孜追求某个目标而始终未能如愿以偿的尴尬相。

因为堂胡安对这种显而易见的胡说八道嗤之以鼻,葛罗丽娅便俨然宣称——当然,她用的还是极为普通的语句——对荣誉和爱情的向往,并不是建立社会道德大厦的最好和最坚固的基石。随后,她又对教徒说三道四,指出他们的幻想和说理之间存在着极不协调的关系。她还断言,在某些时候显得很优美的

^① 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剧作家、诗人。

宗教文学,绝不能成为人民大众的指南,因为它太不通俗。

葛罗丽娅把她的意见总结为,只有最朴素的东西才能成为宗教。因此,她把《教义问答》看得重于所有的宗教研究和学术论文,《教义问答》仿佛是耶稣传道,一切都直言无隐。这时,堂胡安对女儿不无嘲讽,就那些著作隐含的深刻哲理和对人的美德的探索表明了一些不同看法。但葛罗丽娅仍然认为,在她父亲设想的模范社会里,宗教思想已经有所削弱和失去价值了,因为不可能既把宗教当作有效工具,同时又把它当作真理对永恒之美的崇拜。

“这些描写骗子和暴徒的小说,”葛罗丽娅一言以蔽之曰,“这些描写情意缠绵、老谋深算的骑士的喜剧,从基督教道德的角度来看,也不是无懈可击的。我的头脑跟不上那些隐晦深奥的演说的纤细如发的思路,但也足以明白他们的想法。他们所写的,通常就是他们认为值得称羨的那些事情。我认为他们的胸襟非常宽广,对古往今来使人沉沦的弊端表现了很大的宽容。我不怀疑,他们具有慷慨豁达的性格,他们相信,把荣誉感和宗教信仰置于愚昧之上,就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也就使自己灵魂里的高尚冲动得到了升华。然而,对人民,谁也没有教会他们进行这种辨别。他们沾满了坏习气,好逸恶劳,梦想通过掠夺战争轻而易举地致富。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直觉,除此之外,一窍不通,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如果圣餐不是一出滑稽戏,他们对圣餐也会漫不经心的。在我面前,一方面,展现了一幅充满着贫困苦难的现实图景,祖国的芸芸众生在破烂和空虚中骚动,他们向国王要求出路,向贵族要求残汤,向修道士要求施粥,向政府要求耕地;另一方面,我看见的是脑满肠肥的人们,光宗耀祖和统治世界的理想使他们头昏目眩,这种理想像虚无飘渺的阴影一样,终

于烟消云散了,他们紧握在手中的火药枪,只好用来猎杀小鸟。在艺术领域,我也看到有两种人:一种是讴歌爱情和荣誉的诗人;另一种是修道院的圣诗作者,他们每天都在寻求让人民理解神圣的教条的新方式。这两种诗人中,一种颂扬人的爱,另一种颂扬神的爱,然而采用的都是同样形式,同样的明喻,甚至同样的词句。毫无疑问,这是因为尘世上的语言是为人而创造的,可以用人的语言表达一切。诗人、彪炳显赫的武士、神学家、智者们都影影绰绰地看到了一个更美好的社会,一个比这个赤裸裸的贪婪者、懒汉、无赖及其他渺小的人生活和纷争的世界更高尚的精神世界。一部分人在同另一部分人争斗,世道不好,然而补救乏术。一部分人要面包,要出路,要物质福利,告贷无门,只好去偷去抢;另一部分人要荣耀,要纯洁的爱情,要深邃的信仰,要骑士风度,要尽善尽美的正义,要白璧无瑕的美,永远不可理喻。在那个痼疾缠身的社会中崛起的这两种各不相让的倾向,被塞万提斯掌握住了,写出了西班牙前所未有的巨著^①。只要读一读这本书,就不难理解使他获得灵感的理想社会并没有道德上和政治上的坚实基础。为什么?因为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是不可能互相妥协的。”

根据我搜集到的零乱的资料,似乎不该怀疑,当葛罗丽娅按她的方式阐明上述思想时,还有四名或六名重要人物在座。他们对学者的声誉还不胜负担,因为声誉的分量是如此之重。他们一面赞扬姑娘那敏锐而好诡辩的才智,一面嘲弄她的文绉绉的语言,赞美她的独到的见解,巧妙地把批评掺入客套。好奇心最重的一位,希望了解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的相互妥协到底是

① 指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指什么。葛罗丽娅不由对自己大胆的论断略感惶惑,她说:

“你们学识渊博,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假如堂吉诃德能够像桑丘那样去观察事情的真相,或许就能够实现他的伟大情操中的一部分理想。同样,桑丘……我不想说下去了,我怕贻笑大方。我知道我所说的有点稀奇古怪,也许只是胡说八道,同你们所认识的真理背道而驰。确实如此,那就请你们置之度外或者付之一笑。”

那些学者告辞后,被女儿的荒谬见解激恼了的堂胡安把自己和女儿关在屋里,温和地责备她,开导她今后要更正确地理解历史和文学。他断言,一个女人的理解力是无法评价重大事情的,即使是富有判断力并在批评方面训练有素的男人,也不是仅依靠攻读就能弄清楚的。他还说,知名人士关于宗教、政治和历史方面的论述,构成了一部十分重要的法典,应当对这部法典俯首求教。最后,他又嘲讽地重述了葛罗丽娅的那些使人呕吐的谬论,明确地告诉她说,若不悬崖勒马,一定会误入歧途,堕入异端或罪恶的深渊。葛罗丽娅茫然不知所措地回到自己的卧室。已是到了睡觉的时候了,她沉思良久,终于明白过来,这正是父亲比她高明之处!她心悦诚服地想道,自己的想法真是荒唐透顶、令人作呕。不过,作为一种自我辩解,她把一切过错都推到书本身上。她发誓从此以后,除了弥撒书,账簿和伯父的来信以外,再也不看任何书写的或印刷的东西了。她双膝跪地,虔诚地祈祷:

“感谢上帝!您及时地揭示了我是一个傻瓜!”

就寝后,她推想,如果停止思考一切稀奇古怪的事情,那恐怕是难乎其难的,因为她的想像力就像藏在内心深处、精力充沛的魔鬼一样,时刻都在冒出新的念头。接着,她又发现,除了书

本之外,其他东西也并非没有使她胡思乱想过,可见放弃阅读仍然不能完全避免这种现象。这一点使她惶恐不安。

“如果我不能停止思索,”她对自己说,“至少应当闭口不言。”

其实,尽管不发议论,她的观察力始终在热烈地活动着,没有任何事情能逃脱她的注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父亲不再就任何重大事情跟她交谈。姑娘毕恭毕敬、高高兴兴地参加各种宗教仪式活动,除此之外,她对无足轻重的小事表现得非常热心,甚至对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也像孩子般地极为认真。她思辨的翅膀被折断了。我们见到她的时候她就处在这种状态。

然而,每当独处一隅和思绪奔腾之际,以及睡前醒后内心活动较为活跃之时,葛罗丽娅总觉得心中在发出深沉的吼声,仿佛有个魔鬼藏在脑子里大声疾呼:“你的理解是敏锐的……你的心灵能够洞察一切。睁开眼睛去看吧……脚踏实地去想吧!”

沉湎于小说之中,发表关于伟大世纪的社会和流浪汉的见解时,葛罗丽娅才十六岁。

第七章

葛罗丽娅的爱

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葛罗丽娅已有十八岁了。

她还不知爱情和恋爱为何物，从未对任何一个青年男子产生过感情，也看不出她有向谁倾心的任何迹象。堂胡安没有把她禁锢在修道院之类的地方，对她同堂姐妹们一道看戏、散步和参加社交也不加禁止。

然而，纵然男性青年没有使她产生过任何兴趣，她的心却并不因此而沉睡不醒。十二岁的时候，她失去了母亲。母亲给她留下了两个弟弟，一个三岁，一个十五个月。她对他们尽着母亲的职责，直到两个弟弟在几天之内先后夭亡。她极其细心地照顾病中的弟弟，后来又亲自为他们合上眼睛，穿衣入殓，把鲜花放在他们的鬓边和手里，亲手盖上了棺材盖。凯法斯把他们送进了费科布里加镇的公墓。两个不幸的儿童，一直在姐姐心中占着很大的位置。每当她经过那块简陋的墓地时，她总是热泪涌流，因为弟弟们就长眠于此。

另外，葛罗丽娅的心里充满了对她伯父——主教堂安赫尔的不可言喻的、完美无缺的、深如海洋的热爱；把他当作圣坛上走下来的，更确切地说是从天上下凡的圣神。他与她倾心交谈，对她循循善诱，同她住在一座楼里，一起用膳。

那位圣徒般的伯父管理着安达卢西亚的一个教区，很少到马德里来，然而近来他的病情迫使他回乡休养。他习惯在夏天

回到费科布里加镇来，同弟弟和侄女一起过上几个月。他在鞭炮声中到达这里，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两年前他也回来过一次。

葛罗丽娅对伯父的纯洁而深挚的爱，属于十诫中的第一诫^①。她把他当作上帝在人间的代表一样爱他。她记得，在童年时的一场大病中，伯父从教区赶来看望她；当时她觉得喜从天降，身心都感到异常欢畅。她觉得，当她正在向漆黑的深渊沉沦的时候，一只天使的手把她拉了上来。痊愈后，他允许她在房间里玩耍，但不许她走出房门。

主教把祈祷书暂且收起，靠着桌子坐下。桌子上摆着葛罗丽娅的一整套“摆家家”的玩具：有精巧玲珑的家具，餐厅和厨房的器皿，还有二十几个做工精巧的主妇和小姐，一部分扮东道主，一部分扮来宾。主教大人同葛罗丽娅就椅子和沙发应该摆在哪里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共同设想那些纸娃娃如何拜访、行礼、寒暄，来打发百无聊赖的时光。摆在桌子跟前的人们的就餐时间到了，主教和孩子成了世界上最忙碌的人。他们洗涤小如顶针的锅子，擦拭平底烤锅——锅里放着几小片权当火鸡和母鸡的面包，吹着没有火苗的炉子。

“把台布铺好，伯父……”

“我这就铺。孩子，你别着急！怎么样？鳕鱼炸好了没有？……”

“炸得棒极了！我真想把它们吃掉……哎，您得把这些盘子洗一洗，我来洗刀子，要快……”

“动手吧……”

“一切都准备好了。请女士们入席……”

^① 摩西“十诫”中的第一诫是除上帝外，不可信别的神。

“女士们来了……。”

“奏乐,伯父,奏乐……”

“遵命……咚,咚隆、咚隆……”

两人虽然语调殊异,但都是奶声奶气的声音。交谈之后,响起了一阵呖语似的音乐,仿佛是《列戈进行曲》和《皇家进行曲》^① 的旋律,一个洋娃娃用木腿敲击桌面,作为伴奏。

在那个不许外人擅入的房间里进行的私下谈话中,听不到关于神学的只言片语,有时,玩具娃娃们摔得人仰马翻,厨房、锅子、沙发、拜访、仪式,一切都被忘在九霄云外,葛罗丽娅定睛瞧着伯父的和蔼可亲的面庞,问他天国是怎么回事。于是,这位天使和圣徒就开始侃侃而谈,热情洋溢,如同被放逐的人在谈论祖国一样。

几年之后,葛罗丽娅同她的父亲发生了争执,开始表现出我们已经说过的那种早熟。堂安赫尔只是爽朗地开怀大笑,似乎在支持她继续胡说八道,以便从中取乐。主教经常一本正经地嘉许侄女的正统观念。在这个十分微妙的问题上,他从未责备过她,恰恰相反,他总是夸奖她,对她的钟爱有增无减。

先说到这里吧。

① 列戈(1785—1823):西班牙将军,一八二〇年起义的首领,被斐迪南七世处决。乌埃尔塔创作的《列戈进行曲》,被定为西班牙第二共和国的国歌。《皇家进行曲》即西班牙国歌。

第八章

一个奢望者

上回已经表过，鞭炮在空中震响，教堂的大钟也几乎在同一时刻响了起来，刺耳的钟声和空洞单调的圣歌汇成一片。这一切向费科布里加镇的居民们宣告，幸福的时刻来临了。大家都拥到街上：海员和码头工人离开了海滩，农夫和牧人离开了田野，孩子们潮水般地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镇里的全体官员都盛装出迎，万人空巷。这样亲切的表示，源于对兰蒂瓜一家，尤其是对堂安赫尔的爱戴。

出来迎候主教大人的全部大人物中，最着急的是镇上的神父堂西尔维斯特雷·罗梅罗。紧跟在他后面的，是以他的短腿全速奔跑着的堂胡安·阿马里略，他既富有，又吝啬，他的确也放高利贷，但他的姓氏则是从他的体面的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他是一个药剂师，又是极善钻营的工业家，越来越财大气粗。不甘落后，提着刚穿上的又破又旧的裤子，跟第一批跑上大路的人并驾齐驱的，是堂巴托洛梅·巴拉巴。他是闻名全国的自由主义者，过去是有点哲学家气息的拉丁语教师，现在是带有政治色彩的小学教员，还是演说家和新闻记者。跟在巴拉巴后面亦步亦趋的，是几个下洋伯。他们脚步沉重，整齐划一，因为这些卖了一辈子苦力的人，既跟不上满街乱跑的孩子，又合不上像巴拉巴这种游手好闲之辈的节拍。他们头上戴着为了这种庄严场合特地从帽匣里取出来的高顶阔檐帽，手里拿着欲与云彩较量一番的雨伞。

座车一到镇里的第一排房子跟前，堂安赫尔就下车同弟弟、侄女拥抱。向他致敬的欢呼声，宛如大海怒涛。在热烈的欢呼声中，各色各样的帽子被抛到了半空里。天上掉下几颗雨点，下洋伯们撑开雨伞，仿佛是威风凛凛的巨鸟张开了黑色的翅膀。人群向主教大人拥去，吻他的戒指。堂安赫尔好不容易才走到教堂里，做了简短的祈祷。从教堂到家里的路上仍然拥挤不堪，时时刻刻警惕地维护着镇上良好秩序的地方当局，不得不进行干预，把紧随不舍的人群轰到两边。

主教跨进家门后，想到家里的小教堂去做一会儿祈祷，但弟弟提醒他说，小教堂正在修缮，不能使用。在一楼的客厅里，主教同前来迎接他的费科布里加镇的头面人物谈了一阵。

家里，人们东奔西忙，跑上跑下。葛罗丽娅急急忙忙地转向楼梯，想上楼去下达几道命令，却跟一个年轻人撞了个满怀。两人都笑了。她满脸惊诧，他满面春风。

主教大人带了三个人同行：两个修士，一个俗人。

那俗人是个三十出头的青年，身材瘦削，面皮微红，黑眼睛上架着一副纤巧的金丝边眼镜，弯弯的眉毛仿佛是两座古老的拱桥，番红花色的胡子又浓又密。他仪表不俗，风度潇洒，甚至可以说是个美男子。他举止温文尔雅，谈锋甚健，声如洪钟，就像一个经常在大庭广众之中、在朝廷之上和在马德里穷学生聚居的大学里，经常发表引人入胜的演说家一样，他身上没有一丝一毫神职人员的气味和修士的风度——人们见他由教士陪同前来，可能这么想像，在楼梯第一级和葛罗丽娅对面相撞的正是此人。他一见她，不禁有点儿喜形于色。

“怎么！您也来了，拉斐尔？您是同我伯父一起来的吗？”寒暄之后，小姐问他。

“我是同主教大人一起来的,不过我落后了一步,因为我们的车子在上坡时抛锚了。”年轻人握住姑娘的手答道。“我知道你们都很好。堂胡安先生越来越年轻了。您,总是那么美丽……”

“我还以为您不会离开马德里哩!因为目前那里的情况是那么错综复杂……”

“在那里,在这里,在所有的地方……我不知道世界变到哪里才是头。我到费科布里加来是为了竞选的事,同时也为了一件私事……堂胡安先生会告诉您的。我和主教大人同乘一列火车,后来他让我搭他的车子,还留我在家里住宿。为了不给府上添麻烦,我谢绝了。再说,我答应过我的密友神父先生,同他一起住几天。”

“您要在这儿呆很长时间吗?”

“但愿能一辈子呆在这儿!”年轻人说道,庄重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爱慕之情,眉毛耸动得太过分了,聚到了额头中间。“我最后一次见到您是上个月在您姑妈家里……她真狡猾!让我们单独在一起……您还记得我们在那里的最后一次晚会上谈的是什么呢?”

葛罗丽娅嫣然一笑。

“两天之后我再度拜访时,小鸟已经飞走了,飞到费科布里加去了。老是在费科布里加。我恨这个镇子。”

“您恨这个镇子?”

“不,现在不恨了。”戴眼镜的人活跃地说。“这里是天堂。不幸,竞选事务要耽搁我两周多……住在这里,离您这么近,葛罗丽娅,是多么令人心醉……每时每刻都能见到您!……”

“我们感到很荣幸,奥罗先生。不过,请您原谅……我得去叫他们把糖果端下来……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

第九章

欢迎、讲演和介绍

年轻人进入室内一看,除了兰蒂瓜兄弟外,还有主教大人的秘书洛佩斯·塞德尼奥博士、主教大人的侍从、堂胡安·阿马里略、神父、费科布里加镇的镇长、三位下洋伯和堂巴托洛梅·巴拉巴。尽管巴拉巴有着坚定不移的共和思想,仍然毫不犹豫地向费科布里加的最大光荣表示敬意,虽然这一光荣体现在一位教会的骄子身上。

费科布里加镇的神父堂西尔维斯特雷·罗梅罗,身躯魁梧,健壮结实,长着一张像罗马皇帝那样铁板的、世俗的脸。然而他待人接物一团和气,坦率真诚。他不无慌乱地开始发表那早已打好腹稿的欢迎辞。欢迎辞只是蜻蜓点水似地提了提历史,历史只占短短的几段:

“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全体居民,”他说,“能在这块卑贱的土地上见到主教大人,感到由衷的高兴。但愿主教大人光临这块卑贱而荣幸的土地,成为和平的喜兆、和睦的源泉和幸福的标志……”

后来,他稍微镇静了一些,畅快地把酝酿已久的想法讲了出来:

“我们生活在这里,看不见腐化堕落和大逆不道的丑恶现象,这是多么幸运!我们耳闻的事情使我们震惊。堂胡安先生曾在那个地方发表过卓越的演说,预言天火将要降临。天火已

经降临法国了，也将降临到笃信天主的西班牙，天火将把西班牙烧成灰烬。对西班牙可以这么说：‘记忆随着声音消失了。’”

接着他又说道：

“过去，只是宗教热忱减退；而现在，大部分人的宗教热忱已经荡然无存了。那些还懂得使自己的灵魂向往天国的人，正在遭受哲学家和革命者这些乌合之众的迫害和威胁。国家的统治者们公开宣扬无神论，嘲笑圣洁的神学，侮辱圣母马利亚，诋毁耶稣基督，把圣徒称为傻子，下令破坏教堂和亵渎祭坛。天主的使者们今天已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他们的处境比强盗和杀人犯还糟糕。礼仪因教会贫穷而尽失光彩，令人沮丧。人们只想敛聚钱财，勾心斗角，争夺国家的权力。国家背离基督教的政治和政府之后，就会很快走向解体，陷于毁灭。”

堂西尔维斯特雷讲话的时候，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堂胡安，仿佛在探询：“我讲得如何？”然而这位著名的法学家，却是唯一对神父的讲话不表热情的人。无疑，他认为那些言论既不新奇，也不合时宜，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是宜于讲真话的。塞德尼奥博士是个容易激动的人，他也慷慨激昂地讲了些关于时代的堕落的话；可惜，虽然他讲得很出色，他的讲话稿却没有流传到我们手中。

“世风日下，这是事实，”主教大人对神父和茫然不知所措的巴拉巴说。“不过，上帝不会在日益临近的风暴中抛弃他的子民，将在上帝的天国里生活的人也不会缺少方舟。先生们，让我们诚心诚意地祈祷吧！祈祷是医治处处包围着我们的罪恶疫病的灵丹妙药。我们为自己，也为那些对上帝的声音充耳不闻、对真理之光闭眼不看的人祈祷。持之以恒的热忱和虔诚，可以给上帝的信徒们带来天国的殊宠。主啊！你将拯救我们，庇护我

们不受侵害。”

说到这里，主教的眼睛慈祥地盯在他带来的那个俗人身上，向他的朋友们介绍说：

“这是我们英勇的青年，勇敢的战士。亲爱的先生们和朋友们，向这位有良好教养、有宗教信仰、笃信天主教，建立了功勋的英雄，向这位对哲学、无神论和倒行逆施的革命进行清剿的人致敬吧！光荣属于虔诚、热情、信仰和热爱天主教教义的青年！”

堂拉斐尔谦虚地躬了躬身，嘟噜了几句对那些称赞表示异议的话。

“正当青年们聪明自误，”主教接下去说，“看了一些有害的书而堕落沉沦的时候，这位年轻人却向往基督战士的美名。教会在被迫进行战斗的地方奋战。唉！先生们！我嘴里说的绝非言之无物的溢美之词，而是敬佩他的勇敢精神，敬佩他维护遭受攻击的教会的无畏决心，敬佩他始终如一地追剿、围攻，歼灭狡诈的共济会和唯物主义，敬佩他的雄辩和犀利的文风；他的这一切才能，最近都成了上帝的事业的强大武器……”

“噯！”堂胡安·阿马里略做了个夸张动作表示祝贺，说。“我们知道这位先生是个伟大的演说家、伟大的记者……”

堂西尔维斯特雷·罗梅罗同拉斐尔热烈拥抱。他们早就是莫逆之交了，有一次，因为年轻的演说家和出版商在费科布里加镇需要一个优秀的通讯员，神父就自告奋勇担任了这个职务，寄去了一些非常风趣完美的信件。

在赞扬声中，当地的鼓动家巴托洛梅·巴拉巴没敢说一句维护自己异端邪说的话，虽然神父和阿马里略对乡村哲学家开了几句尖刻的玩笑，他仍然认为在那个场合最好还是把他的辩证法这个锐利武器藏在手里。对堂安赫尔的尊敬像一把钳子一样

夹住了他的嘴唇。杰出的主教也十分得体地报答了他的审慎。鉴于堂西尔维斯特雷说费科布里加镇也染上了瘟疫,显然是暗指这位鼓动家,主教就这么圆了圆场:

“你们别使堂巴托洛梅为难,我希望感化他,因为他心地善良,只要我们做得及时,异端邪说是不会使他失足的。”

巴拉巴俯首表示感谢。为了没话找话,他说:

“据报上说,堂拉斐尔·德尔·奥罗先生来此是为了张罗选举。”

“他是来张罗胜利的,”神父直截了当地肯定说。“不会像上次那样了,当时,由于我们疏忽大意,让那帮人占了便宜。”

稍停,他用右手对巴拉巴威胁性地挥了一下,说:

“现在要说:起来吧,上帝,你的敌人们将四散逃遁……像蜡烛见了火一样;罪人们在上帝面前将无影无踪。”

堂巴托洛梅也模仿着神父的威胁动作,笑道:

“我们会投票的。”

鼓动家没有包括在那天的来宾名单之内,但堂安赫尔请他留下来。巴拉巴对此感激不尽。这时,堂胡安在门口大声喊道:

“葛罗丽娅,我的孩子!今天不是要在家里用餐吗?”

第 十 章

堂安赫尔·德·兰蒂瓜，×××主教

主教仿佛是个大孩子。他的脸圆圆的、红扑扑的，总是挂着微笑。他身穿一件极长的主教服，头戴一顶绿帽子。他精神很愉快，和蔼可亲，心境宁静，同上帝的关系到了完美的地步。他受自己善良心肠的自然驱使，总是把一切都往好的方面想。他的研究，他的经验，他的忏悔室都告诉他：世界上有坏人。但他同别人谈话的时候，总是在心里对自己说：“多好的人哪，多优秀的人才啊！”

像光要把周围照亮一样，他的心里总在筹划着对向他靠拢的人施以仁慈的光明。他不能对熟人产生坏的想法，当听到某人的坏话时，总忘不了说些为他们辩护的话。论聪明才智，也许他不如那出类拔萃的弟弟堂胡安，但他在虔诚和柔顺方面则超过弟弟。虽然关于教理问题，他奉行真正神学意义上、而不是这个常用词的一般意义上的不容异端的教条。他对当今人们的错误的深切同情，使他的思想和为人都不那么严峻了。假如堂安赫尔把当今罪恶累累的社会抓在手里，不知他会作何举动。如果是堂胡安，肯定会把它丢进火里，这样做不仅会使他感到心安，而且还会因此而洋洋自得。

在宗教神业方面，堂安赫尔是无懈可击的。既不能指责他敷衍塞责，也不能怪他过分热情。履行主教职责时，他从未出过差错，从来没有为追求语言的华丽而损害教义。空闲的时候，他

阅读宗教书籍,让精神松散松散。他讨厌报纸,不管它们是属于哪个党派的。在费科布里加镇小住期间,因为医生吩咐他静养,别看伤感的文章和做伤神的工作,他便特别喜欢在花园里散步,欣赏种类繁多、美不胜收的花草,听侄女讲解各种花草生长的时令和条件。他还喜欢从村里往大海方向散步,几乎每次都要走到海滩和码头上,并且一定要停下来看渔船靠岸,渔船驶回港口避风的情景使他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对上帝无穷无尽的仁慈惊讶不已。他睁大眼睛,在地平线上寻找渔船,凝视着它们在海面上颠簸行进的情景。渔船停泊下来后,从船上卸下沙丁鱼、鳕鱼、鲷鱼,这情景尤其使他喜不自胜。他对捕捞量如此巨大赞叹不已,对海员们说:

“昨天你们捕了那么多鱼,我简直以为海里没有鱼了哩。赞美上帝,他不让穷人饿死!”

他喜欢音乐,不管是什么种类,属于哪个流派。他不懂什么是好音乐,什么是坏音乐,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好的。每当侄女弹钢琴的时候,他都愉快地甚至有点崇敬地聆听,因为他觉得手指在琴键上迅速地来回移动,是人类技巧的顶峰。音乐的节奏总在他耳边回响。早晨他到花园里去的时候,在教堂或小教堂做完弥撒之后,嘴里总要习惯地哼哼没头没尾的曲子。但他最大的乐趣是同侄女讨论宗教的或世俗的问题。他慈祥地允许侄女直抒己见;侄女则向他问了千百件使他不可能感到兴趣的琐事,包括费科布里加镇发生的各种事情在内,因为那里也时有一些事情发生。

他对他的秘书洛佩斯·塞德尼奥十分赏识,任何重大事情,在没有征求秘书的意见前,他绝不着手进行,因为塞德尼奥是个熟谙一切教规的杰出的神学家。秘书曾一度过多地参与政治,热心地阅读报纸,甚至在报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如果说,他的行为在开始时曾

使堂安赫尔感到不快的话,那么很快他就习惯了,最后还备加赞扬,他认为拿起武器是时代的要求。不少心怀叵测的人在×××主教宫的前厅里议论说,塞德尼奥博士对主教的影响过于重大,有人甚至给他的忠实仆人和朋友起了个绰号:小安东内利^①。不过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许是恶意诽谤,我们在这里可以不必多谈。另外还有一些人说,塞德尼奥妄自尊大,想在堂安赫尔——像已经宣布过的那样——调到首都的×××教堂晋升为红衣主教之后,自己爬上×××主教的宝座。我们对此一无所知,最好还是堵住耳朵,不去听这些中伤性的流言蜚语。

我们只知道堂安赫尔深受他教区内教民的爱戴,也深受费科布里加镇的乡亲们的爱戴。他心地单纯,没有野心;他对时弊深恶痛绝,只留意于宗教性质的东西。他对堂拉斐尔十分亲热,堂拉斐尔是教会的利剑,是议员,是世俗的传道者,是天主教和教会权力的强有力的保护人。然而,当这位热情洋溢的年轻人在火车上向他谈起竞选的勾当时,主教大人对他说:

“我相信我的乡亲们会投您的票,因为他们是虔诚的天主教徒,会助信仰的保卫者一臂之力,但您别求我为您说项。您去同您的朋友堂西尔维斯特雷商量吧,据说他在竞选方面很有本事,他领导的几次竞选曾誉满全国。”

在这件事情上,连被称为“小安东内利”的塞德尼奥博士本人,也未能动摇主教大人的坚如磐石的决心。主教也不愿干预堂拉斐尔将在费科布里加镇张罗的另一桩区区小事,他建议堂拉斐尔把这事全权委托给他的弟弟堂胡安去办。欲知这件小事究为何事,且听下一章交代。

^① 雅各·安东内利(1806—1876):意大利红衣主教,教皇庇护九世的教廷阁员。

第十一章

一件大事

拉斐尔在神父家里下榻。每天,在午餐或晚餐时分,他怀着同葛罗丽娅聊天的热情,都泡在兰蒂瓜府。一天早晨,在这位久经考验的耶稣基督的卫士到来之前,堂安赫尔跟同他一起刚从教堂做完弥撒回来的侄女说:

“你父亲在花园里,有话要同你说。去吧。”

葛罗丽娅跑到花园里一看,堂胡安背着手站在那里,正在察看运来准备修葺小教堂的材料。两人走到一个被高大的木兰和其他树木遮蔽着的幽静的角落,坐了下来。和煦的阳光照耀着浓荫盖地的花园,把邻近的小鸟们都召唤到了这里,它们从四面八方进进出出,玩耍嬉戏,叽叽喳喳叫个不停。堂胡安深情地看着女儿,说道:

“尽管我十分疼你,我还是得告诉你一件对你的未来和幸福都至关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是一个缺乏理智、性格忸怩的姑娘,我就会采取别的方式同你谈话;但你既然与众不同,我就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我想,孩子,你已到结婚的时候了。”

小姐怔住了。她想说什么,但在如此窘迫的时刻,在凛不可犯的堂胡安面前,她又想不起该说的话来——在堂胡安身上,她看到的是父亲和伯父的联合。

“是的,”堂胡安继续说,“对另一种类型的人来说,这是道难题,但对我们来说,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体体面面、皆大欢喜地

解决。一个既没有因不成体统的婚姻而虚度美好年华,又没有轻率苟且的阳台恋爱史的姑娘,是正派家庭的最珍贵的宝贝。你就是这样一种珍宝。你的善良柔顺的性格,你的基督教涵养和谦恭的习惯,你那虽然在某些时候显得无拘无束,但到头来还是向权威屈服的思想,促使我采取这种方式同你谈话。我相信,你的想法会和我的想法一致,你的感觉会和我的感觉相同。”

小姐再次想说几句话,虽然是表示同意的,但是她觉得嘴边的话中没有一句是适合于这种庄严的场合的,因此只好闭口不言。

“你现在多么严肃!”父亲说。“从你苍白的脸上就可以看出。我喜欢你这种态度。如果是轻浮浅薄的姑娘,早就会喜笑颜开、开口说些毫无价值的傻话了。你明白,我对你说的这件事,是神圣的终身结合,是上帝规定的圣事之一^①,是人生最困难、最微妙的一步,光是举足迈出这一步的念头,就该使一个基督教徒慎而又慎了。”

他微微一笑,接着又说:

“你一直在揣测谁是我认为最配做你丈夫的人。有一位青年,他的性格、才能和基督教习惯在他的阶级和同龄人中是绝无仅有的,正如你在当今的女孩子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样。这个小伙子,——需要说出他的名字来吗?——他就是堂拉斐尔·德尔·奥罗……说实话,要不是他具有超群出众的品德和才能,他早就向你献殷勤,并用小说中的淫词艳语使你晕头转向了。那些东西同宗教道德格格不入,即使最后以大团圆告终,也总会在心里种下伤风败俗、淫逸放荡的祸根。他对你、对我们采取了理

^① “圣事”是基督教的重要礼仪。天主教认为有七件,婚配是其中的一件。

智、审慎、诚实和尊敬的态度，做到了深情不露。在马德里，在此地，他都向我表白，他对你怀有一种无比纯真而纯洁的爱，要是你能让他成为你的丈夫，他将感到幸福。”

葛罗丽娅觉得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难以启齿，就用阳伞的尖头在沙地上画着道道。

“如果有必要向你列举拉斐尔的优点，我的孩子，”堂胡安补充道，“我想对你说，我认识的所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勤奋、诚实、正派，他以大公无私的信念热忱地把青春献给捍卫被坏人围剿的事业。这些通常不是年轻人，而是只有久经考验和磨练的老成持重、深谋远虑的人才能具备的美德，赢得了我的好感。”

葛罗丽娅在沙地上画了一片平行的横线后，开始画垂直的竖线，竖线和横线组成了一个方格。

“最近一个时期，拉斐尔赢得了我们全体被迫害者的敬佩和感谢。他同迫害教会的刽子手们孤军奋战的才能和勇气，使我想起了犹大·马卡贝奥^①。唯一的区别是马卡贝奥用宝剑，而拉斐尔是用舌头和笔战斗。暂时处于逆境之中的教会，感谢他取得的令人敬佩的胜利。横遭迫害、既不能藏身异教的洞穴又不能登上亵渎神明的讲坛自卫的可怜的教士们，永生永世都感谢他。真理在各种场合都需要有自己的器官，在这种尘世的斗争中，有相当多慈悲为怀的俗人在保卫教会，庇护教会。他们是抵抗无神论者威胁的坚强堡垒。”

“流氓无赖的乌合之众！”葛罗丽娅终于找到了顺便说点什

① 犹大·马卡贝奥是叙利亚西门部族的首领马塔蒂亚斯·马卡贝奥的儿子，在同安提奥科四世的孙子德梅特里奥·索特罗的战斗中牺牲。他是保卫犹太教的英雄。

么的机会,不愿白白错过。

“也许他们在良心深处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坏,”堂胡安说。“但只有拉斐尔才理解他们……可怜的年轻人!当他毕恭毕敬地向我表白你使他产生了纯真的爱慕之情时,我觉得很高兴。‘这么说,我的女儿不会当修女了。’我想对他说,但没有讲出口来。‘我们已经找到了终身伴侣……’在听到你的想法之前,我不想给他任何答复。”

葛罗丽娅开始在格子图案上画斜线。

“关于这个,孩子,我的想法是,婚姻,在听取父母的意见以前,应当经过自己的自由选择。不过,我承认应当听取父母的意见,即使是反对女孩子们的不适当的感情的意见。但我反对父母强迫和以包办手段来成人之美,有时候这样会适得其反。这就是通常造成不幸而罪恶的婚姻的原因。尽管拉斐尔具有世所罕见的美德,如果你不愿允诺,那就不要勉为其难。如果因为你同他接触不多,对他尚未动心的话,我相信,通过适当的接触,他就会向你展示他善良而正直的心灵的可贵之处。你别把一朝一夕的激情同恬静的、终身的爱——这是我们对上帝的纯洁而恬静的爱的反应——混为一谈。”

葛罗丽娅在方格图案的四边画了一些花边般的波纹。然后,眼睛离开了复杂的几何图案,正视着父亲说:

“好吧,爸爸,我永远遵从您的吩咐行事。”

“我没向你吩咐什么,”堂胡安慈爱地说。“我看你眼下还不想作出最终的肯定答复。这证明你很慎重。这种事情确实应当三思而行……”

“对,三思而行!”葛罗丽娅叫了一声,像沉船上的幸存者抓住一块木板似地抓住了三思而行这个主意。

“好吧，”堂胡安站了起来。“给你充分的时间，好好想想，我的孩子。你的理解力、胆识、虔诚和天主教信仰，足以使你找到最好的答案。那我们就这样吧？”

“好的。”

“不过我希望你的答复不要拖得太久。”

“不会很久。”葛罗丽娅肯定地说。

“我给你三天时间，不，四天吧。这将向我证明，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你还没有初恋。拉斐尔跟你谈过没有？”

“一丁点儿……不过像是开玩笑。我一直认为是开玩笑……”

“你瞧，他是很严肃的。那么，孩子，准备作出答复吧。要考虑清楚。不管你同意还是拒绝，你的父亲对你的爱都不会有所减少……去吧，再见。我要去工作了，你关照着点儿，别让人们打扰我。”

“您放心吧，爸爸。”

堂胡安·德·兰蒂瓜钻进了他的房间，仿佛潜水员跳入大海，沉浸在书籍的海洋里了。直到吃饭以前，谁也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

第十二章

另一个人

堂胡安提出的问题使得葛罗丽娅心乱如麻。这件事的确很严重,不能不聚精会神地进行激烈的思考。她深深地沉浸在思考中,没有察觉时间在悄悄地溜走。最后,她仰天长吁,恢复了神智,发现花园里十分寂静。太阳已升得很高了,把花园晒得暖洋洋的。整个房子的百叶窗都放了下来,声息全无,连小鸟都沉默了,只有站在香蕉树高处的叶面上的两三只小鸟在悄悄地谈论着什么秘密,或者进行着什么争论。葛罗丽娅站了起来,思绪万千,一边走一边想着心事。

她对独处于沉寂和孤独之中感到心满意足,信步走到一片僻静的小林子里。看到她热切地察看着,匆匆忙忙地走向这个郁郁葱葱的树林,谁都会以为有人在那里等她,然而那里空无一人。小树林里非常幽静。她又走近栅栏,透过金银花的枝叶凝望大道,面色苍白,浓密的睫毛一眨一眨的,宛如黑蝴蝶在阳光下嬉戏。唉!谁要是看到她这副神情,这么兴致勃勃地时而看看通往海滩的路,时而看看通往山里的路,都会认为她是在等待着一个人。但是,我们可以赌咒发誓:那里从来没有出现过使她动心的人。

后来,她上楼进了自己的房间,开始做针线活儿。她继续思考着,然而最微小的声音也会使她突然回过头来。有时候,掉下一片树叶,花匠踩着沙地的脚步声,洒完了水的黄铜喷壶放在地

上的空响声,养着红色小鱼的鱼池中的喷水声,粮仓顶上鸽子咕咕的叫声,远处传来的船只起锚时的汽笛声,都在她的耳朵里产生巨大的反响,仿佛是情意绵绵的声音,从无边无际的空间的各个角落里向她呼唤,叫着她的名字。不过,应当再说一遍,花园里没有人叫她,高空中没有人叫她,大海深处也没有人叫她,因为那些声音并不只是她一个人听见。她的心怦然跳动,仿佛心上有咚咚的脚步声踩过。

我们试图描绘一下兰蒂瓜小姐的精神状态。理智使她一丁点儿也不反对父亲的设想,毫不费劲地就在拉斐尔身上找到一个成熟的青年、一个诚实而仁慈的人、一个天主教的战士、一个不知疲倦的劳动者、一个在俗的传道者的全部品质。基于这一点,她竭力想在心里唤起对那位青年的爱慕之情。然而,困难从这里产生了。因为在她和他之间出现了一个我们不知从何而来的阴影。

这似乎应当使我们可以断定,兰蒂瓜小姐早已选定了自己的可心人;然而在费科布里加镇的消息灵通人士的帮助下进行的一系列调查研究,却证明事情恰恰相反。“修女”特雷西塔,就是堂胡安·阿马里略的妻子,她家里有一扇小窗户,从那里可以清清楚楚地窥视兰府的花园、庭院和走道,她肯定地说,如果葛罗丽娅有一个哪怕像兵豆那么大的情人,或者收到情书,或者在阳台上同谁谈过话,都绝不会逃过她的眼睛。堂巴托洛梅·巴拉巴的两个女儿也是这么说,她们是兰府的心腹女仆弗朗西斯卡的知心朋友,对村里的故事都了如指掌。虽然如此,“另一个人”确实存在。但是,在哪里?是哪一个呢?

晚饭后,小姐来到花园里。这时,她自言自语地说开了,我们且听她的独白:

“简直是疯了，”她说，“我真是疯了，考虑不存在的事情，为一个臆造的人神魂颠倒，牵肠挂肚……去吧！愚蠢的举动，模糊的幻想，无声的交谈，统统去吧！我莫非有点什么病？毫无疑问，我的头脑静不下来。我在虚幻中生活，我在梦想不可能的事，梦想大地上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人。在哪儿呢？我看见过的、听说过的、认得的男人中间，没有一个像他。假如我的父亲和伯父认识他，就不会对拉斐尔如此交口称誉了。不过，既然他不存在于任何地方，没有形体，没有生命，没有现实，他们怎么能认识他呢？……疯了，我是千真万确的疯了……放开我吧，你，别再回来……住口吧，你，别再说话，我不愿听你说话。你是子虚乌有，不如影子，不如幽灵，不如一缕阳光，你只是一个思想的产物。你不仅不存在，而且不可能存在，因为你是一个理想的人。去吧，从花园里出去，别再回来，别同我说话，别在静谧的夜里叫我，也别让你的脚步把秋天干枯的树叶弄出声音来……永别了！你，你对我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慷慨大方，体贴入微，忠诚不贰，一往情深而无半点邪念，你对我恋恋不舍，圣洁地尊重我。但是，别了，因为我父亲命令我去爱这位堂拉斐尔，据父亲说，他是个好人，是个值得尊敬的青年。不用说，在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相信你，思念你，是胡闹，无异于举手摘星。每件事都应该各就各位，天上有星星和太阳，地上有人和虫子……我们生活在下面而不是在上面。我父亲三番五次对我说过，如果不割断理想的翅膀，我将会非常不幸……来吧，那么，拿剪刀来。看我有没有毅力……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梦中生活。主和亲爱的父亲啊！你带我走这条路是对的。在如此虔诚的手的指引下，我将愉快地踏上这条道路，我将同基督的卫士结婚。”

然后，她继续思索，独自一人胡思乱想：对虚幻的美男子心

驰神往,遐想贞洁而柔情缱绻的幽会,以及千百个被幻想和无知美化了的传奇式的情节,纯粹是因功课不佳而被罚禁食的女学生所固有的愚昧。同时,她断定,那些疯疯癫癫的想法,对一个像她那样品行端庄正派的人来说,是极不应该的。尽管她的心灵晶莹剔透,像天空一般洁白无瑕,也判定自己那种没完没了的、误入歧途的遐想有不少罪恶,至少有罪恶的萌芽。

接着,她自我解嘲地笑了,让思想驰向她的父亲。在父亲身上,她看到了那么深沉的慈爱,那么透彻的远见卓识,她觉得愈发敬佩和热爱父亲了。出于意识的天然联系,她的思想经过一番翱翔之后,栖息在拉斐尔身上了。

“这位拉斐尔是位多么杰出的青年呀!”她说,一边向家里走去。“我没有及早发现他的优点,真是个呆子。他像饱经风霜的人一样干练……上帝赋予了他多少才能……他不费吹灰之力就使狡诈的革新派和异教徒晕头转向,发表演说使他们惶惑不安,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使他们手足无措。他的演说多么雄辩啊!我对那次演说还记忆犹新,他说:‘你们在践踏神和人的法规,你们在侮辱上帝……’再说,他心地善良,虔诚笃信,不像时下的小伙子们那样玩世不恭……唉!……他来了,我得躲开。”

她惊惶地从一边逃走了,青年人的楷模从另一边走了过来。

第十三章

下雨了

那些想法在葛罗丽娅脑中并没有停留多久。正如地表的流水,流来流去还是从北方回到南方一样,她的想法又改变了方向。她对自己说:“不,我不能爱这个人。他身上似乎有一些难以言状的东西使我反感。”

那天下午,就是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圣约翰节的前夕,大家都到教堂里去了。堂安赫尔转遍了整个教堂,看了祭坛的修理情况,看了献给圣母的衣服,看了费科布里加镇教民们捐献的梅内塞斯^①银装饰品。主教看得很仔细,对每一件东西都作了十分确切的评价。做了祈祷之后,出去散步,走到教堂前院时,主教大人说,

“要是大家认为合适,咱们到海滩散步去。”

堂胡安、塞德尼奥博士、拉斐尔和堂西尔维斯特雷神父都欣然同意。

“我们可以看到渔舟归航,”神父手搭凉篷,望着大海说。“现在沙丁鱼丰收……啊呀!好大的浪。”

“会有暴风雨吗?”堂安赫尔问。

神父看了看天空,又看了看地平线。仿佛在揣摩空中的道路,研究风暴的足迹。

“今天下午会有飓风,”他肯定地说,把教士斗篷向后再一掀,这件衣服太碍手碍脚了,但既要陪伴主教就必须穿戴如仪。

“上帝的信徒啊，”主教面有愠色说，“您存心破坏我们的游兴吗？”

“堂西尔维斯特雷，”葛罗丽娅的父亲说，“看看那个大名鼎鼎的晴雨表再说吧。”

罗梅罗伸手指着西北方向的一座小山。山坡平缓地伸入海中，人们称之为“科特拉·德·弗罗尼尔德”。

“错不了，”他说。“那边有云彩。‘云遮弗罗尼尔德山，雨打费科布里加镇’，这句谚语是不会错的。”

“太阳很毒哩，”主教说。

“那正是即将下雨的另一个征兆，主教大人……”

“一句话，我们还去不去海滩？”

“谁害怕来着！……你去吗，葛罗丽娅？”

观察天气的时候，葛罗丽娅不得不回答了年轻的拉斐尔提出的几个问题，聆听他那番经过深思熟虑的、在轻浮中显然隐含爱慕的话。

“你去吗，葛罗丽娅？”堂胡安又问了一遍。

“不去了，”她大声回答说。“我要做祈祷，我回教堂去。”

拉斐尔的脸上像弗罗尼尔德山一样，也阴云密布了。

“免除您今天下午祈祷的功课。”塞德尼奥说道，热情中带着一点拘谨。

“不，不，让她祈祷去吧，让她祈祷，”堂安赫尔说。“堂拉斐尔先生，您来搀我。”

葛罗丽娅又回到了教堂，其他的人沿着从教堂背后通向海

① 梅内塞斯(? — 1906): 西班牙工业家, 他发明了一种银子似的金属, 称为梅内塞斯银。

滩的石头路开始散步。走在前面的是堂安赫尔，他靠在演说家兼新闻记者的臂上，这是热情好战的青年支持教会的形象。从那条粗糙简陋的小路上，可以看见宽阔的海面。两三只渔船，扬着白帆向河口急驶。远处，在很远的地方，在水天一色之处，一股黑烟弄脏了蓝色的苍穹。

“一艘轮船，”主教大人说。

“往远海处的，”罗梅罗说。

就在这个时候，太阳离开了这队游人。

“看来，真被神父先生不幸而言中了，”堂安赫尔说。“太阳不见了，虽然远处还很明亮。真要下雨吗？”

“雨是下定了，”晴雨表说。

堂安赫尔看了看天，一颗雨珠恰好滴在他的鼻尖上。

堂胡安伸开手，说：

“掉雨点了。”

“既然已经走到了这里；”堂安赫尔一边建议，一边也伸出了手掌，“倒不如继续走，围着守卫台转一圈再回家。这样跟回家需要的时间也差不多。”

“那就前进吧，”堂西尔维斯特雷说道，一面把他的红雨伞撑开，递给拉斐尔，让他为主教大人挡雨。

堂胡安也撑开了雨伞。雨点越来越密了。突然，一阵强劲的西北风卷着尘土猛烈地向游客们袭来，迫使他们停下脚步。主教、神父和秘书的长袍都被风吹得卷了起来，围着身体嘶嘶尖叫；大风仿佛想把他们的长袍剥掉，占为己有。

“我的上帝！这是怎么回事？”堂安赫尔大声叫道。

不大一会儿，乌云密布，天昏地暗。古老的白杨——树干像得了麻风病似的斑斑驳驳，树叶哗啦啦的乱响——呻吟着弯下

了腰，枝条绝望地颤抖着。风狂怒地卷过屋顶，把粘得不牢的瓦片全都吹翻在地，然后又暴跳如雷地冲到海面上，同浪涛劈面相撞，把它们劈开，在圆柱形的浪头中咆哮嘶叫。泡沫被吹得无影无踪。地平线消失了，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只是白茫茫的一片水和雾。突然，一条火蛇从天上一闪而过，像某种想法在我们的头脑里稍纵即逝一样。稍后，上空传来一阵深沉的巨响，似乎有千百个狂奔乱转的山头在互相碰撞。

雨下得紧了。雨点又大又密，水柱似地倾泻着，使人觉得寒意透骨。堂安赫尔转身对着他的朋友们，悲天悯人地说：

“可怜的海员们，可怜的航海者！”

第十四章

另一个人近在咫尺

葛罗丽娅进了教堂，独自在一个合适的地方启开想像的闸门，觉得很快活。教堂里只剩下五六个人了，其中之一是经常最后离开教堂的“修女”特雷西塔，还有两个每天午后必到的老海员。

她走进兰蒂瓜家在教堂里私设的小堂，坐在一个角落里，望着祭坛出神。这里恬静的气氛和半明半暗的光线，仿佛是一面镜子，心灵之目轻柔地望着这面镜子，可以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映像。这是祈祷的好机会，如我们所说的那样，面对面地同上帝相处，随着思想飞到上帝身边去，把一切可以留下的东西都留在那儿。葛罗丽娅正是这么想的。

在费科布里加镇的教堂里，有些矮座高背椅子，那是跪着祈祷用的。葛罗丽娅搬过一张她家的椅子，跪在上面，双手捧着脸，倚在椅背上。过了一会儿，她这么想道：

“我摆脱不了这个念头。他在哪里，主啊？他什么也不是，他并不存在，不可能存在！他日日夜夜占据我的心头，难道是为了折磨我，谴责我吗？我要祈祷，诚心诚意地祈祷。”

她嘴里念念有词。然而她的思想并没有前往上帝意志指示的地方去，正如指北针永远朝向北方一样，思想总是向着自己心头的方向。让思想离开那个方向，绝非人力所能为。

“我疯了，疯了……”葛罗丽娅作出判断，抬起头来。

她又闭上眼睛，垂下头，一个声音在她的心里说：

“我来了，我已经离你很近了，就要触摸到你了！”

葛罗丽娅觉得心头涌上了一种说不清是渴望还是观望的感觉，使她沉浸在不可言喻的愁苦中。她觉得心头时而扩大，时而收缩。在内心深处，有一种难以解释的神秘预感。她的心听到了脚步声，就是说，本能地感到，某种对她至关重要的东西逼近了。那是在惬意的朦胧之中出现的光华，它像晨曦一样渐渐扩大，宣告光明就要到来。葛罗丽娅心里有个神秘莫测的声音在喁喁私语：

“你的灵魂很快就要被照亮了！”

她突然抬起眼睛，惊恐地看了看教堂的拱形圆顶。室内已经黑下来了，这时才下午五点钟。这座古老的教堂，是十一世纪罗马式的建筑，整个表面被潦草地涂上了一层石膏，柱头和拱门上的人像在石膏下面几乎看不出原来的模样了；仿佛它们冻得直打哆嗦，被裹进粗糙的毯子里一样。由于年深日久，有些凸出来或凹进去的拱门已面目全非，几扇摇摇欲坠的窗户在龇牙咧嘴地做鬼脸，有几根柱子已经被压弯了腰，墙壁似乎在行鞠躬大礼。总之，教堂里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

葛罗丽娅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攫住了，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滚过了屋顶。教堂在大地的强有力的怀抱中呻吟。飓风从开着的门窗灌了进来，可怕地嘶叫着，吹过凳子，吹向屋顶，吹遍教堂的各个角落，吹得祭坛尘土飞扬，吹得圣像的服饰哗哗直响。一只吊灯被刮掉了，落下来的时候砸碎了基督的玻璃龕。风，卷起一个布条扎的花束，砸在圣约瑟的脸上，把圣米迦勒手中的宝剑刮进了忏悔室。风，掠过大风琴，把风管吹得呜呜作响，把唱诗班的乐谱一页页翻了

过去,仿佛有个看不见的读者,在飞快地浏览乐章。风,在葛罗丽娅的脸上狂吻,又从门口逃了出去。门被风猛烈地关上,腐朽的木板一半被震坏了。

教堂里差不多全黑了,一个活人也没有。葛罗丽娅害怕起来。她走出小堂时,觉得有人在走动,她撒腿就跑,这个人跟在她后面追踪。千真万确,她听到了脚步声,听到一个声音在说:

“等一等,是我,是我呀,我来了。”

她益发害怕,逃跑的念头也跟恐惧一样越来越强烈。她穿过一个殿,又一个殿……撑不住要开口呼救了。她仿佛觉得祭坛也在奔跑,听见圣徒们在大叫:“救命!……”她终于停住脚步,试图使自己镇定下来,勇敢地向后面,向四面八方看看,以驱散荒唐的疑惧。但她不能完全镇静下来,心收紧了,萎缩了,仿佛含羞草被触动了似的。她觉得被一只看不见的手碰着了。

“我太紧张了!”她自言自语说,企图赶走恐惧。

忽然,她听到了一个小孩的快乐的声音。圣器保管人的儿子从圣器室里跑了出来。

“西尔多,西尔多!”葛罗丽娅叫道。“到这里来。”

“哎!……是葛罗丽娅小姐,”小孩说着向她跑来。

“到这儿来,伸出手来。”

“我去关门,风灌进来了……好了,好了。您想回去吗?”

“不,雨好像下得很大。我得等一等。”

过了一会儿,西尔多把她领进了圣器室。

第十五章

即将到来

“你爹在吗？”

“在，小姐。他在给穷人钉棺材。”

葛罗丽娅进了圣器室，里面幽暗而潮湿。圣器室前面是个荒芜的小院。院子前面，是个杂乱无章的小屋，天花板裂成参差不齐的三块，上有一块粉刷过的拜占庭式的拱门残骸。这是一间在修道院遗址上盖起来的房屋，权充教区圣器的仓库。这里既是仓库，又是木工房和加工场，还兼做凯法斯和他孩子们的寝室。满屋横七竖八地放着一大堆东西：银白色的木头烛台，被黄色烛泪弄得肮脏不堪，四脚朝天地同举行葬礼时用的黑色灵台堆在一起；一个没有手的圣彼得，光头上画着金色光轮，放在一堆大大小小的破木板上；描着图画画布的画布，像剧院的幕布，或者说得更确切点，像基督受难周用的围幔，都直不棱登地挂在那里，用来当做屏风或遮挡凯法斯三个孩子的卧床的挡子；一个古老的大十字架的框架，油漆已完全剥落，露出一个个孔洞；一个缺柄少盖的水杯，一个从某个圣徒雕像上拆下来的木制头颅和一本木头凿成的书。这里没有椅子，也没有任何其他可坐的东西，连一条木工板凳也没有。葛罗丽娅进门的时候，凯法斯正在黑棺材板上乒乒乓乓地敲打着，他在给棺材底里打补丁。他每砸一下，寒碜的木匣就呻吟一声。

“多可怕的暴风雨呀！”葛罗丽娅叫了一声，走进凯法斯的小

屋。

“小姐，”圣器保管人亲切地笑着说，“您在教堂里被雨淋得够呛吧？我到堂西尔维斯特雷家里去找把雨伞来。”

“不用。我等雷雨过了再走。家里会来接我的。”葛罗丽娅答道，一面用眼睛四处寻觅一个可以坐下的地方。

“唉，我心爱的姑娘！这里是巴别^①，没有给贵人坐的椅子。不过您可以坐在圣母的底座上。一个可以上祭台的人坐在上面，想来也不为过，上帝不会生气的。”

葛罗丽娅坐下了。凯法斯砸完最后一锤，结束了工作。

“走吧，我已经干完了，”他说道。“现在风吹不着那些在阴曹地府中的穷人了。棺材底是漏的，前天，人们把富拉斯特雷大叔的尸体送进公墓去时，一条胳膊从破木板里伸了出来。因为胳膊是在经过堂胡安·阿马里略家门口的时候伸出来的，好像在诅咒什么似的，人们就说富拉斯特雷大叔是叫堂胡安·阿马里略去打官司。”

葛罗丽娅还没有镇静下来。那种乱七八糟的住所和凄惨的棺材，都不是让受惊的灵魂得到安抚的好地方。

“可怕的暴风雨！”姑娘说，一面从窗户里看着令人生畏的天空。“今天该有多少船出事啊！”

“天主降祸，”凯法斯叹了口气说，“不知道为什么还有人想活着。人生唯有我这份差事最好……但由不得我们选择……”

“忍着点，”葛罗丽娅对他说。“还有比你更不幸的人呐。”

① 挪亚的子孙们往来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了一片平原。他们想在那里用砖头和石灰修一座城和一座通天塔。耶和华设法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不通，无法实现建塔的计划。后来就把这座城叫做巴别，意思是乱七八糟。见《旧约圣经·创世记》第十一章。

凯法斯蹲在地上，抬起眼睛看着坐在圣母底座上的美丽姑娘。此情此景，活像一个俗人跪在圣母马利亚的脚边祈祷——只因服饰不同，才使人打消了这个幻觉。何塞·穆迪德奥——费科布里加镇的人都知道他的诨号叫凯法斯——目光呆滞，面部棱角分明，身子佝偻，肤色蜡黄。他的丑陋和葛罗丽娅的美貌天差地远，恰似尘世的穷困寒碜和天国的富丽堂皇。圣器保管人鼓起胸部，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蜷缩在地上说：

“要我忍着……难道，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忍耐的吗？我相信我把所有的忍耐都留给自己了……说实话，要不是有像葛罗丽娅小姐这样慈悲的人，我和我可怜的孩子早就不知道落到什么下场了！”

穆迪德奥的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幼女，似乎要证实父亲的说法，一齐感激地看着兰蒂瓜小姐。小女孩对小姐非常崇拜，怯生生地靠了过来，用她那像掉进稀泥里的玫瑰花瓣似的肮脏的小指头，抚摸葛罗丽娅的手套和罩裙的花边，要不是尊敬遏止了她，还真想摸摸别的地方。老大西尔多替葛罗丽娅擦掉圣母的底座和周围其他东西上的灰尘。老二帕科，小心翼翼地把阳伞坠子上东倒西歪的流苏整理得尽可能整齐。

葛罗丽娅掏出钱包说：

“这一周我什么也没有给过你，拿着吧。”

“赞美上帝！……”何塞叫了一声，接过六枚小银币，“你们看，孩子们，上帝没有抛弃我们……唉！神父先生，神父先生哪！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一样心冷如冰。”

“你说神父怎么了？”

“葛罗丽娅小姐，”凯法斯用衣袖拭去眼泪，回答说，“从这个月的一号起，我就没有吃过教区的苦面包了。神父先生把我解

雇了。”

“把你解雇了？”

“是的。他说我名声太臭……因为我欠了钱，还不起，因为我是个无赖，是个穷光蛋，是个倒霉的人……他说得对。我不应该再呆在这神圣的地方了。我是无赖，债务把我吞掉了。我连衬衣都送进了当铺，我欠堂胡安·阿马里略的钱比我的身体还重……很快我就要下牢房，然后服苦役，上绞架，这是我应得的下场。”

孩子们见父亲垂泪，便放声嚎哭起来。“看上帝面上，何塞，你吓着我了。”葛罗丽娅抚摸着孩子们的头说。“如果你说的是真事，那你就是个行为不端的人。”

“我只不过是傻瓜凯法斯，丑八怪凯法斯，白痴凯法斯——费科布里加镇的人都这样叫我。我管自己叫做不幸的凯法斯。”

“弗朗西斯卡对我说过，上礼拜天你倒在小渔场旁边的草地上，烂醉如泥。”

“啊！对，葛罗丽娅小姐，真有这回事。我喝醉了……怎么说呢？我犹豫不决：是跳海呢，还是喝它个酩酊大醉，睡它几个钟头，忘掉我是凯法斯，忘掉我是恶魔！酒使人快活，或者使人做梦……做梦和快活！对一个从来没有过睡梦和快活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圣洁的事啊！”

“不要这样，不要为自己开脱，”葛罗丽娅苦口婆心地劝他。“你不是好人，可是我也不相信你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坏，但这也就是说，你不是好人。的确，你结婚找错了人，你的女人简直能叫圣徒犯罪。”

“啊，我的上帝！啊，我的圣母！啊，葛罗丽娅小姐！”凯法斯叫道，语气的悲怆说明他心灵的创伤被触痛了。“在这个女人身

上,还有什么美德可言?您没瞧见她晚上回家的样子,她的顶篮和脸一样脏,脸和顶篮一样硬,涂满了土红,活像被从地狱的洞里赶出来的一样!……她总是在码头上喝个烂醉,欢天喜地地回来,打我,抢走我的钱,揍孩子们,大喊大叫,哼一些叫神父和邻居耻笑的小调。她呀,葛罗丽娅小姐,她是万恶之源,她是我家的败家精,使我家全部衣服、首饰和铺盖都进了当铺,眼看我就要被堂胡安·阿马里略投入监牢,被神父先生赶出圣器室了……这就是我的处境,这就是上帝亲手创造的凯法斯的处境!……这就是代人受过、被打入地狱的凯法斯的处境!……”

“你太没有用了,”葛罗丽娅愤愤地说。“你为什么听任这个泼妇摆布呢?”

“我没有听她摆布。昨天晚上我们吵起来了,我揍了她一顿。但是,尽管我愿意,我也无法摆脱我已经钻入的地狱。因为我还不起债,被赶出了圣器室,饥寒交迫,我只好沿街乞讨,去坐牢……不,葛罗丽娅小姐,我说,凯法斯这个丑八怪不能再活下去了……我真想跳进大海……躺在海底有多好,躺在海底……”

“真可怜!”葛罗丽娅激动地叫道。“你会得到庇护的。不能怀疑上帝,何塞!不能轻生,那是最大的罪过。”

“您要我有信心,我就几乎有了信心。见到您的时候,我心里不知出现了一种什么东西……我觉得在不幸面前更坚强了……上帝创造您的时候,一定是坚强的。葛罗丽娅小姐……我的生活像棺材一样黑暗。您来了,看见了我,于是仿佛从这里长出了鲜花。是的,亲爱的小姐,在您面前,我成了另一个人……我崇敬天国里的姑娘,您救过我多少次,使我去年大病不死,使我的孩子们有衣服穿,您还到我的草棚里来安慰我,只有您一个人对我说:‘凯法斯,你不像人们所说的那么坏,要相信上帝,等

待吧。”

“你真是傻瓜。这能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您是个天使……唉！但愿我能有机会向您表达感激之情……不过，我能做得了什么呢？我是路边鹅卵石，这人踢了那人踢。”

“算了，你不要记着我的好处，那算不了什么。”葛罗丽娅不安地说，抬头看天，雨还下不下。

“不要记着您？不记着每天给我面包的人？我没有一时一刻忘记过您。我相信，我就是忘了我的守护天使，忘了我自己，忘了我的灵魂，也忘不了您。我仿佛到处都看到我的女神。昨天夜里，葛罗丽娅小姐，我梦见您了。”

“梦见我了？”葛罗丽娅粲然一笑。“你梦见什么了？”

“一件悲惨的事，十分悲惨的事。”

“梦见我死了吗？”

“不是。梦见您忘记了我和我可怜的孩子们，不睬我们了。”

“真怪，我怎么会忘记你们呢？”

“因为您恋爱了。”

葛罗丽娅粉脸一红，矜持起来。

“是的，我梦见来了一个男人。”

“一个男人？”

“这是明摆着的事。您不爱男人，还能爱谁呢？我看见他了，仿佛现在他还在眼前。”

“什么样子的？”葛罗丽娅笑着问。

“是……怎么说呢？……是个可怕的人，像个魔鬼……”

“我的主啊！”

“不是魔鬼，让我说清楚……不是面目可怕，恰恰相反，他美

极了,除了我主耶稣,没有任何人的容貌比得上他。”

“那你怕什么呢?”葛罗丽娅问道,对这种儿戏表现出异乎寻常地好奇。

“因为他把您带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凯法斯像个精于此道的演员似地强调说。

“凯法斯,你别拿这种又可怕又漂亮、要把我带到很远的地方去的情人来恼我了。”

“我梦见他从天上飞来,像闪电一样从天而降。”

“算了,别再说了,又要吓得我丧魂落魄了。今天下午我在教堂里紧张极了。何塞,我害怕极了。”

葛罗丽娅站了起来。

“你知道吗,”她看了看天说,“暴风雨还没停。我很奇怪家里为什么还没派人来找我。”

“这可真是怪事,”凯法斯说。“要我去送信吗?”

“不。就会来的。爸爸会给我派车来的,大概车已经套好了……不过这会儿我想起来了,昨天有一头骡子病了……至少罗克可以带把伞来。”

“我有一把破伞,”穆迪德奥说。“不过,总能遮点儿雨。您要吗,小姐?”

“不,我再等等,他们一定会来的。”

又过了一阵,葛罗丽娅沉不住气了。

“我很担心。天快黑了,一个人也没来找我。我家里出什么事情了呢?”

“小姐想走吗?咱们一起走吧。现在雨下得好像小些了。”

“对,雷阵雨停了。走吧,趁天还没黑。路不知成了什么样子了!”

“路还不太远。”

凯法斯从圣彼得背后拿出一把红雨伞,把它撑开,检查一下能不能用。说实在的,在这么个大雨天,这把伞可真叫人不放心。伞布离开了伞骨,伞骨光秃秃的支楞着,绽了线的伞布都缩到中间来了,活像一朵枯萎的花。

第十六章

他来了。

“还可以将就，”葛罗丽娅兴冲冲地说。“走吧。”

小姐把身上所有的铜币都给了孩子们，和圣器保管人一道出去了。葛罗丽娅提起裙子，凯法斯小心地举着伞，让他的女神尽可能少淋点雨，不时向小姐指出路上的水坑和可供落脚的石头。

“我不放心，”葛罗丽娅又说。“我家里会出什么事呢？”

离教堂不远，有个地势比教堂更高的地方，它在波特纳街上方，四周是一道粗糙的石墙，那就是费科布里加镇的公墓。葛罗丽娅走过那里时，没有一次不感到神圣般的激动。

“我九泉下的小弟弟要度过多么难熬的一夜呀，凯法斯！”她说。

“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感到寒冷的，”圣器保管人回答说。

“倒也是。不过我们十分讲究物质，总得和尘世紧密相连。如果不联系身体，就无法想像灵魂。”

突然又是一阵猛烈的西北风，迫使他们停足不前。凯法斯的雨伞给吹得翻了过去，风似乎想把雨伞从他手里夺走，他使出全身力气紧紧抓住不放。狂风卷起一根树枝，掠过葛罗丽娅的脸颊，扫了她一下。接着，大雨向两人劈头盖脸地浇下来。

“上帝保佑我们！”小姐惊叫道。

一道紫光照亮了费科布里加镇，葛罗丽娅看见一条火链蜿蜒

艇下降，一直落到村里的房顶上，同时，一声巨雷震撼了大雨如注的长空。

“雷！”她痛苦地喊道。“凯法斯……你看是不是击中我们家了？”

她心惊胆战地停住脚步，屏着呼吸，望着东方。然而，在茫茫的夜色中，什么建筑物都分辨不清楚。

“好像是从那儿落地的……不过要远得多。小姐，别担心，雷打在河口了。”

“咱们跑吧，凯法斯！我要死了，我的上帝！今天晚上我太紧张了！我敢打赌；雷就打在我们家的房子上了。”

“那是自天而降的那个男人，”穆迪德奥笑着说。“我梦见的那个男人。”

“你喝醉了……看上帝面上，何塞，你能闭住嘴吗？你瞧我今天晚上多紧张，你却给我火上浇油。”

“那我就不说了。”

“快走……啊呀，不远了。我看到了爸爸房里射出的灯光。看来，一切都平安无事。”

夜黑极了，尽管这样，仍然能清晰地看见兰府对面的小广场上，雨水积成了一个巨大的水洼。

“真糟糕，凯法斯。广场变成了湖泊……”

“我把小姐抱过去，”凯法斯说着，准备伸手抱她。

“别，用不着。从这儿，从这条胡同，可以走到旧楼。我看大门好像还开着。”

已经说过，兰府的邸宅是由两座建筑构成的：一座是第一代兰蒂瓜传下来的旧楼；另一座是下洋伯修建、由堂胡安继承下来的新楼。两座楼房从里到外都是连在一起的，但旧楼里只有两

间可以住人,其余的都做了仓库,在底层,还有相当漂亮的马厩和车库。葛罗丽娅谢过凯法斯·穆迪德奥的护送之谊,从旧楼的大门进去了。

她飞快地爬上古老而陈旧的楼梯,穿过一条空荡荡的长廊,走进一间用来储藏水果的大厅,里面堆着空麻袋、箱子和其他杂物。从那里进入一间摆有家具和新楼相通的耳房。葛罗丽娅刚一推门便吃了一惊:从来没有人住的屋里竟然亮着灯。她进去一看,更是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那里有一个男人。

他躺在床上,除头以外,浑身盖着厚厚的毯子。床边的桌上放着一盏灯。小姐朝床走了几步,看见了一张紫红色痛苦的面孔,脸上有几处青色的伤痕,嘴半张半合,两眼紧闭,双眉微蹙,头发湿漉漉的。那张脸庞轮廓完美;黑发乱蓬蓬的;前额极其漂亮;笔直的眉毛,伸向太阳穴时微微弯曲;秀气的鹰钩鼻无可挑剔,仿佛是能工巧匠用凿子雕出来的;上下唇的胡须都是栗色,下端有点尖,微微分向两旁,恰到好处地衬托着那张理想中最英俊的脸庞。葛罗丽娅在凝眸注目的一瞬间,飞快地把眼前这颗头颅同教堂里那颗装在水晶龕里的、覆盖着洁白的细麻布的基督的头颅作了一个比较。

她还没有来得及得出结论,连着新楼的门就打开了,堂安赫尔和堂胡安走了进来。他们小心翼翼地走着,免得弄出声响。

“啊!你已经来了?”堂胡安说。“你从哪儿进来的?”

“从大门。”

“孩子,我没派人去找你,因为我们一口气都没喘。你瞧。”

堂胡安指了指那个男人。

“我们耽误了一会儿,孩子……”主教自豪地说。“不过这段时间花得很有价值。我们做了一件勇敢的事情。”

葛罗丽娅用眼睛询问。

“这儿有个，有个不幸的年轻人，我们刚把他从惊涛骇浪中救出来。多么无私的快乐！”

“不过我们别弄出声音来，”堂胡安小声说。“医生说他已经不要紧了，但要让他休息。”

“他是谁？”葛罗丽娅问。

“是……某人。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赞美上帝，他让我们完成了这个善举！”

“要不是亏了堂西尔维斯特雷……”

“是堂西尔维斯特雷把他救出来的吗？”

“从波涛之中，孩子。我现在还激动不已。今天下午过得多么惊心动魄！但是我们胜利了，所有的人都救出来了。不幸的遇难者们已分别住到费科布里加镇的各家各户，我们分到了这一位……不过你成了落汤鸡了，孩子。快去换衣服。”

这时，那个人动了动，说了几句在场的人中谁也听不懂的话。

第十七章

金雀花王朝^①号轮船

需要回溯几个钟头。

主教到海滩散步,说罢“可怜的海员们,可怜的航海者”这些话之后,一行数人继续快步前进,到守卫台的小屋里避雨。众人皆因上当而颇觉扫兴,尽管堂安赫尔用笑话来鼓舞别人,队伍中还是怨言多于夸奖。不苟言笑的塞德尼奥博士运气最不好,右脚踩进了稀泥坑,一直陷到腿肚子,所有的人都觉得很很不愉快。他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了守卫台的小屋,就像是在暗礁和风暴中长途航行后登上了陆地一样。

“应当唱‘赞美颂^②’。”罗梅罗说,一面抖着衣服上的雨水。

堂安赫尔在大家指给他的一只空桶上坐下,重复道:

“可怜的海员们!”

就在这当儿,传来一声炮响,是一艘轮船在呼救。所有的人都往那边眺望。在海雾中,影影绰绰有个幽灵,它绝望地把胳膊伸向天空,吐着浓烟。

“一艘轮船,一艘轮船!”众人叫道。

这时,码头上聚集了不少海员和渔民。

“要撞到骆驼上去了!”

小河入海口的左边,有一片石滩,退潮时全部露出水面,涨潮时只能看见一层流动的泡沫。石滩中有一块岩石极像驼峰,因此,这一片石滩就以骆驼命名。

“耶稣基督保佑他们,可怜的海员们!”主教大声喊道,也挤到门口。“你们认识这艘船吗?”

“是只英国船,”一个海员说道。

“对,是金雀花王朝号,”一个恰在这时赶来避雨的外村人说。“上周我看见它停在曼萨内多港卸铁轨。”

“会沉吗,会沉吗?”堂胡安、堂安赫尔及其一行焦急地问道。

“准是舵坏了,掌握不了方向,”一个壮硕的海员回答。他穿着一件厚厚的帆布背心,裤腿卷得高高的,大腿露在外面,尼普顿^③式的威武的头上戴着一顶漆布水手帽,水珠从帽子的四周往下淌。

“这些可怜人会淹死的!”堂胡安胆战心惊地叫道。“赫尔曼,应当想想办法。”

“老爷,这是找死,”赫尔曼回答说,用手摸着帽子的前檐。

正在人们议论的时候,金雀花王朝号离骆驼越来越近了。它继续下沉,发疯似地鸣着汽笛,仿佛一只负伤的预感到死亡的野兽在拼命嚎叫。因为是货轮,它笨重而粗大。船身仿佛是个黑色的仓库,三支桅杆上有两根挂帆的横木,后桅杆上飘着一面被烟熏黑了的三角红旗,从旗上的叉形图案中,可以分辨得出大不列颠国旗来。垂直的船头高高地翘着,露出了吃水标记的第一排数字和漆得很难看的红铁皮。船在激烈地左右颠簸;远远

① 金雀花王朝:又称安茹王朝。指一一五四年由亨利二世(本为安茹伯爵)创立到一四八五年理查三世死这一期间统治英国的王朝。王朝因亨利二世之父高弗黎(1113—1151)帽上常插金雀花而得名。

② 赞美颂(Te Deum):基督教专为感谢上帝的古老颂歌。因歌词拉丁文首句:“Te Deum laudamus”,意为“啊上帝,我们赞美你”而得名。

③ 尼普顿:罗马神话中的海神。

望去，它一会儿露出可怕的肚子，一会儿露出乱糟糟的水淋淋的黑甲板、轮机房的隔仓、驾驶台和箍有两道白圈、画着一个 T 字的黑烟筒，T 是斯旺西港^① 泰勒公司的标志，它拥有三十二条货轮。

这艘倒霉的船危在旦夕，令人同情。它在波峰浪谷中拼命挣扎，企图用螺旋桨掉转船头，避开礁石。它的模样，在旁观者看来，活像一个竭力抓住一切能抓到东西的溺水之人；它不是一艘船，而是一个人，一个同水下的逆流搏斗着的倒霉的弄潮儿。它用坚硬的头颅去击碎波浪，抬起头来用那两个叫做锚链孔的鼻孔呼吸。螺旋桨疯狂地转着，搅着海水，激起一层层泡沫，仿佛开水沸腾的大锅。船身大口大口地吞进海水，向上颠簸时又把水像瀑布似的从门洞里喷出来。它不停地放出滚滚浓烟，排出像受伤暴怒的鲸鱼咆哮着喷出来的水柱似的白色蒸汽，向老天爷发出骇人听闻的诅咒。

“这些遭灾的英国人，”赫尔曼发表意见说，“准是喝醉了。上帝知道船长的肚子里灌了多少酒。”

“别说蠢话了，我的孩子们，”主教大人痛苦地说。“你们能不能把这些不幸的人救出来。”

赫尔曼做了个可怕的怪相。

“这艘船驶入我们的港口，”主教说，想尽办法打动费科布里加镇的海员们，“是为了给我们带来财富、货物、金钱和工作。”

“请原谅，主教大人，”一个海员接口说道，“金雀花王朝号不是进这个海湾的。它是要开到莱万特港去，觉得要出事，就到费科布里加港来躲避风暴。可是舵坏了，您也瞧见的，主教大

^① 英国港口。

人……不出两小时就会统统完蛋。”

“对,我也知道船是没救了。然而船员,船员……”

这时,倒霉的金雀花王朝号的船头扭向西北,整个船尾都沉入水中了。船掉进了陷阱。尖利的礁石,像铁钳似地夹住了船尾的龙骨和螺旋桨,猎获物已经无法逃遁。垂死的轮船翘起了船首,整个船头都露出了水面,有时还露出一截龙骨。船一动也不动了。随后是一阵战栗。支离破碎的缆绳颤抖不已,扬着船帆、像双十字架式的前桅杆,跟折断了的拐杖似的垂了下来。波涛在轮船的尸体上乘胜前进,占领了它,沉浸在残酷的欢乐中。一些占领者肆无忌惮地钻进船舱;另一些涌上甲板,扫荡一切;这个沿着绳梯跳跃而上,直到触着桅楼;那个撞击着乌黑的骨架;而另一个,最不可一世的,竟跳到烟囱上,从口里灌下去,淹没了机器。

“我的孩子们!”主教庄严地叫道,高高举起为人民祝福的手。“如果对这些可怜的人见死不救,你们就不是基督教徒,不是西班牙人。”

海员们嘀咕了一阵,你看我,我看你,寻找最勇敢的人。但最勇敢的人没有出现。

“不行,老爷,”最后,赫尔曼缩着脖子说。

“看来波浪小一些了,”堂胡安说,试图说服他的两个海员朋友。

“上,小伙子们!”

“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主教大人带着合乎福音的激动说道,“我请求你们搭救这些不幸的遇难者。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

死一般沉寂。有人搔耳朵。有人巧妙地溜了,钻进了镇子。

“老爷，我们大家都会淹死的，”赫尔曼叫道。“您没见巨浪如山吗？”

“胆小的，滚开！”一个可怕的声音森然喝道，压倒了海浪的喧嚣。

那是神父的声音。

“怎么！神父先生您敢吗？……”

“我不敢吗？”堂西尔维斯特雷吼道。他把斗篷、绦带、雨伞这些用来装模作样的累赘都扔在地上。他的强悍的天性，和在同大自然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傲气，组成了一幅崇高的图画。

“好啊，祝福基督的战士！祝福神父……要向他学习，没有恻隐之心的人们！”主教大声呼号，慈悲和敬佩的热泪夺眶而出。

堂西尔维斯特雷卷起了袖子，露出肌肉隆起的熊掌般的大手，这双手拿桨轻巧得像拿圣饼一样。他脱下教服，套上一件羊毛背心。

“来条小船，一根缆绳，两根！……有胆量的跟我来。”

“我，我，我……”

所有的人都愿去。

“你，你，你……”神父飞快地挑选着他的士兵。

第十八章

费科布里加镇的神父

时机到了。在描绘英雄壮举之前,应当介绍一下神父其人。堂西尔维斯特雷年轻,健康,结实,身躯伟岸,胆大得近于可怕,渴望得到赞扬,总想出人头地。他对朋友很讲义气,同时非常诙谐,十分豪爽,机敏过人,慷慨大方,举止潇洒,童叟不欺。在教堂里,女性对他很是垂青,因为他讲道的语调高亢激越,丰富多彩,妙趣横生;男人们也很喜欢他,因为他在结束弥撒时从不拖泥带水。但是,当恪守繁文缛节的波基托神父做弥撒时,所有那些忙得不可开交的善男信女,就在广场上闲聊。

“做弥撒利落,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堂西尔维斯特雷来了,”人们说。“他很清楚,我们不是到教堂来消磨光阴和睡觉的游手好闲之辈。他把所有的仪式都做到了,拉丁语说得又快又好,叫人喜爱。”

堂西尔维斯特雷家道殷实,除了他继承过来的不大不小的庄园外,他略施小计购买了几块庄稼地和草场,还向国家买了一座非常漂亮的果园。他生活优裕,为人并不贪吝,不急急忙忙地逼着佃户交租,当然也并不因此就不治家产。他慈悲为怀,经常救助穷人,以布施为乐,因为这样,再加上他天性坦荡善良,和教民们相处得十分和睦。

“堂西尔维斯特雷不是圣神,”这一带的人说。“但却是位豪侠。”

另外,这位神父身体强壮,那是他经常打猎和捕鱼进行锻炼的结果。渔、猎两项消遣在他的生活中占很大的比重。他的家,简直就是个猎人和渔夫的武器库,规模之大,是那一带绝无仅有的。猎枪、马枪、长刀、网套,还有各式各样的机关,有的是仿制的,有的是凭自己的天才发明的,其目的是想把飞禽王国的一半臣民都俘虏过来。猎具放满了整整一间不大不小的屋子。另一间屋子里,把一切水族从水里捞出来的器械一应俱全:鱼竿、排竿、浮钩、分门别类的鱼钩、叉子和针排,有的用来叉鳕鱼,有的用来叉墨鱼;钓鳟鱼用的假苍蝇,钓鲑鱼用的香饵,切墨鱼的小刀,还有大网,小网,拦河网,带倒钩的粗铁丝……总之,这个地上和海里的内罗德^① 什么都有。

罗梅罗出生于被称为“欧洲之巅”的山区,那里的人似乎要退回到狩猎为生的时代,同野兽争夺那尚不知将属于力量还是智慧的地盘。他敏捷,勇敢,天不怕地不怕,在本地另外几个青年的陪伴下,他曾向凶猛可怕的大熊发起挑战。他对高山深谷、悬崖峭壁、瀑布飞流,对这一片经过洪水之灾^② 似乎还没有完全定型的奇形怪状的地貌了若指掌,怡然自得地生活在野蛮而自由的状态中。然而,有一天,他父亲的一席话使他茅塞顿开,使他明白不应当放过神父的收入,于是西尔维斯特雷就苦啃拉丁文,当上了神父。这一着并不坏。他忘记了许多事情,却忘不了对打猎的爱好。

“这是一种怪癖,”他说,“然而国王的怪癖。”

① 内罗德:卡尔德亚(后改称巴比伦)的国王,文艺作品中把他描绘成技艺高强的猎人。

② 耶和华见人类累犯罪衍,后悔创造了人,就降下洪水之灾,淹没了除挪亚按他的吩咐造的方舟上的生灵以外的天生万物。见《旧约圣经·创世记》。

堂西尔维斯特雷是个热情洋溢而又执拗的人。对一切负责办理的事情总是倾注极大的热忱。某个时候,他想把教堂拆了重修,自己做油漆工、泥瓦匠和建筑师。有人写信让他为竞选效力时,他创造了令人目瞪口呆的奇迹。他那不大不小的庄园,在村镇上享有的威望,豪爽慷慨的性情,使他成为统率选民队伍和有效地左右当地局势的独一无二的人。他以高度的热情,不遗余力地投身政治活动,在费科布里加镇的居民行使其最重要的权利的那些危机四伏的日子里,大善人堂西尔维斯特雷不在森林,不在海滩,不在圣器室,也不在家里,而是像着了魔或热恋似的,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跑。你瞧,他别出心裁地使用手段,该利诱就利诱,该欺骗就欺骗;对这个威逼,对那个收买,用各种方式让所有的人都听他摆布。

靠这些经验,罗梅罗学会了绝妙的竞选艺术。竞选从来绝非易事,许多人为此弄得身败名裂,但费科布里加镇的这位神父,由于机敏过人,手腕高超,反倒声名鹊起,扶摇直上。他策马前进,顶风冒雪走六七个莱瓜^①去找某人,使其就范;他压倒对手,中饱私囊,但又不因此而把竞选费用增加到荒唐的程度。把增加面包和鱼的奇迹用于增加选票^②,是使堂西尔维斯特雷平添勇气的另一计谋。为了证明他那慑服人心的坚强意志,请听不久前发生在费科布里加镇的故事:

“竞选到了白热化的程度,面临着成败的紧要关头。最后一批投票者中,有一个来自穷乡僻壤的牧人,他是个粗野的笨伯,

① 一莱瓜相当于五点五公里。

② 耶稣用五个饼和两条鱼让五千人饱餐了一顿,吃剩下的东西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这里指神父弄虚作假,谎报选票。

几乎连话都不会说。他在投票大楼的门口站得不耐烦了，一边咒骂跟村野生活毫不相干的政治义务，一边就转身溜之大吉。投票箱旁边是条河，河的上游虽可涉渡，那儿却很深。这位老兄从浅滩那里径自朝比亚迭戈方向走了。

“那一票绝不会对选举产生什么严重影响，但堂西尔维斯特雷得知以后，气得暴跳如雷，他大声喊叫那个农民。那人走到对岸以后，站在选举地点对面，挥舞双手，做出种种嘲笑和挑衅的动作。堂西尔维斯特雷被那个野蛮人激怒了。那人不仅在投票的时候溜跑了，而且在国家行使主权的时刻侮辱了他。他忍无可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跳进水中。堂西尔维斯特雷是个出色的游泳健儿，又早已脱掉碍手碍脚的教服，很快就游到了对岸。他朝那个逃兵扑去，一把抓住后者的脖子，奋起神力，再次跳进水里，揪住逃兵的头发拖到河岸这边，把正在大口吐着水的农民推进屋子里，拉到投票箱跟前。这种赫赫神威，使其他犹豫不决的选民魂飞魄散，终于保证了选举的胜利。”

如果要进一步描述这位壮士的勇敢，还可以举出许多奇闻轶事，但我不想使这方面的叙述过于冗长。为了说得简短而又全面，我还要补充一点，堂西尔维斯特雷是个牌迷和棋迷，几乎每天下午他都要同堂胡安在棋盘上较量一番。他还有两三条渔船，经常在下午出海，所以他比费科布里加镇最好的领航员还熟悉这个危险的海域。他水性极好，同波浪争斗时，总能使人惊叹叫绝。当船经过淤泥时，要是他自告奋勇去掌舵或划桨，就可以让船掉头，使最强壮的水手也自愧弗如。许多人都说他能降服大海，用《圣经》的话，可以这么说：“这条龙是你创造来嘲弄自己的。”

我们认识堂西尔维斯特雷的时候，他最倾心的工作和美梦，

是伺弄他在一个叫做布里汉小树林的地方经营的出色的果园。果园在犹大桥那边,和费科布里加镇隔河相望。他把大部分时间泡在那里,但为了维护他的声誉,必须指出,他并没有忘记他作为神父的职责。虽然他在费科布里加镇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但在小树林他拥有漂亮的房屋,全国最好的果树和关满飞禽走兽的圈舍。这里有上帝创造的一切动物:火鸡,鹅,母鸡,奶牛,兔子,肥猪(堂西尔维斯特雷特别喜欢用手杖的尖端去搔它们),鸟,外国山羊,总之,能使田园生活充满欢乐的东西,那里无所不有。

在我们的故事发生的这些日子里,堂西尔维斯特雷没有过多地照料他的农场,因为他要抽出时间为好友拉斐尔张罗竞选事务。由于报纸的关系,加上堂西尔维斯特雷常用“山村神父”的笔名向马德里的一家报社投书,他和拉斐尔的友谊便更加密切了。拉斐尔在神父家里下榻,终日长谈,历数可以利用的因素和胜利的可能性,十分投机。两人商妥,并肩作战,不彻底战胜异教徒,决不罢休。

刚才宣称要“把遇难者救出来”的,就是这样一位卓越勇敢的人。

他很快就跳上小船,无所畏惧地驶入汹涌的波涛中。堂西尔维斯特雷非常信赖他的双臂,信赖他的海员兼渔民的经验。

小船向波浪进攻。它爬上陡峭的波峰,又消失在奔腾的漩涡之中。波涛刚把它一口吞下,又把它同疯狂的唾沫一起吐了出来。然而它在前进,虽然脆弱但却勇敢,恰如在风雨飘摇的尘世中对上帝的信仰一般。

堂安赫尔摘下已经变成了海绵的帽子,跪在稀泥中高声祈祷。堂胡安、拉斐尔、塞德尼奥,怀着最纯洁的基督教徒的感情,

也激动万分。

“一定能划到那边，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堂安赫尔以信徒的信念肯定说。“上帝一定能听见我们的恳求。”

勇敢的救兵们终于靠近了轮船的船舷，抓住了轮船上扔过来的粗缆。不到一个钟头，全体船员都到了岸上。上帝的慈悲令人赞叹不已！小船靠岸的时候，波浪也偃旗息鼓，仿佛那从不宽容的海洋也为之感动。当八名不幸的海员上岸的时候，堂安赫尔同他们一一拥抱，眼泪和他们身上的海水流在一起。镇长，书记官，警官，堂胡安·阿马里略以及其他许多人都赶到海滩来了，法国的副领事也赶到了，立即作出决定：向遇难者们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把他们分到最体面的几家去安置。一个伤势严重、失去知觉的人就这样进了堂胡安的家门。

第十九章

遇难者

大家精心地护理他，使他安静地躺下。费科布里加镇的主治医师尼科梅德斯大夫也来了……

“头上受了伤，看来不重，”他说。“另外，呼吸有些困难。”

他吩咐对病人采取一些家庭护理的措施，让他好好休息。一切都迅速地执行了。病人含糊不清地说了几句话，就睡着了，看来他还平静。人们离开了不大一会儿，回来的时候，那位从水中捞出来的绅士——毫无疑问他是一位绅士——已经睁开眼睛，好奇地到处张望。

“放心吧，”堂胡安对他说。“您正处在朋友们之中。我们会很好地照料您，什么也不会缺的。刚才真是可怕，不过，感谢上帝，您和您的尊贵的同伴们都平安无事。”

遇难者用英语说了几句。他东探西望，蓝色的眼睛露出欣喜的光芒，依次端详着葛罗丽娅、堂胡安和堂安赫尔的面容。那些使他死而复生的人也欣慰地看着他。

“我是在……”他用西班牙语嗫嚅问道。

“在西班牙，在费科布里加，一个小港，虽然我们不幸目睹金雀花王朝号的沉没，却有幸从死神那里救出了八个生灵。”

遇难者感动得庄严地说：

“主啊，我们的主啊，全世界都在赞美你的名字！”

主教用拉丁语重复了一遍这句圣诗：

“主啊，我们的主啊，全世界都在赞美你的名字！”

一阵庄严的寂静。所有在场的人都觉得自己的心房在激烈地跳动。

“您觉得怎么样？”

“很好，很好，”外国人自信地回答，一面用手抚着胸口。“谢谢。”

“尽管您讲的是我国的语言，我觉得您是英国人。”

“不，先生。我是阿尔托纳人。”

“阿尔托纳？”主教大人说，他对现代地理知之不多。“在什么地方？”

他随即走近挂在墙上的一幅旧地图。

“在易北河上，离汉堡不远，”堂胡安说。

“我生在汉堡，”病人朗声说道。“不过我家在英国。我在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①住过三年，现在……”

“您要回英国去吗？”

“现在他不宜多说话，”主教大人关心地说。“让他好好休息吧。”

“谢谢，先生们。我可以说话。对，我要到英国去。可是上帝不乐意。”

他脸上露出十分痛苦的表情。

“放心吧，朋友，”堂胡安接着说。“别着急。您能回家的。您有家吗？”

“父母，兄弟……”

“您安心静养吧。在我家里您什么也不会缺乏。我叫堂胡

① 二者均为西班牙省名。

安·德·兰蒂瓜。这位是我的哥哥安赫尔，×××的主教。她是我的女儿葛罗丽娅，我们会好好照顾您的。上帝吩咐我们安慰悲伤凄惨的人，救助孤苦伶仃的人。实施善举的机会并不是每天都有的。”

随着堂胡安先生的介绍，遇难者把目光逐一移向堂安赫尔和葛罗丽娅，然后把堂胡安的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

“慈悲为怀的人有福了，”他说，“生命、正义和光荣是他们的。”

堂安赫尔又用拉丁文把所罗门的这句箴言重述了一遍。

“现在，”兰蒂瓜先生说，“您休息吧，先生……您的尊称是什么？”

“丹尼尔。”

“姓呢？”

“莫尔顿。”

通报姓名时，外国人说了些热情洋溢的感激话。他喜不自胜地看着他们，仿佛他们是继死神的恐怖和阴霾之后出现的天使。

“我们所做的，”堂胡安说，“不值得赞颂和感谢。这是耶稣基督吩咐我们做的最平凡、最简单的事……不过您得吃点东西。葛罗丽娅，你去给这位先生准备些上好的点心。你知道，他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第 二 十 章

主教大人的神圣计划

太阳从临海的蒙特鲁斯山的秀丽的峰峦上升起了六次，又六次沉到弗罗尼尔德山的背后，六次给群山穿上金色的衣裳。兰府没发生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情。茶余酒后的话题，全是赞扬堂西尔维斯特雷的英勇行为，有的从人的角度，有的从神的角度来评论这件事情，大家都对他推崇备至，事实上他也受之无愧。照堂安赫尔的话说，罗梅罗应把基督教信仰和大力神体魄所取得的这一壮举归功于上帝的仁慈。

消息在全省不胫而走。在本省的幸福的土地上出现了与众不同的费科布里加镇，真是莫大的荣幸。消息一直传到马德里，走上了通往伦敦的道路，也真的传到了伦敦。堂西尔维斯特雷为此自豪，在那些日子里，他的脸仿佛是一轮金光夺目的太阳，嘴里不停地重复着当时那种使人激动的情景，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海上的狂风暴雨，使听众都觉得好像身历其境似的。丹尼尔·莫尔顿当然比其他人更乐意听罗梅罗先生讲遇难和抢救的奇迹。他不知道该如何向他表示感谢，于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示要同他结为生死之交。

从海上脱险的外国人还不能走出他的房间，但东道主一家都频频前去探望，对他盛情款待。他呢，对这些细致入微的照顾也都恰如其分地领受，因为他是个不可多得的慷慨大度、彬彬有礼的人。堂胡安很快就发现，他招待的是一位出身高贵、和蔼可

亲、高尚正直、谦恭谨慎而学识渊博的人。兰府上上下下对他赞不绝口。

“他真是一位君子！”堂胡安对他的哥哥说。这对兄弟和塞德尼奥博士刚从教堂回来，正在喝巧克力。主教每天都去教堂望弥撒。

“不错。我非常喜欢他，”主教说。“可惜他是个新教徒！”

“是新教徒吗？”

“可能是，”塞德尼奥肯定地说。“每当我们谈论宗教问题时，他似乎总想岔开话题。”

“他说过什么亵渎我们的神圣宗教的话吗？”

“一句也没有。他对天主教很尊重，我从来没有听他说过一个不敬的字眼或暗喻……”

“机会难得，我的兄弟，”堂安赫尔兴致勃勃地说。“争取来个大收获，把绵羊领进耶稣基督的羊群！”

“难哪！”堂胡安喃喃地说。“他有自己的信念。”

“然而这是邪恶的信念。你瞧，兄弟，我一定得试一试……”

“当心，这些异教徒，当触及他们的异教时，会变成箭猪的。”

“试一试不会有什么损失。他还要在你家里住一段时间，总不能在他彻底痊愈前就让他走。”

“那当然。”

“那么，有什么损失呢？我给他讲点触及灵魂的话。要播种，亲爱的。如果种子掉在石板上，那不是我的过错。我尽到我的责任了。”

“会掉在石板上的，”堂胡安干巴巴地说，他看惯了尘世的弊病，对在什么也长不出来的人间撒播种子已经厌倦了。

“不过，上帝会触动他的心的……一道闪光……不说了，我

总要试试才甘心。”

“就怕枉费时日，亲爱的哥哥。”

“也许不至于……这位绅士不是凡夫俗子。他有超人的智力。”

“啊，说得对！真使人惋惜……”

“他有一颗伟大的心。”

“对。”

“这我们就具备了最重要的条件：土壤。”

“他的志趣和习惯呢，他的先入为主的思想呢？我的意思是，那些已经根深蒂固、在整个土地上蔓延的莠草呢？”

“好了，看在上帝面上。莠草！……我不在乎那些野草。我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把草拔掉，把它扔进火里。我无论如何要试一下……你同意我请他多住几天吗？”

“随你的意。且看他的态度如何……不过，我们不应该失掉他的友谊和他对我们的感激之情……”

“你看，我正是要从感激之情这一点入手，这是他心灵的缺口，从这一点，这一点……”

堂胡安会心地笑了。他唤他的女儿过来。当小鸟在黎明时分啁啾的时候，葛罗丽娅就已经用了早饭，因为那一天她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及早动手。

她像重任在身的人一样，匆匆忙忙走进餐厅。父亲对她说：

“你给那位先生准备了咖啡没有？”

“没有忘，爸爸。他们刚给他端过去了。”

“这些外国人不喜欢喝巧克力，口味真怪！”可敬的堂安赫尔说道，一边刮着沉淀在杯底的巧克力。“葛罗丽娅，好侄女，陪我到花园里去散步吧。”

塞德尼奥博士拿起一份头天夜里送到的报纸,庄重地戴上眼镜。

“您看,堂胡安先生,反宗教思潮甚嚣尘上!”他用左手在印着密密麻麻铅字的纸上猛地一击。“您听!”

他念。堂胡安推开杯子,把手掌衬在耳边助听。他有点重听,右耳不行,尤其是在天气发生变化的时候。这时,堂安赫尔哼着小曲儿,由侄女陪着出去了。

“机灵鬼,”他对她说,“谢谢上帝,我终于把你抓住了。你父亲有话要对你说。”

葛罗丽娅心头一阵痛苦袭来,因为她记得,前几天伯父对她说“你父亲有话要对你说”时,说的就是拉斐尔这件恼人的事。

她随手在花园入口摘了一朵金银花,送到嘴里咀嚼。

“你爸在抱怨,”主教说。“你还没回答他向你提出的问题呢!”

“噢!我知道……”葛罗丽娅觉得伯父的话像刺儿一样扎心。

“我不干预这件事,”主教大人又说。“同你父亲去商量吧,不过这位年轻人今天就要离开……你别走这么快,孩子,我的两条腿不再像过去那样好使了。自从下大雨那天以后,我的腿就不那么利索了。”

“是救出莫尔顿先生那天吗? ……………”

“挨这场雨一浇倒也值得。我们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告诉我,那位绅士……”

葛罗丽娅把金银花一扔,全神贯注地听着。

“你发现,”主教大人问道,停下了脚步。“这位先生是否……”

“莫尔顿先生吗?”

“对。他是否说过什么关于我们神圣宗教的话？”

“我听他说过上帝，说过……您等一下……”

“不是这个意思，傻瓜。大家都说上帝，谁不知道上帝！你听他说过什么对我们神圣的宗教不恭的话吗？”

“没有，伯父……”

“你瞧，因为我的弟弟和我，还有塞德尼奥，都认为他可能是个新教徒。”

“新教徒？”

葛罗丽娅惊呆了。

“这就是说，他不能得救……”葛罗丽娅十分激动地说。“真可惜，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的确是件憾事……坦白地说，我真难受，难受极了。”

“我真想跑到他跟前，向他大声疾呼：‘绅士，看在上帝面上，救救您自己吧！您要走哪一条路！……您同我们在一起吧。’”

“对，这就像我们看见一个瞎子，因为迷了路，快要掉进井里去一样。你的想法同我不谋而合。从这个年轻人住在这里的那一天起，我就心神不安，如果他走了，我将很不愉快……我是说，如果他走时和来时一样，仍然是瞎子……”

“新教徒。”

“正是这话。我将认为自己是个不称职的基督教徒，如果我不能……”

“感化他？”小姐怀疑地问道。

“你认为困难吗？更难的事情都做到了。上帝不会创造一个仪表堂堂的人来让他沉沦。谁知道是不是全知的上帝所以让他到我们的海滩上来，就是要通过遇难使他得救呢！”

“啊，谁知道呢！”葛罗丽娅眼睛望天，仿佛询问上苍，她伯父

的猜测是否正确的。“上帝对人世的安排真是不可思议!”

“上帝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和道路。好了,我决心去找这位绅士,大胆地以耶稣基督的使者的身份同他谈谈,我要对他说:‘莫尔顿,你应当成为天主教徒。’”

“好极了,伯父,”葛罗丽娅欢呼道,热情地鼓起掌来。

她的眼睛有些湿润了。

“我决心,”主教大人继续说,他感到在布道台上让自己显得崇高的那种灵感已经油然而生,“对他说,就像耶稣对拉撒路^①说话一样:‘莫尔顿,你醒醒,莫尔顿,起来!你不是生来就住在阴暗的地方的。扔掉亵渎神明的眼罩,看着我手里的光吧,这光是主赐给我的,要我引导你,照耀你。来吧,到我的心里来吧,我的孩子!来吧,用你可贵的才智,明察秋毫的敏感,虽然误入歧途但毕竟是高尚的精神,来扩大耶稣基督的天国吧!’啊!如果他来了,这一天将是我一生中最荣耀的日子,因为我从撒旦手里救出了一个牺牲品,从地狱里救出了一个可怜的俘虏,为基督的羊群增加了一只绵羊,扩大了教会的疆土。当上帝召唤我去受审时,我可以对他说:‘主啊,我在对敌作战中取得了一场胜利!’”

“啊,伯父,我敬爱的伯父!”葛罗丽娅狂吻着主教那双因发表这宏论而微微颤抖的手说。“您真是一位圣人!”

“我不是圣人。不过我在考虑这件事情时,使我想起了扫罗,他后来成了一位名垂千古的使徒。扮演亚拿尼亚的角色,将使我感到幸福。他受主的差遣,他去寻找迫害教会的人,对他说:‘扫罗兄弟,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他打

① 拉撒路死后四天,耶稣叫人搬开墓穴的石头,大喊一声“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复活了。见《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里随即掉下一层细鳞,恢复了视力,于是受了洗。”^①

“圣保罗!”

“一点不错,这是基督教最辉煌的成果之一。那人深明大义,我们的主想叫他改邪归正,终于如愿以偿。两三天以来,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越是同这位年轻人接触,听他的谈吐,观察他高超的辨别力,我就越强烈地希望对他宣布:‘扫罗兄弟,耶稣基督打发我来使你重见光明。’在建立英雄业绩时,要征服的地盘越有价值,敌人的声望和本领越高,我们心中激发出来的力量和勇气也就越大。”

“因为丹尼尔好像……”

“不是好像,他确实是上帝的最完美的杰作之一。当我发现他的令人赞叹的理解力时,我就想:‘多可惜,主啊,多可惜!’他把自然与神联系起来,对自然的力量做了极其完美的解释,你还记得吗?”

“对,我记得。”

“还记得他对他年迈的祖母的习惯描绘得如何朴实感人吗?”

“啊!对,对,记得。”

“还记得他对他那两位年轻的姐姐之死的评价吗?——她们因救护病人而传染上瘟疫。”

“对,伯父,对……我记得清清楚楚。”

“他对他那纯朴的、不受恶习影响的爱好,他对自然的赞美,

① 扫罗迫害主的门徒,主让他双目失明,水米不进,后来又派亚拿尼亚去给扫罗施洗,扫罗恢复视力后,成了主的信徒,改名为保罗。见《新约圣经·使徒行传》第九章。

讲得多好！”

“这些，这些我也记得。”

“还有他对我们苦难的祖国的同情！……”

“对，对，伯父，我都记得。”

“我一听见他说话，一看见他，心里就说，‘多可惜，主啊，多可惜！’”

“多可惜！”葛罗丽娅重复道，合起双手，托着脸腮。

“今天，我想今天就开始着手，”主教大义凛然地说道。“不管怎么样，我们总算在可怜的一生中做了点伟大的事情。”

“今天？但他马上就要走了……”葛罗丽娅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说。

“不，你父亲和我商量好了，请他继续留在费科布里加，在我们家中再住半个月到一个月。”

“那么，伯父，”小姐笨拙地掩饰着她的喜悦说，“您会胜利的，耶稣基督的教会会胜利的……啊，爸爸和您的主意想得真好！”

“现在我就上楼去向他建议，他会同意的，因为他身体还没有复元，安静的环境有助于康复。我还准备今天就去同他讨论宗教问题，而且……我有充分的论据。只要与人为善，我们就走完了一半路程了。现在他起床了没有？”

“罗克会来告诉我们的。”

仆人正好在花园里穿过。

“莫尔顿先生起床了没有？”

“起来了，老爷。他吩咐我去办一件事情。”仆人指着一个包袱回答说。

“这是什么？”

“堂丹尼尔先生箱子里的衣服都被泡湿了。叫我送到神父先生那儿去，请他分给穷人。”

“我敢打赌，”葛罗丽娅难过地说，“堂西尔维斯特雷肯定不会施舍给凯法斯。”

“我这就过去，”主教说。

葛罗丽娅陪主教走到楼梯边，然后奔进厨房。她的灵魂在纯净的太空中，在明亮的天堂里飞翔，宛如时时刻刻在主的宝座旁边鼓翼不息的天使。

第二十一章

刷白的坟墓

真是绝无仅有的鲜明对照。她的灵魂，像大卫所说的那样，“鸟似的逃到山上”，她的躯体却留在潮湿的厨房里。她卷起袖子，露出娇嫩的手臂，系上一条白围裙，轻手轻脚地搅拌鸡蛋。蛋清和蛋黄在深底小锅里泡沫翻滚，形成一个个易碎的透明小球，勺子晃动得极快，几乎看不清楚，搅起一阵黄雾。饱含蛋白质的液体，像奇妙的琥珀珠，被纵横交错的丝缕联结起来，闪闪发光。她把搅匀的鸡蛋倒进另一只小锅，剥开一只柠檬，用面粉拌好鸡蛋，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些皱皱巴巴的甜葡萄干，又放入一些饼干，最后，拿起一个马口铁的点心模子，一切都做得干净利落。弗朗西斯卡无法忍受这种对她的王国的侵犯，心里不快地问道：

“你在干什么呀，傻姑娘？这算哪门子的点心？”

“你才傻哩，”葛罗丽娅笑着回答说。“你懂什么烹调艺术，连布丁都不懂！”

“这是给谁吃的？”可敬的女仆又嘲弄地问道。“是喂狗的吗？姑娘，看在上帝面上，别把手烫坏了。上楼去吧，别在这里碍手碍脚的了。”

老厨娘对葛罗丽娅很随便，因为全家的孩子都是在她眼皮底下长大的。狠搅一阵后，小姐完成了任务，离开厨房，上楼去梳妆打扮，因为午餐时间快到了。

堂拉斐尔和堂西尔维斯特雷神父准时到达,他们对那天的竞选旅行相当满意。他们上楼到堂胡安的书斋去问候,但主人正忙着给省里的几位要人写信,这些信得托我们的两位远征者带走。塞德尼奥博士也正在聚精会神地阅读政治报刊。堂拉斐尔和神父见此情景,就到花园里去散步。

葛罗丽娅检查了餐厅,看到罗布斯蒂安娜把餐具已经摆好,也信步走进花园。花园里,路边是一小片树林,那里有高大的木兰,还有枝繁叶茂的松树和两三株香蕉。高大的香蕉树把又长又大的蕉叶伸展得很远:一部分越过栅栏,和路旁的榆树耳鬓厮磨;另一部分摩挲着楼上的窗户。林中有个凉亭,凉亭四周,是浓密的树丛——卫茅树、芬芳的金雀花、罗望子、半圆形的小径,幽暗,潮湿,两旁的树枝和粗大的树干上,总挂着纤细的蜘蛛丝。婆婆纳、夹竹桃和其他组成精巧图案的灌木。葛罗丽娅沿着这条小径进去。不一会儿,就听见了人声,停了下来。起初她想不予理会,继续朝前走,但听见提到了她的名字,听出了是拉斐尔的声音。原来他和神父在凉亭里谈话。她抑制不住好奇心,侧耳倾听起来:

“您说得对,葛罗丽娅真是十全十美,”神父说。“何况她还是富翁的独生女。我的看法是,堂拉斐尔朋友,不应当一切从卿卿我我的感情着眼,主要是夫妇双方的幸福。您对我介绍的这个朝廷中邪恶生活的情景,使我不寒而栗。请您告诉我:律师工作混得怎么样?”

“不行,”年轻人厌恶地回答说。“兰蒂瓜把律师事务所交给一些实习生,由他们包揽诉讼……不过,多少还有点事情可做。”

“您的新闻工作呢?”

“这不是挣钱的职业,而是政治上的进身之阶,是唯一对青

年前途有益的职业。”

“您混得真行，”神父夸大其辞地说。“到了三十四岁，您就能称雄世界。”

“但您有所不知，我的朋友。这个可诅咒的职业，在开始阶段会带来多少麻烦，是个沉重的负担。为了地位，就得……”

“哈哈！我明白了。开销很大，是吗？那也算不了什么。用细线是钓不到大鱼的。”

“不……我知道如何钓鱼。”

“因此，据说在英国，只有有钱人才搞政治。”神父说。“我认为这种制度好极了。”

“在西班牙，正好相反，这是穷人的职业。这是一种弊病，我知道。但有什么办法呢？诉讼案件只能交给那些在衙门的椅子上坐热之后再到处律师事务所里去散发体温的人去办，我的朋友。事业需要资金，做生意对一个学科学的人来说是不相称的。这样一来，就只有武器和政治了，而我不喜欢武器。”

“语言武器，笔墨武器，我的朋友。”神父热情地说。“假如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使我羡慕的东西，那就是您的名气，您知道吗？”

“不值得羡慕，”拉斐尔的口气有点冷淡，同他平常慷慨激昂的态度判若两人。“有时我也笑话自己，当我独自一人在办公室的时候，我对自己说：‘真叫人难以置信，难道你就是那个发表耸人听闻的演说，为政党加油打气的狂热的作家吗？’我，手无缚鸡之力，也不愿得罪任何人。我看这个社会是要土崩瓦解的。我和街坊的青年人一样，对《教义问答》里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主要的东西——并不相信。但是，表面看来，似乎我是一个坚定的信徒，简直能把那些不大信教的人一口吞下去。”

“嘿！嘿！”神父笑道。“这是当代白人和黑人的通病。谁也

没有信仰。不久前我同一位先生聊过,他一生写书反对不信教的人,为教皇传书带信,私下却对我说:‘堂西尔维斯特雷先生,谁也无法让我相信地狱。’他的怪癖使我齿冷,但我们从未争论过,因为我讨厌争论。我们常一起出去打猎。我把我的布道记录拿出来,让他看看……显而易见……他是个志趣高雅、谈吐不凡的人,是路易斯·德·格拉纳达修士^①一类的人物,既无习惯,又无信仰,而且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是个好人。看来您也是个说得多、信得少的人。”

“别误会,神父先生。我认为没有宗教就不可能有社会。如果宗教思想不把邪恶的俗念禁锢住,愚昧无知的芸芸众生真不知要放肆到什么地步。”

对此,神父先生笑着回答说:

“关于信仰,光能控制无知之人还不够。对受过教育的聪明人,也应当通过学习,使他们的信仰日趋完美。”

“应该这样,”拉斐尔说。“最好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使社会的大厦保持坚固牢靠的根基。如果宗教不复存在,蛊惑家和激进派就会同我们决一死战。那就不堪设想了。”

“太可怕了,是的。”

“因此我赞成这种意见:让弥撒、布道、祈祷、宗教游行和募捐永世长存,让一切有益于伟大祖国的事业,以及一切使有权势、有文化的阶级得到安全保障的礼仪绵绵不绝。”

“照您看来,”神父表示异议,听任快乐的情绪自由驰骋,“宗教只是制裁坏蛋的工具。那么,我亲爱的堂拉斐尔,依您之见,

^① 路易斯·德·格拉纳达(1504—1588):即路易斯·德·萨里亚。西班牙宗教作家和演说家,写过许多关于教义的著作。

我们可以这样说：‘取缔宗教，增加监狱。’”

“啊！别开玩笑。咱俩是在推心置腹地交谈，这些话就咱俩知道。没有宗教，地球可能转得更好！我们千百次赞美父母传给我们的信条，赞美我们与生俱来的信仰。妙哉宗教！它使妇女们得到无穷的安慰……家里的人死了，不管是母亲还是兄弟、孩子，妇女们以为死后还能相见，他们还在云端散步，如果死了小孩，准还在群星之间玩耍。宗教应当永存，也必将永存。而且，宗教里有许多东西给人慰藉，其中也有一些无可辩驳的真理。”

“宗教的一切都无可辩驳，并不只是其中的一些。”神父正色说道。“假如我手头有书，或者我能记得我读过的东西，我就能向您证明：一切，宗教主张的一切，都是真理，都能给愚者和智者、穷人和富人以莫大的安慰。不过我记性不好，我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什么也记不住。”

“啊！我也读过很多的书，我问心无愧。我没有损害过宗教，也没有损害过神职人员。相反，我在演说中，在对政界朋友的私下交谈中，我总是说：‘先生们，宗教高于一切。我们不能失掉这个控制人民精神的闸门……应当使教会站在我们一边。它是国家的支柱，应当满足教会的要求。教会向您要六个，您就应该给它八个……’有些哲学家呀，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呀，在大会和俱乐部里大声叫嚷，把教会说成是五花八门的东西，我对这些家伙深恶痛绝。我对他们说，‘先生们，从根本上说，我们的意见几乎是一致的。不必否认，要我们相信的许多东西是不大符合常识的；然而，有什么必要跳到讲台上公诸于世呢？无知的人民，不懂得，听了会把您的意见误解为可以允许盗窃和谋杀。在宣传某种学说之前，请你们务必三思而后行……’因此，我成了

这些夸夸其谈者们的仇敌。我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用嘴和笔捍卫宗教信条,捍卫天主教的一切教义,捍卫礼仪和神职人员,这是社会秩序赖以生存的宝贵基础。捍卫我们祖先的信仰,朴素的传统,母亲们在摇篮旁教给我们的祈祷,所有这一切,都是非常容易学习而又非常美妙的……因为宗教本身就是美妙的。我到过罗马,在圣彼得教堂见过许多仪式啊,堂西尔维斯特雷先生!这是令人鼓舞的事情……还有塞维利亚的宗教游行……所有这一切都应当保留。”

“这一切都应当保留,然而最重要的是信仰,如果没有信仰……”

“对,也应当保留信仰,应当。我们都应当努力传教,努力宣传圣灵的神力,努力让我们父母的信仰保持完整……啊,我们父母的信仰!”

“拉斐尔,您属于宗教中的利己主义学派,就是说,用宗教来维护您的利益。您把宗教看成一种护身符,说‘宗教非常好,我们应当相信,其实我并不相信,但别人应当相信,应当畏惧上帝,不要危害我的利益。’因此,您不太注意宗教的崇高目标和永恒的生命。”

“永恒的生命?”堂拉斐尔说。“严重的问题正在这里。这是使社会免于崩溃的绝妙想法!”

“您不相信永恒的灵魂吗?”

“相信。死后总得留下点什么……难道人两腿一伸就完蛋了吗……不过我心里想,假如我们死后,一切都化为乌有,这个当就上大了。罗梅罗朋友!说真的,尽管我冥思苦想,也不能尽释疑团。说穿了吧,死既非阴影,亦非呼吸,也不是闪光。总之,如果认为葬入墓穴之后还能继续活着,还能被送进天堂或打入

地狱,显然有点滑稽……唉,这是什么玩意儿!……谁也无法使我相信地狱的存在。您能够向我证明真有一个惩罚坏人的火井吗?我看,教会本身最终也将妥协,把地狱说成是……反正怎么说都行……还不是耍嘴皮!由此可见,永恒的生命和天堂又是怎么回事呢?总而言之,一个人想这些东西会发懵的,最好还是把它撂在一边。”

“天哪!”堂西尔维斯特雷激动地吼了一声,熊掌般的大手在膝头上使劲一拍。“要是我能记住我读过的东西,我就能准确地回答你的这些问题,叫您心悦诚服,相信真有灵魂,真有地狱,真有天堂,正如现在是白天一样。可惜我的记性太坏了,今天读的书,明天就忘了……再说,我的事情太多……您想,我整天往返于索托和海滩之间,好长时间没有看书了。算了吧,堂拉斐尔,您别胡思乱想了!好家伙!这些话可千万不能对选民说呀……相反,一切都应当是宗教,宗教。咱们就敲这个鼓点,抓住不放,叫人们随着这个鼓点跳舞,真是妙不可言。”

“他们会跳的。”拉斐尔微微一笑。“真的,堂西尔维斯特雷先生,我觉得,咱们今天非走不可了。”

“咱们的时间绰绰有余。今天晚上到比利亚莫哈达,看看大家。后天到中谷,看看大家……一切从简,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转,交交朋友。相信我,伙计。要对付马德里的油子和大的政治问题,那很难说,确实使人头痛。但在这个地方,搞竞选,您就不必操心,交给我去办吧。各人都有自己的拿手好戏。”

“我相信您这位巨人,”拉斐尔在高大的神父肩上拍了一巴掌。“唉,要是我在费科布里加镇的一切难题都像竞选一样顺利,那就好啦!”

“哎!您是因葛罗丽娅小姐而发此感慨吗?这一手可真没

闹好！……鱼儿没咬钩，全怪您……”

“葛罗丽娅不喜欢我，看来永远不会喜欢我了！……”

“算了。结婚以后她会就范的，”神父满有把握地说。“您不该把这事托给堂胡安，他太迂腐，拘泥细节，可能把事情弄糟了。假如我是堂胡安，我就会快刀斩乱麻，说：‘孩子，结婚吧，别胡闹下去了。’”

“我眼下在想：葛罗丽娅在费科布里加镇准有个情人，”拉斐尔沉思着说。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这个姑娘是艳如桃李、冷若冰霜呢！”

“怎么说呢，怎么说呢……”基督的青年战士直勾勾地盯住地面，一字一顿地说。“实不相瞒，这个姑娘使我神魂颠倒……”

葛罗丽娅不想再听下去，转身走了。

第二十二章

葛罗丽娅的回答

姑娘和主教大人同时走进堂胡安的书斋。主教满脸春风，双手互相摩挲着，——大凡刚完成一件好事的人，都有这种表情和动作。

“亲爱的兄弟，”主教大人说，“看来我敲的不是空房之门，有人回答。”

“真的吗？”堂胡安应了一声，把最后一封信装进信封里。

“他对你的盛情挽留表示非常感谢，同意再住十五天或一个月。”

“你同他谈到宗教了吗？”堂胡安又问，把信封有胶水的一头从舌尖上一抹而过。

“谈了，不过他非常巧妙地避开了深刻的教义问题。他只是泛泛而谈，谈造物主，上帝的仁慈，宽容……谈得很不具体。”

“他怕暴露自己。这种含蓄使我高兴，因为我不喜欢看见异教徒侈谈他们的异端邪说，用报纸上的老生常谈来向我们挑衅。”

“我没有听到他说过什么污言秽语，但对他的具体信仰却一点也搞不清楚，”主教大人遗憾地说。“我可以百分之百向你保证的是……”

堂安赫尔把椅子往兄弟的椅子跟前挪了一下。

“……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满怀宗教信仰的人……”

“谁知道是什么信仰哩！……”

“你说得对，”主教迅速地纠正自己的话。“那就管它叫信仰的倾向吧，也就是关于真正信仰的私下预告吧！这颗高尚的灵魂此时好比是一盏万事俱备的灯，油都漫到边缘了，灯芯也安放妥帖。就差点火了。”

“举手之劳嘛！”

“一根火柴就行了，不费吹灰之力。一道闪光，就可以光芒四射。可是，您想点亮一盏没油的灯，那是办不到的。”

“当然。”

“我们的莫尔顿先生，”堂安赫尔又说，“可能只是陷入缺少光明的黑暗之中，但并不是没有眼睛。他与时下的许多青年有天地之别，这些青年自称是天主教徒，学会了真正的教义，但他们的轻浮和道德堕落说明他们的灵魂是空虚的，黑暗的，没有信仰的，用基督的话来说，是些‘刷白的坟墓’！”

葛罗丽娅走到了她父亲的身边。

“法国议会出事了！”正在看报的塞德尼奥博士突然大声喊道。“真是众叛亲离哪！法国啊法国，你真是活该！主教大人您看，一个国家，放弃了天主教的道路，必然完蛋。”

堂安赫尔看看他的秘书，又看看他手里的报纸。葛罗丽娅把手搭在她父亲肩上。

“你怎么啦，我的孩子？”他握住女儿的手慈爱地说。“淘气鬼！你既然来了，就别走了，让我教训教训你。”

“为什么？”

“因为你不严肃。几天前我向你提过一件事，你答应很快答复我，到时候了……”

“那好吧，爸爸，”葛罗丽娅俯下身子说。“我这就回答。”

堂胡安放下手中的笔。

“我的回答是：不。”小姐一边笑，一边用摇头来强化否定语气。

“拒绝？”

“拒绝……而且是百分之百的拒绝。”

“你考虑成熟了吗？”

“我考虑好了，我不能，无论如何也不能爱……”

“什么理由？”堂胡安的脸上露出一种难以形容的表情，我们姑且称之为“慈爱的严厉”。

“不是一条理由，有一千条，”葛罗丽娅天生喜欢夸张。

“讲一条就够了。你考虑过这位年轻人的美德了吗？”

“考虑过了，我认为，他是个‘刷白的坟墓’。”

“你可要知道这句话的轻重。”

“嗯！您自己不久也会看透他的。闪光的不都是金子。何况我从来没见过堂拉斐尔闪过光，他只不过是块洋铁皮。”

“太刻薄了！”堂胡安说。“难道你，一个女孩子，能够作出这种评判吗？不过……别作声，他来了。”

堂西尔维斯特雷和拉斐尔进来了，两人都去吻主教的戒指，询问他的健康。他们谈了一阵那两位朋友即将开始的旅程。

“啊！这儿有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塞德尼奥博士指着一张报纸说。“这是费科布里加镇的读者投书，讲的是堂西尔维斯特雷从惊涛骇浪中抢救金雀花王朝号船员的从未见过的壮举。”

“是吗？是吗？”神父满怀激情，眼里焕发出虚荣的光彩。

“把您捧到天上去了……这儿，您念吧。”塞德尼奥把报纸递给这位担任神职的运动员。

神父高声朗读了这篇文章，其中详尽地描写了六月二十三

日发生的事情。读完以后,神父说:

“写得挺好,挺好。”

“神父先生,”主教大人慈祥地说,“这篇报道,把您的善行夸张得太厉害,渲染得太过分,简直写成了一幕活剧,这就有点儿损害善举和福音的朴实性。”

堂西尔维斯特雷有点狼狈,躬下腰来向主教表示尊重。

这些话,是主教针对神父对吹捧自己的文章流露出来的得意之情而说的,要是知道文章的作者就是神父本人,真不知主教会作何感想。

“朋友们一定要让大家都知道我的事迹,”神父恢复了常态说。“我可再没想过我做的事情。”

“应当这样,我的朋友,”主教大人握着他的手说。“受者应该记住施舍。您听听莫尔顿先生是怎么说的吧。他对您的勇敢赞不绝口!”

“堂丹尼尔先生要离开我们了吗?”罗梅罗问。

“不,”主教回答说。“经我弟弟同意,我已请他再在这里住上半个月到一个月。”

正在女儿旁边沉思的堂胡安抬起头来说:

“你觉得八天不够吗?”

“你定吧。不过我已经对他说过十五天了……”

“你定吧,”堂胡安说。“现在最要紧的还是吃饭。葛罗丽娅,看在上帝份上,去吃饭吧。你看,这两位先生很快就要出发了。”

“请大家下楼,”她喜滋滋地说道,黑眼睛闪出明快而喜悦的光芒。“伯父,博士先生,神父先生,拉斐尔……”

听到宣布开饭的娇声,塞德尼奥放下了报纸。

“今天莫尔顿先生也下楼吗？”

“下楼，今天第一次下楼，”主教大人说。“他来了。”

门口出现一个人影。是莫尔顿，他穿一身深色的衣服，脸色苍白，形容憔悴，但又很漂亮，宛如古代的殉教者，复活后慢慢站起来了。

“好，朋友，有胆量，”神父叫道，走过去迎接外国人。

主教大人拄着手杖出去，丹尼尔伸手挽住他，他俩首先下楼，其余的人鱼贯而下。

葛罗丽娅走在最后。

第二十三章

对世界上最虔诚的 国家的两种评价

丹尼尔·莫尔顿的行李只救出了一小部分,但也相当可观;至于由船长负责放在箱中随船运来的钱财,则分文不少。全体遇难者从费科布里加镇出发那天,船长去看他,把受托的东西如数奉还,只留下丹尼尔救济船员的那一部分。后来,丹尼尔同英国驻该省省会的领事取得了联系——省会离费科布里加镇十六公里——并收到两大箱财物。莫尔顿第一次走出大门的翌日,就不顾性命,把自己那一百多斤体重装上了一个快要散架、徒有马车之名的破玩意儿——这个破玩意儿每天都要到省城去,在接送的名义下,折磨客人。晚上,莫尔顿骑着一匹健壮的黑驹雄赳赳地回来了。

“我本打算买匹马,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他走到兰府的栅栏跟前时,正碰上兰蒂瓜一家三口散步回来在那儿歇息。“不过总算弄到了这匹牲口,虽然其貌不扬,走得却不坏。”

“我看它很剽悍,如果是白的,简直可以充当圣雅各^①的坐骑了,”堂安赫尔说。

“想不到您能找到这么好的牲口,”堂胡安察看着马驹说。“这是这一带不可多得的好马。”

葛罗丽娅没有发表意见。

过了一会儿,莫尔顿翻身上马,说:

“我已经有马了，就缺个侍从。”

当天晚上，他同兰府的仆人罗克达成协议，让罗克那个看起来蛮不错的，名叫加斯帕路科的儿子给他做侍从。

“看样子，您爱上我们的国家了，”堂胡安说。“您准备在我们这儿长住吗？”

“可能，”莫尔顿说。

不几天，这位汉堡骑士就走遍了整个费科布里加镇，他专门参观了教堂。教堂是十一世纪时的光怪陆离的建筑，由于年久失修，倾颓破败，丑陋不堪，对艺术家已没有什么吸引力了。他还参观了公墓，已被拆毁的要塞，比修道院还高出一头的巨塔——也许是领主的碉楼，和当地最华贵的宅邸，其中几座理所当然地引起异乡人的注目。

人们友善地对待外国人，同时也不断有所议论。好几个人，比如堂胡安·阿马里略和两个下洋伯，还同他拉上了交情。

莫尔顿因待人和蔼，谈吐风雅，赢得了兰蒂瓜兄弟的好感。他聪明而不卖弄才学，热情而不矫揉造作，对各种社交礼仪无不娴熟精通。

堂安赫尔急不可耐地一一考虑好准备采取的行动，促使他这样做的原因有二：一是他那传播基督福音的恒心，一是莫尔顿这个外国人在他心中产生的自然好感。一个审慎行事的人，在实行某一计划之前，总要考虑得周到缜密。有一天，他义无反顾地挑明了话题。

这真是我们那至高无上的信仰的不幸：主教的圣洁愿望没

① 即耶稣十二门徒中的雅各；他是西庇太的儿子。后来被尊为西班牙的守护神。

有得到寸尺之报。在长达几小时的讨论中,莫尔顿始终没有表示改宗天主教的愿望,尤其使我们可敬的主教深感痛苦的,是连外国人的宗教信仰都没摸清楚。他总是泛泛而谈,避免涉及自己。在这场为了扩大天主教队伍的枯燥无味的争论中,丹尼尔表现了对全部《圣经》从《旧约·创世记》到《新约·启示录》的渊博知识,这一点确实使堂安赫尔惊讶不已。他对历代教皇的圣谕,对近代的宗教论战,对最近一次宗教大会的情况、对基督教新近取得的胜利和受到的迫害,都了如指掌。

主教虽有满腹经纶——这是孜孜攻读和神圣信仰的结晶——却未能稍占上风,这使他深感痛苦。最后,他准备放弃目标,因为他认为上帝一定会选择其他的途径和机会把光明带给那个异教徒。

堂胡安起初虽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这次宗教对话,但很快就退避三舍了,因为他手头的工作不允许他虚掷一寸光阴。他狂热地、一刻不停地埋头读书和写作,在书本中汲取养料,在四开纸上抒发情怀。他的精神完全被激情吸引住了,没有任何人间力量能把他从书斋里拖出来。他上午花四小时,晚上花四小时。这种艰苦而狂热的工作,消耗着他的完美的才干,使他精神亢奋而体力衰弱。他哥哥关切地责备他,说他的身体远不如以前了。但堂胡安对主教的训诫不予置理,继续固执地埋头于书本,从中汲取灵感,进行创作。他的勤奋令人敬佩!看来那部举世无双的巨著问世有日了。

一天上午,他疲劳已极,觉得头比铅块还沉,于是走出书斋,也许同莫尔顿聊天能使他头脑清醒一些。进入莫尔顿的房间后,才发现堂安赫尔不在里面,这使他好生奇怪,因为那是他们通常在那里争论的时刻。

“瞧，”他说，“我看我的好兄长已经不得已而退出阵地了。”

“主教大人，”莫尔顿说，“是那么善良，那么英明，无疑会在世界上占据许多地方。连他都不能占领的阵地，一定是牢不可破的。”

堂胡安借这个话题，问他是否坚信自己的信仰——且不管它是什么信仰。丹尼尔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他跟大部分西班牙天主教徒不同，他的信仰不是虚应故事，也不是表面的、浅薄的，而是深刻的、牢固的。对此，堂胡安回答说，同那些有幸生在真理中而对真理采取暧昧和冷淡态度的人相比，他更喜欢狂热而坚定不移的异教徒。他还补充说，在我们天主教的国度里，信仰的确大大削弱了。然而外国的影响——外国人对这个世界上宗教色彩最浓的国家心怀叵测——所产生的弊端，如果能找到一个扶持宗教信仰的仁慈的政府，是不难通过宣传、祈祷和教会的工作来加以消除的。

莫尔顿不十分赞成这个意见。但是，出于对他的慷慨的东道主的礼貌，他说，只要有更多像堂安赫尔这样品德高尚和学识渊博的神父，像堂胡安这样的教徒，他相信这个国家的宗教是能够重整旗鼓的。

“我对西班牙的南方和首都略有所知，”他说。“不知道北方是不是相同，但是在南方和首都，我亲爱的先生，我看见宗教感情是那样微弱，足以使西班牙人痛心疾首。恕我直言，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宗教信仰比它更弱的国家来了，虽然从表面上说，也找不出比它更渴望宗教信仰的国家。不仅是比利时和法国的天主教徒，就是形形色色的新教徒，犹太人甚至伊斯兰教徒，都比西班牙人更热衷于实践他们的教义。我到过这里堪称是民族精神楷模的大城市，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都不信教，这一点使我感到

惊讶。整个中产阶级,只有极少数例外,都对宗教漠然视之,宗教活动似乎只是例行公事,出于对公众、对家庭和传统的尊敬,而不是出于真正的信仰。女人虔诚到了过分的地步,但男人则尽可能躲开教堂,他们大部分人将天主教最基本的教规束之高阁。我不否认,在仪式简短而且还有美人可供欣赏的情况下,确有不少人尚能前来参加弥撒;然而,这当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我的朋友。这并不足以证明你们是‘普天下最信教的人’。”

“的确,不足以证明,不足以证明,”堂胡安垂下眼皮,沮丧地说。

“您认识许许多多教养的人,他们是正人君子,他们的品德是高尚的。您作为优秀的天主教徒,并不拒绝同他们友好,谁也不会像逃避洪水猛兽似地远离他们,他们是可爱的人……”

“行了,我知道您的意思了,”堂胡安忧郁地说。

“这样的人……我料想您认识的不下一千个……这些人中,您认为有多少人在履行天主教的基本教规——忏悔?”

“哦!您说得对,您说得对,”堂胡安痛心地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二十年都没忏悔过。”

“具体地说,”莫尔顿补充道,“教会的规定是‘一年至少忏悔一次’。那些伟大而无可指责的天主教徒,那些出类拔萃的人(我指的是男士,亲爱的堂胡安),幸喜他们还能每年履行一次。但他们忘了,教会提倡的是‘每月一次’,教会断定,那些不这样做的人,‘过的是放纵的生活,就有堕落的危险’。对于真有觉悟的人来说,不应当认为只是有危险,而应当认为是完全堕落了。”

“按照教规,莫尔顿先生,”堂胡安冷冷地说,“只要求一年忏悔一次。”

“还有,”丹尼尔又说,“我观察过许久了。家里做念珠祈祷

时,男人们一个个地溜出去了,妇女们却安之若素。我听见一些天真的孩子这么提问:‘妈妈,为什么爸爸不祈祷?’母亲经常无言以对,有时这么搪塞:‘爸爸在他房间里祈祷。’然而父亲究竟在哪里祈祷呢?在俱乐部或咖啡馆里!这里的妇女一般都相信,只要她们自己祈祷了,她们的丈夫即使亵渎神明也没有有什么关系。我还得再补充一点,请您对此别见怪,西班牙尽管在亵渎神明方面还够不上世界之最,但亵渎神明的现象是相当突出的。”

“这一点您说得对,”堂胡安沉痛地认可。“我也承认存在着不信宗教的现象,然而,您似乎断定,这种弊端的根源并不在于哲学和现代自由。”

“我不相信是这两种东西破坏了西班牙人民的信仰。别的国家,比这里有多得多的哲学,多得多的自由,然而,宗教信仰并未沦亡。人们经常归罪于革命,但西班牙并没有可以称为革命的东西,我的朋友。西班牙所有的政治动乱都只不过是茶杯里的风波。如果说,一八一二年以来所发生的十五、二十场政治运动就把宗教精神扫荡殆尽了,试问我们应当如何评价这个国家的宗教精神?高楼可能在地震中倒塌,但是,为什么一个骑兵团跑步所产生的震动也能使它垮掉?既然你们并没有遭受大动乱,那么就应当得出这个结论:倒塌的楼房一定是很不坚固的。也许,在过去,在其他的时代,它是很坚固的,然而,进入本世纪以来,它已经腐朽了。西班牙,正如《传道书》所说的,像个动辄暴怒的女人,如今成了一座风雨飘摇的小屋。”

“我并不赞成我们这里没有发生过革命的说法,”堂胡安说。“我们在政治领域里也发生过或深或浅的革命。但是,大量引进书籍,进行社会改革,以及崇尚奢华、纵欲、唯物主义这些从外国

传入的思潮,您又怎样解释呢?”

“在其他地方危害不大的许多东西,到了这里却成了剧毒。不用说,西班牙的道德肌体准是像那些气息奄奄、神经过敏的人一样,弱不禁风,闻到一点毒药的气味就会中毒。”

“气味? ……”

“对,因为就工业的大规模发展而言,就奢华、财产的剧增和物品的精致而言,这里只不过是闻到了一丁点儿气味。西班牙,据我所见,只能蜗居在天主教的玻璃罩里,以便什么也不接触,什么也不沾染,连外来的原子也永远同它隔离。”

“您有什么救世良方?”

“自由的空气,”莫尔顿有力地说。“自由的空气,不断地经受来自上面的和来自下面的各种风雨,让一切关心它的力量把它带到海角天涯,撕掉叫化子的百衲衣或死人的殓布,置身于时代的有益于健康的气候之中。因为西班牙就像一个疑心病人,浑身糊满了药膏,缠满了绷带,包裹着千百件大衣,到处都是愚昧无知的禁忌。把这一切都去掉,病体就会恢复活力。”

谈话到了这个地步,堂胡安认为他的贵客完全走上了邪路,不由得替他惋惜起来。

“您是异想天开,太不合乎情理,”他和颜悦色地以师长的口气说。“这样,您永远也不能向我证实西班牙是世界上最不信教的国家。难道,莫尔顿朋友,您没有在这个国家看到一点反证吗?”

“我认为,那些东西不值一谈,”丹尼尔接下去说。“戏剧般的虔诚,政治色彩多于宗教。马德里人的这种虔诚,使我感到好笑。侈谈宗教,然而从来就不知道修建一个像样的教堂,即使不是为上帝修,也该为前来朝觐的人修一个吧。马德里是个富庶

的地方,剧院比伦敦还多,有丰碑一样的斗牛场,富丽堂皇的咖啡馆,商店,既豪华又美妙的林荫道和娱乐场;然而,没有一个教堂不像猪圈。”

“看在上帝面上,莫尔顿先生!”堂胡安说。“这太刻薄了。”

“有点刻薄,”外国人笑道,“但意思是确切的。马德里发生的事,整个西班牙都俯拾皆是。天主教感情非常淡薄,而且从未用有价值的和堂皇的东西表现出来,本世纪内,连一座宗教建筑都没有修造过。最虔诚的国家变成了最不相信上帝的国家。宗教色彩最浓厚的国家,在过去的时代里,它的虔诚曾同生活中各种崇高的东西,同英雄主义、艺术、豪华、战争等等紧密相连,现在,虔诚却变成了别的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人,如果走过教堂时画十字,每周忏悔,领受圣餐,就会被认为滑稽可笑。”

“看在上帝面上,莫尔顿朋友!……”

“兰蒂瓜先生,看在上帝面上,请您原谅我,但我不能不说。请您以正直虔诚的天主教徒的坦率同我谈话。请您告诉我,在西班牙,假如一个人每天在教堂里呆三四个钟头、把胸膛拍碎,家里装满圣水,每逢上街、回家、打喷嚏都要做祈祷,这样的人,能有女人嫁给他吗?一个虔诚的人,照今天的虔诚的教徒们看来,是个可笑的人。甚至连那些坚定不移地捍卫宗教的人,也都小心翼翼地尽可能掩饰其正统观念,说得更清楚一点,忘记正统观念,否则就会失去由于他的优点、他的形象或美德而赢得的大部分同情和友谊。”

“这种现象是存在的,但不至于那么严重,我的朋友。”

“也许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莫尔顿说。“也许我说得不对,但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我认为西班牙是最不信教的国家。这样的国家,无数的灾难制造了不虔诚;这样的国家,有许多东西需

要学习,应当作出很大努力来医治自己,使血管充满新鲜血液,而现在血管里流动的是一种无色的液体,它不能感动任何人。”

堂胡安一时语塞,但终于严肃地开腔了,严肃是他固有的性格。他说:

“我不自夸我的祖国是当今世界上最虔诚的国家。不幸,您所讲的一部分不无道理;然而我相信,如果我们继续讨论下去,就会在您奉为楷模的其他国家里发现同样的或更腐败的症状。不错,这里有堕落的人,有许许多多麻木不仁的人,但是,我们的教义还是完好无损的。我们保存了种子,加上上天的庇护,过了一个时期,就会开花结果。在比比皆是的愚昧和冷漠中,纯洁而永恒的信仰仍然存在,并没有败坏。信仰必胜,信仰必将化为美德,不在今天,就在明天。我痛惜我的祖国的混乱,但我不相信那是不可救药的。而其他国家,尽管它们掩藏在骗人的繁荣、秩序、艺术、工业和社会的华丽色彩之下,它们的本质都是死亡和腐朽。每个种族都有自己的肌体。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允许我活到世界新生那一天,但您不可能在天主教道义那不可变更的原则之外去寻找这种新生。在废墟里保存着可以复活的道德的胚胎,而这个胚胎,莫尔顿先生,我们有,我们有,真的,尽管您没有看见。把那些大大小小的革命去掉,把那些外来的、在其他国家起过作用的颠覆思想去掉,把那些同我们的社会性质格格不入的学说去掉,那么,您就会看到,这个表面上死去多年的民族,是可以复活的,是可以重新感化的。感化,对,先生,谁掌握真理,谁就有权这么说,坚决这么做。”

丹尼尔正待回答,花园里却传来了一阵说话声,还夹杂着叹息和小孩的啼哭。

“怎么回事?”堂胡安向窗外发问。“葛罗丽娅,葛罗丽

娅……”

莫尔顿也探身观看。

“没什么，”堂胡安退回去说，“是凯法斯的孩子们，为他们的父亲申请救济。凯法斯是个堕落分子。醉鬼，我救济他都救济烦了。”

主教大人在花园里要堂胡安下去。

“我们走吧，”他说。“我哥哥心肠好，想叫我庇护这个坏人。他是个无赖，但基督教的仁慈，丹尼尔朋友，要求我们宽恕和同情。”

第二十四章

一件善行

两人都下了楼，堂安赫尔在花园里。在他面前，三个嚎啕大哭的孩子正在演出一部催人泪下的三重唱。他们用手捂住眼睛，肮脏的脸上满是口水和尘土，泪水把尘土和成了稀泥。

“说，怎么回事儿？”堂胡安轻轻地拉着小女孩的耳朵问。

他们伤心得泣不成声。

“助理神父根据堂西尔维斯特雷的命令，把凯法斯辞退了，”主教大人说。“不过，我的孩子们，既然是你们的父亲不好，他怎么能继续留在教堂里呢？”

“穆迪德奥真是个好样儿的！”堂胡安叫道。“他还干了些什么事？还不起当铺的钱，衣服都没有了，是吗？”

“是，老……老……老爷，”西尔多抽抽噎噎地说。

“堂胡安·阿马里略把你父亲从上面的屋子里赶了出来，要他去吃官司，是吗？”

“是，老……老爷。”

“你们无家可归了吗？”

“是，老……老爷。”

“这些孩子一丝不挂，怪可怜的，”堂安赫尔说。“该给他们点儿衣服。”

“这事让我的女儿去办。葛罗丽娅在哪儿？”

“她去找凯法斯谈话去了，因为他不好意思进来。”

“做得对。我什么也不想为他干。我救助他已经救助得厌烦了。这些孩子吃的穿的由我负责,但就此为止了。”

这时,葛罗丽娅进了园门。她的眼睛红红的,说明她心里很难受。

“爸爸,”她擦着眼泪说。“凯法斯在外面,想同你谈谈,如果你不生气,他想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你。”

“不幸的人!”堂胡安看着莫尔顿说。“葛罗丽娅,你来把这个二流子的事告诉我就行了。”

“他被赶出了圣器室。”

“活该。”

“堂胡安·阿马里略没收了他唯一的财产:木匠工具。”

“这还用说吗。堂胡安·阿马里略的钱不是给他买酒喝的。”

“他们父子从昨天起就在路上乞讨了。”

“罢了,”堂胡安沉着脸说。“这值得同情。给够他们今天吃的。你可以对他说,叫他每天打发孩子来。”

“他们会来的,”葛罗丽娅高兴地说。

“不过,他本人可不能进屋……”

“但是,爸爸……”

“他是个品行不端的人。叫孩子们来吧。”

“给孩子们穿上衣服,我付钱,葛罗丽娅,”主教大人说。“对凯法斯我也可以给一点儿。”

“但他想……”

“还不满足?”

“对不幸的人,”堂安赫尔说,“圣书有言:‘要吧,会给你的。’”

“给他钱就是助长他的恶习,”堂胡安说。“您意下如何,莫

尔顿先生？”

“非常正确。”

“得了，得了，”堂胡安慈祥地微笑着喃喃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是的，爸爸。科蒂格拉那间房子，虽然只有半个屋顶，但对可怜的凯法斯来说简直是座宫殿了。”

“地地道道的宫殿！”主教大人说。“您知道在哪儿吗，莫尔顿先生？就在山坡背后。那里有五棵老栗子树，这里的人们把那块地称为‘五诫’。”

莫尔顿用眼睛搜寻，堂安赫尔用手杖指示。

“好吧，让他搬到那房子去吧。”

“对，胡安，做得对。去吧，孩子们，现在你们可以走了。葛罗丽娅小姐会给你们衣服的，你们不会赤身裸体了。”

葛罗丽娅奔出去向不幸的穆迪德奥报告喜讯。小孩子们跟在她后边。

小姐回来的时候，堂安赫尔已到塞德尼奥博士那儿去了，后者把刚收到的信给他看。堂胡安也去看那些来修缮小教堂的泥瓦匠去了。花园里只剩下莫尔顿一个人。葛罗丽娅发觉自己独自一人跟他相处，不禁有点慌乱。她拿不定主意是继续向前还是就此止步。外国人朝她走来，摆出想同她攀谈的姿势。她像水面上的粼粼波光似地颤抖了一下。

“葛罗丽娅，”莫尔顿说，“费科布里加镇的穷苦人真幸福！”

“您凭什么这样说呢？”小姐问道。

“因为有您在照顾他们。”

“这个可怜的凯法斯真不幸……他名声不好，但他也是上帝创造的，我不能不救他。他对我很好……愿意为我赴汤蹈

火……”

“我明白。为您赴汤蹈火！……唉！葛罗丽娅，我也会那么做的。”

“什么？……”小姐心慌意乱地说。

“为您赴汤蹈火！因为这是爱上您之后的唯一出路。”

“丹尼尔，看在上帝面上！”

“葛罗丽娅！我……怎样才能让您相信呢？”

外国人动人的脸上，露出了庄严而深沉的表情。

“我走了。”小姐冷不丁说道。

她清楚地看到，汉堡人的蓝眼睛里闪烁着非同寻常的光芒，她自己内心深处也掀起了狂澜，这两种现象使她害怕了。

“您要走吗？”丹尼尔问道，朝她靠近了一步。

“嗯！”

“听我再说一句话。”

“一句话？”

“我崇拜您！”

莫尔顿已经这样说过两次了，但上次用的不是同样的字句，也不像这次这么热烈。

第二十五章

另一件善行

上一幕过去两天之后,吃过午饭,葛罗丽娅在她的房间里忙得不亦乐乎。上午她出去买了一些布,现在又翻箱倒柜,在寻找可以给凯法斯的孩子们穿的衣服。这时,主教大人进来了,指着一个纸包对她说:

“你瞧,孩子,这就是我的全部积蓄。革命使我们这些穷主教落了个两袖清风。”

“啊,伯父,您真好……让我看看吧!”葛罗丽娅拿过纸包里的硬币说。“钱不少啊,有了这些钱,加上我的,咱们就能把凯法斯典当的铺盖、衣服和工具取出来了,让他干活,变成正派人。”

“你想得好极了。我抱歉没有更多的钱。我浑身都搜遍了,我的孩子,我的钱包里连一个小钱也找不出了。现在我们已经废除教税了。今年冬天×××的修女们叫我囊空如洗。不幸的人们啊,我真想有亿万钱财来分给他们。”

“一千次赞美您!”姑娘虔诚而热情地喊道。

“我和你父亲不同,”主教大人说,“他认为对不幸的穆迪德奥应当一毛不拔。但一切都需要钱。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我相信这一点——他不是坏人,而是一个缺心眼儿的人的话,我们就应当帮助他渡过难关。你应当劝他勤劳节俭,安分守己,小心谨慎。”

“全怪他那无耻的婆娘。”

“无耻？别把这恶名加给我们的同类，除非你确实知道她罪有应得，”主教大人安详地告诫说。

“您说得对，伯父，只因为凯法斯不好，大家就都说她不好。”

“你准备派人把这些旧衣服和钱送到科蒂格拉那个可怜流放犯那里去吗？”

“我亲自给他送去。”

“我很乐意陪你去。世界上只有一种幸福，孩子，就是乐善好施。”

“您请吧。”

“啊！不行，我还有事。我要祈祷，给教区寄信。你去享受你的慈善的乐趣吧，我得留在家里。”

过了一会儿，葛罗丽娅拿起她的阳伞出去了。她穿过小广场和一条两边长满无花果和黑莓的巷子，踏上对面的一大片美丽的草地，草地上有两三道栅栏。她眼睛盯着地上，慢悠悠地走着，不时停下脚步，仿佛心中的事儿拦在前面不让她过去。她又抬眼望天，看鸟群飞过，眼睛随着飞翔的鸟儿转来转去，目送那些颤动的小点消失在茫茫的蓝天里。

她从长着五棵被称为“五诫”的栗子树的地方穿过。老树满是伤疤，被砍过千百次了，然而它们以德报怨，就是说，报之以栗子。接着，她穿过一片庄稼地。绿油油的苞谷，用下面的几片叶子支撑着鲜嫩的菜豆，看着懒洋洋的南瓜蔓在脚下穿来绕去。后来，她下了一道山坡，从山那边已经望不见兰府了，也看不到费科布里加镇上除钟楼以外的任何建筑了。山坡上有三头母牛，她走过的时候，它们一眼不眨地瞧着她。又走过一小片平坦的，长满了黑莓、金银花和蕨类植物的篱笆中间的空地，葛罗丽娅就这样闯进了凯法斯的王国。渐行渐近，她听到了凯法斯的

声音。他在唱歌。小姐自言自语地说：

“穆迪德奥心情很好嘛。”

三个孩子跑出来迎接她，嘴里叫着：

“葛罗丽娅小姐，葛罗丽娅小姐！”

凯法斯走到他的房子——确切地说是草棚——的门口，发现孩子们没有骗他，就放下手中的榔头，从闸门似的大嘴里发出一阵兴高采烈的大笑。

“葛罗丽娅小姐，神圣的牧人，我的天使，欢迎您……欢迎！”

“你很快活嘛。”

穆迪德奥觉得笑声还不足以表示他的愉快，使劲腾身蹦了一下。

“又笑又跳，”葛罗丽娅一边说，一边在靠近房子的一块石头上坐下，“对一个刚受到可怕的打击的不幸的人来说，不怎么合适。”

“我不倒霉，我没有遭受打击，幸福像甘露一样降临到我的身上！”

“你真糊涂。”小姐指着她带来的衣服包说。“如果你向我保证做个正派人，做个安分守己和勤劳节俭的人，我愿意帮助你……”

葛罗丽娅拿出钱包。

“钱！”凯法斯叫道。“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发财了……”

“你发财了！”葛罗丽娅小姐生气地嚷道。“别跟我开玩笑。”

“我能对我的神圣的天使开玩笑吗？我说的是真话，小姐。”凯法斯正色说道。“您以为我的衣服和铺盖都在当铺里面吗？不，已经赎回来了。您以为我的工具被查封了吗？全在我自己手里。您以为我欠堂胡安·阿马里略的钱没有还清吗？不，他已

经把借据退给我了。”

“你把钱还给他了？”葛罗丽娅问。

“四百三十二比索^①。我的债已经涨到这个数目了，最初只欠他一千个雷阿尔^②，可恶的利息使我的债务越滚越多，就像信香的烟雾一样，不升到房顶和充满整个教堂是不肯罢休的。”

“你神经错乱了。”

“我昨天以为是神经错乱，当……”

“你还清债务了，把你的事情都了结了吗？……”葛罗丽娅满腹狐疑地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奇迹，我的小姐！”穆迪德奥用传教士的语气欢欣鼓舞地说。“奇迹，我相信奇迹，但总得亲眼看到点什么。我说：‘为什么现在没有奇迹呢？’于是，我心爱的小姐，昨天我看到了奇迹。”

“嗯，你捡到宝贝了。”葛罗丽娅笑道。

“不是这么回事。是宝贝找到我头上来了。上帝……”

“上帝！别把彩票叫做上帝。你中头奖了吗？”

“我从来没有玩过彩票。”

“那么……”

“上帝……”穆迪德奥又说。

“上帝……上帝不会平白无故地给钱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您别否认，上帝每天都在给大家面包。”

“我不否认。”

“他一下给了我一年的面包，一辈子的面包。我跪在地上大喊：‘主啊，你说过，要求什么就给你什么！那么，主啊！为什么我再三再四地向你请求，你却什么都不给我呢？’十分钟以后，

① ② 旧时西班牙货币单位。一比索等于十五个雷阿尔。

就……奇迹,奇迹……”

“你骗我。把堂胡安·阿马里略退给你的借据拿给我看看。”

穆迪德奥奔回屋里。西尔多和小帕科走开了。只有塞利尼娜留在那里,这是她的小名,她的名字应该是马塞利娜。

“昨天谁到这儿来过?”

“一个口水兜,”小女孩回答道。

葛罗丽娅早已懂得塞利尼娜的独特语言,知道一个口水兜就是一位先生。

“什么样的口水兜?”

“伊托。”

葛罗丽娅把这个词译为:漂亮。

“怎么来的?”

“巴洛。”

“骑马来的?从哪儿来的?”

塞利尼娜举起小手,以宗教徒的口吻清清楚楚地说:

“天上。”

穆迪德奥把借据递给葛罗丽娅。

“这么说,何塞,你找到了一个保护人,一个好心人救了你。”

“还有一点,小姐,这是个奇迹。”

“不是奇迹,是人,一个人!”葛罗丽娅反驳说。“现在你得告诉我,是谁对你发了这么大的慈悲。”

圣器保管人定睛瞧着葛罗丽娅,脸上露出矛盾和无可奈何的表情。

“你傻了吗?说话呀!”

“我不能说。”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准我说。我很抱歉,您会生气的,但……我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您。”

葛罗丽娅沉思了一会儿。

“我明白了,耶稣基督说过,‘你的左手……’”

“‘不应当看见你的右手做的事情’。神父先生,给了穷人两个小钱,或者把臭鱼分给他们,或者从水里救起一个不会游泳的人,就把写得天花乱坠的报道寄到马德里的报社去了,但是,也有和神父先生不同的人。”

“谁,是谁?”葛罗丽娅真着急了。

她用衣服包按住胸口,仿佛热切地想拥抱某个人似的。

“我不能说。”穆迪德奥重复着说,垂下了眼帘。

“我来猜,说对了你就说是,行吗?”

“那么……”

“是莫尔顿先生?”

“唉!葛罗丽娅小姐,您怎么一猜就猜着了昵?……是那个外国人,轮船上的那个人……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但他就像我们的圣明的救世主。”

“任何人也不会像我们圣明的救世主,”葛罗丽娅小姐反驳说。“你不应该亵渎神明。”

“他的脸像救世主,他的行为也像救世主,不是吗?唉……敬爱的小姐,我犯了一个过失。他让我发誓不向任何人透露……不过您不是任何人,葛罗丽娅小姐,我的意思是说,您不包括在……‘任何人’之内,因为您是圣洁的牧人,是天使。”

“我不透露这个秘密,”葛罗丽娅抑制住自己的激动,说。她太激动了,几乎喘不过气来。“不过,你得告诉我,他是如何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同你谈了些什么。”

“我们谈得很少。他了解我的处境。他问我欠多少……唉！我在唱诗班里唱过很多次：‘王子们，抬起你们的头，你们，把永恒的门打开，荣耀之王将要进来……’然而，丑八怪凯法斯，坏蛋凯法斯，从来没看见过门打开，也从来没看见过荣耀之王进来……但是，昨天我看到了，看到了，正如通常所说的那样，天门大开，这个人对我说：‘拿着’，一下就把我需要的钱全给了我。”

“他很有钱，”葛罗丽娅说。

“堂胡安·阿马里略一定更有钱，但是……我的恩人，我的上帝派来的使者，伸过手来把钱放在这儿，并亲手合拢我的拳头。我看着他，以为是在做梦。我傻了，连感谢都忘了。后来我双膝跪倒，哭着吻他的脚。他把我扶起来，抱住我……他抱住我，小姐！……他抱着我说，他的所作所为算不了什么。”

“你没向他检讨你的过失，没说你是好人吗？”

“他对我说：‘你不是坏，而是倒霉。做个正派人吧。’他再没说别的。我昏了，以为是上帝进了我的家。轮船上的那位先生骑马要走的时候，我又跪了下去。”

“他没对你说别的？没对你谈起……”

葛罗丽娅欲言又止，似乎没找到最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她的思想。

“谈起什么？”

“没对你谈起别的人吗？因为他可能谈起……好好回忆一下，没对你说过……”

“说过什么？”

“没对你说……说过我吗？”

小姐竭力保持常态。

“他说的话，我全都记得清清楚楚，仿佛现在还在耳边。没

有,他没有对我谈起您。”

葛罗丽娅站了起来。

“尽管你不再需要了,”她说,“不过我给你带来的东西,还是留给你吧。”

“尽管我不需要它了,我还是收下,因为是圣洁的手送给我的。我把它转送给其他比我更穷的人……唉,我多幸福,我的小姐! 如果我是坏人,从今以后,我也要变好。我要不停地干活,堂胡安老爷给了我这座茅屋,他不会后悔的,因为我正在修理它。”

葛罗丽娅没有去看穆迪德奥正在进行的大工程。

“再见,”她说。“同我拥抱。”

“葛罗丽娅小姐,看在上帝面上!”穆迪德奥退缩着喊道。

“轮船上的那位不也拥抱了你吗?”

穆迪德奥来不及躲开,葛罗丽娅就把他揽入怀抱。

“从今以后,你应当做正派人。”她喊道,快步离开了茅屋。

她朝家里走去,没有看见抬头看她的母牛,没有看见碧绿的苞谷地,没有看见那五棵百孔千疮而又慷慨大方的栗子树——它们在垂暮之年还硕果累累,就像《圣经》里的族长一样儿孙满堂——,也没有看见费科布里加镇的钟楼,没有看见从天边回来的三五成群的小鸟。她只看见一轮耀眼的红日,它早已在她心中升起,在无际的碧空冉冉上升,已经升到了头顶,使她沐浴在夺目的光辉中。

第二十六章

反叛的天使

吃罢既能休息身体又能培养感情的晚饭以后，人们在餐厅里做念珠祈祷。天气好的时候，花园的门一直开着。举行这个虔诚的仪式时，莫尔顿总是到外面去，但他不戴帽子，只呆坐在花园里。

此后，照例还有一场愉快的交谈，然后各自回屋。葛罗丽娅总是最后一个上楼。四周很快进入沉寂状态，一切都笼罩在恬静的气氛中，连屋宇都入睡了，安详而静谧。

但是在拐角处的那间卧室里，葛罗丽娅的思想并没有休息。她睁着眼睛，直勾勾地看着黑暗。泉水的淙淙声，蛙鸣声，不时传来的情意绵绵的风声，在无眠的姑娘的头脑四周组成了一种促人遐思的奇特的旋律。她把头藏在右臂弯里，掩着脸，犹如小鸟把头藏在羽翼下。她独处幽闺，除上帝外别无他人。她敞开心扉，听任心里的火焰熊熊燃烧；启开思想的闸门，让它一刻不停地向外奔流。她就这样度过漫漫长夜，起先一动不动，后来因失眠而躁动不安，待到睡梦把她降伏时，天也亮了，静悄悄的床上飘浮着她的呼吸。

一天夜里，她熄灯上床用翅膀盖住脸庞后，自言自语道：

“今天他对我说：‘我生来命薄，葛罗丽娅，我预感将遭到不幸。我的心向我宣告，咱们不可能白头偕老。你相信吗？……’我对他说：‘我信任上帝……’他凄然说道：‘我多少次向他求助，

他没有回音,又有多少次,他的答复是以恶行来消除心头的忧虑……’他还想说些什么呢?我的上帝,我疑云重重。我幸福而又担心,期待而又不安!我不由得想到了草原上的小花,它们是那样美丽,那样幸福,但在我的眼里,它们又心神不定,战战兢兢,生怕遭受牛蹄的蹂躏……我战栗了,仿佛看见公牛沉重的蹄子临近了……今天,他骑马外出,耽搁了那么久……我以为他再也不会回来了,心头的乌云把我压得透不过气来。待到他回来,我听到他的马掌踏在老院子里的石头上时,我觉得一切都被照亮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真怪!过去,在悲伤的日子里,比如我的弟弟去世的时候,一切都蒙上了我悲痛的影子。树木、房屋、天空、弗朗西斯卡、我父亲、我的房间、我的衣服、花园、楼梯、餐厅里的餐具、鸟笼、洋玉兰、道路、电线杆、钟楼、云彩、船舶、赫尔曼、凯法斯、神父、我的顶针、席子、草地、琴键,一切,一切都蒙上了我悲痛的影子。现在,一切,一切都蒙上了他的影子。他对我启齿提出我早已预感到的事已经十天了……他要我作出答复也已经过了六天。他一定观察到:当他对我说话的时候,我的心已从眼神里暴露出去了。好多天来,我们一直在含蓄地说话,我太笨了。终于,一切都不能再掩饰了,话,就像光线从敞开的大门里照射进来一样,涌出了我的嘴巴。我对他说,我无保留地爱他。我并没因此感到羞愧,我的心境依然安宁。上帝和我在一起,这我感觉到,这我知道。我看见一只巨大的手在我的心里画十字,祝福我。‘葛罗丽娅,’他对我说,‘如果我不崇拜你,我就该受到诅咒,我的父母就该受到诅咒。我的心早就预感到你的存在。我同你初次见面时,觉得并不是看见了你,而是找到了你。’唉!我的心也像等待着他,就像等待从异乡归来的兄弟一样。他的话,没有一句我不爱听。他的动作,没有一个我不

爱看。他的人品，完美无缺；他的心肠，仁慈善良；他的智慧，犹如太阳，能把一切照亮；他的性情，温柔敦厚，从不生气；他的谈吐，高雅隽永。他尊重我，我尊重他……于是，我问苍天，问大地，问世人，问上帝：‘为什么他不能成为我的丈夫？为什么他不能在精神上和生活中跟我结合在一起，永不分离？……嗯，为什么？回答我：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回答她，葛罗丽娅就自己作出答复，仿佛不止她一个人，她说：“你将成为我的丈夫。”

然而，在另一个夜晚，她又以不同的口气说：

“那个只是为了幸福而存在的、来自上帝的、作为人的第一需要和使灵魂得到光明的东西——宗教，今天成了我痛苦的根源。它在我们二人中间挥下了一把无情的剑，谁也无法挽救，谁也不能粉碎这座横在我们中间的壁垒。我们想永远结合在一起，它却把我们的手臂折断了。我了解我的父亲。他是不会改变主意的……去你的吧，马丁·路德^①、宗教改革、腓力二世^②、吉列尔莫·奥兰吉，来历不明的选民、威斯特发里亚的和约^③、不知为何物的革命、《现代错误学说汇编》^④，爸爸今天晚上讲的一切……原来束缚我们的脚步和割断联结我们的生命线的，不是上帝——他创造了心灵、美德和爱情——而是人，是人们的纷争、宿怨、嫉妒和虚荣分裂了信仰，破坏了耶稣的事业，而耶稣的本意是想使所有的人亲如一家。我不明白，为什么正派人要读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者，曾将《圣经》译成德文。

② 腓力二世(1527—1598)：西班牙国王。

③ 指一六四八年德、法、瑞典三国在德国威斯特发里亚省明斯特市签订的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和约。

④ 这是教皇庇护九世在一八六四年公布的。

历史,那是瘟疫的渊藪,充满了污泥、泪和血。我恨不得把一切都忘掉,把一切有关骑士的书籍都丢进火里,让过去无法统治现在,把形式和语言上的分歧永远消灭掉。我要问:是他不好,不实践上帝的戒律吗?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人,我能爱他吗?难道他的灵魂不是高尚的吗?我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只在于一个空洞的名字,一句坏人用来掩饰他们宿怨的废话。唉!相爱的人只能同属一个宗教,他们不可能有不同的宗教,即使信仰不同,爱情也会使他们在同一条约旦河里受洗。把不同的教派留给那些互相憎恨的人吧。定睛一看,我看见了两种宗教:好人的宗教和坏人的宗教。我觉察到丹尼尔不信奉耶稣,觉察到他不信仰好人的宗教……这不可能!不过,要是明天我在光天化日之下这么宣布,就会招惹大家讥笑。万能的上帝啊,我明白了,就像对光、对你的存在和我的存在那样明白无疑,但我不能把这一点说出来,否则聪明人就会把我当作傻瓜!”

想到这里,灵魂深处那个常常劝她自以为是的神秘的声音对她说,“起来,别害怕。你的智慧是强大的。屈服会使你丧失理性,胆怯会使你压抑良知。应当反抗成见,反抗谬误,反抗到处可见的各种虚伪的思想吧。你可以做很多事情。你大了,别硬去做小姑娘。你可以展翅高飞,不应该在地上爬行。”

听到这里,葛罗丽娅说:

“是的,是的。我比我父亲知道得多,比我伯父知道得更多。当我听他们运用书本上的警句发表滔滔不绝的演说时,我心里在想,‘只消一句话,我就能把这些冠冕堂皇的话驳倒。’他们是好人,是正直的人,但他们不懂得爱情。爱情既是系铃人,又是解铃人。他们只注意表面,没看到底蕴。而我受到了启迪,能看到,能接触到。我不会错,因为神之光在伴随着我,因为我爱,因

为那些遮蔽他们视线的阴影,在我的面前烟消云散了。唉,要是我有勇气……我成了伪君子;我听任人折断我的翅膀,而当它们重新长出来的时候,我又熟视无睹……我强迫我的思想服从他人的思想,把我的心强行关进可怜的小天地。但是,不!天并不像眼镜那么小!天是广阔的。我要跳出束缚我的牢笼,因为解放的时刻已经来临。上帝对我说:‘出来吧,因为我创造你是为了使你像太阳一样有你自己的光,而不是像水洼似的反射别人的光。’”

葛罗丽娅热泪涌流。她的头脑里电闪雷鸣,额角的血脉剧烈地跳动着,宛如被强有力的指头拨动的琴弦。她身上的一切都在呐喊:“反叛吧,反叛吧!……只有反叛,你才能摆脱不幸!”

她如卧针毡,躺不住了,起身下床,在茫茫的黑夜中摸索着走动,用滚烫的手抚摸被包裹在沉沉黑暗中的物件。

“你在哪里,主,我的上帝?”她说。

终于,她的手摸到了放在她房间里的象牙雕的基督像。

“主啊,”她喃喃说道,“你能同意吗?为此你值得被钉死在这含垢忍辱的十字架上吗?你的戒律实现了吗?”

说完,她把头垂到胸口,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捂住眼睛,哭了。她感到了圣杯的苦味。只有两条路:不是屈服,就是反叛。

晨曦从窗缝钻进屋里,在热恋中的姑娘的半裸体的肌肤上轻轻滑过。寒意和羞涩使她遽然一惊,她颤抖着躺下了,终于进入了梦乡。

第二十七章

他走了

一天早晨，堂胡安对他的哥哥说：

“外国人在我们家里已经住了二十六天了。他昨天晚上的话你也听到了。”

“是的。尽管他对我们感情很深，他的谨慎还是促使他及早告辞。他不想走，但也不愿滥用我们的殷勤好客。”

“虽然我昨天晚上挽留他再住几天，但我不想再留他很久了。还是走了为好。你意下如何？”

“我觉得现在这样很好。”

“怎么？”堂胡安不无嘲讽地说。“你对你的收获感到满意吗？这些新教徒，亲爱的哥哥，他们越是慎重，就把他们的伪教抱得越紧。应当听任他们自生自灭。”

“我不同意，”主教大人表示异议。“我认为，应当努力把迷途的羔羊带进羊群，呼唤它，追踪它。如果这样它还不愿就范……”

“你明明看到你的努力是劳而无功的。”

“你怎么能断定呢？我没有失去信心。我说了。他也听了。我传播的是神的声音，难道有朝一日不会开花结果吗？”

堂胡安摇头表示怀疑。

“眼下，”他说，“他还是早走为好。不能让他在这里老待下去。我们将失去一个杰出的伙伴，但应当让他离开。他的外表

不无魅力。他身上有某种令人动心的光辉。我的女儿又有点多愁善感……”

“什么？你在担心葛罗丽娅……”

“不，我倒不是担心……我的女儿……我不能想像……这里有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宗教。面对这道障碍，我想，不仅是清醒的理智，即使心存幻想，对于一个饱受天主教熏陶的姑娘来说也会望而却步。不可能是其他结局……不过，即使这样，虽然我十分信任她，我认为还是以尽量远离为宜。”

“我觉得你说话很有远见，”堂安赫尔说。“从我这方面来说，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会发生那种事情。我难以想像，在存在宗教障碍的情况下，一个真正虔诚的女子会对异教徒产生爱情。”

“亲爱的安赫尔，你别忘了，爱情纯粹属于人性。”

“而宗教则属于神道。不错，但是……”

堂安赫尔迷惑了。

“既然符合人性，就有可能发生，”堂胡安肯定地说。“所以我们还是排除那些危险吧。”

“你说得对，这样可以万无一失。”

在这次简短的谈话以后，堂胡安又照常闭门谢客，潜心于阅读和不停的写作了。那天下午，他对女儿说：

“莫尔顿先生就要走了。他刚给了我一笔数量可观的钱，要我们施舍给费科布里加镇的穷人。由你、安赫尔和我来执行。”

葛罗丽娅默然不语。尽管她竭力保持镇静，但是堂胡安还是在他女儿心灵的晴空里看到了一丝阴云。

“你怎么了？”他吃惊而怀疑地问。

“没什么，”葛罗丽娅回答说。“我在想，没有那么多穷人来花这笔钱。”

“喂！会有的。你去找吧。这笔钱中，还包括了赠给×××教区的可怜的修女们的捐款。钱，对这个人来说，同对我们一样，那不过是海滩上的沙子。”

“但他可不是个贪吝的富翁。”

“这我就知道了。”

“您认为他不能得到拯救吗？”

“去问你的伯父吧，”堂胡安笑道。堂安赫尔刚巧走进书房。“安赫尔，你听听这孩子提的问题。她问我莫尔顿能否得到拯救。他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我看他什么教也不信。”

“拯救，拯救……”主教皱着眉头说，“我们连他的信仰都没弄清楚。拯救！你以为这种问题用三言两语就能解决吗？这要看他的灵魂。谁知道灵魂在死的时候会变成什么呢……不过，莫尔顿先生来了，向我们告别来了。”

莫尔顿毕恭毕敬地俯身吻主教大人的戒指。然后同堂胡安和葛罗丽娅握手。他有点激动，但这并未使兰氏兄弟感到奇怪，因为他们对这位遇难者的离去也并非无动于衷。坐骑正在小广场上等他。他的全部行李在两小时前交给加斯帕路科运走了。

“您还会屈尊光临吗？……”堂胡安问，又一次紧握他的手。

“我会来的，先生。下个月之前，我不准备回英国去。”

“我们将很高兴再见到您！”堂安赫尔和蔼地说。“遗憾的是，我只能把您看作朋友！”

“我把您不只是看作朋友，”莫尔顿亲切地回答说，“我还把您看作良师，可敬的牧人和上帝的化身。”

“对您来说，我是个不称职的牧人，”主教遗憾地回答说。“看到如此宝贵的玫瑰花而我却失之交臂，我真该折断我的牧杖说：‘主啊，我的智慧太有限了，没有为你扩大疆土。’”

“谁能知道主的疆土的界限呢？”莫尔顿说。

“对，很对。因此我期待……我永远期待……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呢？”堂安赫尔对自己生气了。“我期待您有朝一日成为天主教徒。”

“上帝要我永远做个好人。”莫尔顿垂下眼帘回答道。

他再一次告辞，也没忘了跟塞德尼奥博士握别，然后上马走了。

第二十八章

归 来

费科布里加镇西面有一片孤零零的、人迹罕至的松林，它紧靠大海，完全暴露在风口上，即便是一阵微风，树枝也会低声吟唱。松林的中心十分茂密，边缘逐渐疏朗，形成一些通道，有几棵松树离群向沙地而奔，或者向山地而跑，似乎和同伴们吵翻了。一道简陋的围墙从松林中间穿过，墙上的石头和野草相处得亲密无间，形同一家。松树底下，开满了罕见的蓝色小花，美不胜收，这些花在花园里是找不到的，它们在羊齿植物丛中熠熠生辉，仿佛是风暴从世界的苍穹里敲下来的碎片，散落在大地上。那里，大自然混沌未凿，怡然自得于树茂花繁的静谧环境中。路人似乎能听见诗人笔下的无声音乐在那儿回荡，仿佛在说：“请勿打扰。”

七月的一天下午，地毯似的羊齿植物被一匹马踩得坑坑洼洼，丹尼尔·莫尔顿在围墙跟前翻身下马。他不用等候，因为两步开外，葛罗丽娅小姐已经像钟点那么忠实而准确地等待着他。在莫尔顿的热恋的眼里，暖融融、静悄悄的下午的全部美景，集于葛罗丽娅一身。她是蓝天；她是充满了动人的和谐的大海；她是清新而洋溢着微笑的大地；她是幽香扑鼻的松林的浓荫；她是从教堂窗洞般的树隙中错错落落地透进来的阳光。

葛罗丽娅朝四面八方看了看。

“没有人，”莫尔顿低语道。

“我总觉得有人盯着我们，”她说。“前天，我回去的时候碰见了堂胡安·阿马里略的妻子——‘修女’特雷西塔。”

在花朵上嗡嗡鼓翼的昆虫，从看不见的细丝上突然下坠的蜘蛛，天际的一片白帆，随着海水的波动像暗探似地时隐时现、探头探脑的礁石……它们是仅有的目击者。

“没有人，”莫尔顿又说。

“总有一天会有的，”葛罗丽娅伤感地说。“我们将从这里被赶出去，就像从家里被赶出来一样。那时，就没有海滩或森林做我们的藏身之所了。我们到这里来了七次，每次都很幸运，但就怕好景不常。到处都有怀疑的眼睛在盯着咱，丹尼尔。”

“咱们都是好人，为什么要像罪犯似的生活？咱们没有触犯上帝的戒律，却像点着了富人的房屋的纵火犯一样东躲西藏。这是为什么呢？”

“我也这么问哩。为什么呢，我的上帝，这难道是你的旨意吗？”

“不是上帝的旨意，”丹尼尔忧郁地说。“我们承受的是社会的后果，社会自认为是绝对真理的化身，却保留着腓力斯人^①时代的宗族观念。”

“昨天晚上我想了，既然是人制造的，就可以由人来打破，”葛罗丽娅说，心荡神移地端详着莫尔顿的脸，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仿佛来自十字架顶上。“没有那么困难。咱们想个办法吧……不过也怪，尽管我们再三再四地提出相反的见解，却总不得不谈论这种使人伤感的事情！”

“你没见我们在谈论宗教吗？宗教在成人之美的时候是美

^① 地中海东南沿岸的古代居民。

好的,但在让人离散的时候就是可怕而残酷的了。”

莫尔顿把脸凑了过来,定睛注视葛罗丽娅小姐的眼睛。

“你看什么?”她问,往后退了一步。

“在你的黑眸子里,”莫尔顿笑道,“我看见了大海和天空。这灵巧的眼珠把整个景色再现得非常清晰。你眨眼的时候,它们消失了,但马上又出现。”

“你别傻了,考虑一下我对你说的话吧……”葛罗丽娅娇嗔地说。“瞧,你胡子上有个东西……”

“什么?……这儿吗?……”莫尔顿摸着胡子叫道。

“不对,就在嘴边。是从松树上掉下来的很小的虫子。”

“这儿吗?”

“低一点……就在嘴边。这儿。”

葛罗丽娅一边说,一边用指头从情人的胡子上拈掉这个不速之客,把它尽可能挥到远处。像捕获蝴蝶似的,莫尔顿抓住了她的手,热烈地吻着说:

“葛罗丽娅,你想让我谈些什么呢?咱们可谈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像被判处死刑的人的思想那么可悲。”

“我们也是被判处死刑的人,”小姐抽回自己的手说。“更糟糕的是,我们是无辜的……”

“像监狱里的苦役犯一样,”汉堡人说,“我们一出生就在额头上打了烙印。世界上谁也不能帮我们去掉它。”

“谁也不能吗?没那么严重!”葛罗丽娅不赞成。“我们向上帝乞求吧,他会给我们打开道路的。”

“但这需要勇气,很大的勇气,亲爱的。”

“很大的勇气?看在上帝面上,”姑娘痛苦地叫道,“你这样说,不但没有排除困难反而增加了困难。如果你勇敢,我也会勇

敢的。”

“你为什么这样回答我？……我的亲爱的：激烈的冲突到来之日，就是巨大的牺牲降临之时。”

“对，应当作出巨大的牺牲，丹尼尔。但这个牺牲必须由两人中的一个作出。是谁，你，还是我？”

莫尔顿陷入一阵剧痛，目不转睛地盯着地下。

“是咱们两个，亲爱的。”

“两个？”葛罗丽娅有点迷惘地重复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事情非常简单。丹尼尔，不要使它复杂化。我们是两个人……我们相爱，但是，唉！我们的灵魂都崇敬上帝，却又各自信奉不同的宗教。其中有一种宗教是多余的，亲爱的。”

“对，其中有一个是多余的，两者必去其一，”丹尼尔忧心忡忡地说。

“必须向社会缴纳这笔税款。你是怎么想的？”

“社会是残忍的，很难宽容。”

“这就是说，”葛罗丽娅有点生气了，“没有出路。我开门，你关上。”

莫尔顿朝着天空叹了口气，显然表示，他什么门都没有见到——无论是开着的还是关着的。

“你为什么这样长吁短叹？你怎么啦？”心乱如麻的姑娘问他。

“没有什么……我在想我的不幸，我的不幸比你的不幸更大，大得多得多。”

“不……不，”葛罗丽娅小姐失声痛哭道。“我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一件使我非常伤心的事……唉！丹尼尔，你爱我远不如我爱你！”

“葛罗丽娅,亲爱的,葛罗丽娅!看在上帝面上,”外国人吻着女友的双手大声喊道,“不要再埋怨我、折磨我了……你哪里知道我的痛苦!我几乎把一切都要抛弃了:名誉、家庭、父母的爱,几乎把这一切都要抛弃了,为了你……我此时此刻正在犹豫。为了爱你,我就必须作出可怕的牺牲,这种想法使我毛骨悚然。你说得斩钉截铁:必须在两个宗教之中丢掉一个。”

“对。”

“应该丢掉的是我的宗教,你不是这样想的吗?”

“你是男子汉。男人应该为女人作出牺牲。”

“这个问题应当这样判决:要由信仰不那么坚定的人作出让步。你的信仰是什么?”

“我信仰唯一的上帝,天上和地上的主,”葛罗丽娅双手抚胸,充满泪水和圣洁的光芒的眼睛仰望上苍,声明说。“我信仰为了拯救人类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信仰恕罪和复活,信仰永恒的生命……我向你挑战,请你也像我一样直言不讳。你从未明确地对我宣布过你的信仰。”

“葛罗丽娅,你对教谕的信仰是不冷不热的……你对我说过。”

“对原则性的东西,我的信仰是坚定而炽烈的。”

“一切都是原则。你问问你的伯父吧。”

“我没有必要声明我反对哪些东西。”

“那你就不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应当绝对地相信一切,你瞧……”

“瞧什么?”

“我比你更虔诚,因为我相信一切,绝对地相信我的宗教教育我的一切。”

“你想说的是，”葛罗丽娅痛苦得喘不过气来，“应当由我作出牺牲啦？”

莫尔顿没有回答。

“这就是说，”他终于表示，“我们只有死亡，没有其他办法，葛罗丽娅。上帝将让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实现在这个世界上无法实现的目标，因为这个世界，我心爱的朋友，不是我们的世界。”

葛罗丽娅站了起来，以殉教者的崇高气概叫道：

“再见！”

莫尔顿抓住她的双手的指尖，用力一拖。姑娘又跌坐在石头上。

“不是二者之一作出牺牲，而是两人同时作出牺牲。”莫尔顿主张。

“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说，“我崇拜的耶稣基督，他教会了我独自作出牺牲的方式，如果必要的话。然而他只教给我牺牲生命的力量，没有教给我背着家庭结婚而喝下可耻地改变宗教信仰这杯苦酒的力量。啊，我的上帝，哪些地方才是幸福的，在那里宗教存在于心上而不在嘴上，宗教并不是世俗的种族观念。我们在这里，同被打上了烙印的牛一样！”

发完烈火一般的牢骚，葛罗丽娅小姐又站起身来，再一次说道：

“再见，永别了！”

“你说出了这句可怕的话，”莫尔顿痛苦地说。“这句话是我们唯一的解决办法。永别！别无他法，葛罗丽娅。我心里早有预感，但我不能说也不该说，是你把它说出来了。”

“因为你刚才使我的全部希望都破灭了。”

“因为我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因为不可能，因为没有办法，因为不可能有别的结局。”

“就这样吧，唉！”葛罗丽娅伤心而绝望地说。

“这是上帝的意旨。”

“我们要永远离开！”

“明天？”

“不，今天，现在，”小姐激动地说。

“啊，多么巨大的牺牲！不，我要求的并没有这么多，”莫尔顿一字一顿地说道。“你的灵魂，是高尚而美丽的，葛罗丽娅。对，如你所说，让我们永别吧，让我再看一看你。我的孤独，将像大海一样，永远翻腾，无穷无尽，无人知晓。葛罗丽娅，我的亲爱的，我的生命的太阳！听我说，别这样离开我。要是我得罪了你，要是我带着这样的内疚，看着你从我的面前消失，我将饮恨终身……”

葛罗丽娅又站了起来。

“等一等，”他拉着她说。“我对创造天地的人，对创造了你的那个人，十分信仰。让他作证，我发誓，我崇拜你。从我嘴里说出的话，没有一句不是真的。永远，只要我一息尚存，任何其他的爱，都不能像对你的爱那样，进入我的心。在我的记忆中，除了对你的怀念之外，别无眷恋。”

可怜的姑娘感到莫尔顿的手在发抖。她的脸上感到了他的呼吸和灼人的目光。姑娘呻吟着，摇摇欲坠，宛如火中之竹。她的心碎了。

“葛罗丽娅，”他又说，仿佛在呼唤着一个执意不应的人。“葛罗丽娅，如果现在我不向你忏悔，我将终身受到痛苦的折磨。我是个坏人。因为我不该爱你，而爱了你；因为我不该看你，而

看了你。你的眼睛,你的容貌,你的善良和你整个的心,把我俘虏了……我把隔离我们的戒律置诸脑后,接近了你。我承认,当时我应该逃避,在恶还不是不可避免的时候就逃避。然而我太怯懦了,我明白你爱我,你的心拴住了我的心。要想不落进这个圈套很难。我的所作所为你已经看见了。我本该及时离开你的家,而我却留了下来。后来,我以为苍天的殊宠能扫除障碍;然而时至今日,障碍依然存在,而且愈加可怕,日益不可逾越。退却的时候到了,你给我作出了榜样。你是伟大的,可怜的我做不到的事,你能做到。我真该遭到诅咒,见到了幸福却不能获得!我把你还给你的家,还给你的宗教,我把纯洁的你原璧奉还……天啊,你没有看出,没有清清楚楚地看出我的赤诚之心吗?”

“我看到了,”她痛苦地抽咽着说。

“你对我还有什么怀疑吗?”

“没有。”

“你说,如果不是天生的不幸横加阻挠,我有资格配得上你吗?”

“是的。”

“那么现在,”外国人用坚定的语气说道,一边站起身来。
“咱们分手吧。”

“永远,”葛罗丽娅补充道,也站了起来。

沉痛使她显得高大而苍白,宛如前来执行任务的死神。莫尔顿把她抱住。葛罗丽娅把脸藏在他的怀里,泪水浸透了他的胸口。

“给我个纪念品吧!”莫尔顿说。

“忠实的记忆不需要纪念品。”

“对,不需要;但如果你去了,不要一切都离我而去。哪怕给

我一根头发吧。”

葛罗丽娅伸手分出一缕秀发，强颜为笑，像婴儿娇啼似地凄然说道：

“没有剪刀。”

“不要紧，”莫尔顿说。“我来……”

他用牙齿咬，没半分钟就咬断了头发。

“天差不多黑透了。”

“对我来说，一切都已漆黑如夜，”外国人啜嚅道。

他们分开走了几步，但又回到一起，犹如海滩和波浪，总在互相逃避，又总在互相拥抱。终于，天完全黑了，远处的山和林中的地都隐没在夜幕中。一个骑手缓缓而行，头耷拉在胸口。他那黑黑的身影和恬静的美景极不协调，他走后，似乎一切又恢复了安宁。

葛罗丽娅朝费科布里加镇走去，背着沉重的痛苦，仿佛在追随基督，仿佛基督在对她说，“背起你的十字架跟我走吧。”她周围的一切，在呼吸着静谧的田野的气息。牛群从草原和耕地回来了，缓慢地、一步一步地走着，晃着沉重的犄角和庄严肃穆的脸。村里的妇女们朝相反的方向走去，头上顶着长长的面包。渔夫们在教堂的前廊晾着湿淋淋的渔网，网眼上，沙丁鱼的鳞片银屑似的闪闪发亮。

这一切都映入葛罗丽娅的眼里，一切都蒙上了她心灵的黑纱。

第二十九章

别 了

翌日清晨，葛罗丽娅把卧室的百叶窗打开，在她向窗外探出身子的同时，曙光照进了屋里。女郎的眼光在巡视田野和村庄之后，落在公墓的树上。她在想，“我的弟弟，现在你们是我唯一的爱了。”

窗外不远就是公路，沿公路有电报线，一根根简陋的木桩插在地里，距离相等，仿佛人的脚步一般。每天早晨，都有几只鸟儿飞到电线上栖息，它们觉得空中那个飘渺的落脚点十分惬意，歪着头就可以看到楼房和洞开的窗户，葛罗丽娅小姐一大早总出现在窗前，迎接白天，祝福上帝。

她不相信那些活泼的鸟儿是她的弟弟和其他孩子的精灵，她无法相信这种事情；但她总因此联想起凯法斯用蓝色的棺材把那两个小孩送进公墓的情景。因此，她日复一日地带着怜爱之情注视电线上的小鸟，当雨水把它们驱向远方时，她心里很不好受。费科布里加镇的公墓上有一大片丛林，那儿是这些流浪者的大本营，这个情况助长了她那稀奇古怪的幻想。葛罗丽娅看着它们成群结队地从那里飞出来，黄昏时又看着它们鼓噪着飞回去，直到它们在浓密的枝叶中进入梦乡，公墓里的音乐停息为止。

然而这天早晨，葛罗丽娅只能把她的忧愁投到所有的天生万物上。如果可能存在着黑色的光，她就是黑光里的太阳。这

种语义上的矛盾,在她的思想里已不复存在,因为在她看来,她的心灵的阴影已使整个世界变色。她没有像往常那样对立在铁丝上等待着她的小鸟微笑。她觉得看到了死去的两个弟弟。他们正在向她走来,样子和下葬那天躺在蓝色的棺材里时一模一样:蜡黄的脸,花冠上的花儿是鲜艳的,但面颊旁的花儿干枯了,整个身子盖在饰有丝带的皱巴巴的白衣下面。不同的是他们此时睁着眼睛,手挽着手,两双小腿在空中挪动着。他们指着地下,对她说:“这儿比什么地方都好。”

后来,她又望着教堂的尖塔,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和反感。尖塔是一个思想,姑娘的思想同它相撞,痛苦地被弹了回来,仿佛一只瞎鸟撞在墙上。突然,有人在花园里喊她:

“孩子,不下来吗?我等你上教堂,我已经等了好一阵了。”

是堂安赫尔,他正要去教堂做弥撒。葛罗丽娅一向乐于陪他,但今天觉得心里发冷,有一种奇怪的反抗情绪。不过,她还是顺从而亲热地跟着神圣的主教去了。走进教堂时,她心里又产生了恐怖,因为那些刷得雪白的石头仿佛沉重地压在她身上,使她喘不过气来。

堂安赫尔走进祭坛。葛罗丽娅努力唤起自己的灵魂、自己的虔诚和信仰的全部力量。总算达到了目的,因为堂安赫尔是一个圣徒,在他面前不可能继续心猿意马。心神不定的姑娘在同她思想里出现的痛苦的厌恶情绪搏斗,这种情绪虽然微弱,却在增长着,像出窝的蛇似的盘成一团。当她看见老人用手举起圣饼时,心里顿起狂澜,越来越猛,终于像瀑布一样倾泻下来。葛罗丽娅哭成了泪人儿,说:

“主啊,主啊,我也将懂得受罪和死亡的滋味!”

堂胡安在注意观察时,也能体察入微。那几天正好他没有

忙于创作,所以发现女儿有点异常。他对此进行了深思。怀疑是忧虑的姐妹。他得出了相当危险的结论,但他对姑娘的正派并不怀疑,因为他们的荣誉使他的脑袋里装不进这类东西。他所怀疑和担心的,是另外一类事情。

“葛罗丽娅心神不定,”一天上午,堂胡安在哥哥的房间里对哥哥说。“她有心事。我从她的一些吞吞吐吐的话里发觉,她的宗教思想发生了很大的混乱。她的想像力很活跃,她的理解力乱施展,可能铸成大错。再说,她感情容易冲动,也使我很担心。”

葛罗丽娅走了进来。

“我的孩子,”她父亲说,“往年你都在圣雅各节迎接上帝。你很久没有履行这条教规了吧?”

“从复活节以来,”她脸色发白了。

“啊!拖得太久了,”主教大人慈祥地说,把双手往沙发扶手上放。

“你为什么不在今天或明天忏悔,以便圣雅各节那天好领受圣餐呢?”堂胡安装出不在意的样子,说。“你瞧,我也该忏悔了,今天下午我就忏悔。咱们一起迎接上帝吧。”

“我的忏悔神父——波基托神父眼下不在费科布里加镇,”葛罗丽娅说。

“这有什么关系呢,傻孩子?你以前是向你的伯父忏悔的。”

“那时我还是小孩子。”

“现在为什么不呢?”

“来吧,驯服的小绵羊,”堂安赫尔微笑着说。“你害羞吗?看得出来……弥天大罪是羞于启齿的……”

“那么,我回避,”堂胡安在他哥哥伸出右手慈父般地抚慰忏

悔者时说。

葛罗丽娅一句话也说不出，两腿一软，双膝跪下。堂安赫尔用手臂拢住她的颈部说：

“开始吧，孩子。”

肃静！灵魂的忏悔开始了。面对如此庄严的仪式，一切宗教中最美好的仪式，说书人该住嘴了。在灵魂与上帝的对话中，谁也无权进行不恭的干预。请读者掩卷静候。

第三十章

女罪人和异教徒

彻底忏悔,和盘托出;搜肠刮肚,把良心深处最后一点渣滓都清理出来,越清理,呼吸也越轻松,因为她的负担太沉重了。

忏悔的时候,如果有一位鲁莽之人闯到跟前,就会听到叹息和啜泣的声音,以及基督的牧人的零星插话。结束的时候,堂安赫尔很不平静。他那慈祥的面容——据他的一位挚友说,他的面容总是像天堂般的恬静——露出了某种说不准的表情:好像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无价之宝正在消失,既不能避免,又不能生气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悲伤。堂安赫尔此刻的心情,就像多比^①眼看同他朝夕相处的天使突然在他身边消失了一样。

他做完简短的祈祷,也吩咐他的侄女做了祈祷后,十分痛苦地对她说:

“我的孩子,我不能宽恕你。”

葛罗丽娅恭顺地垂下了头。

“现在,”主教又说,“你需要镇静……休息。咱们到花园里去走走,慢慢谈。”

女罪人把帽子和手杖递给她的伯父。

“诚然,”他说,“我不愿意你父亲被蒙在鼓里。但如果你不同意,我一个字也不对他说,就像没有听见你忏悔一样。”

“我希望他知道,”葛罗丽娅说。“我是向你们两位忏悔的。”

“很好,我认为这样很好……不要难受。我们去散散步。”

在往滩边走去的时候,主教这么表白:

“我刚才说我不能宽恕你。现在你该知道为什么了。这不是出于严厉——你是喜欢我严厉的。你是个姑娘,在你这种年纪,自然规律会唤起一种接近异性的倾向,这种倾向,如果是正派和明智的,可以带来好处,引导你侍奉上帝。确实,我发现你的情感过于炽烈了,很有点像圣奥古斯丁所说的:‘溃烂的、病态的、贪婪得可悲的’灵魂躁动不安……你保守秘密应当受到谴责。秘密会见,是同一个有廉耻之心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姑娘格格不入的。躲躲藏藏不可能是什么好事。这个罪过是那么深重,以致我绝不相信你会……”

主教激动得哽住了,但他努力控制自己,继续说道:

“……尽管你的罪过是那么深重,也不是绝对不可宽恕的,如果你愿意,像你所说的那样,把这股邪恶的火苗从身上扫除,用对至高无上的上帝之爱来压抑它……我并不褊狭,你把一个生活在我们神圣信仰之外的男人当成了爱慕的对象,对这一点我也可以宽恕。当然,你应当立即堵住你的伤口,使你的心同异教徒的心断绝联系。我承认,这个年轻人的道德品质有明显的诱惑力,我对他很器重。但我感到奇怪的是,你竟在一个缺乏最主要和最宝贵的美,即缺乏天主教信仰的人身上,遇到了爱情的魔力……不过,既然你决心要摒弃这种罪恶的爱情,这在你的小小年纪就是难能可贵的,足以获得我的赦免。到这里为止,我们谈得还不错,我的孩子,但现在就要开始涉及到不同看法了,我要直截了当地向你说明。”

① 据次经《多比传》说:多比是一个恪守律法、多行善事而后成了瞎子的老人,因笃信上帝,上帝遣天使解救他的痛苦,最后眼睛复明。

葛罗丽娅全神贯注地听着。

“我的孩子，”可敬的主教继续说，“我生气的原因在于，你在忏悔时说，在你的头脑里，像污浊的蒸汽熏黑了太阳的光明和洁净一样，滋长了一些同基督教的教义和教谕背道而驰的错误思想，这些东西把你的头脑蒙蔽住了。灾难并不在于你被这些错误污染了，因为敌人，那些异教徒，总是处心积虑地在窥探人们的弱点，让你染上瘟疫。这对所有的人来说，即使是最坚强的人，都是不能避免的。然而，只要心灵能作出健康的反应，能够澄清感情，使浩然正气发扬光大，那么，错误就会像魔鬼似地在喊打声中落荒而逃。但是，你没有享受到这种乐趣，却保留了你的错误。你刚才说，你对它们恋恋不舍，它们像犹太人把肮脏的布告贴在十字架上似地盘踞在你的脑子里。你非但不抛掉它们，不把它们扔进火里，反而对它们爱不忍释。你想忏悔的不正是这个吗？”

“是的，先生，”忏悔人恭顺而又肯定地答道。

“这就是说，你染上了现在极为流行的时疫，最危险的时疫。因为它具有某种宽容的色彩，迷惑了不少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广教派’。你说：‘在任何宗教中，人们都可以找到永生的道路并取得永恒的荣耀……’；其实，在教皇的‘在众人和每人之间’的圣谕和‘何者为先’的训谕里，早就对这种论调进行了谴责。你说：‘所有的人都有根据理智信奉你认为真正的宗教的自由……’；其实，在《使徒行传》‘感动多人信主’一章，和‘至高无上’训谕里，早就批驳了这种论调……你对此如何认识？”

主教大人停住话头，仔细观察葛罗丽娅小姐的神情。

“我现在平心静气地给你讲解这些微妙的问题，”主教接着说。“我们应该好好谈谈，因为不把最后一点流毒给你肃清，我

就无法安心。不过你得告诉我,亲爱的小傻瓜,你究竟怎么在你的思想里惹上这些该死的毒蛇的?毫无疑问,你不幸爱上的那个人,准是他,给你灌输了这个以仁慈和宽厚的外貌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的‘广教派^①’原则。”

“不是他,”女罪人朗声说道,“不是他向我灌输了这些思想。丹尼尔没有披露他的信仰,他对您所说的……这个东西也不大喜欢。”

“广教派,孩子。”

“广教派……他的信仰看来是十分坚定的,甚至是容不得异说的,伯父。另外,他很谨慎,始终不说任何有损于我和我父母的宗教的话。我们只把宗教当作一种社会关系进行讨论,如此而已。”

“那么,你……瞧,我有点累了,我们在这块石头上坐坐吧。”

“我,我自己,”葛罗丽娅也坐了下来,“是有罪的。好久以前,自从认识他起,我就反反复复地考虑这些事情。我无法把它们从我的思想里排除出去,我以为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我认为我的理由不容辩驳。我也因此引以自豪,在含含混混的自言自语中津津乐道。”

“你说是‘自从认识他起’。可见他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责任的……”

“不,不,亲爱的伯父。是我,是我自己有责任。我必须对您

① 广教派:又译“宽和派”。基督教安立甘宗十七世纪出现的一批教牧人员,他们的信仰和宗教习俗被保守派认为非正统或偏离正统。最初此称呼指的是剑桥大学的柏拉图主义者,后来泛指依靠理性而不依靠圣传以论证基督教教义的教牧人员。他们认为,除了必须公认的教义以外,其他方面应讲究宽和。该教派可以说是十九世纪圣公会广教会派(或称宽和教会派)的先驱。

说明全部真情,把我灵魂的最深处向您暴露。早在认识他之前,我就在想这些可悲的事情了,只是还没有赋予这种思想以明确的形式。同丹尼尔的接触好像在我的心中燃起了千百个火炬,在它们的照耀下我开始考虑宗教、关于宗教的纷争、关于耶稣基督的王国的伟大而遥远的疆界等各种不同的问题。我把耶稣基督看成是一切人、一切好人、一切心地纯洁的人的主。”

堂安赫尔双眉紧蹙。

“我看,”他说得相当严肃,“你的溃疡在扩大,扩大到不可救药。啊!你父亲知道了这一切……他的卓识,正在于他执着于正统的学识,并在当代可恶的斗争中善于鉴别真理和谬误……”

“我父亲和您一定能说服我,”葛罗丽娅恭恭敬敬地低着头说。

“我们来说服你……听你的口气,这似乎成了个长期任务……那就是说,你陷于错误而不能自拔,要把你自己关在固执错误和屡教不改的围墙之中?……葛罗丽娅,葛罗丽娅,我的孩子,为了上帝,你应该清醒清醒!你瞧,你自己应该抛弃这些思想,应该像扔掉一个狰狞的恶兽那样把它扔掉。如果你自己不这样做,我就不能宽恕你。”

“思想是随时可能改变的,”葛罗丽娅说道,“为了思想这种无聊的区区小事而离开您和我父亲,我感到再痛苦也没有了。然而,假如我现在对您说:‘伯父,我已经把恶魔赶走了,已经把错误清除了’,那就是言不由衷。因为我的这些想法,不是说一句‘滚开’就能离开我的头脑的。它们是那样根深蒂固,我无法清除出去。我曾求助于我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但这种信仰并没有要我放弃那些想法。”

“小家伙,看在上帝面上,看在圣母马利亚面上……”

“嘴上否认,心里赞成,不是比错误本身还坏吗?”

“这是对的。不过,你疯了,难道你失去了圣灵的恩典和宝贵的才能吗?”

“我不知道我失去了什么,亲爱的伯父。不过,您把您反对的思想说成是虚假的,这一点很难使我信服。我不愿撒谎,不愿口是心非。我把心里最隐蔽的角落都向您敞开了。除此以外,我就无能为力了。我不能强迫我的良心。”

“这就是说,权威对你也一钱不值了……我看你已越来越深地陷入异教不能自拔了。”堂安赫尔惊愕地叫道。

“如果我陷入了错误,如果我陷入了异教,”葛罗丽娅说,“那么我声明,这并不是我的本意,我将尽一切可能摆脱它。不过,我不愿说谎,我不能说我相信那些我所不信的东西,因为迫使我思考我正在考虑的事情的,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一股活跃而持久的火焰。”

“反了,反了……孩子,看在上帝份上,好好想想你在说些什么吧!”主教大人忧心如焚地叫道。

“是的,我的伯父,如果失去了您的爱,”葛罗丽娅泪如雨下地说,“我就觉得已经受到了谴责。”

“你会失去的,你会失去的,你会失去一切,”堂安赫尔越来越严厉地说。“这不能就此罢休。我可以告诉你父亲吗?”

“我已经说过可以。”

“那就回家吧,”主教站起来说。

路上,谁都没有说话。堂安赫尔想,施以仁慈,进行和风细雨的开导,再加上耐心的等待,对葛罗丽娅那颗多愁善感的心是会有好处的。适当地与外界隔绝,经常接触圣洁的事情,可以治愈他侄女心灵上的麻风病。

往家走的时候，葛罗丽娅情绪消沉，心事重重，只听见在失眠之夜和潜思冥想时经常在耳边回响的那个不祥的声音在说：“反叛吧，反叛吧！你懂得的东西比他们更多。起来，抬起头来，把遮住你眼睛的灰尘擦掉，正视真理的太阳吧！”

第三十一章

暂停——矛盾似乎解决，
其实只是推迟而已

不知是不幸还是幸运(这一点我们暂时还不见分晓)，葛罗丽娅每时每刻都在变本加厉地鼓动她那“广教派”的翅膀，这势必把她带到上帝才知道的可怕的地方去。经过深思熟虑，堂安赫尔决定不向他弟弟透露葛罗丽娅的不幸的爱情。那件事情反正已经成为往事，并且已经得到解决，忘记得越快越好。但同时又认为向他提醒他女儿的错误更为稳妥，因为如果听之任之，错误就会像莠草一样蔓延滋长。

毋庸置疑，堂胡安得知他女儿的放任的思想正沿着迷误的斜坡令人心悸地下滑时，心情十分沉重。他想起了两年前葛罗丽娅那些大胆的观点，可见这个毛病由来已久，现在只不过改变了方式。他坐卧不安，一心想寻求灵丹妙药，使可爱的女儿再变成原来那样的天主教徒。这位好心的先生没有猜到她同莫尔顿之间发生的事情，但内心深处产生了一个模模糊糊的疑团。他不相信女儿会被外国人迷住，但认为此人英才外露，对敏感的姑娘的异乎寻常的胡思乱想不会没有影响。基于这个原因，他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金雀花王朝号的失事感到惋惜。

兄弟俩不失时机地开始了一场名副其实的规劝和训诫的围攻。主教来软的，俗民来硬的，试图使她回到解救的道路上来；然而这些进攻没有产生任何积极效果，或者说得更清楚一点，同

兰蒂瓜兄弟二人的苦心和教会的胜利适得其反。就在忏悔的当天,葛罗丽娅又发表了新的异端邪说,她的头脑里,魔鬼们争先恐后地纷至沓来,从广教派发展到了理性主义和其他可恶的谬论。

然而,当她和父辈之间的亲密关系濒于破裂时,不幸的姑娘的感情占了上风。失去他们的爱是不可弥补的,于是她决定,既然无法根除错误,就权且忘掉它吧。第二天,堂安赫尔当着她父亲的面对她进行训诫时,她说:

“唉!谁能抗拒这么大的权威和这么大的慈爱呢?我宣布屈服了。我相信圣母要我们相信的一切。”

不错,她屈服了。然而她觉得,那些错误的论调,那些被眼前的权威千百次地称为瘟疫的东西,依然活跃在她的内心深处,就像保留着一颗将在这年或那年开放新花的蓓蕾一样。葛罗丽娅采取了十分之九的天主教徒的共同手法,即:收敛起异端邪说,以免使老人伤心。这样一来,她和芸芸众生完全同流合污了——在公开场合是宗教信徒,私下里是广教派。

于是,堂胡安重又热情地埋头于他的工作,主教也慢慢恢复了心灵的平静,把一个美丽的灵魂从可怕的灾难中拯救了出来,他感到极为满意。他对葛罗丽娅的关怀并没有因她的胡思乱想而有所减弱,反而添了几分疼爱之情。这位有口皆碑的主教,想用他的天使般的慈爱来解决一切,但一切都不了了之;这种事例在世界上屡见不鲜。他想使异教徒归化,但他神圣的努力却劳而无功。他试图让葛罗丽娅的高尚情操摆脱庸俗的错误,但只获得了表面的胜利。主教的善意感人肺腑,但异教和错误依然我行我素,继续走向铁面无情的规律为它们规划的结局。

事情一经走上既定的方向,就无法使它改道。这一次,我们

发现,事情虽然表面上趋于平静了,但风暴并没有平息,冰下的泉流终将夺路涌出,并沿着自己固有的道路前进。

瞧,各种现象多么奇特地彼此关联,小事怎样引出大事来,一件件事情又是怎样自然而又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啊!费科布里加镇的矛盾目前只是暂时缓和一下;它正在喘气,以便爆发得更更有力量,犹如一个暴怒的人在发出打击之前敛气屏息,缩回胳膊。那种停息纯粹是虚假的,可以打这么个比方,就跟闪电和雷鸣之间的表面间隔一样——只是声和光的速度不同而已,其实是同时发生的。

我们已经看见了闪电。雷是非响不可的了。我们说过,事情都有自己的必然的进程。应当把这归结为宿命还是逻辑?很难确定。反正,事情依然我行我素,不以好人的慈悲或坏人的恶意为转移。

第三十二章

猎取选票的人

圣雅各节前夕,还不到上午九点,兰府人声鼎沸。堂胡安快步走出书斋,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乱子;但一看是堂西尔维斯特雷在大声喧哗,心也就平静下来了。

“我们在大选中胜利了! 我们胜利了!”

罗马皇帝生气勃勃、表情丰富的脸上,焕发出喜悦而自豪的光彩。

跟罗梅罗一起进来的是他的朋友拉斐尔——获胜的候选人,他的眼睛里也洋溢着欢乐。堂胡安还没有同他们拥抱,他们就开始向他介绍妙趣横生的斗争花絮,神父层出不穷的雅谑,使人捧腹不已。

“要不是花钱太多和有伤风化,”拉斐尔边脱大衣边说,“这种‘议会游戏’倒真该保留。”

不一会儿,塞德尼奥博士望完弥撒也回来了,说了一大堆祝贺和道喜的话。塞德尼奥瞅空告诉他们,在他们两位巡回旅行的时候,报纸上闹得如何不可开交;二人则令人惊讶地复查选票,讲述抗议、棒击、贿赂、打耳光等等事情。

堂安赫尔不误时辰地出现了。

“您离开您的羊群太久了,心不在焉的牧人,”他慈眉善目地对神父说。

“主教大人,赶狼驱盗也是为了照顾羊群。”

“也是,也是,”主教说。“我不争辩……不过上帝不是要我们当猎人,而是当牧人。下不为例吧……我明白这是必要的,完全必要的。在紧急关头,看见我们的羊群大难临头时,我们的牧人也不得不拿起弹弓来。”

“还有棍棒,还有刀,以及一切该拿起的东西!不是他们死,就是我们亡!”堂西尔维斯特雷大声嚷道。

“我们应当,”堂胡安看着他哥哥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果仅仅关系到我们的生命,我们死而无怨;但事关教会,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律师是世俗之人,以不容辩驳的权威口气发表了一通意见。神父则闭口不言,默然扮演着谦虚仁慈的角色。一个有思想,另一个有威望;一个倡导,另一个祝福。

堂胡安的书斋像开了锅一样,计划、消息、威胁和掺杂着世俗狂傲的宗教谦卑,此伏彼起,闹了好一阵子。最后,堂安赫尔和拉斐尔到客厅里去了,葛罗丽娅在那里向拉斐尔打了个招呼。这位卓越的年轻人,不无自负地竭力把谈话引导到他刚取得的胜利的自以为最得趣的那一点上去。但比他更卓越的女郎,在更高的精神境界上容光焕发,她站得太高了,无法用火柴的微光来照亮自己。

听着他们交谈,堂安赫尔心里十分沉痛。他是知情人,知道发生了两桩同样可悲的事情:小淘气对多情而完美的基督的卫士嗤之以鼻,却对外国异教徒萌发了可怕的情种。然而,遵从上帝的意志,此时她正垂下眼皮为自己祈祷,举起双手摩挲着拇指的指尖。

“这是上帝的安排,”主教大人想。

罗梅罗也下楼来向小姐问候。

“我对您有个意见，神父先生，”听完他吹嘘最近的业绩后，葛罗丽娅对他说。

“什么意见，亲爱的孩子？你对我有什么意见？”

“您下令把可怜的凯法斯赶出圣器室，于心何忍……”

“咳，一个无赖，酒鬼！不过他不该抱怨，因为有人对我说，他已经发财了。”

“嗯，是的……”葛罗丽娅不知所措地嘟噜着。

“我一回到费科布里加镇就听说穆迪德奥已经还清了他欠的全部债款，赎回了他典当的全部衣物……瞧，他发财了。”

“我的侄女和我，”主教大人微笑着说，“只给了他一丁点儿资助，不够派这么大的用场。如果不是面包增殖^①的奇迹再现……”

“我们确实在等待奇迹，”神父插话说。“也许是在等待破案。嘿！那个凯法斯可狡猾着哪！”

“神父先生，看在上帝面上！”葛罗丽娅愤然叫道。

“怎么，我说错了吗？那么凯法斯这么多钱是从哪儿弄来的？”

“有人给他的。”

“啊，对了……他也是这么说的。他不是恬不知耻地说是堂丹尼尔·莫尔顿给他的吗？”

“这是事实。”

“我不信。堂胡安·阿马里略在这方面很内行，他也对我说他吃惊不小……他点清了钱，一文也没有少……然而，他很怀疑……”

① 《新约》故事：耶稣用一小块面包使一群信徒果腹。

“对，”刚进屋的堂胡安说。“整个费科布里加镇都在议论凯法斯的财富。他还给我修缮房子。看来，我没有吃亏。”

“我认为，”神父肯定地说，“这件事情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法庭准备进行干预。”

“凭什么？太不公正了！”葛罗丽娅生气了。“这是不能允许的……我们不能允许……”

“我的女儿又来劲儿了，”堂胡安说。“就是说，她以极大的热忱来干预与己无关的事情。”

“我干预的是把一个无辜的人从诽谤中救出来。”

“你怎么知道他是无辜的呢？算了……不理你了，让你去折腾吧……先生们，咱们去吃饭吧。今天是喜庆的日子。”

进饭厅前，神父把大家拦住了，煞有介事地说：

“先生们，先生们……”

“想发表演说吗？”当那位优秀的神父举起右手做出西塞罗^①的姿势时，堂胡安问他。

“先生们，我希望在场的各位，包括×××教区的主教大人和我们的著名的勇敢的议员奥罗先生在内，明天能赏光到鄙人在索托·布里汉的果园去聚餐。用这种朴素的方式，一顿菲薄的午餐，我想我们就能不动声色、不喧哗、不招摇过市、像原始的基督教徒那样聚会于虔诚的宴会，庆祝我们的胜利。”

堂胡安见神父在人们胃口大开的时候用令人讨厌的口气说个没完，就说：

“从命，从命。不过此时此刻，我们还是坐到最近的餐桌上去吧。请入席，先生们。”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前43)：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家，雄辩家。

众人很快就在堂胡安的餐桌上落座。虽然日历上是七月二十四日，斋戒日，饭菜依旧非常丰盛。

“那么诸位都应邀了？”罗梅罗问道。

“盛宴！”主教大人说。“不过就我个人说，我只好谢谢神父先生。”

“如果主教大人不喜欢这种庆祝方式，”罗梅罗恭顺地说，“我们就取消。”

“不必，我的孩子们，为什么要取消呢？你们可以举行宴会，我想一定是简朴而庄重的。不过我不参加了：首先，因为我不喜欢宴会；其次，因为这是对一种政治活动的庆贺，而我不想参加政治活动。”

“主教大人不跟我们共享快乐，使我深感遗憾，”神父说。“也许这是一种挥霍？但《诗篇》作者^①说过：‘遵守教规的人举行筵宴。’”

“‘遵守教规的人举行筵宴，当着上帝欢乐。’”主教激动地补充道。“我们别篡改经文吧，神父先生，也别一口咬定睿智的大卫提倡大吃大喝。”

“啊，主教大人，”神父叫道，“您的话就是我的准则。”

“我说，你们尽可举行世俗的宴会，但不要邀请我，我是不去的。因此，等你们吃完之后，我再到那儿去溜达溜达。反正路不远。”

“只要走到河边，穿过犹大桥，走过堂胡安·阿马里略的牧场，马上就到索托了。”

“行了，我知道怎么走。”

^① 即大卫。

仆人给堂胡安送来一封信。他拆开浏览了一遍,说道:

“是丹尼尔·莫尔顿写的信,说他明天上午上船,向诸公告别。”

堂安赫尔偷偷瞥了侄女一眼。葛罗丽娅依靠坚强、果敢和英勇,忍住内心的痛苦,不动声色地接受了这个打击。只有了解内情的堂安赫尔,才察觉到女郎的脸上出现了一丝阴云。堂胡安也看了她一眼,也许想对丹尼尔·莫尔顿议论几句,但阿马里略先生来了。不管是否愿意,他也总得坐下来喝一口,哪怕是匆匆忙忙的。法官正在征求堂胡安的意见,究竟如何处置凯法斯这个案子。堂胡安这么表示:

“在没有证实这是不义之财之前,我认为,没有理由非难穆迪德奥。”

“会证实的。”

“您的钱库里少了什么吗?”

“没有,先生。但钱不会像草似地从地里长出来。凯法斯肯定是偷来的。偷谁的呢,我不知道。我建议费科布里加镇的乡亲们清点一下钱财,同时,把穆迪德奥抓起来。”

“但法律……”

“什么法律,哪儿有法律?”

“堂胡安·阿马里略先生,”神父问道,“明天您肯赏光到小树林中我家来吃饭吗?”

“我知道你们在竞选中胜利了。向基督的军队祝福!”阿马里略热烈地叫道。

他随即举起一杯葡萄酒,又说:

“我提议干一杯,先生们。为主教大人堂安赫尔·德·兰蒂瓜,费科布里加镇的光荣的儿子,西班牙使徒中最热忱的使徒,

我们大家的楷模，慈悲的人、虔诚的人……”

“看在上帝面上，看在上帝面上……”主教大人捂住耳朵，含糊不清地说道，“别奉承了，堂胡安·阿马里略，够了，够了。您可以要我干的一杯，我唯一可以敬领的一杯，是别让可怜的凯法斯为难。”

所有在场的人都吻了一下主教的戒指。主教走后，大家开始喝咖啡。

第三十三章

盛 宴

圣雅各节那天,费科布里加热闹非常。草地上在拍卖牲口,广场上在斗小牛,摆开了数不清的水果、面食和酒摊,演出了一些本乡本土的戏剧和舞蹈;入夜还大放了一阵焰火。但当天最主要的庆祝活动,应首推堂西尔维斯特雷在布里汉^①小树林中款待他朋友们的盛大宴会。一大早,仆役们就忙个不停,一切按精于此道的神父的指示准备。果园在山坡上,当地的车辆满载食品源源而来,没上油的轮子在上坡时吱吱嘎嘎叫个不停。

堂娜萨图尼娜在这件盛举中做出的努力令人钦佩。我们可以称她为大管家,因为她俨然是殷富的神父家中的两三个女仆和其余仆役的总管。二十四日夜里,这个能干的女人可说是没有睡觉,整整熬了一夜。她又要在一个巨大的木盆里搅拌成百个鸡蛋,又要给在骇人听闻的头天黄昏大屠杀中丧命的家禽褪毛。不过最热闹的还是上午,炉子点燃之后,火焰开始了它的伟大的工作,小锅吱吱乱叫,烟和浓郁的、香气扑鼻的蒸汽弥漫了房子的一角,飘到田野上空,仿佛在预报盛宴的佳音。堂娜萨图尼娜和她的全体帮手,手都不够使唤了,又要拿香料小纸包,又要拿肉豆蔻、柠檬、桂皮,又要撇去烧菜的油沫,又要将薄肉片嵌进炸肉排,还要拌色拉,做菜汤,似乎她们搬运的是整整一支军队的辎重。

不早不晚,两个大力士把一座不大不小的面包山摆到了餐

厅的桌子上,离那儿不远处在准备餐具和台布。食篮里堆满了甜食,那是出自修女们的巧手。从一个大肚子酒桶里,仆人一瓢瓢地往外舀着香喷喷的里奥哈陈葡萄酒,在一个用得变成了青灰色的铜盆里搅匀后,用漏斗灌进瓶子里,瓶子海螺似的呜呜直响。堂娜萨图尼娜没有忘记任何一件工作,她眼观六路,不让人耽误什么事情,她甚至亲手整理即将摆到桌子上的花束、筷子、洗手盆以及其他在体面的宴会上用得着的其他各种零碎东西。

正午时分,太阳烤着清凉的大地,客人们出了费科布里加镇。堂胡安的车打头,他和神父、拉斐尔坐在一起。随后的一辆车里坐的是堂胡安·阿马里略、助理神父和附近的两位受俸教士,最后一辆敞篷马车里,是其余的客人,这些朋友为这个隆重的聚会专程从省会赶来。总共十一张嘴巴。

食客们就座后,堂西尔维斯特雷为宴会祝福。盛宴开始了。

堂娜萨图尼娜别出心裁地把桌子摆在室外,安放在一个浓荫盖地的小院里,三两棵白杨把整个园子都遮蔽住了,只透进几缕稀稀疏疏的阳光,宛若装饰台布的花纹。这儿是桃子生辉,那儿是瓷坛放光,再远一点,是堂胡安·阿马里略的秃头闪闪发光。

宴会的主要部分是菜肴。一切赞美之辞,同它实际上的丰盛和可口相比,都显得苍白无力。它不但精致,而且味美,当然也太丰厚——由此观之,西班牙饭菜似乎是为填饱饕餮家的肚子,而不是供斯文人品尝的。

瞧吧!光那锅肉末大米粥,就会把胃口最大的饿汉弄得消化不良。然后是番茄鸡,接着是火腿,浇上了番茄汁。然后是鲜

① 布里汉:一译“勃利汉”,在西班牙语中是狡猾的象征。

美无比的坎塔布里亚鱼,有的浇了辣味酸酱,有的漂在香味诱人的卤汁里。两道鱼中间,上了一道通红的龙虾,从红色甲壳的裂缝中,露出了雪一般的肉。还有美味可口的石斑鱼,活像山羊的蹄子。然后又是肉,一道道猪肉,争奇斗胜。然后是炸面裹肉排和其他使人馋涎欲滴的菜肴。前前后后,伴之以橄榄、乳黄瓜、佛兰德或本地区的奶酪片、鲱鱼或其他开胃的小吃。还有冬瓜钟,真不知道该赞美什么,是味美无比的馅呢,还是香甜可口的瓜。还有红艳艳的辣椒,火焰似地跳进一张张嘴巴。

关于葡萄酒,我们说什么好呢?有些是安达卢西亚最好的传世佳酿。对甜食、奶制品又怎么说呢?光它们就够这群基督教的虔诚信徒饱餐一顿。最后,哈瓦那雪茄烟的上乘香味徐徐飘来,蓝色的云雾从桌子上空冉冉升起,把客人们笼罩在动人的气氛中。

堂西尔维斯特雷——为了时髦,我们且称他为东道主吧,吃得心满意足。堂胡安只是每道菜略尝了一点。拉斐尔表现得十分斯文。堂胡安·阿马里略狼吞虎咽。其他人没使堂西尔维斯特雷扫兴。他要求大家吃得越多越好,如果别人不像他那样狼吞虎咽,他就觉得无以自慰。他不断地鼓动他们,怪他们胃口不好,端着一道道菜请大家一吃再吃。宴会上还有件事值得一提——因为它和在马德里举行的几乎一切政治宴会如出一辙:拉斐尔提议把摆在桌子中央的花束献给葛罗丽娅小姐。

吸烟的时候,堂西尔维斯特雷认为应当讲话了,糟就糟在他真的讲了。

“亲爱的兄弟和朋友们,”他说,“我们欢聚一堂,共庆胜利。这是一个伟大的、不可估量的胜利;它必将使我们走向更大的胜利;走向真理战胜谬误。美德战胜恶习、上帝战胜撒旦的胜利……”

“讲得很好，”堂胡安·阿马里略应声附和，睁开喝完最后一杯酒后不久就合上了眼睛。

“……我们进行了一场肉搏，”神父接着说，甚至在说教的时候，他也喜欢带火药味儿的字眼。“并将继续战斗。《圣经》里说过：‘万军之神耶和华……不要怜悯行诡诈的恶人……求你发怒，使他们消灭，以至归于无有，叫他们知道神在雅各中间掌权，直到地极^①’。《圣经》里又说：‘火在他的面前，把他周围的放火人烧焦。’我们的义务就是战斗，因为情况已经发展到不得不拿起武器的地步。啊！先生们，假如我有我的众望所归的朋友、伟大的天主教徒堂胡安·德·兰蒂瓜的雄辩和口才，我就会对你们说明，革新派的不信神明和胆大妄为已经到了何等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他们想把信奉宗教的虔诚的人们置于何种困境。再说一遍，假如我有……”

堂西尔维斯特雷语塞了。大家都一本正经在听他讲；堂胡安的嘴边微微一笑，似乎说：

“不如闭上你的嘴巴，蠢才。”

“……不过，总之，我没有，”这位身兼运动员的神父又说，“我没有这种惊人的口才，也没有这种滔滔不绝的雄辩，这样，最好还是把话留给……”

“啊！请堂胡安先生给我们讲话……”阿马里略点着头说。

堂胡安以手抚胸，咳了几声。

“先生们，我不能讲，”他谦恭地说。“拉斐尔，您讲吧，您比我讲得好。”

拉斐尔也推辞了一番。然而，盛情难却，他们一致催他快

① 见《旧约圣经·诗篇》第五十九篇。

讲。他站起来，卸下了眼镜，擦了擦，再戴上，理了理眉毛，如此这般地说道：

“先生们，在你们面前，我的声音是最微不足道的了。我年轻，没有经验，没有知识，没有权威。我缺少美德，靠的是我的纯洁的信念，对天主教的真诚的热爱，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略尽绵薄之力，为教会——我们的慈母，我们为她而活着，为她而高兴，为她而呼吸的慈母——取得了这个实际的胜利。上帝有意让他的最不称职的战士、最渺小的仆人在恶人们挑起的冲突中取得了物质上的胜利。上帝赋予我勇气来保卫他，他使我语言有力量，心神有主，精神有锐气。他对我说：‘在战争中做强者。’无穷无尽的肮脏的毒麻风布满了社会的肌体。所谓的‘摩登精神’，这条百首巨龙，正在拚命地想推倒十字旗。我们能容许它这样做吗？绝对不能。几百个堕落的恶人，对一个天主教国家的千百万人来说，算得了什么？我们不但是最强大的，而且也是多数。在这场圣战中，我们要高举光荣的旗帜，说：‘滚回去吧，不信教的人们，恶棍，撒旦的狂热追随者们，在我主耶稣基督的天国面前，地狱是占不了上风的。’后来，我把我的卑贱的脸转向东方，看见了一个可敬的神奇的形象。一看到它，我顿时心潮起伏，百感交集，热泪盈眶。光焰无际的圣者遭受恶人迫害的苦难情景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心里顿时充满了崇敬的感情，大声喊道：‘你的伟大，彼得，不仅在于你的慈悲，也在于你的受难。万恶的不信神的人们，他们剥光了你的衣服，把你抢掠一空后又把你投入了监狱！地狱里的魔鬼会收拾他们的。神圣的牧人啊！我眼含热泪向你致敬，我为你唱“和撒那”^①，求你为我祝

^① 希伯来文，原意为“求你施救”。后失去原意，成为一般的赞叹语和欢呼语。

福,使我的力量成倍增长,使我的斗志更加高昂,在即将来临的战斗中不失方向。”

勇敢的年轻人演说完毕后,所有出席宴会的人都紧紧地同他拥抱。这时,大家声息全无,四周是一片虔诚的肃静。堂胡安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说了这样一席话:

“亲爱的兄弟和朋友们,我斗胆提醒你们,在这场革新派亵渎神明、卑鄙无耻地强加给我们的斗争中,光凭武器的锋利和坚硬,光凭胳膊的勇敢就够了吗?不,不够。最好的武器是祈祷,最坚固的要塞是美德和榜样。只要我们是善良、虔诚、仁慈和热忱的天主教徒,胜利就一半在握了。我遗憾地声明,因为我感觉到,我们之中的宗教精神变得淡薄了。谈战斗的多,谈爱上帝的少,‘你们中许多人在睡觉’。我们应当清醒过来,因为风暴已经来临,不但躯体应当清醒,而且精神也应当清醒。你们不知道异教在我们中间的流毒吗?没看见过最坚强的人也堕落了吗?没看见理性主义和无神论从上帝的领地内拉走了许多灵魂吗?没看见狂热虔诚的天主教徒日益减少、麻木不仁的天主教徒日益增多吗?这个问题太严重了。不能等闲视之。我告诉诸位:不但应当战斗,而且应当布道;不仅进行战斗的时刻到了,而且作出神圣榜样的时刻也已经到了。克己、忍耐、牺牲,这三句神圣的话比最锋利的钢刀更有价值……”

“妙极了,妙极了。兰蒂瓜先生万岁!”堂胡安·阿马里略不禁喊了起来。

“……我憎恶大喊大叫,讨厌歌功颂德。不该把人捧得比上帝还高。只能赞美上帝,正如大卫所说,上帝诞生得比山还早,亘古永存。我继续谈我的愚见。我认为,各种弊端,普遍的堕落和毒化,其根源盖出于侵蚀了我们肌体的外来邪法。远古时代,

西班牙得天独厚,它有真正的信仰,没有混杂任何其他信念或变异的流派。然而时光流逝,人心不古,文人政府上了台,它屈从于外国的邪恶,使宗教失去庇护。正如圣费利克斯^①所说,政府的权威只是‘让天主教行使其教会法,不允许任何人反对它的自由’。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谬误在我们祖国的大地上建立了成百上千的讲坛。说来真使人大吃一惊,天主教徒们,上帝的敌人把我们的信仰和至为宝贵的团结说成是个弊病。据说,为了医治这个毛病,应该向崇拜偶像的宗教,向改革,向胡言乱语的理性主义敞开大门!你们看,这就是那些最污秽的学说到处泛滥的原因,它仿佛一场倾盆大雨,冲毁了垃圾堆的堤坝,使洪水到处横流,使腐朽的东西和可怜的尸骨从田野中翻腾出来。不,不,一千个不!要么西班牙不再是西班牙,要么必须把它的土地涤荡干净,使天主教信仰这轮唯一的光芒万丈的红日在明朗的天空里重新大放光华。对我来说,这个理想,比感情,比生命,比其他一切东西都重要。为了看到这一理想变成现实,为了消灭这一吞噬我们的癌症,我甘心一千次献出我的一切,包括我家庭的安宁,我的家属和我的残生。先生们,我有真正信徒的热忱,我的信仰不在嘴上,而在心灵深处。如果不为这么伟大的目标而奋斗,那就不如放弃斗争;如果不以全部精神力量去祈祷和工作,不能作出榜样,那就不如像女人一样躲到一边儿去,把神圣的事业留给更勇敢的一代人。”

他没有再讲下去,因为精疲力竭了,其实也讲得差不多了。用善于恭维人的堂胡安·阿马里略的话来说,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金玉之言。祝贺之词热烈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聚会上热情洋

^① 历史上有几个圣费利克斯,均为教皇。

溢。如果正在望着田野出神的拉斐尔没有看见主教大人堂安赫尔慢吞吞地走来,也许,也许神父又要斗胆发表宏论了。于是他用神秘的语言和表达方式说道:

“主的代表来了。”

于是全体出迎。

第三十四章

犹大桥上

就在这十二个俗人酒足饭饱之后如此这般料理教务的时候，堂安赫尔向侄女告别，留她在教堂里祈祷，自己沿着公路朝犹大桥方向走去，来看望正在小树林赴宴的人们。他的秘书和侍从一左一右追随着他。几个瘸子、瘫子和在路上徘徊的穷人跟在他后面，渴望得到他的祝福——有些人把他的祝福看得比施舍更为要紧。

这位圣洁的男子汉，像通常一样，心情很好，亲切地同他的两个随从交谈。踏上犹大桥的时候——这座木桥早已年久失修——，发觉桥在他的脚下颤抖。不过他随即发现了晃动的原因，因为桥的另一端刚上来一人一骑，正在纵马驰骋。

“喂！骑士，”守卫对他吼道，“按照规定，这里必须步行通过。”

来者原来是丹尼尔·莫尔顿。他看到了主教大人，同时也注意到这座桥狭窄得同伊斯兰教徒进天堂的通道别无二致，就勒住坐骑，翻身下马。

“啊，莫尔顿先生！”堂安赫尔惊诧地叫道，刚才那种愉快的心情顷刻烟消云散。

丹尼尔恭恭敬敬地吻了吻主教的戒指，一面脱帽，一面说道：

“主教大人，您没料到会在这里看到我吧？”

“没有,确实没有。昨天我弟弟收到一封信,您把您的行期告知他。”

“上帝不同意我今天启程。”

“注意!不能把什么都扯到上帝身上,”主教严肃地说。“上帝允许了,不过不愿意。”

“请原谅,主教大人,”莫尔顿说。“我想是愿意的。我已经到了×××码头,带着我的行李,就在等待接我上轮船的划子的时候,有一只手沉重地落在我的肩上。回头一看,是凯法斯。堂安赫尔先生,他脸上的痛苦表情难以言喻。”

“啊,我明白了。”

“凯法斯在我面前双膝跪倒,对我说:‘老爷,在费科布里加镇,人们一口咬定我做了贼,在费科布里加镇,人们说我的钱来历不明。法官威胁我,大家都要求把丑八怪凯法斯、坏蛋凯法斯、白痴凯法斯投入监狱。我只好违背我的诺言,说明是您把我救出了贫困,但谁也不相信穷人的话,堂胡安·阿马里略暴跳如雷,对我大发雷霆……’一句话,主教大人,为了把这个人从如此悲惨的境地解救出来,我不得不中止旅行。否则我微不足道的施舍,反会使他蒙受不白之冤,使他陷入更大的困境。”

“崇高的思想,非凡的行为!”主教正色说道。“既然如此,可以允许您过桥。如果是其他缘由,就会此路不通。请吧,请别在费科布里加镇久留。”

他慈眉善目地同莫尔顿道别,虽然显得有些冷峻。莫尔顿继续赶路,直奔费科布里加镇。堂安赫尔则一步不停地继续往小树林方向走去;但他十步一回头,察看这个汉堡人到底往哪个方向走去。直到见他确是朝凯法斯居住的科蒂格拉去了,堂安赫尔心中才一块石头落地。

主教走近小树林时，神父的全体仆人和亲属都出来恭候，女仆们排在前面，萨图尼娜太太像鼓手队长似的站在她们对面。他们吻他的戒指，忙了好一阵，同时大声欢呼：“费科布里加镇的光荣万岁！”

直到贵人迈进院门，这帮人仍在没完没了地起哄。

“宴会的残汤剩饭还在这里，”主教看着杯盘狼藉的桌子说。“露天设宴确是个好主意，今天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

“我看今天下午准得下雨，先生们，”善观天色的神父说。“主教大人不想喝杯巧克力吗？”

杯子端上来了。堂安赫尔在一条土里土气的木凳上就坐，大家都围着他坐下，只有塞德尼奥和拉斐尔离开众人看报去了。

“堂西尔维斯特雷先生，”开始喝巧克力时，主教说，“今天下午会下雨吗？”

“我看恐怕得下。气压很低。有暴风雨，而且小不了。金雀花王朝号出事那天就是这个样子。可怕，先生们，多可怕的一天呀！”

“真可怕，”主教说。“刚才我走过犹大桥的时候，你们知道我碰见谁了？……猜不着吧？我碰见了堂丹尼尔·莫尔顿本人。”

“他又到费科布里加镇来了吗？”堂胡安·阿马里略好奇地问。

“是的……看来是他给了凯法斯……”

“这话只能蒙外行，”费科布里加镇的高利贷者眨巴着眼睛说。“我不相信什么施舍，尽管这个外国人可能家财万贯……”

“那他就可能做点施舍啰……”

“我不相信的恰恰就是这一点，我不相信他莫尔顿先生会那

么大方。我们不是傻瓜，我们这些西班牙人已经不是吮手指头的小孩子了，我们懂得识别奸诈之徒。”

“堂胡安朋友，”主教大人把巧克力杯子放回原处说，“耶稣基督说过：‘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①”

他话锋一转，谈到别的问题上去了：

“堂西尔维斯特雷这个果园是块乐土。这里一切都欣欣向荣，劳作和辛勤耕耘是祝福的成果。但愿我们整个西班牙都这样，在播种有益的劝谕和激励之后，都能获得良好行为的收成！多好的苹果树，多好的梨树，多好的桃树啊！”

堂西尔维斯特雷觉得，品尝美满生活的最大甜品——介绍自己的果园——的时刻已经到了。见到主教站起身来，罗梅罗就走上前去，向他介绍青翠欲滴的梨树。它们有的靠在树架上，有的倚在铁条上，全都枝繁叶茂，果实累累。梨树种类繁多，有柑橡梨，有“公爵夫人”，有“美杜松”，还有冬褐梨和其他许多外来品种。神父请大家注意挂满了青色果实的枝条，他用手托住嫩果，说：

“你们见过这种梨吗？全省都找不出这样好的品种来。”

参观果树的时候，堂胡安·阿马里略把堂胡安·德·兰蒂瓜带到一旁，告诉他一件大事。

“千万别往远处走，”文学家兼法律顾问对他说。“我看今天下午准有雨。”

^① 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

第三十五章

上帝的审判,无底的深渊

莫尔顿在科蒂格拉勒住坐骑。西尔多对他说:

“爸爸一会儿就到。他到教堂祈祷去了。”

凯法斯果然来了。

“我回来了,”莫尔顿对他说。“把我带到你要我出面的地方去吧:不过得快,我得在天黑之前赶回××××。那个认为人不偷就没有钱的法官在哪里?”

“请您跟我到公证人希尔·巴拉巴——堂巴托洛梅·巴拉巴的弟弟——家里去,给我签上一个条子,说是您给了我一万八千个雷阿尔……”

“你头里走吧,领我到巴拉巴家里去。”

“啊,老爷,我怎样才能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呀!”

“让西尔多在这里给我照料马,等我们回来。时间不长。”

半小时后,莫尔顿跟凯法斯一起回来了。两人东张西望,大为吃惊的是,找不到西尔多和马。

原来,西尔多接过马缰时,心里产生了想当骑士的愿望,就是说,想骑到那匹骏马的背上去。十二岁了,可怜的孩子还没上过一次马背。

“要是我骑上它,”他心里说,“从这里跑到‘五诚’,我的弟弟妹妹该多开心哪!”

虚荣心迷住了他的心窍。蛇在他耳边说了教唆话^①，西尔多分明听见有人在怂恿，“好歹爬上这匹马，就能像莫尔顿老爷一样神气。”

要在欲望的斜坡上止步谈何容易。西尔多从“五诫”到了“鞭子坡”，从“鞭子坡”穿过了滩边草地，渐行渐远。当他想让马停下来时，却由不得他了。那匹马放开四蹄奔驰，看来不跑遍半个省是不会罢休的。塞利尼娜和帕科说，西尔多跑到滩边去了。莫尔顿和凯法斯三步并作两步赶到那里，但什么也没看见。他们又穿过松林走到海边，但骑手仍然杳无踪迹，从过路人那里得到的消息前后矛盾。真是节外生枝，丹尼尔绝望了，尤其是他看到天上出现了坏天气的征兆以后。凯法斯急得向所有的神祈求，向圣安东尼祷告。最后，两人商妥：分头去找，在科蒂格拉会合。于是，在松林里分了手。

然而，莫尔顿很快就找得不耐烦了，决定步行回去。为了不从费科布里加镇的中心穿过，他绕了个弯，从教堂背后走。刚走到从东面通向教堂前庭的小巷，就听见古老的门铰链一阵呻吟，定睛一看，只见葛罗丽娅小姐正在跨出门来，面对这超然的情景，丹尼尔感到一阵从来不曾有过的震动。他的第一个反应是跟着她跑，但他终于忍住了，呆立在一道年久失修的墙壁的缺口处，宛若泥塑木雕一般。葛罗丽娅走上了回家的路。她就像在悲痛时刻掠过脑际的愉快思想一样过去了。

看到她拐弯不见了，莫尔顿下意识地走出藏身之所，跟了上去。

① 《旧约圣经·创世记》里说，蛇教唆夏娃吃了伊甸园里的禁果，使她眼睛明亮了，犯了原罪，被逐出伊甸园。

“我这辈子再也不能见到她了……”他想，“一次也见不到了……”

他远远地跟着她，离得太近的时候就停下来，离得太远了就往前赶。终于，葛罗丽娅走进了她家的花园。莫尔顿对自己说：“一切都完了。现在我该走了。”

作出这个决定之前，他在那条从小广场通向海边的小巷里，找了一块石头，在上面坐了半个来钟头。

温暖的大雨点落在他的手上，把他从遐想中惊醒过来。他仰望天空，只见乌云密布，令人窒息。一阵狂风，卷起条条尘柱，粗大的雨点砸在地上，形成一个个的黑圈儿，仿佛天上下的是两文钱的圆币。为了找个避雨的所在，丹尼尔从那条小巷里出来，走进另一条巷子，终于找到了一个棚子，可以把自己遮得风雨不透。

这时，大雨倾盆，仿佛要淹没大地，把整个费科布里加镇溶化掉。

“遇难那天，大雨也是这样袭击倒霉的金雀花王朝号的，”莫尔顿想道。“我真不幸！暴风雨中来，暴风雨中去。谁能猜得透主的心意？”

后来，他又望着天空，天空已经熔为闪电，化作水柱。他自言自语道：“雨看见了您，上帝！雨看见了您，深渊在恐惧中震颤……云降下了水灾，天发出了雷鸣，您的光华化成了闪电……雷声在周围震响，闪电照亮了世界，大地在战栗……你的道路在大海里，你的道路和足迹尚未为人们识别。”

暴风雨使黄昏变成了黑夜。莫尔顿看了看西侧的兰府，楼上已射出了灯光。

“全家人都在那儿，”他想。“葛罗丽娅以其天使般的妩媚，

侍奉二老的晨昏，……啊，我的上帝，他们多么幸福！”

又过了一阵，街道成了江河。屋顶上的水柱倾泻而下，仿佛上面打开了蓄水的闸门，雨点像千万条鞭子似的抽打着墙壁，人们惊惶失措地奔跑。好不容易，半小时滂沱大雨过后，天上的水似乎流完了，水柱变成了细线。夏日的乌云散开了，大自然像被玩笑激疯了的人似的逐渐平息下来。

“该继续赶路了，”莫尔顿想。“不过路都不能走了！……命中注定我在费科布里加镇遇难不止一次。”

刚想到这里，就听见小广场和兰府花园里传来的喊叫声和说话声。那里聚了好些人。丹尼尔先是不慌不忙地踱着步，听到嘈杂的说话声中有葛罗丽娅的惊慌的声音时，他就拼命赶了过去。

“出什么事了？”他向在小广场上碰到的第一个人问道。

“下大雨，犹大桥塌了，兰蒂瓜小姐吓坏了，因为堂胡安先生和主教大人还没有从小树林回来。”

栅栏的门是开着的。莫尔顿就走了进去。他一眼就看到了葛罗丽娅，她正从花园里穿过，裹着一条肉色的毯子。她的脸上和睫毛上还挂着几滴亮晶晶的水珠，雨还在东一滴西一滴地下着。寒冷和惊恐使她瑟瑟发抖，花容惨淡。

“丹尼尔！”她惊叫道。“你在找什么……”

她往家里跑去。莫尔顿跟在后面。

“十字架上的耶稣！”葛罗丽娅又说。“您不知道出什么事了吗？大雨冲坏了犹大桥。我父亲和我伯父可能已经离开小树林了……我放不下心。我赶去。”

她又出了家门。

“过不去。”有人说。

“可以过，”另一个人肯定地说。“弗朗西斯金，神父的仆人，刚从小树林来。有一段桥坏了一半；不过，小心点儿，可以过。”

“你说弗朗西斯金回来了吗？”葛罗丽娅心急如焚地问。

“是的，小姐。他在这儿，带有老爷的口信。”

“弗朗西斯金，弗朗西斯金！”葛罗丽娅在栅栏里高声喊叫。

一个身材矮小、肤色发红的小伙子，从头到脚都湿透了，像一个河神似的钻进了花园。

“我爸爸怎样了？我伯父怎样了？”小姐问道。

“没什么。不过乘车过不来了，走路很费劲。河水涨得很高。”

“他们让你捎什么口信了吗？”

“是的，小姐。让您放心，各位老爷今晚都住在小树林，明天回来，走到上游的比利亚莫哈达，从圣马太桥上过，不过我想也许可以乘船过来。”

“谢谢上帝！”葛罗丽娅说。“这我就放心了。”

于是她定睛对着丹尼尔·莫尔顿。突如其来的惊恐已经冰消雪化，此时她全部精神都集中在丹尼尔的非同寻常的出现上了。

“再见，”外国人说。“我在这里已毫无必要……”

葛罗丽娅踌躇了一会儿，茫然不知所措。

“再见，”她重复道。“你不是已经在回英国的路上了吗？轮船又失事了不成？耶稣！你总是跟暴风雨在一起……你为什么来？你怎么又一次到这儿来？……丹尼尔，看在上帝面上，这是怎么回事儿？”

强烈的好奇心溢于言表，夹杂着煎熬着她的、并没有熄灭的爱情。

“同我握别吧！”外国人说。

在场的仆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开了。

“我想知道你为什么留在这里而没有回到英国去。我想不到会再见到你……你为什么回来了？……不过，算了……我什么也不想知道。”

“上帝要我今天晚上同你会面。把手递给我吧。”

“好的，再见。”

莫尔顿热烈地吻她的手。

“不过，真的再见了。”

“真的。”莫尔顿重复道。

“你的马在哪儿？”葛罗丽娅问。

“马丢了。”

“丢了！那么……”

“我步行。”

“没有桥，从哪儿走？”

莫尔顿十分认真地想了想，是的，该死的桥已经坏了。

“路很远，”小姐说道，一边用眼睛窥测着她的朋友的心。

“我可以在费科布里加镇的旅店过夜。”

“对，再见。”

汉堡人好像被钉在地上似的。

“再见，不过，你这就走吗？唉！太可怕了！太可恶了！”

葛罗丽娅也被钉住了。

“也好，应当这样，”她痛苦地说。“这次不期而遇，仿佛发生在地狱里。朋友，走吧。”

“你撵我！……这倒是可怕得像地狱一般。上帝诅咒我吧，如果我拒不从命。”莫尔顿说，向房子迈了一步。

“我撵你，因为应当如此，因为上帝愿意如此。”葛罗丽娅说，徒劳地企图扑灭爱情的火焰。

“撒谎，撒谎！”他火辣辣地喊道。“你不爱我，你在捉弄我，捉弄我这个被大海抛在这里的欲逃不能的外国人。”

“你已经不像我们上次见面那样理智和厚道了。朋友，如果你尊重我，如果你爱我，就走吧。我求你。”

可怜的姑娘几乎喘不过气来。

“再也见不到你了……我逃避，但上帝又一次把我带到了这里。再也见不到你了！……我情愿失掉眼睛，也绝不遵从你的吩咐！”

“心心相印，比用眼睛看得更清楚。你不是要咱们两人都作出牺牲吗？为什么现在你又反悔？”

“因为我的上帝把我推到你跟前，对我说：‘去吧，占有她，她是你的，永远永远是你的’。”

“谁是你的上帝？”

“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只有一个上帝！”

葛罗丽娅觉得心里感情汹涌，无法抑制。

“丹尼尔，我亲爱的朋友，”她深情地说，“我求求你走吧。走吧。如果你想永远留在我的心里。”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他声嘶力竭地喊叫着，令人毛骨悚然。

葛罗丽娅觉得，太阳穴周围卷起了一阵炙热的旋风，蒙蔽了她的理智，犹如沉沉浓雾遮住了太阳的光辉。

“朋友，如果你要我爱你甚于爱我的生命，”她心慌意乱地说，“那就走吧，让我安静……你不相信我对你说的话吗？离开吧，离开才能使我更爱你。”

“骗人，骗人，骗人！”

“啊，你太渺小了！”姑娘喊道，绝望地求助于理智。“这跟你不相称的。丹尼尔，你不是我想像中的你了。”

“我是……这就是我，”莫尔顿喃喃地说，“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讨厌你。”

“讨厌吧。我倒宁愿如此……这要好上千倍。”

“只能缘尽于此了，”葛罗丽娅心乱如麻地接着说。“为什么你不避开我？”

“避开了……但命运，上帝，某种力量，把我又一次带到了你的身旁。”

“上帝，上帝！”她绝望地喊道。“我不相信偶然。”

“我相信撒旦。”

狂风骤起，仿佛要吹干淹没了的大地。外国人的这段话几乎听不清楚：

“啊，看在创造了天和地的上帝面上！葛罗丽娅，亲爱的葛罗丽娅，来吧，跟我逃走，跟我来吧。”

“耶稣！”葛罗丽娅战栗了。

“你不懂得命运的神秘语言，也不懂得上帝的神秘语言。天和地，一切都在对我说：‘她是你的……’”

“再见，再见！”小姐叫道，双手捂着头往家里逃去。

“等一等！”莫尔顿跟在她后面紧追不舍。

葛罗丽娅进去了，想把门关上，但被莫尔顿用强有力的手把门顶住。他也进去了。

第三十六章

多么可怕的天气！

“多么可怕的天气！”弗朗西斯卡嘟哝道。“好像世界的末日到了！耶稣……风把楼梯上的灯吹灭了……把门敲打得多响，乒乒乓乓的……罗克，罗克！……”

可敬的女仆沿着楼下的走道往里移动，睡眼惺忪的罗克应声而出。

“喂，动弹动弹吧！”弗朗西斯卡一面说，一面摸索着往楼下走去。“耶稣，马利亚，约瑟……真可怕！我好像看见一团黑影，一个人影从上面的楼梯上溜走了。”

“您见鬼了，弗朗西斯卡太太。”

“我见到你就够了，魔鬼。把花园的门关上。老爷们今儿不回来了……风真大！哎，请圣雅各行行好吧。暴雨过去后又是大风。好像魔鬼们把房子腾空举了起来似的。告诉我，蠢东西，看见小姐上楼了没有？”

“看见了，太太。她早就上楼了。”

“你看见什么！你不是在蒙头大睡吗！她会不会还呆在餐厅里？不，到处都是黑洞洞的……走吧，把门关上，点上灯笼，咱们去巡查一下。”

“巡查？”

“对了，我就是不放心。我好像看到了……圣明的圣安东尼！”

“看到了另一个世界里的人？”

“哎呀，快把门关上，上楼去，把嘴闭上。”

关好门后，两人悄没声儿地上了楼。

“噯！”女管家走过楼上的走道时说。“小姐已经把自己关在屋里了。我看见窗里有灯光。”

她走到葛罗丽娅的卧室跟前说：

“晚安，小姐。”

他们随即在房子里转了一圈儿，但没有发现任何踪迹。风还在吹，在房子周围滚来滚去，把它裹在可怕的旋涡中，仿佛要使它拔地而走。

整个费科布里加镇，仿佛一只失了舵的倒霉的船，包括镇中央的教堂和桅杆似的尖塔，似乎都要被飓风卷走了。花园里的树木飘动不定，宛似散乱的头发，随风摇曳。雨点像指甲般在玻璃上抓挠。

狂风停息后，檐前仍是泪水涟涟。悲悲切切的呻吟，时隐时现，缭绕不绝，仿佛是夹着诅咒和叹息的忧伤独白。

后来，又是狂风大作。树枝不怀好意地互相倾轧，互相抽打，在无际的天空散开去的旋风中，似乎响起了一个被逐出天堂的天使的断翅发出的嘶嘶声。

第三十七章

终于真相大白

葛罗丽娅的躯体和心灵都产生了一种冰凉的感觉。她的神志已逐渐恢复正常。她开始扪心自问,感到恐惧。一切都是漆黑而可怕的。她想起了家庭和名誉,觉得她被上帝和人们遗弃了。

“丹尼尔! 丹尼尔! 你在哪里?”她闭着眼睛,伸出了求救的手。

莫尔顿把她抱在怀里。

“我在这儿,”他说,“在你身旁,我永远同你在一起。”

“你疯了! 你应当逃走。不过,看在上帝面上,现在不要离开我。我快死了。”

“现在,”莫尔顿毅然说,“谁,谁也不能使我从你身边离开。”

“我父亲……”她嗫嚅道。

“跟我不相干。”

“我的宗教……”

外国人沉默了,把头垂在胸口。

“丹尼尔,丹尼尔!”姑娘担心地叫道。“你怎么了?”

莫尔顿没有回答。葛罗丽娅用手抚摩他的胡子,强使他抬起头来。

“你提到了一个可怕的字眼。我刚才已经忘却了。”外国人喃喃说道。“你使我的血凝结了。你使我的心跳出了胸膛,又抽

了它一鞭。”

“你，为什么吓成了这个样子？”葛罗丽娅说着也害怕起来。
“丹尼尔，我亲爱的朋友，不要加深那分隔我们的鸿沟，相反，让我们努力填平它吧。”

“嗯？”

“让我们共同努力，把我们的信仰变成一个，让我们的良心互相妥协。咱们在罪恶中已经合为一体了，那么，让咱们在好事，在真理中也一致起来吧。丹尼尔，好好检查一下分隔我们的东西，就会看到距离并不太大。”

“对天地的创造者来说，是区区小事；对人来说，却不可逾越……”

“我的上帝！”她满脸泪水地叫道。“我们就无法得到怜悯了吗？”

“我亲爱的妻子，”他热情地拥抱着她说。“咱们赤诚相见的时刻到了。”

“我们正视这个残酷问题的时刻也到了。”

“是的，是的。”

“我内心深处正在产生可怕的、威胁性的内疚，”葛罗丽娅说。“它在对我大声疾呼：‘你们已经永远结合了’。”

“永远，”他嗫嚅道。

“分道扬镳是不可能的了。”

“不可能了……可是，说破真情的时刻也到了。”

“啊，丹尼尔，丹尼尔！”葛罗丽娅叫道，宗教感情在她心中犹如翻江倒海一般。“我的朋友，我亲爱的伴侣，我的丈夫，让我们跪在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像面前，庄严宣誓。我们今天晚上就要完成我们的宗教妥协。你我都应尽可能地作出牺牲。我们都是

耶稣基督的顺民。让我们向他……丹尼尔，丹尼尔，你为什么逃避我？”

葛罗丽娅双膝跪倒在圣像面前，拖住她的爱人的胳膊，要他也跪下来。丹尼尔把头垂在胸前。他的面容从来没有像此时这样优美动人，他脸色苍白，神情严肃，蓝眼睛里闪出忧郁的光，侧面看去，他的鼻子和前额线条端庄，连鬓胡须上宽下窄，和救世主的永生的面容一模一样。

“你为什么 not 看着我？”妻子悲伤地问。

“我没有勇气看你，”莫尔顿突然壮起胆子说。“我的亲爱的，我不是基督教徒。”

“你说什么？丹尼尔，看在上帝和圣母面上！”

“我最后应当告诉你，”外国人颤声说道，“我告诉你吧……葛罗丽娅，我不是基督教徒，我是犹太人……”

“耶稣！我的父亲和救世主！”

不幸的女人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仿佛是一个被匕首处死的人，仿佛看见大地在脚下裂开，地狱之火正在喷出来。她失去了知觉。莫尔顿赶忙救她，跪下来，把她抱在怀里，竭力用充满柔情蜜意的话唤醒她。然而，当她睁开眼睛，再次看清眼前那张曾使她神魂颠倒的典型的闪米特人的脸时，对他厉声喝道：

“骗子！犹太！……你欺骗了我！”

“我对你隐瞒了我的宗教，”莫尔顿内疚地说。“这是我的过错。”

“你为什么隐瞒你的宗教？”葛罗丽娅问道，挣扎着支起身子。

她的黑眼睛喷着火焰。

“为了利己，为了怕你不爱我，”莫尔顿胆怯而恭顺地回答

说。“我没有撒谎,我只是闭口不谈。不过我承认,不谈也是极大的过错。”

“无耻,无耻!不,你在胡说……”葛罗丽娅绝望地说。“你不可能信那种教。”

“也许比你更笃信自己的信仰!”

“撒谎,撒谎!”姑娘跪在地上,拧着胳膊反驳道。“如果你是以色列人,我绝不可能爱你。唉!我说这个字的时候,舌头都好像被火烧掉了一样……光是你的宗教的名字就是对神明的亵渎……你怎么会不信仰耶稣基督,不爱他呢?……如果真的如此,该是多么可怕的欺骗!可怕的生,更甚于可怕的死!我信任你,爱你,崇拜你,想和你白头偕老,这时,我的上帝,你自己却让我发现了这个可怕的秘密……你为什么不把那可耻的宗教写在前额上?为什么当我向你接近的时候不告诉我:‘躲开,我在受上帝和人们的诅咒?’”

“你的狂热使你失掉了理智!”莫尔顿同情地端详着她说。“你可以责备我对你隐瞒了真相,但不能侮辱我那不幸的种族。你也不应附和世俗的偏见,因为这和你是极不相称的。”

“如果你对我说的是事实,为什么你的外表不同你所信仰的邪恶的宗教一样?为什么你的言谈举止和你的人品不同你丑恶的信仰一样可怕?骗子,彻头彻尾的骗子!”

“葛罗丽娅,我所爱的朋友,不要这么说。你的辱骂会把我杀死的。”

“你为什么骗我?你为什么任我爱你,既然明知我们应当终身隔绝?”她像一个快要发疯的人似地诘问道。“告诉我,为什么任我爱你?”

“因为我爱你。我的确做得不对,不过我也认识到了我的错

误。当我意识到庄严而可怕的宗教矛盾的时候,我认为应该同你分手,我向你提过建议。我的思想是诚实的。”

“对,但后来你又回来了。”

“我回来了,”莫尔顿罪犯似地不知所措。“这是事实。我不知道是谁把我带回来的。一切都在命令我回来,也许是地狱的波浪,也许是神的旨意。在统治世界的上帝的力量面前,人只是听任摆布的玩偶。”

“‘上帝’! 不许你的嘴巴碰一碰这个名字……你……我说不清,是爱你还是恨你,人的头脑里是否有这种情况,我只能说,我既恨你,又爱你。”

她捂住了脸,便不停地放声大哭起来。

“这一切都只起因于一个名字,一句话! 啊,太不公正了!”莫尔顿痛苦地说。“统治世界的竟是语言而不是思想。告诉我,当你爱我的时候,你为什么爱我?”

“我爱你,因为我觉得是上帝把你带到我的面前。我爱你的谈吐,你的行为,你的人品。我爱你,因为你同我心心相印……我知道,这是因为……然而,不……你在骗我……你不可能是你所说的那种人,丹尼尔,你的心是善良的。”

“我们的戒律告诉我们:‘关心穷人的人有福了,因为遭难的时候耶和華将解救他’。”

“你不可能属于那个声名狼藉的教派,”葛罗丽娅又说,像对待烧红的钉子似地对待她的疑团。“尽管你一千次发誓说那是真的,我也将一千次拒不相信……如果你是,那你伪装得太可恶了!”

“我伪装了,是的。当我们在一个像你的祖国这样不可通融的国度里旅行时,这是我们的惯例。不过,在你的面前,我应当

说实话,我承认,我坦白,我向你忏悔我的过错,希望得到你的宽恕。”

“不,不能宽恕,绝对不能,”葛罗丽娅愤怒而坚决地说。

“你的夫子^①,”莫尔顿说,“对你说过:‘饶恕你的敌人,爱他人胜如爱自己’。在我们之间的宿怨问题上,你为什么附和基督教芸芸众生的粗鄙的偏见?葛罗丽娅,在天和地的创造者的面前,我无法相信你的绝顶聪明会堕落到如此地步……”

“耶稣之内,一切都可以接受;耶稣之外,万万不能通融。你不要把你使我产生的厌恶叫做偏见吧。”

“厌恶会使一个名字悄悄地消失。也许这对你毫无好处吧?你不了解我就爱上了我,你说,这不是对你的信仰的讽刺吗?要么是我精神失常,要么这就是人类的声音——它在大声疾呼,索取它的权利。”

“唉,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不幸的少女如痴如狂地叫道。“你既然是这种人,为什么你身上的一切都是可爱的呢?你的心无疑是善良的,出污泥而不染。努力吧,亲爱的朋友,努力抖掉你身上的毒疮吧!你的灵魂已经具备了得到拯救的条件,只要再稍稍争取一下,反顾你自己的内心就行了。丹尼尔、丹尼尔,”她深情地拥抱着他。“为了你对我的爱,也为了我对你的爱——这种爱不是永远熄灭,就是与日俱增——我要求你成为基督教徒!……丹尼尔、丹尼尔,抛掉你那虚假的信仰,和我一同进入我主耶稣基督的乐园吧。”

莫尔顿把她紧紧拥在胸前。后来,又轻轻地推开她,凄凉地说:

① 指耶稣。

“抛弃我父母的宗教……不能,万万不能!”

葛罗丽娅从他身边跳开,惊愕地看着他,仿佛看见了地狱里的鬼,它越漂亮就越可怕,越赏心悦目就越阴森可怖。

“你在说些什么?”

“我也有家庭、父母、姓氏、声誉。我们虽然没有共同的祖国,但是我们把它建立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生死与共的神圣的戒律中。我的远祖是科尔多瓦人,他们被不公正的法律赶出了西班牙。到目前为止,在一代又一代的家族成员中,我们都是诚实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离宗叛教。”

“没有一个!”葛罗丽娅痛苦地说。“你认为他们心中有上帝吗?”

“他们是好人,比如我的父亲,心中永远有上帝,”丹尼尔十分肯定地说。“不,你们无法把我们打入你们基督教的可怕的地狱。”

“我历来不相信地狱,”葛罗丽娅说,眼里露出恐怖的神情。“但现在看来,这个火炕只为我一人存在。啊,我方寸已乱!如果本来没有地狱的话,为了我们,为了你和我,上帝也会创造一个地狱出来。丹尼尔……但是,不。我要救我自己,救你。要是不救你,我就活该在不灭之火里焚烧……丹尼尔,丹尼尔,睁开眼睛,跟我来吧!”

“不能按照你设想的方式,”外国人沮丧地说。

“那么……该用什么语言来责备你呢?……现在我的命运怎么样呢?……我看,你的教义中没有良心。”

“你可以像看书一样看到我的良心。”

“没有悔悟的美德。”

“当罪恶带来痛苦和耻辱时,我就说:‘主啊,我抬不起头来,

羞愧得无地自容……痛苦降到了我的身上’。”

“没有献身精神，没有忏悔。”

“有的，因为我说：‘我的罪孽比我的头还高，沉重地压在我身上。’因此，我将忏悔我的丑行，让罪恶来折磨自己。”

“你说要我看看你的良心吗？”葛罗丽娅说，“不，我什么也看不见。一切都像黑夜一般，像我的无知一般，像使我永远不能自拔的黑暗一般。在基督的面前下跪吧，我就可以相信你所说的一切。”

“不能在我所不信的十字架上的先知面前下跪，而只能在我崇拜的你的面前下跪。”莫尔顿双膝跪倒，吻着葛罗丽娅的双手说。“如果我不向你献出我的全部良心，如果我对你隐瞒任何一点真情，就让我的父亲诅咒我，把我逐出家门吧！我看见了，就不能忘情。自然，我以为我的遇难是出于天意，是上帝把你许配给我。但谁能知道上帝的意图呢？谁见过他的书了呢？我对上帝的信仰是深刻而坚定不移的：我随时随地都看见他，当我违背他的戒律时，他就更可怕、然而更清晰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我知道，我的宗教对你神秘，我的所作所为是利己主义的，你们天主教徒厌恶我们，我也不愿让你浸透了我心灵的幸福毁于一个字眼。我知道，你如果了解我信仰什么宗教，就不会爱我，因此我对你讳莫如深……当我想说的时候，已经晚了。我太爱你了，深深地坠入了情网，无论是从心灵还是从躯体来说，我的整个生命都系于你一身，暴露我就不啻毁灭我自己……于是我就考虑实现同你永久结合的办法。但是，宗教问题使我震惊，我发疯了，它比西奈山的千次雷霆和耶和華的全部报复更使我惊惶失措……最后，我明白无计可施。我们的爱情是上帝和人类之间的骇人听闻的矛盾，可怕的荒唐事，绝对不可调和的冲

突。明白这一点后,我却步了,从我的精神里找到了分手的力量,向你作了建议。我们互相回避了,因为除了各奔前程外,我们没有别的抉择,犹如黑夜和白天……到此为止,我的罪恶还不算太大。”

“然而后来……”

“后来……我没有想过要更改我的决心,我的心碎了,决定永远离开这块土地,正在这个时候,一次不足挂齿和毫无功德可言的施舍引起的意外之事,迫使我回来了。我不知道怎么就到了你家。不过我不相信宿命,照我想来,假如不是那个用自己的手指创造了世界、天体和精灵的人的明明白白的意志,什么事也不会发生。我是神秘力量手中的玩具。毫无疑问,上帝把我差遣来了,为的是考验我,了解我的毅力。我上钩了,不正直,像大卫一样上钩了^①。我成了坏人,你爱我吗?然而我爱你,崇拜你,这就使我在上帝面前能得到宽恕,也应该在你面前得到宽恕。我的爱情比我更坚强……我忏悔我的罪恶……我毫无怨言。不过,请你把对我们信仰的不同之处去掉一半,你就把我的罪恶大部分去掉了。”

“啊,别把上帝的名字同这件事混为一谈……不能混为一谈!”

“我说:‘你的正义高如山,你的评判如深渊。耶和華啊!……’这最大的矛盾是上帝的杰作。我们两人之间的炽烈的爱情,是上帝的杰作。让我们诅咒……但我们诅咒谁呢?诅

① 大卫围攻拉巴时,为乌利亚的妻子拔士巴的美貌所动,借刀杀人,让乌利亚死于敌人之手,自己娶了拔士巴。对此,“耶和華甚不喜悦。”见《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

咒上帝吗，不能；诅咒我们的爱情吗，也不能……让我们诅咒视此为恶的时代吧！”

“你诅咒你的种族吧，它牺牲了耶稣，自绝于拯救……”葛罗丽娅声色俱厉地说。“我不相信你的忏悔，因为你的灵魂是黑暗的。离开我吧。我对你的无法克制的爱情本身，更使我增加了对你的憎恶。”

“葛罗丽娅啊，葛罗丽娅！”犹太人痛不欲生地叫道。“你的见识应该比我更高。我虽然憎恨天主教，但是却崇敬你，因为我懂得把你那虚假的、我对它嗤之以鼻的宗教，同你本身区别开来，我把你看得高于世界万物。在光明的天使中，你被选中了。我以你为光荣，如果你是我的妻子，世界上就再没有更可敬、更可爱的女人了。”

“我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是我！……你说什么！”葛罗丽娅呻吟道。“我也曾对此梦寐以求，万能的上帝，而且以为存在着现实的可能！谁能预料到这个可怕的矛盾呢！上帝把我舍弃了。上帝把我永远抛弃了！”

“如果你的上帝把你抛弃了，”莫尔顿朝她跑过去说，“那么我的上帝欢迎你。耶和华啊，你的评判如深渊！”

“别碰我！”葛罗丽娅躲开他叫道。“放开我！”

然而她无法抗拒，莫尔顿把她搂在怀里。可怜的姑娘浑身战栗，跪了下去，抱着他的双脚凄惶地叫道：

“丹尼尔，丹尼尔呀！你看我双膝跪倒在你的面前，你看我名誉扫地，被上帝和尘世所抛弃。凭着我对你的爱，凭着我失去的名节，凭着对上帝的尊敬和你内心的善良的本能，我求求你把我救出这个地狱。你改宗基督教吧，洗刷你的灵魂吧，用你的灵魂来洗刷我的耻辱！你制造了一个可怕的废墟，修复它吧！也

许这是天的启示。大罪使许多人睁开了眼睛……如果你爱我，就皈依吧！成为基督教徒，崇拜十字架，你就会觉得你的精神是高尚的，它马上就会沐浴在真正的上帝的光辉之中！”

“咱们订个协议吧。”莫尔顿把她从地上搀起来说。

“什么协议？”

“跟我走。”

“我？……到哪儿去？”

“到我家……”

“啊，你疯了！”

“跟我走。”

“那么好吧，”葛罗丽娅突然热烈地说。“你接受洗礼的圣水，信仰耶稣基督，我就跟你走，跟你走，抛弃一切，置父命于不顾。我含垢忍辱，跟你走。还有比这更大的牺牲吗？只要能为耶稣基督的王国赢得一个灵魂，那就是值得的。”

“我的协议不一样，”莫尔顿焦急地说。“让双方都设法使对方皈依自己的宗教。你胜了，我就做基督教徒；如果我胜了，你就做犹太人。”

葛罗丽娅恐怖地把脸扭向一边。

“不行，”她声明道。“不做基督教徒的想法，比永恒的谴责更使我害怕。”

“我不能成为基督教徒，不能。”

“丹尼尔，”她喃喃说道，痛苦得头晕目眩。“你为什么不把我杀了？找把刀来吧！”

“葛罗丽娅，我的心肝儿，你为什么不把我杀了？该死的是我，不是你。罪人是我，不是你！”

“死的时刻到了。上帝抛弃了我们。”

“入地无门，”他忧郁地说。

“上天无路。”姑娘绝望地补充道，有气无力地让双臂垂了下来，闭上眼睛，她的全部精神力量都已告罄了。

她跪了下去，把前额靠在床上，默默祈祷。莫尔顿坐在凳子上，双手按住滚烫的前额。突然。两人不寒而栗，面面相觑，因为屋外响起了脚步声。

第三十八章

约 伯

我们暂且按下堂西尔维斯特雷如何得意洋洋地炫耀他园里的梨,却说堂胡安·阿马里略猛禽似地抓住堂胡安·德·兰蒂瓜先生,把他拉到一边,对他谈一件严重的事情。

关于此人,姑且略表几句。他姓如其人,毫发不爽^①。阿马里略年纪六十开外,行动迟缓,工于心计,经常足不出户,终日搓着念珠祈祷。他说话柔声柔气,斜着眼睛看人,脑袋总是歪向一边,仿佛是个熟透了的无花果。鹰钩鼻,秃头,粗陋的长睫毛下眨巴着一对黑眼睛,浓密的络腮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脸黄得发亮,活像一张羊皮纸。他的职业是放高利贷。这个费科布里加镇首屈一指的银行家,当陷入困境的人向他告贷时,他收取的利息从来不超过百分之四十。众所周知,他干这一行颇具手段。

靠着他的妻子——“修女”特雷西塔给他带来的嫁妆,再加上他出色的经营和节俭(他凡事节俭,甚至在生儿育女方面也不例外),在二十年内,他变成了巨富。他同堂胡安相当投契,后者是费科布里加镇上他从未因不献殷勤而拒绝借贷的屈指可数的人之一。他享有笃信宗教的美名,和他的老婆平分秋色——她善于发现人隐私,对全镇的生活和奇闻轶事了若指掌,人们习惯地称她为“费科布里加镇的忏悔室”。阿马里略拉着堂胡安的胳膊,把他带到葡萄架下的僻静处,对他说:

“这些天来,亲爱的朋友,我一直在想同您谈一桩严重的事

情,我想,不能再耽误了。”

“什么事?”堂胡安被阿马里略那神秘的口气弄得吓了一跳。

“一桩严重的事情。您说,我是不是个诚实的人?”

“没错儿。”

“您说,我会说谎吗?”

“不,先生,我想都没有想过。”

“我会制造混乱,造谣中伤吗?”

“没有的事。”

“那么,请听听一个诚实的人,尊重您的人,关心府上名誉的人的警告吧!”

“我家的名誉?阿马里略,”堂胡安气冲冲地叫道,“您这是什么意思?”

“丈夫的眼睛容易视而不见,慈祥而轻信的父亲也往往相同。”

“我不明白。”

“我就直说了吧!您应当提防,好好提防着点令爱。”

“提防葛罗丽娅?”堂胡安咆哮着喊了一声。

“提防葛罗丽娅小姐,”这个吝啬的基督教徒肯定地说。“她守规矩,我不怀疑,但她正处在多情善感的年龄……姑娘情有所钟也没有什么不好——那是十分自然的,不过,至少得给她选个天主教徒。”

“阿马里略,你搞什么名堂?”堂胡安说道,脸色变得跟他的对话者一样蜡黄。

“您相信我会捕风捉影、不顾事实和无缘无故地折磨朋友

① 阿马里略即黄色的意思。他肤色极黄,故有此说。

吗？我斗胆向你启齿，兰蒂瓜先生，就是因为证据确凿，千真万确。葛罗丽娅同丹尼尔·莫尔顿幽会过。”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堂胡安问道，病态的黄脸涨成了红脸。

“在松树林里……几天前……实话对您说了吧，先是拙荆发现的，后来我也亲眼看到了……因为听说莫尔顿就要走了，我就没吱声儿。刚才主教大人说，看到他重返费科布里加镇时，我警觉了，心里说：‘今天下午以前把一切都告诉我的朋友堂胡安。’”

“发誓吧……”堂胡安紧握双拳，咬牙切齿地叫道。“要是您告诉我的不是事实……谁看见了？谁？”

“拙荆和村里其他一些人。莫尔顿骑马从省会来，为了不进费科布里加镇，绕小渔场兜了一圈，到松林里去……她在那里等他。”

堂胡安先是暴怒，然后惊疑，如痴如狂。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痛苦，说不出话来。似乎一生的幻想突然破灭了，就像阿拉伯圣徒约伯听见仆人给他报信的时候一样：“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①

然而堂胡安没有像约伯那样撕开自己的大礼服，没有剃掉自己的头发，也没有倒在地上。他从痛苦中，或者说，从惊诧中缓过点神来了，自言自语地说：“这是造谣，这是造谣。”

“我们最好还是躲进房子里去吧，因为下雨了，兰蒂瓜朋友。”阿马里略说。

① 见《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一章第十九节。

果然，下雨了。大家都钻进屋里去避雨，堂西尔维斯特雷的仆人们忙不迭地撤走摆在露天的餐具和桌子。

“这场雨很快就会过去的，”葛罗丽娅的父亲看着天空说。

“我看，”罗梅罗说，“我们又会同抢救金雀花王朝号那天一样，赶上一场暴雨。多可怕的天气呀，先生们！那种雨才是名副其实的雨，那种浪才是不折不扣的浪……老实说吧，我害怕了……”

“走吧，”堂胡安突然说道，一脸急不可耐的表情。

“不是在下雨吗？看在上帝面上……堂胡安，您今天怎么这样性急？”

“我想走了。雨下大了，天黑了，就更糟了。”

“随你吧，”堂安赫尔说。

堂西尔维斯特雷吩咐为兰蒂瓜套车。一切停当时，雨下得更大了，众人一致表示等大雨过了再走。路已经不堪行走，车夫们都说，到费科布里加镇不坏几根车轴才怪哩。

“不要紧，”堂胡安说。“我们走吧。”

就在这当儿，传来了消息：

“犹大桥塌了，车子过不去了。”

“今天真倒霉。”堂胡安跺着脚嘟囔道，“桥塌了！你们瞧瞧我们的工程师是干什么的吧……政府是什么玩意儿！花在这座桥上的钱，修两座坚固的石桥也够了。”

“耐心等待，别无他法。”主教大人平气和地说。

“除了步行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堂胡安又说。“这是天灾……我们连雨伞也没带……”

“你疯了吗？到哪儿去？”堂安赫尔拖住他的弟弟说。

“看在上帝面上，堂胡安……别像房子失了火似的！”

路确实不能走了，泛着泡沫的稀泥和水流从山坡上汨汨而下。堂西尔维斯特雷派一个名叫弗朗西斯金的仆人下去探探到费科布里加镇的整个这段路。他不一会儿就回来了，说勉强可以走，犹大桥还能过，只是得步行和加倍小心。

“我们胆子太小了！”堂胡安叫了一声，朝门口走去。

人们又一次把他拖住了，这时，神父说：

“各位不如在这里过夜。由我提供上好的卧具。河里的洪水太可怕了，不值得去冒淹死的危险。要是绕道上游走圣马太桥，至少得用五个钟头，因为运矿石把路面破坏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堂胡安说服了。还派人往他家送了个口信，口信是大家都已经晓得的。

这时，弗朗西斯金回来了，说：

“葛罗丽娅小姐原来很担心，不过现在已经放心了。”

“谁在那里？”堂胡安迫不及待地问道。

“罗克、药剂师堂阿曼西奥、邮差何塞、教师鲁维诺·赫尔曼。”

“还有谁在？”

“还有堂丹尼尔先生。”

堂胡安那像被烧糊了的脑子里闪过了《约伯记》里的这段话：“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惟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①

“怎么啦，堂胡安，吃得不舒服吗？”堂西尔维斯特雷问他的朋友。

“你不舒服吗？”主教也关切地看着他说。

① 见《旧约圣经·约伯记》第一章第十六节。

堂胡安脸色铁青。

“数数脉搏，”堂西尔维斯特雷说。他也懂点医道。

“真相大白，”神父的一个从省会来的伙伴说，“我在比利亚莫哈达碰到一个刚从马德里来的朋友，他把堂胡安刚才提到的这位莫尔顿先生的宗教信仰告诉了我。此人是个不折不扣的犹太人。”

大厅里一片惊恐。

“真的吗？”堂胡安问，眼里直喷火星。

“千真万确！……丹尼尔·莫尔顿是汉堡的一个以色列巨富、犹太教博士——我们姑且称之为犹太人的最高祭司或教皇——的儿子。

“尽管如此，我也不因救过他的命而后悔，”堂西尔维斯特雷超尘脱俗地说，“因为书上写着：‘祝福咒骂你们的人，善待憎恶你们的人……’那天多有意思啊！”

“说得好，”主教握住神父的手说。“我同意。”

他随即陷入沉思，宛如一尊雕像。

“我认为，”堂胡安·阿马里略一本正经地说，“不应该让这个人留在费科布里加镇。”

“不应该，”有三两个人附和。

这时，主教大人说：

“只要存在不信上帝的人，就存在把他引入正道的希望。上帝对谁也不显露他的正义之路。朋友们，圣奥古斯丁训示我们说，不信上帝的人活在世界上，就是为了让让他改过自新，让幸福为他降临。”

堂胡安站起身来，断然宣布：

“我走了。”

他的语气表明他已下定决心,谁也不敢阻拦他。主教已开始分担他弟弟的不安,补充道:

“那么,我也走。”

“我们绕比利亚莫哈达走吧。”堂胡安说。

“真可怕!”堂西尔维斯特雷压低声音对拉斐尔说。“某种事情已钻进了这位堂胡安的脑袋……他的气色很不好。您没见他的脸成了什么颜色了?他犯病了。”

第三十九章

闪电

葛罗丽娅和丹尼尔听到脚步声，慌成一团，谁也不敢动一动，谁也说不出一个字，屏住了呼吸。两人都希望自己变成一团摸不着的空气，烟消云散。

蓦地，门开了，堂胡安出现了。葛罗丽娅凄厉地叫了一声。即使听到法庭的号角，看到火红的云层中出现了那个负责审判一切生者和死者的人，大概惊恐的程度也莫过于此。堂胡安举起胳膊朝他的女儿走去，然而，仿佛脚下的地面消失了，他重重地摔倒在地，发出一声呻吟。可敬的、白发苍苍的头撞在地板上。

跟在后面的堂安赫尔、塞德尼奥以及葛罗丽娅和莫尔顿，一齐扑到这位不幸的父亲身上。他们把他检查了一遍：看来已经死了。

听到呼救声，仆人们匆匆赶来。待他们把堂胡安抬起来时，主教奋力把丹尼尔·莫尔顿推开，对他说：

“杀害耶稣的凶手，滚开！”

费科布里加镇光荣的儿子的脸上，有生以来第一次出现了愤怒。

犹太人失魂落魄地出去了。

这时，医生来了，说堂胡安是急性中风，只能弥留几个钟头了。然而，还是紧张地采取了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同死神争夺俘

虏。他完全失去了知觉,只有脉搏表明,绝望的生命还在作最后的痛苦挣扎。

内疚和悲痛,大山般压倒了葛罗丽娅。人们把她从病人身旁扶开,送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她不能走出房间,甚至连动弹一下的气力都没有。她双膝跪倒,吓傻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板,宛如一尊象征灾难或体现永恒谴责的大理石雕像。在极度的痛苦中,她听见了捧着圣膏的神职人员上楼的悲惨的脚步声,后来又听见他们下楼去了。这时,从窗户里透进了一缕比凄惨寒冷的夜还要凄惨寒冷的曙光。

最后,堂安赫尔出现了,对她说:

“你父亲死了。”

圣徒用两只拳头捂住眼睛,孩子似地放声痛哭起来。

第 二 部

第一章

塞拉菲尼塔和堂布埃纳文图拉·德·兰蒂瓜

现在要说的,是发生在四月,并且是发生在圣周^①的事。这一年,圣周姗姗来迟。相反,春天却来得格外早,大圣约瑟节^②里已是繁花满枝;到了道成肉身节^③,花更多了;圣贝南西奥节^④时,满山遍野尽是玫瑰怒放,丁香盛开。像这样浓妆打扮来迎接基督教徒心目中最有意义的宗教节日,在费科布里加是难得一见的。除了欢乐的季节和大自然赐予的宜人气候以外,虔诚的村民们还有更多的理由兴高采烈。须知那年还将有行列圣歌的盛举。前些年,因教会经费拮据和世风日下,人心不复崇尚礼仪,这种喜事竟被取消了。

这一年举行行列圣歌的费用,将由两位德高望重的费科布里加人士——堂布埃纳文图拉先生阁下和堂娜塞拉菲尼塔太太慷慨承担。他们是堂安赫尔和已故的堂胡安的弟弟和妹妹。堂胡安是上年圣雅各节那天猝然去世的。在上卷的第四章里曾浮光掠影地提到过这两位可敬的人儿,但那时无暇多谈,现在他们出场的时候到了。

“文图里塔和塞拉菲娜^⑤所以到费科布里加镇来,其目的是尽人皆知的,”堂胡安·阿马里略的妻子在教堂的门廊里对女友们说,“他们口口声声说是来清理堂胡安的遗产,其实这只是一场掩人耳目的丑剧……那位不幸的先生虽然如雷击顶那样突然死了,但他留下的财产和证券都是井井有条的……不过总得制

造点口实来让公众不去留心事实嘛……唉,事实! 忠厚老实的人,比如我吧,才把事实看得重于一切! ……而事实是……”

说到这里,“修女”特雷西塔凑近她的女友们的耳朵神秘地私语了一阵。这些女人一个个嘻嘻哈哈,用手在胸前画着十字,接着又一个个进了教堂。

其实,堂布埃纳文图拉和他的姐姐到费科布里加镇来(她是头年九月来的,他则是那年三月刚到),是为了处理与堂胡安先生的遗产无关的事。而这对姐弟都是多么好的人哪! 说真的,提起这个声望赫赫、无与伦比的家庭,谁也不会怀疑这个家庭的根深蒂固的完美的道德和高尚的情操。

论齿序,塞拉菲尼塔是已故的堂胡安的妹妹;主教是堂胡安的长兄;堂布埃纳文图拉年龄最小,是个幸福的丈夫和多福多子的父亲。相反,他的姐姐是个孀妇,膝下无子女,也从来没有生育过。这位高尚的太太的特点,是跟堂安赫尔同样虔诚,所以见了她也就等于见了身穿女装的主教大人。她的发型介于古朴和新颖之间,一身黑服,既不奢华,也不寒酸。有时候,她还戴着一副黑手套,披着黑方巾,右手的一个短而肥胖的红喷喷的指头上戴着一枚黑戒指。在刮东北风的日子——这种风极易引起神经痛——她总是用黑头巾把头紧紧蒙住,在太阳穴上贴两块黑色的膏药。每当天气潮湿时,她就拄着一支黑手杖走路,因为

① 即复活节的前一周。复活节是每年春分第一次圆月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即在三月二十一日至四月二十六日的任何一天,故圣周有时在初春,有时在暮春。

② 圣约瑟是耶稣的养父。大圣约瑟节是每年的三月十九日。

③ 道成肉身节是每年的四月三日。

④ 可能是四月二十五日。

⑤ 文图里塔是布埃纳文图拉的爱称;塞拉菲尼塔是塞拉菲娜的爱称。

她的左腿在早年得了可恶的关节炎后已经变瘸了。而在风和日丽,景色宜人,促使你毫无顾忌地投入大自然怀抱的日子里,女仆弗朗西斯卡就陪着她在海边转上一圈儿。她会坐在某块石头上,从深深的口袋里掏出那件从未搁置的活计,埋头织起那只黑长袜来,毛线针像鸟喙一般啄来啄去。

她的脸庞优雅而恬静,两颊微红而透着忧郁,宛如折断了多时的花朵。跟主教大人一样,微笑是其面部表情的最动人和持久的特征。两只藏在黑眼圈里的饱览尘世和为无数痛苦洒过眼泪的美丽而明澄的眼睛,似乎总在发出某种欣悦的光芒。同样,塞拉菲尼塔的心灵也同主教大人一样,自信而果敢,纯洁的良心和坚定的信念,赋予她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气质。

关于她的婚姻,可以用关于基督教地狱的话来形容,那是“没有丝毫幸福的痛苦的渊藪”。她的婚姻是家庭包办的,所嫁的那个男人,灵魂深处包藏着一切人们能想像得到的下流和粗鄙的恶习。他为人放荡,挥霍无度,凶残暴戾,虚伪狡诈。可怜的塞拉菲尼塔以基督教徒的逆来顺受精神忍受着虐待、遗弃以及她难以适应的拮据和刁难。她不仅目睹了他的各种无耻行径,卑鄙勾当,贪赃枉法,寻衅斗殴,坑蒙拐骗;而且还蒙受了最大的耻辱和最深沉的痛苦,遭到那个魔鬼的野蛮的毒打。提起这件事就令人毛骨悚然。一天,这个残忍的丈夫在大庭广众之中打她耳光;还有一天,他在内室揪住她的头发在地上拖行。她那令人叹服的刚毅和逆来顺受的美德,使他更加暴跳如雷,似乎在她的英勇的沉默中听到了对他的可耻行径的可怕的诅咒。在这场骇人听闻的迫害中,被侮辱的受害者表现了大无畏的勇气,而胜利了的刽子手则是卑怯的。终于,上帝对这件事伸出了正义之手,丈夫染上了令人嫌恶的麻风病。备受欺凌和毒打的妻

子,看到报仇的良机来了,就按她头脑里根深蒂固的合乎福音的思想利用了这个机会,就是说,她以爱抚回报他的虐待,以精心护理回报耳光,最后以最甜蜜的古道热肠和慈爱温存,把他钉上了十字架。据说,这个败类死时已经皈依上帝了。塞拉菲尼塔谈到她的丈夫的死时是这样说的:

“魔鬼把他交给了我,我把他交给了上帝。撒旦啊,你可真会作弄人啊!”

孀居之后,她声明要从尘世隐退,把有生之年献给上帝。的确,这个勤劳的人儿在葡萄园里操劳了大半生,理当得到报酬和休息了。但堂胡安在令人毛骨悚然的情况下的去世,阻碍了她实现这一圣洁的愿望。上帝对塞拉菲尼塔说:“我还需要你在尘世上再留一段时间……”于是她就从修道院的大门口转身奔赴费科布里加镇来了。

堂布埃纳文图拉的外貌与三位兄姐不甚相像。堂胡安是最漂亮的一个,而他是最不漂亮的一个,看起来却是最幸运的一个。他从事银行业务,生财有道。大家都很尊重他。他在那个以不激怒上帝为限而尽情欢乐的典范家庭里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堂布埃纳文图拉并没有步其兄之后尘,向当代人宣战。他的性情更为豁达,伦理观念不那么严格,思想虽不怎么高明,却更富有弹性,其适应能力是他的亡兄望尘莫及的。正因为他具有这些特长——对此每人都将按对自己最有利的的方式加以衡量——,再加上诸事称心如意,所以他倾向于认为世界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糟糕,当今社会也不是最丑恶可憎的。

堂胡安——他五体投地的崇拜对象——之死,使他的精神受到了灾难性的刺激。他宠爱的侄女的悲剧尤其使他无以自慰。灾难发生的次年三月,他到了费科布里加镇。乡亲们看到

他，很是高兴。据传，堂布埃纳文图拉正在筹划一件对他的家庭和已故的名誉扫地的哥哥都至关重要的事情，这是真的吗？毋庸置疑，他的脑袋正在思考着。人们见他或在海滩漫步，或在公共墓地里久久地审视为他哥哥修建的坟墓，要不就谢绝所有人的殷勤陪伴，独自一人围着房子转悠，倒背着手，低着头，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地下，眉毛微蹙，步履迟缓。他不时抬头仰望苍天，似乎想向上苍问点什么，但没有得到上苍的答复，只好随即埋头凝视大地。

他身穿一件自认为舒适的黑袍，足踏一双不怕沙子和污泥的黄皮鞋。因为他的装束色调奇特，费科布里加镇那些靠嚼舌根消磨岁月的游手好闲之徒一看见堂布埃纳文图拉就说：“燕八哥来了。”他身材高大，但是身体并不强壮，身子微微向前倾斜。他面目极为平常，然而却很讨人喜欢，就像一切尘世间专为问候、寒暄、社交以及做生意而造就的面孔一样，仿佛总是刮得光光的。世世代代，这一家的男人都长着一副典型的基督教徒的外貌。他的头上几乎没有白发，脖子上挂着一副蓝眼镜，那是在阳光灿烂的天气里用的，因为他的眼睛流泪，不是因为痛苦，而是因为正午的强光。他很少使用手杖，总爱把手背在身后，或紧紧相握，或相互摩挲，仿佛两个女友在亲热地拥抱。

堂布埃纳文图拉就是这么一个人。有一天（正巧是耶稣受难日），他办事归来时碰见了他的姐姐，她正坐在院子里的长凳上织她的黑长袜。两人便谈开了。

第二章

他们的话题

“今天还不愿出来吗？”堂布埃纳文图拉问。

“不愿，”塞拉菲尼塔回答说，眼睛并没离开她手里的活儿。“可怜的孩子……文图拉^①，你得注意她的精神状态。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还活着，也不明白她为什么没有因为痛苦和羞愧而死掉。”

“因为，她不该为这三件事中的任何一件而死，而确实应该活着，”他坚决地回答道。

“活着！”塞拉菲尼塔叫了起来，叹了口气。“是的，这是我们的义务。唉！对有些人来说这是相当沉重的负担哪……我理解哥哥这个不幸的女儿的痛苦，一头乘我们疏忽之机闯进院子的驴用野蛮的蹄子把这朵花践踏了！……不，在我这一生中还没有见过类似的事情！跟着撒旦就难免不失足，还没有人像她这样失足的……你不要争辩说在人间还有补救的办法，文图拉……”

“人间的一切都有办法补救。”堂布埃纳文图拉反驳说，搬了一把铁椅子在他姐姐的对面坐了下来。

“文图拉，”塞拉菲尼塔把眼光从黑袜子上抬了起来，“好好记着我们慈祥的大哥一月份到罗马去之前对我们说的话吧。”

“我记得很清楚。”

“他是这样对我们说的：‘亲爱的弟弟和妹妹，关于可怜的葛

罗丽娅的事,就按照我们在天国里可敬的胡安的心意去办吧。假如他在那场与他的名誉攸关的灾难中幸存下来,他会怎么做,你们就应该怎么办。我们要从对他的回忆中受到启示,尽管我们不可能继承他那博大的聪明才智,但我们应该做他行为的忠实的继承人。”

“是这么说的,不错,”堂布埃纳文图拉回答道。“我认为,按照可怜的胡安的想法去办,最好的方式就是按我们的良心行事。胡安还健在的话,一定也会这么做的。”

“良心?”塞拉菲尼塔尖叫起来,摇着头说。“这个词包罗万象,有时却空洞无物。良心!唉!文图拉,我看你的良心倾向于某些企图避免耻辱却比耻辱还要无耻的交易,我看你的良心准备做的,就是世人称之为妥协、合理措施,或者某种手段的事情。好好想一想,告诉我,在这个可怕的事件中除了接受上帝决定降给我们家庭的灾难,忍气吞声地把它咽下去之外,是否还能有所作为?告诉我,除了呻吟着忍受,为我们的耻辱悲哭,尽一切可能使家丑免于外扬之外,还能有什么其他作为?”

“最终还是要弄得满城风雨的。”

“不,”塞拉菲尼塔很有信心、不无骄傲地说。“有一点是人们永远不会知道的,至少现在不会……谨慎能够确保这一点。我的机智使我确信,这样一来,费科布里加镇的恶毒的舌头就不再讽刺挖苦的……”

“还会讽刺挖苦的……”

“随它去吧……要是上帝决定了,耻辱就会张扬出去,我已

① 系指布埃纳文图拉。在西班牙语中文图拉(Ventura)有“命运、运气”等意思,布埃纳文图拉(Buenaventura)有“好运气”之意。

作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不管发生什么事也不必害怕。主想考验我们呐！赞美主的手！”

“赞美！”堂布埃纳文图拉重复道。

“不。你不能这么说，”塞拉菲尼塔激烈地反驳道。“你不会祝福曾经伤害过我们的手，因为你想反抗它；你想搞点不管是对良心还是对基督教信仰都不可能有任何裨益的花样和名堂。你想企求什么？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吧。”

“我在企求任何一个体面的家庭里每当发生不幸时所期望的东西，”堂布埃纳文图拉缓缓说道。

“要是这件事像我们每天看到的在我们社会里发生的许多事一样，那也就完了，”塞拉菲尼塔理由十足地说。“但是你也知道，文图拉，自从有了世界以来，还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至少在西班牙没有发生过。可以认为，上帝降下的这桩如此非同一般的可怕事件，是一种通告，它想以此警戒西班牙人，痛苦的冲突正在等待着他们……”

“姐姐，”堂布埃纳文图拉打断她的话头说，“也许你无意中说出了一件非常明显的事情。”

“你不要取笑，”塞拉菲尼塔反驳说，一边用一支毛线针搔着耳根。“我想说的是，假如我们正在为之哭泣的这件事像其他事情一样……因可悲的幻想而在某种脆弱的时刻失足的女孩子，我见得多了。不过，法律、宗教和父母的侧隐之心，总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的。”

“那为什么现在我们不能设法争取同样的结果呢？”

塞拉菲尼塔惊奇地看了她弟弟一眼，手中的黑长袜掉到了膝盖上。

“你疯了！”她叫了起来。“文图拉，文图拉。要知道，让神父

祝福这个可怕的疙瘩,并把它解开再重新按应有的方式结起来,就得让上帝把世界拆开,再按别的方式重新组合,咱们总得分析一下当今的社会,看看它的信仰、阶层、法律,然后才能把它按照你异想天开的意愿组合起来。”

“那样也许会好一点,”堂布埃纳文图拉微笑着说,倚在椅子上摇来晃去。

“无济于事。你不可能更改上帝的永恒的杰作……”

“说到底,亲爱的姐姐,”堂布埃纳文图拉断然声明道,“我并不想更改上帝的杰作,也不想翻天覆地。我承认你刚才向我列举的论据都是有说服力的。然而,在宣判这场不幸是不可挽救之前,尝试尝试所有的办法,不是更谨慎、更符合基督教的精神吗?”

“挽救措施都是凭空想像的。你简直像个孩子,文图拉。一个虚假的宗教和另一个真正的宗教,不可能像倒进一个杯子里的水和葡萄酒那样交融一体。我们的神圣的天主教信仰不可能妥协,也不可能向一个可耻宗派的亵渎神明的谎言屈服。我不知道你要如何打点。”

“我正是希望使我们的神圣的天主教信仰取得一个伟大胜利,”堂布埃纳文图拉说。

“什么?感化他?……我看你简直是个傻瓜。我们的贤明的兄长都没有能办到的事,你能办得到吗?……唉!不要幻想通过一场交易就能令人感化……”

“哥哥试图感化他时,还没有这么强有力的社会缘由,而现在,这事已经牵涉到名誉、体面、尊严等严重的义务和人道主义的责任……”

“名誉、体面、尊严、人道!……使我们蒙受奇耻大辱的人可

能根本不懂这种语言。”

“这是一种通用的语言。总之，亲爱的姐姐，很快我们就会消除疑虑了。”

“怎么消除？”

“听他亲口说。”

“什么，什么？”塞拉菲尼塔惊惧地叫了起来。“这个人……”

“就要来了。是我叫他来的。”

“文图拉！文图拉……”

塞拉菲尼塔话都说不出来了。她没有暴跳如雷，然而心里感到十分痛苦。她开始飞快地织毛线活儿，两只瞪圆了的眼睛死盯着那两根毛线针的针尖儿，它们仿佛是怒火中烧的决斗者手中疯狂碰击的宝剑。

沉默半晌之后，塞拉菲尼塔又开口说道：

“文图拉，文图拉……你给那个犹太人写过信了？”

“是的，而且他会来的。”

“也许不会来的。你知道去年十二月他也来过这里，而我们的侄女不愿见他。”

“这我知道。”

“他给她写过许多信……”

“她对这些信不屑一顾，这我也知道。”

“那么，这一次，她也不会见他的。”

“我们走着瞧吧。我不相信我在费科布里加镇花费的心计会一无所得，我的权威会变成笑柄一桩。”堂布埃纳文图拉回答说，对自己的意志的效力充满信心。

“亲爱的弟弟，你忘掉了安赫尔的建议了。难道咱们的胡安哥哥会向这人写信央求他来吗？”

“我不知道……胡安对他的蒙羞并没有说过什么,他是默默地死去的。”

“他不是死于中风,”塞拉菲尼塔十分激动地说。“他是气死的,愤慨能致人死命。他的情绪太冲动了,蒙受了奇耻大辱的灵魂,在一个可怕的时刻逃离了肉体。苍天为之低垂。我仿佛还听见他的灵魂在颤抖着飞离尘世时发出的悲鸣……文图拉,文图拉从我们那因羞辱而死的哥哥身上得到启示吧!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想想他毛骨悚然的时刻,想想胡安的惊恐,想想他作为一个慈父和狂热的天主教徒感到的痛苦。你应该努力使你感觉到你就是他,而不是你自己,就像他已在你身上复活那样……”

“从我的良心得到启示,”银行家平静地说,“我相信,也就是身上得到了启示……”

说着,他缓缓站了起来,反剪着两手,身子微微前倾,开始在院里踱起步来。他从一个角落走向另一个角落,目光始终没有离开在他的黄皮鞋下沙沙作响的泥沙。塞拉菲尼塔把织得乱七八糟的一大段袜子拆开,重新织了起来。

第三章

未知的事情和其他已知 而且应当道破的事情

这里的屋宇已经不能与一年前同日而语了。花园相当荒芜,点缀在绿色花坛上春季的花草,由于失去了园丁的精心照料,在无拘无束地到处蔓生。灌木,乔木,参差不齐的篱笆,千丝万缕的牵牛草,草皮和花盆,都在痛苦中过着被遗忘了的生活。一大群一大群贪婪的蜗牛,几个月来却挺着只有在灾年里才露出来的大肚子,爬满了一切有绿叶的地方。它们甚至沿着树枝爬了上去,把最高处的树叶也涂满了肮脏的涎水,似乎这就是那些嫉妒的使者的天职。有几只蜗牛竟然爬上了塞拉菲尼塔太太的裙子,向她瞪着小眼睛,在她眼前晃着富有表情的触须,仿佛在问:“好心的太太,您到这里来有何贵干? ……”

屋子外面,头年冬天受到的损伤尚未修复。有些地方,石膏和镶边也剥落了。排水管也坏了,东墙上有一大块潮湿的斑渍,像一块不规则的复杂的阴影,偶然一看,宛如一幅画像或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百足恶魔。风向标被强劲的飓风吹弯了,毁坏了的箭头一动不动地指着北方,它已经无法转动了。

屋子里面同样是一片被遗弃的凄凉景象。有些房间长期没有启用。前厅那只宽面大铃座钟,曾向全家报告时辰,提醒他们做礼拜、消遣、休息和工作,现在已默不作声,它那圆圆的面庞,曾经准确无误地向人们解答各式各样关于时间的问题,现在却

毫无表示,似乎对室内死一般的寂静全然无动于衷。堂布埃纳文图拉试图让钟重新走动,时而用指头转动指针,时而晃晃钟摆,但总是劳而无功。座钟在跳动三两下,发出几声哀怨的颤音之后,又沉沉昏睡过去了。指针一动不动地躺在钟面上,钟面仿佛正半闭着眼,安静而深沉地呼吸着。整个座钟,看上去活像一个酣然入梦之人。

楼上的房间里还有一只挂钟,它更是滑稽,似乎以愚弄它的主人和颠倒阴阳为快。从它的表现来说,与其说它是挂钟,倒不如说它是个无赖。你瞧,明明是六点钟,它却指着十一点,响了十一下,要不就在十一点时,指着六点,响六下,有时候还会干脆吞掉半天,或者固执地企图使人们相信:太阳是在大礼弥撒^①之后才出来。每当这个家伙撒起赖来,弗朗西斯卡就忧郁地说:

“走吧,宝贝,走吧!不光是你在颠三倒四,全家都跟你一模一样。”

堂布埃纳文图拉到来前,堂胡安的房间一直锁着。堂布埃纳文图拉把这些房间留作己用,在那里度过漫长的时光,整理他哥哥的文件和亲笔书信,补编家庭的藏书目录。塞拉菲尼塔因为不堪上下楼梯之苦,住在楼下。葛罗丽娅则仍然住在她以前的房间里。不过,费科布里加镇的居民们已有好几个月没在街上、花园里和阳台上看见兰蒂瓜小姐露面了。就是家里的仆人,除了两个女仆之外,也没有见过她。她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修女”特雷西塔撇着她那两片预言家的嘴唇,说了千百件令人作呕的事情。费科布里加镇的居民经过公路和广场时,只要看到那扇像沉睡的人的眼睛一样紧紧闭着的阴森森的窗户,总要

^① 大礼弥撒在中午十二点钟举行。

自言自语道：“她现在在干什么呢？”

几个月来，葛罗丽娅成了众人议论的目标。在那些日子里，如果说人们的好奇心起了相当大的作用，那么，嫉妒心起了更大的作用。人们似乎要证明，大的声望差不多都是窃取来的，没有任何东西是崇高或伟大的，一切都是渺小而卑贱的；鲜花不是鲜花，而是污泥；钻石不是凝固的光华，而是煤炭。总而言之，我们大家都彼此彼此。如果有人因欺世盗名而爬得很高，就应当下来向其他人看齐，在宇宙间恢复不可或缺的平民之间的和谐。

庶民们的议论有没有几分道理？要不是饱经沧桑，谁能说得出这番话来呢？这位小姐深居简出，避开众人的目光，使自己的生活会成为无从探测的隐秘。她就像一条勤勤恳恳的蚕儿一样作茧自缚。毫无疑问，在她没有生出双翅也就是没有变成精灵以前，是无意出山的。即使我们溜进她的家里，也到不了她的跟前，一切不速之客无疑都要受到仆人挡驾。甚至前厅里的沉默的座钟，仿佛也在无声中表示愤怒：“你想到哪里去，蠢货？这里已经一无所有了……”我们似乎听到了楼上的缓慢的脚步声，显然，那是小姐的脚步声……然而，不对，那是一只正在嬉戏的猫的跑跳声。尽管我们全神贯注，也听不到她的声息。她决心永远销声匿迹，像那只钟一样，不愿再在活人中鸣响。

我们大胆地爬上楼去，但在楼上也不可能看到她。她的房门是关着的。晚上，如果我们偶然见到房门开了一下，就会发现墙壁上有个模糊的头影在动。是她，没错。然而她已经变成了没有灵魂没有生命的飘浮的阴影了。如果我们侧耳倾听，就会听见有人在室内交谈。在卡斯蒂利亚语的发音中那含糊不清的咿咿声显得很突出，就像是浪花上的泡沫显得很突出一样。

假如我们继续观察，就会透过没有关严的门缝看到，一缕红

色的火苗一闪即灭,无疑是小姐烧掉了一页纸片。通过知无不言的罗克,我们知道,不久前葛罗丽娅收到过一封贴着肉色的外国邮票的信。弗朗西斯卡出来后,堂布埃纳文图拉走了进去,更为热烈的交谈重新开始,一直持续到很晚。然而,除了叫人头晕目眩的无从揣测的飘忽游移的咝咝声外,什么也听不见。最后,堂布埃纳文图拉也一如往常以沉思的神态走了出来,屋里传出一阵阵入睡前的懒洋洋的祈祷声。尔后,塞拉菲尼塔悄然无声而又神秘地走了出来,仿佛是从神龛中出来散步的圣神。一会儿,钥匙咔嚓咔嚓地响了一阵。再见!小姐把自己锁起来就寝了。静谧、黑暗和安息的薄薄的云彩覆盖在她身上,她的精神已经进入了混沌世界。让我们再走向前去,把耳朵贴在锁孔上。听到什么?什么也没听到……或许有一点比飞虫扑动翅膀还要细微的声响,分不清到底是葛罗丽娅在呼吸还是她的守护神在喘息,守护神正把手贴在她的前额上守护着她。

一天,正好是耶稣受难日,写书人也前往窥探。从楼梯口传来阵阵浓郁的丁香和玫瑰的芳香。这股馨香仿佛来自楼梯本身。原来,小姐正在扎花束。假如我们走进花园,就会听见楼上的百叶窗在沙沙作响;如果我们好奇地抬头一看,就会看见一只扔下废弃的花枝的手正在飞快地缩回去。正是这只手,好些日子以前曾把一位男子拒于门外。至于她的脸,除了那些俨然像支军队似地排列在铁丝上的小鸟,或从空中飞鸣而过的鸟儿以外,谁也无法见到。

弗朗西斯卡下楼来取花,塞拉菲尼塔太太捧着亲手采摘的紫罗兰上楼去了。接着便传来一阵剪去花枝上多余的岔枝的咔嚓声。就连无所不知的罗克本人,也不知道这些花是准备向谁奉献的。

很快一切就会分晓。后晌，堂布埃纳文图拉和费科布里加镇的两位最重要的人物——堂西尔维斯特雷·罗梅罗和堂胡安·阿马里略步入餐厅，进行会晤。后者不久前已升任镇长，使他的盛名上升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堂西尔维斯特雷在餐厅里呆了不久，就上楼去看望他所谓的“亲爱的忏悔者”去了。堂布埃纳文图拉和可尊敬的镇长单独留在餐厅里，镇长向他的朋友介绍镇公所最近就圣周行列圣歌达成的协议。行列圣歌是慷慨的银行家出资举行的。根据古老的惯例，行列圣歌得举行两次：救世主行列圣歌在棕枝主日^①举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和“痛苦圣母”行列圣歌在礼拜四举行。堂布埃纳文图拉对这一切都表示赞同，但当阿马里略告诉他说，他将在两次行列圣歌中站在最荣耀的地方，在救世主行列圣歌中将由他陪伴救世主的雕像——那是他那声誉卓著的家里供奉的圣像——时，他并没有露出很高兴的神情。

我们应该说，著名的阿马里略侈谈这件事以及其他本镇新闻，诸如镇公所刚刚达成协议，将“恰尔卡小广场”命名为“兰蒂瓜广场”，和在目前尚在建造中的堂胡安先生的墓碑上将安放一个花圈等等，都是这位镇长谋取梦寐以求的私利的手段。自从圣雅各节那天的悲剧之后，在费科布里加镇就到处传说，那个不幸的姑娘，过去全镇的“掌上明珠”，将要进修道院，她家正在考虑把房子卖掉，因为他们对这些蒙受羞辱的地方非常反感。这

① 耶稣率门下弟子在一个礼拜日骑驴进耶路撒冷，“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八节。后来就把这一天定为棕枝主日。为了纪念，此日教堂都以棕枝为装饰，有时教徒也持棕枝绕堂一周。教会规定在复活节前一周的星期日举行。棕枝主日亦译“圣枝主日”和“主进圣城节”。

种说法出现之后，家财万贯的堂胡安·阿马里略——上帝知道他的钱是怎么来的——产生了一个绝妙的想法，他要把这个异常漂亮的别墅买下来，在里面安家落户，使它成为他的无边的权势以及在整个费科布里加镇赢得优越地位的宝座。

堂胡安·阿马里略的最高理想，他一切理想的主导思想是：“成为费科布里加镇的头号人物”。

“修女”特雷西塔整个思想的基本理想是：“成为费科布里加镇的第一夫人”。

兰蒂瓜一家在那个村镇的存在——由于传统的关系，他们受到全镇尊敬——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镇上的居民恪守“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①的信条。然而，如果兰蒂瓜家一旦把“掌上明珠”塞进修道院的斗室之后搬往他乡，啊，毫无疑问，阿马里略王朝就无可匹敌地将统治从海边到渔场、从堂娜弗罗尼尔德山到蒙特鲁斯山的整个地区了。

两位有妇之夫都局促不安地打发着日子，期待着最后的抉择。阿马里略不断向银行家提出一些冒昧的问题。这一天，他又提出了占有那座房子的建议；但堂布埃纳文图拉没有作出肯定的答复。

“很快我就会给您一个肯定的答复，”堂布埃纳文图拉说。“这件事必须很快作出决定，快了。”

这时，楼梯上响起了一阵有节奏的沉重的脚步声，仿佛有个巨人从上面走过，使楼梯颤抖不已。原来是堂西尔维斯特雷探视归来，手里拿着一大束花，他那肉嘟嘟的、灵敏的大鼻子，频频凑在鲜花上吸取芳香。

^① 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十四节。

“我看她的精神好多了……”神父说，“气色也好得多了，不那么悲观了，有了一点说话的愿望，对发生的各种事情开始有了兴趣……总而言之，复活了，可怜的孩子已慢慢复活了。”

“我也有同感，”堂布埃纳文图拉接着说，对他侄女的幸福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愿上帝怜悯她，怜悯我们大家……”

“你们看，她送了我一个多漂亮的花束，”神父一边说一边把花束递到堂胡安·阿马里略的尖鼻子跟前，阿马里略出于讨好，赶紧嗅了嗅。“这是献给救世主的，将用于对兰府一家具有历史意义的场面。我将把它插在驴子的鞍囊中。”

“堂布埃纳文图拉先生已经同意，”阿马里略说着站了起来，“他将亲自光临这两次行列圣歌。”

“看来一切都不错。小姐向我保证她届时要到阳台上去，”堂西尔维斯特雷高兴地说。“我对她说了，如果她明天不去参加大礼弥撒和异常精彩的棕榈庆典^①，我就不再是她的好朋友了。可怜的孩子不想……”

“会去的。我向您保证她会去的。”堂布埃纳文图拉一边说一边给他的朋友们送别。“现状必须立即结束。”

在花园里，堂胡安·阿马里略趾高气扬地昂着头，手搭凉篷四下观看——免得炫目的阳光刺激眼睛，他一边审视着房子的外貌，一边在心里说：“我必须用于修理的钱将超过你的价值，不过，不要紧，只要你终于能成为我的，嗨，我的……”

① 摩西领着以色列人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水边安营。见《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七节。

第四章

救世主的女朋友们

兰蒂瓜家私立的救世主殿，坐落在教堂右侧的礼拜堂里。殿的穹隆形窗户开向前庭，内有丘里格拉^①式的祭坛，核桃木做的笨重的长凳，两三座墓碑的碑文和一幅精灵图，图上的精灵们赤身露体地在红色的火焰中翩跹起舞。一道蜂房似的小拱门通向圣器室即圣像服饰间，这个阴暗潮湿的拱形小屋，通常不会发生什么值得一谈的事情。蠹虫的破坏活动倒是时有进展，这些不易察觉的魔鬼，惟妙惟肖地代表着另一个魔鬼——时间。

然而在耶稣受难日这一天，在这个被人遗忘了的院子里，却传出饶舌妇一阵快活的叽叽喳喳声，与其说她们像一群西格罗鸟，不如说是像一群聒噪不已的喜鹊；在仿佛是从成衣铺里传出来的嘈杂声中，夹杂着嬉笑声、感叹声和粗野的咳嗽声，擤鼻涕声。这说明聚在这里的绝非一群妙龄少女。

殿的中央，救世主的木雕像已经端放在银色的底座上。救世主优美的头像一定是出自伟大世纪^②的某个著名雕刻家之手。他的黑眼睛庄严、优美而又深邃；双唇含言欲吐……就像在说话一样，几乎可以使人听见那非同凡响的声音；威严端庄的前额，因覆盖着两绺秀发而呈三角形。构思之巧，使富于想像力的希腊雕刻也黯然失色。超群脱俗、尽善尽美的面庞上，两道明亮的眼神——最高智慧的闪光——尤其令人肃然起敬，叹为观止。那洞察一切、直透心扉的大眸子，更是无与伦比。

雕像的其余部分则和头像相去甚远。那位雕刻大师只雕刻了头胸和手足,其余部分都让木匠去完成的。圣体只是一段未经精雕细刻的木头,因为受潮和年深日久已被腐蚀得斑斑驳驳,不过由于理应披上一件富丽堂皇的锦袍,倒也无伤大雅。救世主骑在他的门徒从伯法其附近的村子里弄来的母驴上^③,显然,雕刻大师没有动手去雕这头母驴和它后面的驴驹。这两只驴子的做工都相当粗劣,尽管如此,也还显得颇为得体,主要是因为把那小兽的憨态表现得相当淋漓尽致,尚不失为了一件神圣的玩物。

救世主还没穿上衣服,驴驹也还没有套上鞍囊。三位女士在那里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第一位勇敢地爬上架子,用海绵给圣像洗脸。第二位在缝一块贵重的料子,时不时添上一些配件和金银线条带。第三位在编制美妙的花环和精致的花冠。六只手忙个不停,三张嘴也没闲着。

堂胡安·阿马里略的太太“修女”特雷西塔,就是给耶稣洗脸的那位。那女人有钱而又有闲,钱财过多又膝下无嗣,笃信宗教而懒于理家,对宗教事务一向热心,总爱泡在圣器室或圣像装饰间,或装饰圣像,或对宗教事务评头品足。此外,还喜欢打听和评论唱诗班、主祭坛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对宗教仪式的一切有关事宜表示赞助。

第二位是第一位的内弟媳,尽管她是最不幸的女人,因为她

① 丘里格拉(1650—1723):西班牙建筑师,雕刻家。

② 指十五世纪。

③ 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必看见一匹驴拴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来。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

是费科布里加镇最声名狼藉和最堕落的男人——“修女”特雷西塔的弟弟、迂腐的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堂巴托洛梅·巴拉巴——的妻子,但“雷文克的伊西多丽塔”(她所以得此美名^①,是因为她的父亲曾是雷文克牧场的老板)忍气吞声地背负着她那难堪的婚姻的十字架。由于巴拉巴的愚蠢而在舆论和利益上损失的一切,她都以其劳作和堪称楷模的善行——加以弥补。她会同样熟练地缝制女人、男人和神父的衣服,她缝制的大礼服可以同一代名师的杰作媲美,穿在堂胡安·阿马里略身上的那套典雅端庄的服饰就是证明。夏季,她接待旅客,也做得很妥帖。她曾是个美人,但近来由于发福和痛苦,朱颜大改。她同“修女”既有亲戚关系,又有真诚的友谊,经常从“修女”那里得到帮助。无论在教堂还是在家里,她都陪着“修女”,她是她的应声虫,又时时不耻下问,借以满足特雷西塔——她的诨名是“费科布里加镇的忏悔室”^②——那谈论村里所有秘密的强烈欲望。

第三位,就是那位忙着整理花束的女人,她是三人中最年轻也可以说是最漂亮的一个。她的脸上,男性的俊美和魅力仍然依稀可见。人们通常称她为“武器总督夫人”,因为她曾是一个武器工匠,即“统治”武器的人——当地人习惯这么说——的妻子。罗穆亚尔达太太是“花匠兼编织匠”,税务簿上是这么记载的。对这位女士的才艺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据此查验。“武器总督”突然去世,使她成了寡妇,但她的日子仍然过得不坏,虽然无从查考这是否源于她操持上述两个可贵的行当。

① 当时惯例,贵族可在姓氏前面冠以他们荫袭的地名。一些暴发户为了冒充贵族,往往效尤。

② 教徒应在忏悔中向神父坦白自己的罪孽。这个诨名表示特雷西塔的爱好是刺探人们的隐私。

讲到“修女”特雷西塔,还应当补充两句:她消瘦而富有光泽,皮肤宛如铜片。费科布里加镇爱嚼舌头的人说,她每天早晨都要用香粉擦拭好大一阵子,以便去掉光泽,她的体型,笼统地说,线条笔直、舒展,然而由于优柔寡断或游手好闲,把皮肤弄得像用旧了的钱币一样。她那灰色的大眼,有时会像猫眼似的金光闪亮,一刻也不闲着。她最羡慕的就是上帝那种可以洞察隐私和看透心事的无上才能。人们称她为“修女”,因为她曾因被指控为破坏克拉雷会^①的声誉而被逐出山门,改变了她走向归宿的道路。在对宗教的热情冷却之际,面对堂胡安·阿马里略(当时他还是个“小鸡”)的殷勤,她投进了阿马里略的怀抱,在不祥的诱惑或轻浮的冲动呈现的时刻失去了童贞。不久之后,经过明媒正娶,使事情纳入了轨道。然而特雷西塔未能为阿马里略一家延续香火。实际上,她本来就是個不育之人,虽然没人明确地这么说过。

① 克拉雷会为意大利女隐修院院长圣克拉雷(1194—1253)于一二一二年在阿西西所创。该会严守清贫,禁止会士拥有财产,认为祈祷、认罪、苦修可以振兴教会和社会。

第五章

现实主义

她用海绵轻轻地从圣像威严的脸上抹过——这是道成肉身的象征,然后,把污水挤到桶里,说:

“哎!我的耶稣,你怎么了!……看来……你在这个殿里霉了十四年了!去他的吧,兰蒂瓜一家就会耍嘴皮子……那么虔诚,却把这最至高无上的圣像忘在脑后了……多可怕!颜料多半都粘到抹布上来了。”

“你成了贝洛尼卡^①了,特雷莎。”“雷文克的伊西多丽塔”笑道。“再使点劲,主的脸就印在你的麻布上了。”

“说得对。好吧,我不擦了。这样就行了。我用干布来擦吧。像这样苍老而质朴的形象,普天下都找不出第二个来。你们看他的表情……他好像在听我们说话,在看着我们,想开口说话哩……”

“看来是感激我们对他的照拂,”“武器总督夫人”说,目光离开了花枝,盯着救世主仔细打量。“不过,嗨!朋友们,这阵我想起来了……你们知道吗,实在……”

“什么?”

“他像,真的,毫无疑问他太像了……”

“哎哟,住嘴,看在上帝份上!”特雷西塔大喝一声,从梯子上走了下来,一边用手按着裙子,免得被站在地下的驴驹看到她的大腿。“别说下去了,看在上帝份上。确实像……但这不能说,

想都不能想。太亵渎神明了。”

“一切事物,包括坏事在内,都是上帝的杰作,”巴拉巴太太说。“然而有人却说那些漂亮的脸蛋儿是魔王所赐。我们还是不要议论为好……”

“把衬衣递过来,”特雷西塔指示说,把雷文克的女士递给她的一件用极为华贵的纱线织成的衬衣接了过来。

“我觉得,任何时候,就是在兰蒂瓜家最辉煌的时代,救世主也没穿过这么好的衣服。这是我去年买来给我的胡安做衬衣多出来的那一块……总之,伊西多拉,看看我们该怎么替他穿上……你牵住这儿……想法儿把袖子套上去又不撕破它。留神那些花边,那是我从一块旧披肩上拆下来的。”

“要不要我来帮忙?”“总督夫人”问道。

“不用了,娘们……把花弄完吧,我们很快就会拾掇好的。”

果真,她俩很快就给救世主穿上了衬衣,然后又给他穿上那件紫红色天鹅绒长袍^②,这是伊西多拉刚缝好的,手工极好,简直看不到针脚。

“真的,我说,”特雷西塔说,“要是我知道今年要举行行列圣歌,我就会向救世主奉献一件新袍。我和我的侄女们很快就能做好。这一件简直不堪入目。塞拉菲尼塔,请原谅,但这是一块烂布……绦带太差了! 衬里也糟透了! 哎,兰蒂瓜,兰蒂瓜呀! ……嘴上虔诚,侈谈圣事,高谈阔论,著书立说,然而事实

① 传说被打得鲜血淋漓的耶稣走向各各他时,贝洛尼卡用白麻布手巾给耶稣擦脸,耶稣的形象就留在手巾上了。

② 耶稣临刑前,士兵们戏弄他,“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上一件朱红色袍子,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二十九节。

呢,行动呢?哎!我注重实际行动,只凭实际行动进行判断。把长袍递上来。我得上梯子去,使她的胳膊伸展伸展。”

刚替主穿好衣服,殿门开处,就看到一个人。他长着一张矫揉造作的笑嘻嘻的嘴巴,满脸的笑容几乎把两只快活的小眼睛淹没了,鼻子像榛子般滚圆,墨绿色罩袍从脖子一直遮到脚跟,胳膊上戴着黑套袖。他就是奥古斯丁·卡雀罗,修道院的圣器保管人。我们知道,何塞·穆迪德奥去年曾担任过这个职务——他已改行做了掘墓人。眼下这位接班人懂得,在这类职务上应如何博得好感。说实话,谁也没有像他那样恪尽职守。他诚实,积极,愉快,有礼貌,成天欢天喜地的。没过多久,善良的卡雀罗就赢得了神父、修士、教士和教会团体的欢心。

“您好,亲爱的太太们,工作很忙哪?”他站在门外说。

“请进……进来吧,卡雀罗兄弟。”三人一齐尖声回答。

“请等一下,我得把棕榈枝送到圣器室去。唷!救世主今天可真漂亮,哈哈……谁能认出这位绅士?……”

“进来,卡雀里略^①,”特雷西塔说,她和他十分厮熟。“你来得再巧不过了。我们三个人正需要你。”

“真的吗?……要是神父责备我擅离职守呢?”

奥古斯丁笑容可掬地走了进来,笑是他的天性。

“帮我们把驴驹放好吧。”

卡雀罗抓住驴驹的支架,它可不像羽毛那么轻。

“哎呀,我的孩子,你可真沉!……重得像罪孽似的,”他气吁吁地把它扛到肩上。

驴驹的蹄子上有四个木楔,正好可以插入救世主骑的那匹

① 卡雀罗的爱称。

母驴左边架子上的四个窟窿。

“好了，”卡雀罗说，把驴驹固定在它的位置上。“太太们，再见！”

“你真的要走吗？”

“您别走呀！”

“太太们，别着急，”圣器保管人说。“我很乐意整天呆在这儿，不过神父先生会责备我说：‘滚你的吧，你就会跟那些圣女们调情！……’”

“堂西尔维斯特雷这张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我的记性真坏！”奥古斯丁嘀咕道。“刚才我把花束放在什么地方来着？”

“什么花束？”

“喔！我把它放到另一个殿里去了。我去拿。”

他像小老鼠一般轻快地蹦了出去。伊西多丽塔开始向朋友们炫耀她的最漂亮的杰作：一对缀有流苏和镶着金银片的酷似斗牛服的肉色鞍囊。

“美极了！”“修女”叫了起来，伸手去探鞍囊的深浅。

卡雀罗拿着一个精美的花束回来了。

“在这儿哪！”他得意地说。“神父把它给了我，让太太们把它插在这位传道者的鞍囊里。哎，这下子把你打扮得多漂亮啊……”

“这花太美了！”

“花束扎得真棒！”

“这是兰蒂瓜小姐的馈赠，”圣器保管人补充道。

“兰蒂瓜小姐！”特雷西塔惊叫了一声，伸出去准备接花束的枯黄的双手在半路上停住了。

伊西多丽塔本来准备凑上去闻一闻的，也停住了。“武器总督夫人”没有离开她的位子。卡雀罗看谁也不想接，就把花束放在桌子上。但快活的圣器保管人的心里可能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发泄欲，于是他伸开双臂，把手指头捏得格卜直响，轻松地蹦跳着说：

“太太们，神父出门去了……哎！他吩咐我款待你们……在圣器室留下了饼干，一瓶茴香酒和三瓶香喷喷的葡萄酒。堂西尔维斯特雷临走时对我说：‘去问问这些太太们是否想喝点什么……这些可怜的女人像黑人一样干了一整天活了。’”

“我什么也不想吃，”特雷西塔若有所思地说。

“我的头不太舒服。”

“太好了，”卡雀罗击掌说道。

“我的胃不好受，”“总督夫人”说。

“这就等于说，‘去把干杯用的圣杯取来’……不过，太太们，你们怎么了？不愿把花束插进鞍囊吗？”

他嗅着早玫瑰的幽香，做了一个滑稽的鬼脸。

“太太们，”他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你们知道我从这些花中闻到了那个犹太崽子的气味吗？算了，我把东西取来。”

他蹦出门口，消失了。三位太太一本正经地整理了一下仪容，其中威望最高的那位代表教友会发表了如下意见：

“这些花不该插在鞍囊里。”

“不该插。”

“当然，因为她犯了道德罪。”

“这是一种侮辱、亵渎。”

卡雀罗又进来了，端着一个盛着点心、饼干和几个瓶子的大托盘。

“身体和血！^①”他在门口喊道，像端咖啡的侍者一样把托盘举到头那么高，走了过来。“这是让拉撒路复活的东西……看来你们还在犹豫不决。那些犹太味儿的鲜花到底还插不插？”

“我的意见是不插，”阿马里略太太肯定地说，一边同她的女友们交换着眼色。

“不过，这是以教徒全会的名义作出的决定吗？”

“我的意见是，”“总督夫人”表示，“插上。因为神父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天职是服从。”

“对。”

“有理。”

“把花束插上，”“修女”命令道，不屑一顾地把目光从驴驹身上移开了。卡雀罗把花束插入后，又插上了几个特意准备的玉米穗儿。

大功告成了。三位太太干了这么多活儿，全都乏了，坐在圣器保管人专门准备的三张椅子上默默地端详着自己的杰作，从其中两张脸上可以看到怡然自得的艺术家的那种特有的陶醉神情。阿马里略太太则皱着她额上的金色皮肤，在思考其他的事情。

“还没从家里出来，”她说，似乎在回答一个谁也没向她提出的问题。

“谁？”

“葛罗丽娅小姐呗。”

① 指圣餐。逾越节晚上，耶稣和门徒共进晚餐，指出犹大出卖他后，拿起饼来祝福，掰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祝福后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应当如此，”“雷文克女士”断言道。“她太可耻了。”

“什么话！……到教堂里来也可耻吗？难道她不是已经确信她不能结婚了吗？还盼什么呢？……还企望费科布里加镇的人继续像爱兰蒂瓜一样爱她吗？……她能保持已故的堂胡安的威望吗？……堂胡安就是被她的轻浮害死的。当然啰，小妮子要保持她的自尊心，不过要当心，想做镇里的名人已经大成问题了。”

“她真的再没出来过吗？”

“连花园里都没去过。六点起床……喝巧克力……梳头……我从楼上的窗户里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看两三本书……做点针线活儿……到她父亲的藏书室去……回来……早早躺下睡觉……饭是给她送到楼上去的……她几乎一句话也不说。房间里弄得乱七八糟！看着就不是滋味儿。不过胡安认为她将变成我们的人，可怜的姑娘也的确应该走这条路。”

这时，圣器保管人已经开始往杯里斟美酒了。

“来，堂娜伊西多拉太太，您发话吧，”他拿着酒瓶往杯里倒。

“一滴，一小滴……够了，喂，够了，也许喝上点儿可以使我的胃好受一些。”

伊西多拉尝了尝名贵的白酒。“武器总督夫人”讨厌茴香酒，但并不讨厌卡雀罗先生的另一瓶纳瓦美酒，为了喝得更舒服，就用饼干下酒。

“这就是生活，”奥古斯丁喃喃说道，尝尝这个又品品那个。

特雷西塔什么也没尝。

“来吧，把花插上，”休息之后，她对女友们说道。“还有好多事情要做哩……不过，真的，如果是我，就不会叫拿……她的花来。我的上帝，兰蒂瓜一家对这个是多么漠不关心啊！”

“太太，这是怎么回事儿？我这是怎么啦？”“总督夫人”嘀咕着，用手捂住了眼睛。“我的头不是我的了。”

“我也一样，”伊西多丽塔喘着气说。“卡雀罗这个鬼东西给我们喝劣酒……”

“加油，太太们！这就是堂巴托洛梅·巴拉巴所说的饮酒赋诗的那种火候。只要不是恶习，就没有罪孽。”

“滚你的蛋吧，酒鬼！你以为我们跟他一样吗？”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一阵像木头干裂似的声音。鞍囊从驴驹上掉了下来，玉米穗儿和花枝滚了一地。

特雷西塔和堂娜伊西多拉相顾骇然。

“是鞍囊上的钉子掉了，”奥古斯丁检查了一下说。“你们看，木头被虫子蛀朽了，摔成了碎块儿。特雷西塔说得对，兰蒂瓜一家对主的驴子太不关心了。”

“不明白为什么鞍囊会破碎，”“修女”小心翼翼地走过去说。圣器保管人把花束捡了起来。

“不！只要我负责这件事，”阿马里略太太声音低沉地说道，“你们就别再把这些花放在可怜的驴驹身上了。”

“有点什么，太太们，这里有点什么我们弄不明白的名堂。”

“我看见驴驹尥蹶子，把鞍囊甩下来了，”“武器总督夫人”一口咬定说。“真的，太太们，我亲眼看见的。”

“耶稣啊，这个女人说了些什么！”特雷西塔大惊小怪地说道。“我没看见尥蹶子，然而一定有点什么，肯定有点什么名堂。”

“这没问题，”卡雀罗反驳说，带着滑稽的严肃表情扯着驴驹的耳朵。“这里有点什么。要我说，只是这个坏家伙有点坏习惯……”

“卡雀罗兄弟，”特雷西塔说，“请把这个花束放到椅子上去。我不愿用我的手碰它。”

“我也不。”

“我也不。”

拿着瓶子出去的圣器保管人空手回来了，他压低声音说道：“堂娜塞拉菲娜太太来了。她来检查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来得太巧了！她在哪儿？”

“她在私立小堂里正在祷告哩。”

“我去对她说说。你们继续插花枝吧，”“修女”命令道。

然而她的两位女友都快站不稳了。

私立小堂里，堂娜塞拉菲娜·德·兰蒂瓜正虔诚地跪在她家的祭坛前面，旁边是她显赫的祖先们的坟墓。她没有看见从蜂窝状拱门洞里慢慢走来的阿马里略太太，因为她不是走来而是一点一点滑来的。当第一声问候传入那可敬的太太的耳朵时，她吓了一跳，轻轻地、呻吟似地叫了一声。

“哎唷！太太……”她喊道，“你把我吓了一跳。”

“我最亲爱的朋友……”特雷西塔说着把手伸了过去。

第 六 章

棕 枝 主 日

礼拜天早晨，堂布埃纳文图拉对他的姐姐说：

“我已经说服她和我一道去参加盛大的棕枝仪式了。”

“可怜的孩子，她作了很大的牺牲！”塞拉菲尼塔回答说。“你要是把她带去，就得快点准备好。我先走了，因为我要去祈祷。”

她拿起黑手杖出去了。堂布埃纳文图拉不得不等一会儿，同葛罗丽娅继续讨论这个问题。最后，她答应道：

“好吧，叔叔，我去，免得您说我让您不痛快。我不想出门，不过既然这样……既然这样我就去吧。”

又过了一会儿，兰蒂瓜小姐就在堂布埃纳文图拉的陪伴下走出了她父亲的房子。她足不出户已经好长时间了。她身穿重孝，显得更加憔悴。曾几何时还是快活而生气勃勃的脸上，笼罩着悲戚的阴云。几个月前的风暴和从此产生的痛苦，使她那闭月羞花之貌不复存在。不过，葛罗丽娅的美貌不像是失去了，似乎只是改变了，增加了温柔的成熟和沮丧的成分，使一切不仇视她的人见了顿生怜悯之心。可以说，她的眼光过处，木石之人亦感凄惶。如果说，过去永久或暂时集结在她身上的一切都显示出“娇媚、爱恋、希望”，那么现在一切都显示出“怜恤”。见了她而不动心，是不可能的。

叔叔和侄女二人来到教堂之前，整个费科布里加镇就传开

了：“葛罗丽娅小姐出来了。”全镇尽头都传来了女人的回音：“她出来了。”因为是举行仪式的日子，小伙子们在教堂大门口逛来荡去，看见她时，许多人都表示怜悯，有些人感到惊讶，也有些人表现出不礼貌和不审慎的好奇。她垂下眼帘，挽着叔叔的胳膊走了过去。走进教堂后，她因作出了巨大努力而显得疲惫不堪，面相呆板，神情恍惚。

“到咱家的小堂里去坐一下，你累了，”堂布埃纳文图拉给她喝圣水时说。

这时，庄严的棕枝赞礼开始了，唱诗班唱道：

“以上帝的名义祝福，荣耀属于大卫的儿子。啊，以色列！荣耀齐天高！”

这些话在姑娘的心里引起了霹雳般的反响，她面对一种不可名状的崇高和伟大，茫然不知所措，扶着盛圣水的石缸，寸步难移。堂布埃纳文图拉抓住她的手说：

“你要是愿意，就跟我到大祭坛去看看救世主，已经放在架子上了，准备今天下午抬出去。”

“不，我不想看他，”葛罗丽娅遽然一惊说道，把头垂在胸前。堂布埃纳文图拉挽起她的手时，发现她在打冷颤。

“你怎么啦？……不舒服吗？……坐下……我要坐到中央的凳子上去。你到咱家的小堂去吧。”

唱诗班开始唱引人入胜的《出埃及记》一章了：“他们到了以琳，在那里有十二股水泉、七十棵棕树，他们就在那里的水边安营。^①”这段悲壮的插曲隐含着以色列人对摩西的责备之意，因为摩西领着他们穿过红海走进了沙漠，使他们没有食物和饮水。

^① 见《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个。

这时,又听见了耶和华的震耳欲聋的声音:“我从这里把上天的面包降给你们。”

葛罗丽娅对这些歌词和那古老的一天的一切有趣的仪式都耳熟能详。她知道“出埃及”包括救世、神食和慈爱,她的心灵里产生了极其美妙的想法,并试图从中得到快乐。

他们又呆了一会儿才分手。堂布埃纳文图拉走到中央的凳子跟前,镇里的头面人物都在那里。葛罗丽娅走进了她家的小堂,这时助祭正在唱“塞肯蒂亚”。兰蒂瓜家的小堂里聚集着好些女人。葛罗丽娅以为在那里能碰到堂娜塞拉菲娜,但她已到耶稣受难殿去了。小姐进去时,没有注意那些跪着的或坐在凳子上的、看起来是极为虔诚地参加这虔诚的仪式的女人们。要不是葛罗丽娅在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内心,就会发现那些信女在十分无礼地打量她。她的落落寡合和一身丧服,使她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私立小堂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从一个角落开始,蔓延到了整个身穿黑色披风的人群。人们交头接耳,善男信女们骚动起来了,最后,响起了一阵浆洗过的裙子的窸窣窸窣的摩擦声,信女们像受惊的绵羊似地站了起来。葛罗丽娅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她的经书。如果她抬起眼睛来,就会看到“修女”特雷西塔和她的三个侄女——公证人堂希尔·巴拉巴的女儿们,从她面前走过。但她确实感觉到阿马里略太太站了起来,严厉地命令女孩子们跟她一起离开小堂。

被她们的突然离去分了一会儿神之后,葛罗丽娅重新把眼睛盯在经文上。然而不到两分钟,又有一个女人带着两个女孩子离开了。这是那位“武器总督夫人”。

“她们在逃避我,”姑娘心里想。

接着,又有两个太太和一个男人也像逃离地狱一样逃了出

去。只剩下两个老太婆和一个老海员了。他们深深潜心于宗教仪式之中,对旁的一概视而不见。葛罗丽娅的胸口感到一阵压抑,欲哭无泪。然而当她听见唱“啊,上帝,把你的儿子派到尘世来拯救我们吧,让他跟我们一起受苦吧”时,立刻泪如雨下。

神父赞颂完了棕枝,又用圣水浇洒,焚起了安息香。棕枝散完之后,行列圣歌就开始了。唱诗班唱的是圣马太一章:“如何才能见到上帝”。葛罗丽娅闭上双眼,蜷缩着身子深情地祈祷。这时,教士们、修女们走了过去。她什么也不想看,连主祭也不想看,虽然救世主和驴驹就在主祭坛旁边,那是众人瞩目和最能激起小伙子们最虔诚的狂热的偶像。她感觉到了缓慢的脚步声、深沉的歌声、圣香的烟雾和村民们的嘈杂声。她让想像力和思维力围绕着美妙绝伦的象征驰骋,体味着它的伟大和崇高。

教会在圣周举行的这个离奇的、隐谜似的纪念“救世”仪式,是异常壮观的。如果说在其他方面它还不足以唤起人们对天主教的热情,那么,就其重要性来说,它在美学方面却做到了这一点。它那朴素的伟大,一定能吸引住那些最不愿信教的人,使他们很好地了解这种仪式,懂得它动人的意义,至少认为嘲笑它是轻率不恭的。它对于那些视上教堂如上剧院的人们来说,是不无好处的——事实上,这样的人在那些自以为笃信天主,虚假地口头信奉宗教,对教义生吞活剥,内心却空空如也的教徒中,确实为数不少。

话虽这么说,圣周的仪式激起的热忱仍然是很微弱的。许多一听别人怀疑他的天主教信仰就火冒三丈的人之所以前来参加仪式,其实只是以观看老太婆、小孩子和圣器保管人取乐而已。而且,只有在神圣的礼拜四,当花枝招展的佳人把教堂变成百美园的时候,那些使我们引以自豪的、被誉为最完美的社会中

的男性们才会光顾教堂。我们的社会认为,这种堕落不应由社会负责,而应归罪于前人的过分热心和虚伪;这个社会 and 教会互相吹嘘,把宗教仪式的感人的高尚扔掉了。何以见得?因为伪装虔诚的修士的干涉,造成了严肃性和建设性的衰落,他们不按原则,肆意铺张,把仪式搞得纷繁复杂,简直同演戏一般,滥用圣像和行列圣歌,排出种种不恭敬的、荒唐的、亵渎神明的、滑稽的仪仗,颠三倒四,张冠李戴。人们不易断定这一切究竟应该由谁负责,但这个荒诞的事实是人所共知的,据许多经常参加弥撒、忏悔并领受圣餐但不愿与蛊惑家同流合污的人说,在这个天主教色彩最浓厚的国家里,拒绝参加“妙龄修女的狂欢”的信徒已占五分之四。

第七章

姑妈和侄女

棕枝行列圣歌游行队伍归来时在教堂门口举行了最美好的仪式和唱诗,结束之后又举行了受难弥撒,一直闹得很晚。堂布埃纳文图拉去找侄女回去吃饭。堂娜塞拉菲娜没有陪伴他们,因为她封斋,除了喝点巧克力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吃。她呆在教堂里整整一天,直到傍晚才回家吃斋日夜点。

下午,堂布埃纳文图拉又把葛罗丽娅带到教堂去了,让她看救世主行列圣歌队伍出发。他把她留在自家的小堂里,上午的轻慢又重演了一遍,但姑娘的勇气一刻也没减退。行列圣歌开始,救世主出来之时,葛罗丽娅闭上了眼睛不看他。走过去了,圣徒、神职人员、绅士、庶民们都出去了。教堂里只剩下几个残废老人,两个瘸子和弥漫在空中的似动非动的圣烟烟雾。葛罗丽娅发现几乎就剩下她自个儿的时候,觉得她的思想更容易升到上帝之所在,郁积在胸中的痛苦也开始减轻。她跪得实在累极了,站起来想坐到凳子上去。这时,她听见了一阵脚步声和手杖点地的得得声,她觉察到,来人正是她的姑妈。塞拉菲尼塔走进来了。

“你到底还是来了,”她说。“可怜的孩子!我的弟弟很固执,很古板。原谅他吧,他是好意。”

“原谅他?……我还要感谢他让我出来哩。我感到很好。”

“你觉得难受吗?”姑妈怜悯地说。“你高兴吗?”

“高兴，不见得。不过，宁静倒是真的。”

“我还说要来安慰你哩……”

“来安慰我？安慰什么？”

“我们到圣器室去吧。我有话对你说。你在那里会休息得更好。”

两人走了进去。葛罗丽娅看见椅子上放着一个被弃的、践踏过的干枯的花束，上面满是尘土，那是她为了一个我们都知道的目的而献给堂西尔维斯特雷的。

“在这儿！”她恐惧地叫了一声，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她的姑妈。

“在这儿，是的，”塞拉菲尼塔一边回答，一边坐了下去。“你应该知道它不可能放在别的地方。昨天我不想对你说些什么，不过我已经考虑过了，你不该把花献给救世主，他是保佑我们家的偶像。”

葛罗丽娅感到惊诧、羞愧，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看看她的姑妈，再看看那些花朵，似乎她更应该从它们那里而不是从她的姑妈那里得到合理的解释。

“真的，”她终于抽泣着说，“我不该献花。”

“这些好心的太太们，”塞拉菲尼塔又说，“也太过分了，我原谅她们……她们认为你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孽。你瞧……我们应当尊重大众的意愿。我明白，在你那耻辱的可悲的丑名声里，存在着某些不合理的东西，而从昨天开始又添上了迷信说法。”

“什么迷信说法？”葛罗丽娅问道。

“据说，昨天驴驹身上感到你的花束沉重，开始咆哮子和乱蹦乱跳，直到把它扔下弄成这个样子……大概是错觉，也许是被

理解错了的某种偶然事件。不过无论如何,即使我们排除这个不可思议的怪诞现象,那个概念却永远存在……”

“说我犯了不可饶恕的罪孽……说我在受诅咒!”兰蒂瓜小姐惊叫起来。“啊,亲爱的姑妈!您确信您没说错吗?”

“我不相信你的良心会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坏,不过,我们这个镇的人们的舆论,对你很不利。过去他们对我们一直是很敬重的。”

“我已经明白了。”

“要是你今天没出家门,如我希望的那样,”太太痛苦地抽泣着说,“你我都不会遭受这极度的轻慢带来的痛苦……”

“这倒是真的,是这样。当我走进自家的小堂时,好几个人都走了。”葛罗丽娅断断续续地说道。

“唉!”堂娜塞拉菲娜嘟囔着道,两手捂住阴沉的脸悲声恸哭。“我经受过很大的痛苦,但我的脸从来没有像今天看到……时那样红过……”

痛哭使她哽咽。

“……看到,”她继续说,“在这个镇上,在这个圣洁的教堂里,在我们自家的小堂里,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怎么会想得到,当我哥哥的女儿、那个到处受到公正的敬爱的人的女儿……以其美德和才能为兰蒂瓜这个家族增添过光辉的人的女儿走进自家小堂的时候,当一个跟我同属一个血统和家族的女子走进自家小堂的时候,善男信女们竟惊慌失措地逃遁而去,害怕你跟他们在一起呢?……”

葛罗丽娅没有回答。她的双手交叉着搁在膝盖上,下巴一直耷拉到胸口,听着姑妈如泣如诉的哀怨,毫无怨言地独自吞着苦酒。

“……我耐心地忍受这一切，”太太继续说道，拿起侄女的手亲热地握着。“我耐心地忍受着这一切，另外，我心爱的孩子，我承认他们的行动有道理……”

听了这话，葛罗丽娅不由得哆嗦了一下。她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有话要脱口而出……然而，她什么也没有说，又垂下了头。

“……是的，”塞拉菲娜补充道，“是的，他们有道理。感情没有糊住我的眼睛。孩子，我一目了然，看得出你伤心到了极点。我宽恕那些让年轻姑娘们避开你的人……假如你照我对你一再的要求去做……听从我的规劝，听从一个无私母亲的、与你父亲的意见和你圣明的伯父的意愿相一致的规劝，那么，亲爱的葛罗丽娅，你在上帝和人们面前的处境该会迥然不同！……你的失足造成的可怕后果要求你弃绝一切，要求你为了尘世，为了社会，为了一切而死去，你只能为上帝而活。葛罗丽娅，我亲爱的孩子，”她提高声音，语气变得有些可怕地说，“死去吧！如果想拯救你的灵魂，就离开尘世吧！”

“我已经离开尘世了！”葛罗丽娅发出了一声悲叹。

“没有，你对尘世还有所期待。”

“我什么也不期待，”孤女反驳说。“我接受强加给我的可怕的罪名，而且是毫无怨言地、谦卑地接受。我宽恕人们对我的侮辱，我对那些把我的名字视为丑闻的同义词的人们，既不厌恶，也不反感。我绝不为自己辩护，因为我知道一切都是咎由自取，我的罪孽深重，我把这杯苦酒喝干，喝到底。我把我的流着血的溃烂的心献给上帝，在我的余生之年，我的心脏每跳动一下，就是一次痛苦……”

“你在受罪。是的，你在受罪，”姑妈慈爱地说。“但这还不够。在你自身和在你所说的赎罪中还存在着独立性，反抗性，这

已经是新的罪孽。”

“我应当如何做才不算反抗呢？我甘愿忍受一切。”姑娘置一切于不顾，声明说。如果可以这么说，她已经摆脱一切了。

“向上帝彻底妥协。”

“我不是已经这样做了吗？”

“相信圣母院的旨意。”

“好吧。我相信。”

“然后……然后进修道院。”

听到这里，葛罗丽娅把头抬起来了。她觉得心里的强烈感情突然奔腾而出，不可遏止。毫无疑问，她要斩钉截铁地说点什么，因为她的黑眼睛发亮，红唇变得苍白，然而越是压抑就越是刚强的意志，像坟墓的大石板一样压住了勇敢的喷薄而出的感情，她的神情很快变得安静了。

“如果进一个修道院，”她沙哑地说道，“那是活人的一座坟墓。如果没有上帝和我的痛苦，我真想活下去，我想活在可以想像得到的最黑暗的孤寂之中；我想让我的名字不再存在于任何人的记忆里，除非在那些喊着我的名字侮辱我的人的记忆里。让尘世中的我成为水中影吧！”

“唉！”堂娜塞拉菲娜太太有点曲解她的意思。“这是尘世中离经叛道的诡辩论。不，不……只有在那洗涤灵魂的修道院里，你才有出路。不，一千个不！我们无法保证你能永远自我禁闭，我们——教会和你的亲人们同时需要这种保证，我们的信仰和社会声誉需要它。唉！我可怜的孩子，好好想一想吧！我从第一天起就向你提出的建议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出路就是受罪，”葛罗丽娅高声断言道。

“啊！不要对我矢口否认，不要对我矢口否认：你有所期

待。”

“我期待上帝！”

“不，你期待无足轻重的事情，你对尘世有所期待。你自己还没发现，你被罪恶抓住了，它已经使你陷入了深渊……唉，你不能把这条毒蛇赶走！你忏悔吧，承认吧！”

“我对尘世无所期待。”葛罗丽娅平静地说。

“是的，你在期待。那狰狞的野兽的爪子还在把你紧紧抓住。葛罗丽娅，我的孩子，死去就是拯救灵魂，这种死就是永恒而光荣的生的起点，这个基督教思想还没有在你的头脑里扎根吗？”

“我对尘世来说已经死了，不能再为其他东西而死。”

“不幸的孩子，你在梦想得到不可能实现的挽救。”

“我已无法得救。”

“只要人世间那个人还在呼吸，你就没有勇气超脱凡尘。你抓住这点不放，尽管你已被灼伤，还是不愿撒手。”

“我放弃了一切。我放弃补偿、放弃婚姻、放弃爱情。我根除了当时的一切，包括记忆，以便能如我希冀的那样完全孤独。”

“然而你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吗？这个人又追求你来了，他找过你……”

“我没有想见他，也没有给他写信……”

“这还不够。你的处境一直是尴尬而不名誉的。这对你和对你的家庭都是耻辱……葛罗丽娅，我心爱的孩子，去吧，到修道院去吧！这是你那不可挽救的不幸的自然出路，是宗教上和社会上的出路。”

塞拉菲尼塔慈爱地拥抱着侄女，亲她的面颊。不幸的忏悔者呜咽着断然说道：

“绝不，亲爱的姑妈，我绝不进修道院。”

“告诉我为什么，告诉我！”塞拉菲尼塔要求道。

“我说过多少遍了！……这是我的意愿毁灭之后剩下的唯一愿望，是我牺牲了我的一切之后剩下的唯一愿望，是一个对尘世无所企求的人的唯一愿望，是我在世界上过着还能称为生活的日子的唯一动机。”

“总是那些虚幻的想法。你还是有所期待，有所期待。”塞拉菲尼塔一边重复一边摇头。“这就是希望，凡尘的希望。”

“我认为这是牺牲和美德。”

“总是那一个想法，”太太又说，沮丧地摇着头，仿佛一个人看着他想拯救的东西失去了。“把你同生活联接在一起的诱惑你的孽缘，在开始时，总是高尚的……不要让你已不配享受的感情再来迷惑你了。我的孩子，由于你的过失，那种感情，你已经无权享受了。”

“如果是这样，”葛罗丽娅屈服了，极度的痛苦使她觉得如同万箭穿心，“对我的惩罚就会大于我的罪过，而我受的罪已经够大了。”

“你不知道你的罪过有多么大。你就像一个把痒说成疼的人。受罪！你明白受罪的含义有多么深刻吗？你知道一个甘愿受罪的人的精神力量有多大吗？这是人类所不知道也不应该希望知道其限度的唯一的東西。留心本周我们天主教徒将纪念的耶稣受难吧，你自己都会感到你关于受罪的幼稚想法是多么可笑，用另外一个更大痛苦的威胁来解除眼前的痛苦吧！那样也许对你是个安慰。屈从！你知道这两个字的分量吗？它意味着坚决接受一切继我们此时忍受着的痛苦而来的痛苦。你并不是这么理解的，你没有走到尽头，不准备彻底偿还罪债。你自己来

判决,判决自己服从一种愉快而安静的幽闭,在隔绝中还可以寻欢作乐,你只放弃那些毫无价值的趣味,却保留那些很好的。作为最高美德奖赏的东西……”

葛罗丽娅听到这里时痛苦地呻吟了一声。

“你那高雅的屈从,”塞拉菲尼塔又说,“是以殉教赎罪的美妙方式出现的!要是基督被毒打之后,在人们把他钉上十字架前逃走了,你认为他能拯救人类吗?你的所作所为无疑是为挨打就足够了,逃避十字架……如果你的屈从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就不足以拯救你的灵魂。你不明白,应当放弃一切,绝对的一切。”

堂娜塞拉菲娜太太说到这里时,又一次慈爱地拥抱和亲吻她的侄女。侄女苦恼已极,泪如泉涌,重复道:

“一切,绝对的一切……”

为了不致陷入最忧伤的绝望之中,伟大的驯服是必要的。葛罗丽娅没有反驳她姑妈的论断,那些论断我们因不知从何而来还不能透彻理解,然而,她不能不发泄那股从极度痛苦的内心深处涌出来的怨气,简短地说:

“啊,这太残酷了,太残酷了。”

“现在你别激动了,”好心的姑妈慈爱地吻着她说。“我们有时间谈这个问题。现在回教堂去吧。不知行列圣歌队伍为什么还没有返回教堂。一点动静都没有,真奇怪……”

从来没有的事!行列圣歌游行的路程不用四十分钟就能走完,但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还没有回来。

“你别这样出去,”塞拉菲尼塔说。“你定定神,在自家小堂里等一会儿。我去看看为什么行列圣歌队伍给耽搁了。”

堂娜塞拉菲娜从自家小堂往外走时,猛然发现几个女人惊

恐万状地跑了进来,广场上人声鼎沸。

“啊……”她说道,终于猜测着了一个原因。“无疑是下雨了,宗教节日活动散场了。”

然而并非如此。外面红日高照,万里无云。

第八章

救世主在街上

行列圣歌队伍上街时，阳光灿烂。万头攒动，棕枝如林，强壮有力的肩膀抬着底座，救世主乘坐的驴子高高在上。救世主的头像美极了，艺术家的灵感使它栩栩如生。它是虔诚的村民心目中的偶像。这位如此善良，如此美貌的先生，费科布里加镇的好朋友，似乎在对他的亲爱的子民们微笑，对他们说：“可爱的孩子们，我终于又一次来到了你们身边。”曾经在“荣耀”和胜利的欢声中走进耶路撒冷的这位，不能不是如此的漂亮和可亲。他的胡须像波浪一样，眼睛跟创造世界之后又看出世界是美好的上帝的慧眼别无二致。他的面部轮廓分明，优美的长发从前额向两旁分开，披在肩上。

旁边是那头驴驹。驴驹负着鞍囊，以备主人不时之需，这更增添了驴驹处在那个位置的情趣，不但不影响村民的虔诚心理，而且还平添了不少雅兴。一只鞍囊里插着几根金色玉米穗儿，另一只里插着一枝花束，那是阿马里略太太插进去的，取代了那枝不能使用的花束。和骑着蹇驴进天堂的那个人的谦恭而严肃的神态不相宜的，就是那件绣着金线的天鹅绒衣服。不过，虽然虔诚在这里表现得有点过分，但也能体现用昂贵的物品来表示热烈和崇高感情的苦心。太阳把刺绣都要烤坏了，这使王中之王带上了昙花一现的东方君主的色彩。不过基督教徒艺术家可以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因为那盖世无双的脸庞，高高举起的训诫

人们的那只手,很快就要被钉上木头的那双赤脚,不是别人的而是他的。

唱诗班唱道:“人群欢声雷动,热烈欢迎上帝的使者,荣耀齐天高。”何塞·穆迪德奥那狂热的声音颇为突出。不久之前,以在节日里到教堂唱歌为条件,把掘墓人的职务给了他,是因为他在唱诗班演唱已久,缺他不可。离他不远处是西尔多,他捧着香炉,圣烟缭绕,宛如浮云。堂西尔维斯特雷穿着那件华贵得俗不可耐的雨衣,小心翼翼、一丝不苟地主持着宗教仪式;他是个忠于职守的人。充当副祭司的波基托神父,因为身材特别矮小,祭服拖到了地上;他双目低垂,愁容满面,仿佛一个视自己为罪人的天使。

再后面一点是堂胡安·阿马里略,他因为在镇上大权在握而踌躇满志,觉得他那八面威风的头脑里有某种伟大和神圣的东西。他在那里代表人类的权威,用他保护性的手臂保卫和庇护着圣像。他占据这个高尚角色的位置是再合适不过了。他四平八稳地迈着方步,每走一步都用手杖的赤金包头使劲在地上一戳,仿佛在说,“啊,费科布里加,你能在我的掌管之下,是多么幸运!”同时,不管是这种类型的傲慢,还是他那崇高精神的任何其他独特的境界,都没有使堂胡安·阿马里略在如此神圣的场合忘记他的职务所赋予的义务。他的眼睛一刻不停地监视着行列圣歌行进中可能发生的一切。他的脸不停地转来转去,一会儿审视人群,一会儿看看围观的小孩是不是妨碍了宗教队伍的行进。他浑身上下都洋溢着那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统治欲的绝对精华,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不是急于观察行列圣歌行进中已经发生的事件,而是要预见并宣告它们的发生。他那既带威胁又含爱护的眼神似乎在说,费科布里加镇的居民们,不该未经镇公所

允许就来观看行列圣歌,也不该被此情此景激起虔诚的热忱,不该做祈祷;女人们不该在阳台上、街道上轻声叹息。要是他能够办得到的话,一定会对阳光也作个规定,就像规定每个信徒的位置、前进的顺序和警察们应该对挡道的孩子们揍多少棍一样。

走到娱乐场时,镇乐队(由六支铜号和六个吹号手组成)来了精神,我们姑且这么说吧,突然停止吹奏《蓝胡子》^①,改奏《皇家进行曲》。鲜血淋漓的曲调,使善男信女们为之悚然。耳听如此悲壮的旋律,堂胡安·阿马里略产生了幻觉,认为不是在为救世主而是为他吹奏。犹如那些参加自己的封圣仪式的人一样,一时间他头脑昏昏然了。他看见自己的四周环绕着荣耀的光环,仿佛听到了从嘶哑的铜号嘴里吹出了一声“福哉凯撒皇帝”。和镇长并排走着的是堂布埃纳文图拉,因为他认为那个位置最合适。从他的表情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不希望行列圣歌持续到晚上。他只是哼呀哈地应付阿马里略对他说的这番话:

“我简直一刻也不能分心,堂布埃纳文图拉先生,一定要让每个人都各就各位,让庞大的人群走得井然有序,即使长一千只眼睛,也还不够用。”

兰蒂瓜先生特别偏爱舒适的路面,他不喜欢让他的脚一会儿踩在破陶罐碎片上,一会儿又踩在稀泥坑里。他心里正在把亘古不变的城市化规律同费科布里加镇这条古老的石头路进行精确的比较,有多少镇长、神父和行列圣歌队伍曾经走过这条最讨厌的路啊。他对自己说:“啊,村庄,我的母亲!什么时候我才能施舍点钱给你铺石头路啊。”

尽管道路坎坷不平,行列圣歌队伍还是步伐整齐,人群井然

^① 法国作家贝洛(1628—1703)的作品之一。

有序。人们有的来自城镇,有的来自农村,有的来自海上;有的是虔诚的善男信女,有的受了一点世俗生活的污染。既有机智的村民,又有诚实而质朴的海员。有来自重重青山的桀骜不驯而精明的山民,也有形形色色狂妄自大的贵族。有的阴险多疑,有的奸滑凶顽,有的欲壑难填,有的纯朴,有的高尚,有的大方。佩雷达^①曾出神入化地把他们写进了描写山区的作品中。什么也不缺,谁也不缺,坎塔布里亚地区的人非常容易统治,他们对上百依百顺,谁也不越雷池一步,一点也不混乱,每个人都按堂胡安·阿马里略划的道儿走。但是突然间出现了十分令人遗憾的故障,引人入胜的吹奏乐戛然中断。

行列圣歌队伍应当经过波特纳街直到公墓,然后从那儿向左拐,经过蒙哈斯·克拉拉斯街到议会广场,再由那里经过一个名叫老克里斯托的小胡同回到教堂。蒙哈斯·克拉拉斯是个不规则的、狭小的十字路口,三四条曲曲弯弯的小街在那里汇合,其中一条连接公路和广场。队伍走到十字街头时,突然从一个街口窜出一个骑马的人来。

歌手们闭口不唱了,抬着底座的海员们驻足不前,圣器保管人把十字架拄在地上,修士们手中的蜡烛像狂风中的树林一样东倒西歪。西尔多把香炉扔在地上,神父皱紧了眉头。波基托神父抬头不再看着地下。堂胡安·阿马里略张口大叫,“打入监牢,打入监牢!”

骑马的人一看碰上这么庞大的人群,企图很快拨马回避,但马直竖起来,前蹄高举,几乎把他掀了下来。幸亏他是个优秀骑手。人群中爆发出一阵威胁性的叫喊声,这更增加了马的惊慌,

^① 佩雷达(1833—1906):西班牙著名作家。

惊马开始原地打转,张开满是泡沫的大嘴嘶叫起来。这时,从同一条胡同里又出现了一个骑马的人,骑手面皮微红,高大魁梧,身体结实,拳头老大。

堂胡安·阿马里略一看这两个胆大包天的人,竟敢在行列圣歌的庄严时刻闯进费科布里加,顿时像古代的神圣一样怒不可遏,眼里喷着火星挤进了人群,高高举起宝剑似的手杖。应当惩罚,必须高度发挥权威。他肩负的神圣原则,要完整无缺和载满荣誉地传给后代。

“抓到镇长先生那儿去!”人群叫喊着。

前面那匹马的前蹄踢伤了一个妇女的头。马被马刺用劲刺了一下之后跳了起来,但立即又退了回去,站在人群之中。人们围了上去,决心连人带马砸个稀巴烂。开始是一阵谩骂,谩骂后就动手了。然而第二个骑手,就是那个巨人,轻捷地跳下马来,抡起拳头向身边的人猛揍。这样一来,加上他敏捷地进招接招,仿佛在同上千魔鬼在搏斗。而镇长,这位受社会,同时也受上帝委托,要把世界变得油池一样平静的大人物,却因为拥挤,到不了出事的地点。

头一个骑手终于跳下马来,试图制止那个看来是他的仆人的。然而后一位脸涨得跟红辣椒一般,嘴里发出狗叫似的外国粗言恶语,挥动着钢打铁铸的胳膊,油锤般的大拳像石头一样砸在游行者的脸上、脖子上、肩膀上、肩胛骨上、胸膛上和后脑勺上。他是英国第一流的拳击家。然而在这个悲剧性的场面里,上帝不想让他在这些娇生惯养的人们的土地上试验他的技巧,幸而那里有几个坎塔布里亚海豹^①,他们见外国巨人狂怒地狠

① 指费科布里加镇的海员。

揍众人,就冲上前去,以此证明在海水里长大的拳头也不是棉花捏的。啊!一场罕见的搏斗……镇长,那个认为自己是半个神的大人物,以为只需一句话,一个荷马式的表情,或只要皱一下眉头,就足以把所有的人都变个样,甚至把狮子变成山羊。他无法走到发生灾难的地点去,因为人们拥挤着他,把他夹在中间。像遇难的船只一样,他被人流一会儿推到这里,一会儿挤到那里。他伸长脖子,右手高举手杖,左手擎着棕枝,因为他既难舍红尘,又不想得罪上帝。他连声高喊:“保持秩序!……打入监牢!”

头一个骑手,就是主人,在他的卫士兼仆人的颈项上打了两下,使一部分人平息下来了。然而,一个烛台突然从空中划过,打在一个硬东西上面:魔鬼般伟岸的拳击家的脑袋上顿时血如泉涌。接着,气急败坏的他喷着白沫,猛攻扛着大十字架的人。这样一来,满场大乱:人群潮水般连滚带爬地溃退着,人山人海的声音震耳欲聋,人们像暴风骤雨日子里的洪水,冲向狭窄的溪壑一样堵塞了的街口,人们互相撞击,碰得头破血流。这时,传出一阵被虫蛀了的朽木的破裂声,接着发出一股霉臭味儿,在空气中弥漫开来,救世主、牝驴、驴驹都不见了,淹没在脚和手的沸腾的海洋里了。

只有戈雅^①的名画《行列圣歌队伍被暴风雨冲散》才能体现当时的情景。大十字架被扔在一条街上,完好无损,拥簇着它的森林般的蜡烛不见了。人们扛着蜡烛往另一条街逃去,犹如败兵扛着步枪溃退。神父一个劲地扯着雨衣,仿佛想把它从腰上撕成三块以便轻装逃跑,一边吼叫着呼唤助祭。狂怒而衣冠不

① 戈雅(1746—1828):西班牙著名画家。

整的堂西尔维斯特雷似乎在说：“唉！要是没穿这件魔鬼的朱红呢子衣服就好了……”用脚愤怒地踩着地面，活像《一千零一夜》里的魔鬼。

波基托神父早溜得无影无踪，如鸟兽散，似魂魄飞；地上到处是被践踏过的棕枝；有几个人不愿离开救世主，试图挽救这种不幸事件，在地上拾着几乎被摔得粉碎的驴驹的碎片，以及那个早就被扔得八丈远的花束，像一个被长期关押后获得自由的人一样欢蹦乱跳。唱诗班的一个领唱独自一人在那条街上走着，左顾右盼。西尔多恶作剧地为那些藏在柱廊里和店铺里的人们焚香……这时，镇长——土皇帝、秩序的崇高化身、庇护芸芸众生的至尊，最后终于站在出事地点挥舞他的手杖了，但他并没能对罪犯进行口诛手伐，没能当众表明他的公正，也没有能在众目睽睽之下激动人心地、富有说服力地作出这个史无前例的事件所要求的惩罚。

“他们在哪儿？他们在哪儿？”他喝问着，扫视着四面八方的那双眼睛仿佛正在进行判决，罚款、坐牢、无期徒刑、绞刑。他向警察发出的命令是那样可怕，以致使警察不寒而栗。警察头目恨不得同时跑到所有的地方去捕获罪犯，然而他毕竟只能去一个地方，尽管堂胡安不停地对他吼道：

“马上……马上……立即，去把他们抓住。”

像七零八落的溃兵一样，队伍又慢慢汇集，靠拢，冲散了的行列圣歌队伍一股股会合到了一起，走上了通向教堂的路。塞拉菲尼塔看见，第一个进教堂的是波基托神父，然后是一个烛台，接着西尔多进来了，后面是歌手们。队伍陆陆续续都进来了，支离破碎的底座也抬了回来，只有救世主圣洁的脸庞、身体和衣服没受损伤，两只驴子则摔得惨不忍睹。然而真正使塞拉

菲尼塔魂飞天外的，还是那些随着被冲散了的队伍回来的人们带回来的那句话：“犹太人，犹太人！”

这个慈善的太太不幸的一生中，一共经历过四个可怕的恐惧和极度的痛苦的时刻。第一次，她目睹生身之母去世。第二次，她那无耻的丈夫卑鄙蛮横地在大庭广众面前打伤她的脸。第三次，她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惊悉他哥哥胡安的死讯和葛罗丽娅的耻辱。第四次，就是在费科布里加镇的教堂里听到的：“犹太人，犹太人！”

第九章

天地不容的人

丹尼尔·莫尔顿被关押在镇公所整整一下午。然而天黑之后,堂胡安·阿马里略亲自去把他放了,让他去自找宿处。这种宽大处理一下子似乎难以理解,最合理的解释是:我们这位利欲熏心的镇长之所以没有严厉到底,是出于那种吝啬鬼对他人的巨大财富的非同寻常的尊重。正如我们所知,只要弄清楚堂胡安·阿马里略到底信奉的是什么宗教,就不难理解,在他的眼里,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一个拥有神话般取之不竭的钱财的人有多大的声望;照某些富人看来,穷人是虫蚁,而最富的人则是一种上帝。另外,这位费科布里加镇的大人物,深谙装模作样和狡猾、虚伪和实证主义之间的关系。他是这样盘算的:

“这个人在他们那伙人中名列前茅,在马德里一定有一些很好的朋友。要是我同他过不去,他就会向英国或德国使馆告状,如果他们在报界制造一个丑闻,这也许会使部长产生一个不祥的想法,命令省长把我撤职……为了平息众怒,把那个仆人关两天就行了,实际上他才是真正的罪犯。”

他果然这样办了。莫尔顿要尽力争取的是,堂胡安保证在第二天,等民愤稍微平息和刚刚遭受侵犯的权威原则有所恢复时,就释放他的仆人。

丹尼尔朝费科布里加镇的客店走去。这个客店有个时期叫“公平客店”,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和洗澡嗜好的传入,客店大

规模扩展了,不过卫生状况还是依然如故。后来,客店落到一个法国人手中,他进行了装修,使客店的服务稍稍赶上了时代,并印了如下名片广为散发:“法国旅馆,米拉波经营。”伟大的演说家的名字竟被安在这最糟糕不过的地方^①。

莫尔顿没理会进门时听到的那些粗鲁的指桑骂槐的话语,坚定不移地走上楼去,要租一个房间。米拉波先生亲自把他挡住,用了除西班牙语以外的他会说的所有语言对他说:

“绅士,对不起。对不起,绅士,我不能接待您。我情愿让旅馆空三年。”

外国人转身走到街上。他的面色显得极其痛苦、疲乏,但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找到宿处。他询问过路的人,除了米拉波先生的旅馆外,费科布里加镇是否还有客店、栈房或骡马店。两个女人认出了他,恐惧多于惊奇,她们尖叫了一声,转身跑了,嘴里高叫着:

“犹太人……犹太人!”

“我带着钱,”他想,“总会找到一间房子的。”

尽管街道很昏暗,几乎所有的行人都认出了丹尼尔·莫尔顿。有些人一看见他就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去了,另一些人则停下来,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他听到的只是不堪入耳的诟骂和粗俗的讥诮,但谁也不给他满意的答复。最后,他决定去问小孩子们,他想,孩子没有那样坏,不会像大人那样弃绝他和欺骗他。但当他向两三个小男孩求助时,他们叫喊着,一边捡起石头砸他一边跑远了。

^① 米拉波(1749—1791):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最著名的演说家,他不遗余力地维护君主立宪政体。

夜,黑暗,无家可归,可怜的外国人疲惫不堪,饥肠辘辘,口渴难忍。他走遍了所有的街道之后,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碰见一个小女孩唱着歌迎面走来。他向她走去,向她打听除了米拉波先生的旅馆之外还有什么客店。那个小女孩或许出于无知,或许出于人道,告诉他说,紧挨着的那条街上有一家酒店,店门上挂着一根枯树枝。莫尔顿谢过他的恩人后走到跟前一看,果然在一张纸片上用蓝墨水写着:“客店”。

酒店里传出一阵阵海员那刺耳的嗓音。他走近站在门口的一个系着围裙的男人跟前,要求住宿。那人盯着他仔细瞧了一阵后让他上楼去,于是两人沿着一个很危险的小梯子往上爬。

“谢谢,”莫尔顿庆幸地对自己说,“谢谢上帝,他们没有把我认出来。”

但当他走到楼上的一间大屋子时,三个女人正在那里闲谈,其中一个叫了起来:

“他,就是他!”

她们脸上顿时惊恐万状,那个比另外两个更不稳重的女人把头探出窗外尖叫道:

“犹太人,犹太人!”

酒店里的几个海员匆匆跑了上来。

“我认识他,”一个海员说。“他就是那艘英国船沉没时被我们救上来的那个人。”

男男女女都惊愕地看着他。终于,有些人敌对地要动手了,但酒店老板摊开双手高声说道:

“在我的店里对谁也不能动手。先生,请您出去。”

莫尔顿转身朝楼梯走去,不过还没有走下楼就止了步,转过身来说:“您卖个面包给我吧!”

“值五块钱，”一个女人用尖嗓子叫道，那嗓门像是鸟身女妖发出的。

“值十块钱，”另一个女人补充说。

酒店老板从放在近处的篮子里抓起一个面包递给莫尔顿。莫尔顿一只手接面包，一只手伸到口袋里。

“不必了，”老板制止他。

“为什么？”丹尼尔问道。

“这是施舍，”老板拖着长腔说。

“行善，”一个水手补充说。“我们就是这样。”

“你救了我的命，”莫尔顿以手抚胸，对其中一个人说。

“对，这是我的天职。”

“那好吧，”犹太人接着说，“现在请给我一杯水。上帝会报答你的。”

海员端了一杯水给他。莫尔顿喝过水后，拿着面包出去了。

对如此宝贵的馈赠，他已经差不多满足了，仿佛困居荒岛的鲁滨孙^①从大自然那里获得了赖以延续生命的第一批礼物。费科布里加镇的街道上，行人已经寥寥无几，丹尼尔感到这是个极大的安慰，因为他已经到了同任何人打照面都感到害怕和羞耻的地步。他形单影只地在街上踟蹰，一听到脚步声就往回走，赶紧拐上另一条路，活像一个拿着赃物而双手发抖的小偷。任何人都会认为他是个刚刚偷了一个面包的丧尽天良的人。

尽管他的晚餐是如此菲薄，因为饥饿难耐，他还是吃得很香，觉得这比他一生中吃过的无数山珍海味还要可口。他的身体的第一需要得到了满足。一无所获时尚能忍耐，而一旦有所

① 英国小说家笛福(1660? —1731)的著名小说《鲁滨孙漂流记》中的主人公。

得逞时那贪得无厌的身体又向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休息、大衣、房子、垫子、草堆。这比登天还难，因为费科布里加镇没有一家大门对他敞开。找不到一个舒适的庇护所，就去寻找一个被遗弃的废墟，一段木栅栏或一堵远离所有人家的孤零零的断壁残墙吧，至少可以抵挡寒冷的东北风。他离开镇中心，走，走，走出老远又折回去。最后，终于看到古墙的凹处有一座石头梯子，翻过梯子可以通向一块平地，那里的树丛中隐隐约约有几间房子。他在那里坐了下来。这个地方比较舒服，可以挡住北风。

不大一会儿，来了两条狗。莫尔顿把剩下的面包扔给它们，它们没有拒绝这份礼物。

“瞧，”以色列人说，“总不至于说连狗都逃避我。这对我至少是个安慰。”

不多一会儿，一个怀里抱着小女孩的老乞丐走到他跟前，伸出焦黄的，瘦骨嶙峋的手要求施舍。

“你是费科布里加镇的人吗？”莫尔顿问他。

“是的，老爷，我是费科布里加教会的水手。但因年老体衰，两年前就没再出海了，过着最穷苦的生活。这哪里是生活啊！”

老人声音颤抖，表明他身体虚弱、饥寒交迫。他的脸被太阳晒得乌黑，爬满了皱纹，就像一张羊皮纸一样。他胡须如霜，身材高大，尽管因为衣不蔽体而觉得寒冷难熬，因为营养不良而显得消瘦羸弱，但是身躯却依然笔直。他那褴褛的衣衫，比被暴风撕碎的船帆还要破，露出了饱经风浪冲击的毛茸茸的乌黑的胸膛。他手里抱着的小女孩盖着一堆破衣服，她的两只小手搂着老人的脖子，天使般地睡着了，不时喃喃呓语，不安静地扭着身子。这个小女孩不是因为病了，而是因为在做梦。她虽然躺在贫穷的老头的臂上，却仍然梦见愉快而幸福的事情。比如说，她

也许正在偷吃饼干；也许她正在玩三个石子儿、一个破瓦罐和两个苞谷芯儿，这些就是她的洋娃娃。

“你很穷吗？”丹尼尔问叫化子。

“老爷，除了人家的施舍外，我什么都没有。我同我的女儿一块儿生活。她结婚了，靠她丈夫在矿上干活糊口，但是大概两个月前，矿里塌方，我女婿死了。我女儿干活来养活我们。但是，大约两周前，我们又埋葬了她。她给我撇下了这个孩子。我们无家可归，除了好心人的施舍外，什么也没有。到现在我和我的外孙女没饿死，是因为主的好心，他每天都照拂我们。”

丹尼尔拿出一枚金币，对自己说：

“现在我能找到一个朋友了。”

他把金币给了叫化子，老人千恩万谢，保证为恩人的灵魂向加尔默罗会^①圣母祈祷，转身走了。莫尔顿目送他远去，见他在波特纳街的街口停了下来，那里有一盏昏黄的路灯，在微弱的灯光下，他察看那枚金币，然后又弯下腰在一块石头上试听，听完之后连奔带跑地回到丹尼尔·莫尔顿跟前。

“怎么啦？”丹尼尔忙问，“是假的吗？”

“不，老爷，您弄错了，”老人说着把钱币退给他说。“您把生丁当成比塞塔了^②。”

“你为什么认为应该只给你一个比塞塔呢？”

“因为这是给得最多的。我只能接受应得的布施，不能错给

① 加尔默罗会：一称“圣衣会”。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十二世纪中叶创建于巴勒斯坦的加尔默罗山故名。一二三八年前后，为逃避战争，许多修士至塞浦路斯岛、西西里岛和英、法等地另建隐修院。一二六五年英国西蒙·斯道克(1165—1265)任会长时，为适应西方环境，改东方式的隐修修会为托钵修会。因他曾获得圣母“显现”授以“圣衣”故又得名“圣衣会”。

② 生丁是金币，比塞塔是银铜混铸的货币。

错收。”

“我明白我给你的是什麼，”丹尼尔激动地说。“把钱留下吧，如果我弄错了的话，错就错在只给了你一个。再拿一个去，再拿两个去，明天我们应当再见。”

他把钱递给他，然而可怜的老人没有把钱接到手里就后退了一步，同时惊惧地叫了一声。

“怎么？”莫尔顿愤怒地说。“你也认识我吗？”

“唉！不……不……老爷，”老人含糊地嗫嚅道。“但这笔钱，这么多钱！就这么给人……这是我头一次见到您，不过只有一个人才这么挥金如土……而这个人就是那个犹太人。”

“正是本人。”丹尼尔一字一顿地说。

老人想把钱放回希伯来人的手中，但他不接，于是就把钱扔到地下，用可怕的声音说：

“把您的钱收起来吧，任何一个基督教徒都不会接受出卖主的人的钱财的。”

丹尼尔·莫尔顿浑身发凉，呆若木鸡。

“没良心的人！”他终于狂怒地吼了一声。“你简直是在发疯。”

“我不要您的施舍，再见。”

“等一等……”莫尔顿悲戚地说。“你没看见今天晚上我比你还可怜、还贫穷吗？你开口闭口基督教，但你对我没有同情心，你不怜悯我的孤独处境，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声音安慰我，没有一个人叫我兄弟，和我坐在一起，哪怕是为了提醒我，大家都是同一个上帝创造出来的呀！”

水手回过头来，然后把手伸进那千疮百孔的衣裳上的一个权当口袋的窟窿里，拿出半个面包。

“拿着，”他干巴巴地说，语气不无轻蔑，这也是受家庭的熏陶。

“唉！”莫尔顿回答说。“我需要的不是面包，另一个比你善良的人已经给过我面包了。连狗我们都要给它面包哪！陪着我把，像兄弟一样对待我吧，同我谈话，宽恕我，用你的声音安慰我，不要涉及宗教纠纷，不要把一件不该由我负责的事情归罪于我吧！为什么你不接受我的施舍呢？你害怕我吗？”

“害怕。”

“因为什么？”

“因为应该这样。再见。”

老人走了，走不几步就回头看看这个有三十块钱^①的人。

丹尼尔双手紧紧地抱住脑袋，痛苦地思索了好久，愤怒地说，“唉，不忠不孝的拿撒勒人^②呀……我永不皈依你，永不！”

①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中有一个叫犹大的，以三十块钱的代价出卖了耶稣。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十四、十五、十六节。

② 指耶稣。

第 十 章

半心半意的殷勤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听见了一阵脚步声。一个男人走上了石梯。丹尼尔随即认出了他。

“凯法斯！”他大叫一声，站了起来。

“莫尔顿老爷，”穆迪德奥大吃一惊。

外国人喜形于色，抓住凯法斯的胳膊激动地说：

“你也认识我，但你是不会拒绝我的。”

“看来您没有找到住处。”

“把你的住处让给我。何塞，遇到你我多么高兴啊！你简直是从天而降。我快要冻僵了。我的行李还在镇公所，非要等明天才给我。我的仆人被拘留了……”

“我已经知道了……有权有势的绅士竟露宿街头……”

“你的家在哪里？”

“就在这里，很近，”凯法斯带着真诚的感激之情殷勤地回答说。“不过，地上发亮的是什么东西呀？好像是三枚五块钱的金币。”

“是我掉的钱，”丹尼尔回答说。“你可以拿去。”

穆迪德奥把钱捡起来还给它的主人。

“你替我拿着吧，”莫尔顿说。“以后再给我。你的孩子们呢？”

“还好，老爷……我们从这儿走……你留点儿神，别碰了

头。”

穿过一小片长着两三棵高大的香蕉树的平地之后，凯法斯推开了石头围墙上的一扇小门，走进了一个果园似的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丹尼尔问道，并没有松开领着他在黑暗中前进的穆迪德奥的胳膊。

“这是我们大家早晚都要在这儿安息的大房间。”

“费科布里加镇的公墓！”希伯来人叫了一声，骨头里直往外冒凉气。

“这里很潮湿，”凯法斯说。“您别停下来。”

“我看见十字架了……十字架真多！……这块白色大理石……”

“这是正在为堂胡安·德·兰蒂瓜修的坟墓。”

丹尼尔觉得更加阴森和恐怖，仿佛有条毒蛇爬上心头，使他无法呼吸。

“堂胡安先生……”他嘀咕道，“在这里吗？”

“我们正从他身边经过，”凯法斯说道，若有所思。“小家伙们在这儿，在右边。”

莫尔顿也若有所思。

“这座正在修建的大坟墓，”何塞补充说，“是为全家修的。”

“为全家……不过，你就住在这……这个荒凉的地方吗？”

“是的，老爷……我现在是费科布里加镇的掘墓人。是个倒霉职位，老爷。不过，我想马上就要交出去了……已经到了，请进。”

他们穿过院子，走进了一间极为简陋的房子。把灯点亮后，凯法斯领着他的朋友经过一条狭窄的过道，进了一个不小的房间。屋里放着几件家具，一张维多利亚式的破旧的麦草沙发躺

在那里,显得格外突出。一扇小门,通向另一个大概是卧室的房间。凯法斯指着里面说:

“我和我的孩子们就在这里睡觉。我去把我的床搬出来,您在这儿休息更舒坦一些。”

“谢谢!我不需要床。给我找条毯子来,我就在这沙发上休息……我终于碰到了一个人,一个真正的兄弟……不过,我可怜你,朋友。你干这个工作太恶心了。”

“我很快就要交出去了,谁愿干谁干,”穆迪德奥回答说,一边把毯子和枕头放在沙发上。“现在,莫尔顿老爷,我的境况不像您慷慨解囊救助我的时候那么糟糕了。”

“我太高兴了。你交上好运了吗?”

“是的,是的。”

凯法斯在以色列人面前显得拘谨起来。他的眼光流露出对他的恩人的尊敬和钦佩,但尊敬中又夹杂着疑惧或憎恶。他变得笨嘴拙舌起来,也许有些害怕。无需占卜,我们就知道可怜的穆迪德奥内心里正受着怎样的煎熬,他的良心正面对着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个最伟大最可怕的谜。

“你是怎么交上好运的呢?”外国人一边问,一边让自己在沙发上躺得更舒服一些。

“我开了个小酒店,很不走运。然而不久前我的一个舅舅在维拉克鲁斯去世了。”

“你继承遗产了?”

“不多,不过对我来说是一大笔财产了。因为钱存在英国银行里,我还没有去领取,据说下周就汇到了。那时,莫尔顿老爷……”

凯法斯看着地板。

“怎么啦？”

“那时我就还您的钱。”

“什么钱？”

“我在科蒂格拉时您慷慨地给我的钱。”

“我给你可不是要你还我。”

“但我要还您，因为这是我的义务。”

凯法斯恭恭敬敬地站着，光着头，面色苍白。他刚把不久之前从地上捡起来的三枚钱币放在桌子上。

“你的义务？”丹尼尔愤怒地问道。

“是的，老爷……我……怎么说才叫您不生气呢？怎么说才能让我的恩人不认为我是忘恩负义的人呢？”

“快说吧。”

“我不知道您是……”

“我明白了……”莫尔顿说，把露出痛苦和轻蔑神色的脸扭了过去。

“堂丹尼尔老爷，您别生气，也别认为我忘恩负义，我还是崇敬您的。我……瞧，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没法子。当我得知堂胡安老爷的死讯和您是……”

“我是犹太人，”莫尔顿声音低沉地肯定说。

“是的，”凯法斯抽泣着补充道，“您的钱，堂丹尼尔老爷，烫手……忏悔神父对我说，把这笔钱归还您，尽管为了挣这笔钱我必须用舌头把街道舔干净，或者像驴一样去背石头，或者像牛一样去拉犁，幸而我能还给您我不该要的钱，不必……”

“住口，住口……”莫尔顿气得脸色发白，怒冲冲地抓着他的一条胳膊，“住口，白痴……你像畜牲一样说话……你说我什么啦？……为什么对我的灵魂评头论足？你是什么玩意儿，可怜

虫,你有什么权利对另外一个和你一样是上帝创造的人作出终生遗弃的判决?你是谁,竟判决我,判决曾有恩于你的我?你知道人该有良心,只有坏人才忘恩负义吗?”

“啊!我不是不知好歹,不是,老爷,不是这个意思!”凯法斯痛苦已极地叫道。“要是我能把良心掏给您看看多好!……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像尊敬祭坛上的人一样尊敬您……我恳求上帝拯救您,胜于救我。您向我索取我所有的一切吧,我家里的最后一段线头也是您的。为了让您不挨饿,我情愿把我嘴里的面包抠出来,我可以把我的家分给您,哪怕因此我会流离失所,终生行乞。”

“我向你要求的不是庇护。一棵树、一段木头、一块岩石、一个山洞都能够给我以庇护。我要的是友谊、仁爱和愉快。”

“只要是仁爱 and 感谢,您永远可以在我这里得到,”穆迪德奥激动地说。“不过……”

“不过什么?”

“我想说,”凯法斯语无伦次地说,“我不想要您的钱……不想要您的钱……我的良心让我同您不要有除了仁爱以外的关系。”

“你不想像社会上的朋友一样,做我的朋友,你不想经常同我打交道,不想为我效劳,不想像同一个信奉同一种宗教的人互相交往那样同我交往……”

“您说得太对了……这就是我想说的,但不知道该如何说。”

“如果你不是不愿做忘恩负义的人,何塞,你也会厌恶我吗?”

“非常厌恶,”掘墓人活跃起来。“当然,非常厌恶。我怎么可能去爱一个让我所崇敬的家庭流了那么多眼泪、杀害了父亲

又玷污了女儿的人呢？”

莫尔顿觉得每个字都像枪尖一样扎进他的心里，但谈到这个微妙的问题时，他觉得心虚，无力反驳。

“你别推断你不知道的事情，”他沙哑地说。“我以为你会永远是我的朋友。你骗得我好苦！我看见你真是高兴极了，因为我想从你那里打听我心爱的人的消息，没有她，我活不下去。”

“关于葛罗丽娅小姐的消息吗？……”

“你知道她的近况吗？看见过她吗？”

“我知道得很多，”凯法斯神秘而又带敌意地说。“我经常看见她。不过对您，对您，我不能透露任何消息。”

“你不要给我说她在做什么，你只要说她好吗，愉快吗，出门了吗……”

“我只想说她非常不幸。”

“也许她很快就摆脱不幸了。”

凯法斯满腹狐疑地摇了摇头，然后长叹一声。

“你说你见过她来着？”

“每天都见得着。”

“不想告诉我别的什么消息了吗？”

“一点也不，”穆迪德奥嘶哑地回答说，他把话都埋在心里，就像把死人埋进墓穴一样。“好，给您讲一点吧，只讲一点。那是因为我总认为她是天上的天使，堕落以后跟从前一样。”

“说得对。谢谢，何塞！你是个好心人……人们对我说，这个村镇的舆论对她很不利。”

“很不利，有人说小姐触犯了上帝。昨天发生了一件怪事。小姐送来一枝花束，用来插在跟随救世主的驴驹的鞍囊里。当驴驹觉得背上压着花时，就炮开了蹶子，自己把花束扔到墙上去

了。所有看见这种情景的人都吓坏了。”

“这里的人相信这事吗？”

“就跟相信福音一样。现在费科布里加镇闹得满城风雨了。”

“多可怕的愚蠢！你不相信吧。”

“不，老爷；不，我不相信，”凯法斯略为犹豫之后肯定地说。“小姐是天上的天使，我这么说，我永远这么说。”

“很好，我的朋友，很好。你可以这样说，但你也可以不这么说，而是说，小姐将结束她的不幸处境而得到幸福。”

“这不可能……”

“为什么？”

“因为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您……别让我说不该对恩人说的话来。”

“那好吧……不谈这些了。给我讲讲她吧。把你知道的一切都告诉我。”

“我知道得很多。”

“那就全都告诉我，全都告诉我吧。”

凯法斯的指头像钳子一样夹住肥厚乌黑的嘴唇。

“从我的嘴里不会说出一个字的，不会说出有助于您的计划的一个字的。”

“我的计划是好计划。”

“这只有上帝知道。”

“你不知道吗？你是了解我为人的，你不知道吗？你是了解我很深的……”

“我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不了解，”凯法斯茫然嘀咕道，“对我来说，您是神秘莫测的，莫尔顿老爷，您既是天使，又是灾星，

好坏兼半；您既是甘霖，又是天火……我不知道该如何想，不知道在您面前该怎么样……要是热爱您吧，又觉得该憎恨您；要是憎恨您吧，又觉得应该热爱您。我认为您是一个装扮成天使的魔鬼，或者是穿着魔王衣服的天使……我什么也不了解，什么也不了解，莫尔顿老爷。”

两人都默不作声了。凯法斯脸色阴沉，双眉紧锁，本来就很丑陋的脸，由于现出憎恶的表情，更难看了。他坐在离丹尼尔不远不近的地方，两手交叉着抱在胸前，微微低着头，以惊讶而又略带敌意的目光打量着丹尼尔。在他的良知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在这个粗人的思想里，宗教问题在剧烈地翻腾，他觉得被这些乱七八糟、莫衷一是的问题弄得头昏脑涨、毛骨悚然。脑海里仿佛出现了一群幽灵，它们神秘的嘴里发出了一连串骇人听闻的、难以回答的问题。另一个受过更多教育的聪明人，从这天夜里的思索中就得出了某种明确的想法——很可能就是断然拒绝——，尽管这是出于无神论的绝对蒙昧，然而凯法斯什么想法也没得出，既无彻悟也不蒙昧，在他那种宗教信仰根深蒂固的头脑里，只是由于理性突然像魔法召来的不安分守己的小妖魔钻了进来到处乱闯乱跳，产生了一种混乱、混沌与不安。

两人思索的时间都不短。那位绅士看上去像是入睡了，但实际上，还清醒着。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逝去，黑夜庄严而忧郁地向前推进，仿佛一个正在静思的大脑，里面挤满了神秘的声响、形象和模糊的念头，又如刚刚合上眼睛的视网膜那样纵横交错。夜几乎完全过去，天就要亮了。莫尔顿问凯法斯：

“你不躺下睡一会儿？”

“我不困，”掘墓人回答说。“我正在想，想一些使我无法入

睡的问题。”

“好像天放亮了……我希望同堂布埃纳文图拉谈谈。”

“这么早？”

“这位先生起得很早吗？”

“和小鸟同时起床。”

“那么请你去对他说，我在这里听他吩咐。”

凯法斯一动不动。

“怎么？”莫尔顿发火了。“这件事你也拒绝为我办吗？”

“这个，可以，”何塞边回答边站了起来。“我这就去叫他。”

第十一章

一千八百年的世仇

还不到六点，堂布埃纳文图拉就和丹尼尔·莫尔顿单独留在凯法斯的房间里了。孩子们被父亲支到街上去了。何塞把头天下午挖好的墓坑稍微加深一点。一具穷人的尸体被埋了进去，没有朋友送葬，没有宗教挽歌，没有泪，没有花，连殓衣也没有穿，就这样进入了到地下变腐变烂的神秘行列。这种人，生前如同草芥，死后化作尘埃……两位绅士目击这一凄惨的情景之后，在靠近屋中间的一张铺着漆布台布的小桌子旁坐了下来。谁也不开口，相当尴尬，都在这样思量：“让他先开口。”

堂布埃纳文图拉终于打破了沉默。

“无须我对您多讲，”他笨拙地说，“那些降临我家的巨大不幸，您都一清二楚。见您这么准时应约前来我应当相信，您对那些不幸不是无动于衷的，尽管只是出于意识到对那些不幸负有责任而感到内疚。”

“在经历了那些可怕的日子之后，我第二次到这里来，”莫尔顿回答说。“我毅然决然地回到我伤害过的人面前，表明我热切地希望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现在将得到检验。我违背我全家和葛罗丽娅本人的意愿，把您请了来。关于这个微妙的问题，我的意见和您有点不同，我相信可以解决……怎么说呢……我觉得，只要在使我们蒙羞的肇事者身上发现高尚的思想、尊严和荣誉感——我一向认为，一

切受过良好教育的正人君子,不管其信仰如何,都应该具备荣誉感——,我就能如愿以偿。我在马德里作过调查,而且向跟您属于同一种族的人们作了调查,我是很尊重他们的。我知道我遇到的不是草木,也不是一个堕落到丧尽天良、对自己的名声麻木不仁的人。”

“您不认为我是个歹徒……”希伯来人感激地说。“我遭受无数凌辱之后不可能得到更大的安慰了……我并不是一个不可救药、罪孽深重、卑鄙无耻而又无法无天的人……我不会讨你嫌,您不要逃避我,不要因为向我伸出手来而感到在受良心的谴责……”

“我对您的看法尚未最后确定,”堂布埃纳文图拉板着面孔说。“这取决于您的表现和明智地同我合作。”

“您对我的宽容,”丹尼尔答道,“给了我很大希望,我愿意作出最大的牺牲。”

“牺牲!……那,那是一种说法,”兰蒂瓜高兴而有力地说。“事情正需要这样。亲爱的先生,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宗教。宗教以形形色色的方式统治着世界,统治着各个国家和家庭,使我们丝毫不能摆脱。宗教几乎永远是安慰、鼓舞和力量。现在它正严重地威胁着我们,对您和对我们来说,这一种分歧,一场争端,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是一座压在我们头上的大山。”

堂布埃纳文图拉叹了口气。丹尼尔·莫尔顿也叹了口气。

“不过,也许我们对这个困难估计得过于严重了,”西班牙绅士又补充道,不知该如何把话头引入正题,“对一切自爱和尊重社会义务的人来说,都有不容改变、不许诡辩和不能曲解的戒律,即荣誉的戒律。”

“真正的荣誉的戒律，”莫尔顿严肃地说，“是建筑在宗教或哲学基础之上的道德戒律。除此之外，一切都是陋习和欺骗。”

堂布埃纳文图拉一时无言以对，但他很快又掌握住了自己的思想。

“的确，这是事实。不过，我们不要泛泛而谈。您有弥补对我的侄女造成的损害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为此，您需要作出牺牲。这有什么关系呢？荣誉要求这样，约束我们一切行动的戒律要求这样，我不知道这条戒律从何而来，但这是戒律，戒律。它是没有神学理论的宗教，因此不存在标新立异的问题。对它来说，唯一的离经叛道行径是缺乏勇气……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蒙受了奇耻大辱的、贞洁的、天使般的小姐，一个高贵的、无辜的牺牲者，这个牺牲者要求您作出巨大的牺牲。”

“牺牲宗教信仰吗？”

“对。”

“以荣誉的名义？”

“对。”

“这就是说，荣誉重于宗教。要是我说，最大的耻辱就是抛弃原来的信仰呢？”

“这要看为了什么而抛弃信仰了。像这种情况，不是耻辱。”

“您能允许我举个例子来反问您吗？”

“非常欢迎，”兰蒂瓜先生傲慢地答道，认为自己比对手更强大。

“那好吧，假如您到了汉堡、阿姆斯特丹、伦敦……”

“好了，我明白您的意图了。假设我爱上了一个以色列姑娘，她……好吧，就算这种情景在我身上重演。”

“那您是否想赶快弥补一下，牺牲您的宗教信仰呢？”

“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姑娘了。”

“像葛罗丽娅，跟葛罗丽娅一模一样。假设您倾心于她。”

“好家伙，变成犹太人实在太可怕了。我理解人们为什么拥戴新教，任何事情……不过，如果真是倾心相爱，这种情况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是的，我向您保证我会成为犹太人。”

“兰蒂瓜先生，”莫尔顿果断而庄严地说，“那您就没有宗教信仰，您不是天主教徒。”

西班牙人大惊失色，张着嘴说不出话来。不过他很快就恢复了镇静，这样说道：

“从教育、信仰和我的德高望重的兄长们的神圣的榜样来说，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因为我相信天主教是最完美的宗教，因为每当我灰心丧气时，对母亲的回忆就使我坚定起来，只要想起信仰在她身上变成了奇迹般的美德，我就产生了力量，得到了安慰；我是天主教徒，因为我认为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是可以作为人类道德完美的最可钦佩的榜样。”

“这也不能证明您有非常热烈的信仰。您接受对您最有利的东西，把其余一切都弃之不顾。然而即使您的信仰是如此模棱两可，我也不相信您会因为一个女人的爱情，这瞬息易逝的东西，而成为犹太人。”

“因为责任，因为巨大过失的可怕的责任，”兰蒂瓜先生厉声补充道，“因为这些缘故和其他原因，我会毫不迟疑地改变，至少在表面上把那名声扫地的宗教变为最受欢迎的宗教。”

“表面上！……就是说，思想上还有保留……”莫尔顿如堕雾里云中。

“唉！我看您坚持您那虚假的宗教比我坚持我的真正的宗教还更难通融。我作了让步，您却寸步不让。您照我的样子做

吧,您就会明白我不是盲目信仰,不是毫不妥协,不是假仁假义。我敢说,在骨子里我的信仰和您的信仰相当接近,也和现代的任何一个人的信仰相当接近。”

“什么?”莫尔顿好奇地问道。

“我们的内心深处没有共同语言,这可能吗,莫尔顿先生?请您注意我的话。我认为,我们的父母曾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宗教信仰,正在一天天失去市场,一切受到肯定的宗教,早晚都会失去其现有的威力。我相信,一切善良的人都能自己拯救自己,不管其宗教信仰如何,都很容易得到拯救。我认为教会规定的许多东西,不但远远不能增强反而削弱信仰。在一切宗教,主要是我们的宗教中,清规戒律和例行公事太多了,我相信,如果恢复本来的朴素本色,宗教一定能更好地存在。如果教权继续过分地增加它们的影响,批评将使它们陷于灭顶之灾。我相信哲学和信仰之间的妥协是可能的,假如妥协不成,随之而来的必是混乱。我相信,有宗教信仰的人越来越少,大量减少,我看这是可悲的。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没有一种道德戒律来支持他们,它是无法立足的;如果一种道德戒律消失了,一定会出现另外一种……我声明的这一点,我们思考的这一点,又何必要否认它呢?现在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只不过是很少有人揭穿罢了。我对此总是闭口不言,因为现代社会之所以存在,不是因为狂热,而是因为尊重普遍的信仰。我们面临的现实迫使我把我的思想向您和盘托出,让您彻底了解。十分坦率地说,我的这些想法同我的名字、同我应该对我那已故的兄长的记忆和如今健在的兄长的美德的尊重都是格格不入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向您揭示出来了。我这样做,把时至今日谁也没听我说过的东西揭示出来,是希望能在您的思想上产生反响,因为

我认为您是个受过现代思潮熏陶的人，我不相信您会冥顽不灵，把自己拴在那最没有权威的宗教派别之上。最后，让我一气说完吧，我相信，在一切明智的宗教中，根本道德的差别是微乎其微的……说得更明确一点，在欧洲社会受过教育的有识之士，不管他以什么名字称呼上帝，他都是能够维护最高利益的。”

在这段关于信仰的自白之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莫尔顿两眼直勾勾地看着铺在桌子上的漆布，全神贯注地思考着那个严重的问题，手里机械地拧着他下意识地从桌子上拿起来的一段线头。

“我尊重您的声明，”他开口说道，但目光并没有从桌面上抬起来。“我早有所闻，天主教政党的许多党魁在内心深处是理性主义者。现在，为了换取您的让步，我也作些让步吧。”

堂布埃纳文图拉在心里说：

“我怎么鬼使神差地在一个犹太人面前把我内心的隐秘暴露无遗呢……不过，应当妥协，对，妥协，作些让步，使他也作些让步，就能达成谅解了。”

“我的家庭，同您的家庭一样，”希伯来说，“因为对宗教的热忱而蜚声卓著，同您的家庭一样，过去和现在都是个因为其美德和慷慨而受到尊重和热爱的家庭，在我们的种族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因为它在我们遭受不幸和众多兄弟都堕落的情况下，仍然不屈不挠地坚守以色列人的信念。我受过很严格的教育。对我的良心灌输信仰多，对我的思维灌输信仰少；对我的灵魂讲得多，对我的感觉讲得少。此外，人们谆谆教导我说，是我们的宗教向世界揭示了永恒的原则，这些原则不会因为在某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被改变而失去价值。人们教育我热爱包含一切美好和真实的戒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美德不能在我的书本中找到。

我作此断言,并不是像这里的人们所做的那样,竟然相信除了我的戒律之外一切都是堕落、腐败和谎言,并非如此。效法您,我也要作些让步,我要说,我们恪守的道德箴言就是那些统治基督教灵魂的、统治一切信守教规的人们的箴言。我不知道在文明人民之中有何种宗教的道德是‘杀人、说谎、抢劫、伤害他人的……’”

“很好,很好,”兰蒂瓜喜形于色。“您看我们的观点是很接近的吧?我们中间还有什么距离呢?宗教,祷词,仪式,只不过是一个幽灵罢了,莫尔顿先生。”

“宗教!……”丹尼尔庄严地喝道。“你们把这个叫做幽灵吗?对你们来说也许是的,对我来说却不是。”

“难道像您这样的人会重视宗教吗?……”

“是的,我重视宗教,非常重视。”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的民族特点。我们没有地理上的祖国,我们的祖国建立在共同的宗教习惯和遵守戒律的基础上。鉴于我们的社会状况,祖国、家庭和信仰三者已融为一体,这是你们无法比拟的。对基督教徒来说,宗教只不过是宗教;对我们来说,宗教除了是宗教之外,还是种族,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精神疆土,是语言,也是荣誉。这个荣誉就是您对我所讲的那种荣誉。在我们之中,如果不是表里如一,不是深切地热爱一种严肃而高尚的信仰,是不可能领略到荣誉的,为了这个信仰,我们受尽了讽刺和讥诮。”

“这一切都是形式,说实质,说实质,”兰蒂瓜不耐烦地说。“您应该知道,您的宗教在道德方面并不比我的优越。”

“在古老和朴素这两个方面都比您的优越。我坚信,上帝向

人类揭示的一切,都包含在我的戒律之中,除此之外都是冒牌货。我厌恶基督教,并不是因为它虚假,也不是因为它不好,而是因为它残酷而无用。”

千万条压倒一切的、不容辩驳的、骇人听闻的理由,涌到了堂布埃纳文图拉的嘴边,但在列举它们之前他忍住了,耐着性子继续听着。

“……有历史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希伯来人又补充道,“令人毛骨悚然的原因是,我的朋友,离经叛道对我来说比对其他任何人都要可耻……”

堂布埃纳文图拉的嘴角掠过一丝轻蔑的微笑。

“……我觉得我对我父母的上帝有一种本能的热爱,对基督教的徒然的革新有一种不可克制的反感。除此之外……”

堂布埃纳文图拉再也按捺不住了。

“……请您让我继续说吧。除此之外,我服从种族的戒律,种族的戒律是多么可怕啊!天主教徒们设置的把我们同人类的后代隔绝开来的鸿沟,更加激发了我们的虔诚。由于我们受屈,被赶出西班牙,加上基督教对我们不公正的仇恨,使我们更加拥戴我们的教义——我们祖国的信条。叛教!……投靠这个不共戴天的仇敌!整整十八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凌辱我们,唾我们的脸,打我们的耳光;它驱逐我们,把我们活活烧死,把我们从一切体面的职业中排挤出来,把所有的大门都对我们关紧,禁止我们从事一切活动,只把最坏的——放高利贷——留给了我们。它使我们备遭诽谤,尝不到兄弟情谊的温暖,甚至不让我们享受天赋的权利。它一贯把我们看成特殊人类,看成一个有污点的劣等民族,用那个可耻而又荒谬的谋害耶稣的罪证来折磨我们,说我们谋害了上帝……不,这不成!我们当中绝不会有一个正

派人会站在这个残忍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一边。因为谋害了一位先哲——就算是所有先哲中最伟大的吧——，就进行了整整十八个世纪的报复，这太残酷了。”

“凌辱对你们来说是罪有应得，”堂布埃纳文图拉说。“惩罚的惊人期限就证明了这一点。错判一年、十年、一个世纪是可能的，不会错判一千八百年。判这么长就值得尊重了。”

“我绝不尊重，”莫尔顿愤怒地声明道。“您触到了我心灵的痛处，种族之火在我的心里熊熊燃烧。我热爱我那失去了的国籍，热爱我那平凡而伟大的宗教，热爱我那饱经忧患、备受奚落而仍然保持着高昂士气的人民。是的，我恨不能长出一千张嘴巴同时诉说。一个顶住了十八个世纪的蔑视，在一千八百年中被驱赶、流离失所、受尽虐待和欺凌的民族，应当有一个更好的命运。”

“你们争取改变命运吧。”

“我曾长时间痛苦至极地思虑我的种族的凄惨命运。自从我懂事以来，我就明白我们中间有一块空白，我无法解释是什么；我明白我们被一片乌云笼罩着，和其他人不同，社会排斥我们……我的青年时代，大部分时间是在忧虑我们社会的悲惨命运中度过的。这样，我对我们的宗族、对我们的伟大历史的热爱就日益加深，直到使我失去了理智。我的青年时代是一场痛苦的梦，在这个梦中，最大胆的打算和最高尚的理想交织在一起。我梦想恢复犹太教，扫除可怕的诅咒。像隐士一样，我经年累月形单影只地苦思着无辜人民遭受的苦难和折磨，然后我走向世界，不知疲倦地到一切有以色列人的国度去旅行，肩负起这个事业的可怕重担。虽然担子异常沉重，但我并没有知难而退。每当我产生疑虑或动摇时，就得到一种启迪和产生一股巨大的勇

气,听到耶和華庄严地对我说:‘前进。’而您,却对一个受过如此磨练,对自己的宗族像对圣徒一般迷恋,宁可以百死来换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犹太教复兴的人说:‘抛弃这一切吧,到我跟前来忍辱偷生;来吻这只十八个世纪以来一直在打你耳光的残酷的手吧;来赞美被钉上十字架的先哲吧,我们正是以这位先哲的名义断定你是一个畜生。’”

“以耶稣基督的名义,”堂布埃纳文图拉觉得心里的一根情弦被触及了,尽管这根情弦很长,并不觉得非常痛苦,“以那位改换苍茫大地而普渡众生的人的名义。一个受过教育的聪明人竟会产生如此糊涂的想法,真是活见鬼。我的上帝,生活在错误中间,太可怕了……不过,有件事使我怀疑您的狂热的虔诚。如果您果真是全心全意地忠于您的种族的理想,如果这个理想真的占据了您整个的心,完完全全支配您的生活,支配您的一切行动和全部感情,那么,莫尔顿先生,为什么您会阴错阳差爱上一个基督教徒姑娘呢?”

“上帝让我们经受严酷而可怕的考验。心中没有上帝的、缺乏热忱的天主教徒,否认上帝的无神论者和剥夺了上帝的一切美好的个人属性的基督教理性主义者,是无法理解这一点的,他们无知地嘲笑我说到的这种考验。我不是这样的人。正如相信惩罚一样,我相信这些考验。我那鬼使神差的不明智的爱情就是这样一种考验。我失足了,犯了人所不齿的罪过。我产生了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可怕而令人忧伤的疑团。我该怎么办呢?我该如何掌握兼顾社会责任和宗教责任的分寸呢?您一语道破了使我绝望已极的疑问,这个疑问使我渴望以死亡作为归宿,一死了之。”

“我不是为此叫您而来,您也不是为了陷于无济于事的绝境

而来。应当通情达理，讨论我们面临的，摆在我那无辜、善良而又美貌的侄女——应当说是我的女儿，我一直是这么看待她的——面前的可怕的问题。”

“的确如此。我正是怀着讨论并解决问题的愿望而来的。”

“怎么？根据您刚才所说，”堂布埃纳文图拉激愤地说，“您的意思是该由她作出这可怕的牺牲了。”

“不，不！我明白这是不可能的……有另外的办法。”

“我怎么一点也看不出来有什么办法。”

“如果我认为没有另外的办法，我就呆在伦敦不到这里来了。仅从我按时奉约而来，就说明我的愿望是……”

“妥协……好吧。”

“但这种妥协只能在她和我之间，在她的良心和我的良心之间达成。”

“有必要，”堂布埃纳文图拉饶有兴趣地说，“有必要让您见见她。她会接待您的。我已经对她说了，她一定会服从我的。”

“问题相当困难，不过谁知道呢……我想在信仰方面不难求得暂时可以接受的一致……方式问题是最棘手的。”

“对了，这是问题的本质所在。不过，难道找不到一种方案吗？”

在他那不太长也不算辉煌的政治生涯中，堂布埃纳文图拉寻求方案的艺术是出类拔萃的。他相信他可以在我们现在谈到的这种情况下重新大展其才了。想到这里他对自己说：“事情不算坏。有点棘手！走着瞧吧，相信经过两人之间的反复磋商，可以打开某条道路……我还有一个很有力的理由，一个使人动心和动情的理由，我把它留待时机成熟时再用。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没有见着她。在没有和她谈话之前,我们一点也不能有所进展了,”莫尔顿不安地说。

“您会见到她的。她的确很反感,不过我可以说服她。我们会遇到重重困难。您在这个极端虔诚的镇上出现所引起的不满和惊慌,我们还没有谈到;我家的想法也不很有利。我的姐姐坚持要把葛罗丽娅的思想引向禁欲主义,这一点我很不以为然。”

“堂安赫尔先生呢?”

“他不在这里。他没有我的姐姐那样使我害怕……方案!寻找一个方案!就这么难吗?我想在我们三个人之间总会找到一个使我们皆大欢喜或至少是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的。一切都比那不幸的姑娘所受的耻辱好受……”

“让我见见她吧,让我见见她,这是最要紧的。”莫尔顿热切地说。

“您会见到她的……”

“此外,还得允许我能在镇上自由活动,平息我所引起的这场荒谬的虚惊;允许我到所有的地方去,别让我的名字和亵渎神明等同起来……”

“对,”堂布埃纳文图拉忧心忡忡地说。“首先应当让您免遭公众的厌恶,这是和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

“对,对。”

“还要给您找一个像样的正正式式的住处,在光天化日之下;不让您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地东躲西藏。”

“对,对,这也很需要。”

好心的先生两眼盯着地板,用右手的手指拈着胡须。

“嘿!”他突然叫了一声,在额头上拍了一巴掌。“我有主意了,一个绝妙的主意。”

“什么主意？”

“请您允许我暂不相告。”

“不过……”

“您会有一个像样的住所，对您不利的舆论会改变过来，或者至少会降调。今天您就可以看到我的主意的效果了。”

“但愿能够知道。”

“您就相信我吧，”堂布埃纳文图拉说着站了起来。“咱们回头再见。我去为您张罗。”

高尚的兰蒂瓜先生不愿多作解释，他走了，使希伯来人陷在不亚于谈话之初的惶惑中。莫尔顿走近窗户，看见凯法斯又在掩埋另一具尸体。

“在费科布里加又少了一个敌人，”他想。

这时，兰蒂瓜正急急忙忙地跑去找神父堂西尔维斯特雷·罗梅罗。

第十二章

堂布埃纳文图拉的方案

棕枝主日下午,行列圣歌队伍被冲散之后,葛罗丽娅和塞拉菲尼塔没精打采地回到家里。塞拉菲尼塔急如星火地派罗克去比利亚莫哈达电报局,发出如下电报:

法国图卢兹主教官×××大主教、兰蒂瓜红衣主教堂
安赫尔·玛丽亚:十万火急。敌抵费镇^①。速回。

塞拉菲尼塔。

去年十一月,堂安赫尔被擢升为大主教,这是对他高尚的品格和超群出众的美德的适当奖赏。今年二月,教皇陛下任命他为红衣主教,三月初去罗马接受了红衣主教四角帽。四月,他匆匆赶回,以便在圣周之前接管他的新教区,路经法国准备到巴约讷城时,他的死敌——关节炎复发了。同关节炎、坏天气和潮湿赌气,无异于同上帝赌气,于是他心甘情愿逆来顺受,没有暴跳如雷,只是连声叹气。尽管腿瘸了,他还是坚持要赶路,但医生们命令他休息,而且法国图卢兹的大主教,一个他在教务会议上结交的好朋友,也挽留他歇息一段时间再走。红衣主教大人虽不大情愿,但两条腿太不争气,使他力不从心。他给妹妹写了一

^① 系指费科布里加(Ficóbriga)。

封信,除了叙述其他事情外,信中写道,“我还没有病到不能外出办理急事的程度。如果前面所说的那个家伙(信的前几段谈到过他)到了费科布里加镇,要立即通知我。就是爬,我也要继续登程上路。”

红衣主教大人的意图和想法,我们尚不得而知,而且几乎可以相信,就是塞拉菲尼塔本人,尽管她有着良好的愿望,恐怕也未必真正了解。至于堂布埃纳文图拉,我们已经知道,他坚定地抱着通过缔结婚约来了结这场严重冲突的希望;他毫不怀疑这味药的效果,但是,他的聪明才智如今还没有想出这味药的配方来。方案!这就是秘密!他应当像阿基米德、伽里略、牛顿那样,具备最伟大的发明家的天才和灵感,才能找到这个方案。

堂布埃纳文图拉公开参加了天主教政党,这个党的座右铭的精髓——不妥协,渗透到了一切事物中。但在同使用某种策略的敌人的战斗中,学习这种策略,并拿来为我所用,也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堂布埃纳文图拉正是照此行事的。在议会中、会议大厅里和勾心斗角的政治场合中的习惯,使他不知不觉地学会了进行交易的艺术。由于经常参加斗智的较量,他先受感染,而后下意识地使用,最后就相信这是合法而必需的了。

他坚决捍卫宗教的绝对统一,尽管并没有令人信服的实例,而且不时传来人们对不同信仰的男女联姻的抨击。然而,理论上的高谈阔论是一回事,大量的雄辩的事实又是一回事,这些事实比图书馆里的全部书籍更具说服力。面对这些直接刺痛了他的现实,堂布埃纳文图拉踌躇了。最后,他得出了非进行调解不可的结论。只要找得到方案,调解就会成为可能。

他十分溺爱他的侄女葛罗丽娅,在内心深处,他把她当着自

己的亲生女儿一样。在马德里,他通过 W 男爵和其他与之友好或有工作关系的以色列人,对莫尔顿的情况进行了调查;我们银行家了解了丹尼尔一家和丹尼尔本人的优秀品质。

“要么我认输,要么我允许他们结合,”堂布埃纳文图拉对自己说。“在合适和可能方面是没有问题的。缺少的是方式,就是能做到两全其美的方案。”

一到费科布里加镇他就向罗梅罗倾吐了自己的想法,后者表示愿助一臂之力。两人在一起进行了讨论、商量、推敲。最后,十分关注兰蒂瓜小姐的堂西尔维斯特雷说:

“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她从如此悲惨的处境中解脱出来,除此之外,别无他法。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事实,一个不可否认的、明摆着的可怕的事实。我知道,为了避免这种事情,人们规定了最严格的教规:驱逐、焚烧、审判、雷击……但现在不是未雨绸缪,而是亡羊补牢。没有任何一个神或一个人的权威敢于在这个事实面前说:‘让这件坏事自行发展吧……’现在缺少的只是一个方案,一个小小的方案。”

从那个时候起,堂西尔维斯特雷就成了自己显贵的朋友的一切计划的同谋。两人都是堂堂正正的天主教徒,每人都按自己的风格发表自己坚定不移的意见,但终归是尘世之人,他们和社会是息息相通的,他们都被实际的事物弄得神魂颠倒过,只不过一个表现在交易中,另一个表现在同大自然的斗争中罢了。他们曾说过:“应当避开潮流,免得被卷走。然而,如果遇到不幸,大海的波涛滚滚而来,并想把我们卷走的话,同它争斗是愚蠢的,只能听天由命。”

在这种情况下,堂布埃纳文图拉绝不会同意世俗式的婚姻,也不愿让葛罗丽娅到异国他乡去办理结婚手续。他认为,最理

想的方案就是让婚姻具备一切符合教规的表面形式。“只要，”他想，“只要这个人演出一幕离经叛道的喜剧就够了……他要是不愿意那么做，就是一个混蛋……以后，他心里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说到底，一切信仰的本质还不都是相同的吗？社会迫使我们在宗教中塞进不同的东西，然而这些区别在一个同样也是很强大的社会责任面前应当消失……这就是方案。对，有了，我向他提出来。一种掩人耳目的皈依，思想上可以保留……啊，上帝，上帝！你不可能对所有的人都一视同仁！……你瞧，这里有一个我们这些举足轻重的人从来说不出口的荒唐的主意。说不得，这是我们内心根深蒂固的魔鬼般的主意，它是多么狡猾和丑恶……要是老哥怀疑这个……”

就在同丹尼尔谈话的当天，在大礼弥撒前，他同堂西尔维斯特雷又进行了商谈。两人都同意，应当在费科布里加镇的公众舆论中恢复这位希伯来人的形象，并让他会见葛罗丽娅。

“唉！”堂布埃纳文图拉说。“如果不幸的姑娘坚持不见他，我就要行使我的权威……神秘主义倒不错，不过现在是在同社会算账。同上帝的账已经结清了，我们那位孤女也可能到天上去达成谅解。我确信，我完全确信这一点……”

想到莫尔顿时，他说：

“我看最大的障碍不在他那方面。他的狂热，不表现在宗教方面，而在种族方面……要是他还犹豫，我还有一个有力的理由，留待最关键的时刻再说。这是一个感情的武器，爱情的武器，用这个武器可以伤及他最敏感的神经。”

从神圣的礼拜一开始，一个传说在费科布里加镇不胫而走，不大一会儿就传遍了街头巷尾，做到了家喻户晓，就像突然刮起的一阵大风一样，吹开了所有的大门，并深入到了最冷僻的角

落。据传，莫尔顿先生是为了皈依天主教这个神圣目标而来费科布里加镇的。这个好消息迅速地传开了，在这个十分平常而轻信的镇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从礼拜一到礼拜二，没有一张嘴巴不在谈论此事，到处都听得到喜悦的感叹和乐观的评论。有人断言，曾听到神父或其他并不比堂胡安·阿马里略声望低的人亲口说过。这个外国人已被堂而皇之地安排在费科布里加镇最好的房子里，等着堂安赫尔·德·兰蒂瓜先生很快来向他祝福的消息，同样使人惊讶不已。

不用说，这些传说也进入了兰府，该府四门大开，通行无阻。这些消息从外到里，从楼下到楼上，传遍了全家。不过，这不仅仅是通过仆人们传进去的，而是神父本人用他那张令人肃然起敬的嘴巴宣布的，这就使它具有权威性。礼拜二下午，他到兰府去看望他的“亲爱的忏悔者”，当着她和塞拉菲尼塔的面，宣布了正在镇里流传的惊人消息。堂布埃纳文图拉在一边帮腔，但两个女人一言未发。

“如果这是真的，”罗梅罗说，决心让那个主意深入到应该深入的地方，“如果这是真的，这次皈依会轰动一时。我们知道，那个葡萄园短工来晚了，但根据耶稣基督的原则，他将得到跟那些早来的短工同样多的工钱。这次皈依对我们这穷乡僻壤和我个人来说，都将是无上的光荣。我有幸从水中救出……”

他发现她们显然没有留心听他说话，就转向堂布埃纳文图拉继续说道：

“我像捞鱼一样把他从水中捞出来了，要是我没有去钓他……这里借用一句我主耶稣基督对他的弟子们说过的话最合适不过了，当他的弟子们在革尼撒勒湖边收起渔网时，他们对他们

说：‘跟我来，我把你们变成捕人的渔翁。’^①要是我终于能为他进行洗礼，我就有双重理由说我捕获了一个人。”

葛罗丽娅正在念关于圣周礼拜二的经文，她凑得那么近，似乎不把眼睛埋到字里就无法理解经文的内容。塞拉菲尼塔无动于衷，一言不发，仿佛她的精神、她的意志和信仰已经超脱了人间的一切可悲的偶然事件。神父出去后，堂布埃纳文图拉对她说：

“您知道就行了……这个主意一定有效。您的头脑不是榆木疙瘩，了解这个主意后……就会好好思考的……唉，这位堂西尔维斯特雷先生……我看，我们已经找到这个渴望已久的方案了！”

^① 见《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五章。

第十三章

秘 密

礼拜三下午，塞拉菲尼塔陪她的侄女在花园里散步。她们东拉西扯地谈论一些琐琐碎碎的事情，葛罗丽娅很少说话，塞拉菲尼塔只好不时中断谈话，柔声地问她：

“你在想什么呢？”

“什么也没想，”葛罗丽娅回答说。

“你想得很多，”太太笑着说。“你别以为我是同你争论这个。我很清楚，要完全清除头脑中的杂念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在你把纯洁而自由的思想完全献给上帝之前，你要经过许多斗争和忍受各种苦恼，也会遭到坏思想的可怕的袭击，你会痛苦万分……为了达到这个幸福的目标，我的孩子，没有比忍受不幸更好的道路了，我的经历就是明证……不过你也应当做些努力。把它们一下子全忘掉吧……这是十分痛苦的，但也是行之有效的。想想那个珠宝商人的榜样吧，这是我主耶稣基督推崇的。当那个商人看到一颗珠中之珠时，就把所有的珍珠都卖了来买它。同样，为了买天国的那颗好珍珠，你应当把你的珍珠全部卖掉。”

“除了一个，”葛罗丽娅怯生生地说。

“上帝不感念那些无足轻重的牺牲，而是感念重大的牺牲……到目前为止你对上帝作出什么牺牲了？尘世中的乐趣、社会上的交往、你的名誉、声望……这些毫无价值，上帝需要的

是你的心。心才是奉献给永恒的父亲宝物！这才是组成他宝座的钻石和珍珠……你以为宽恕、谦卑和心甘情愿忍受鄙视和中伤就够了吗？”

“我已经懂得这优点并不伟大，亲爱的姑妈，我知道还有更大的、大得多的牺牲。有力量这样做的人是多么幸福啊……为了宽恕我的敌人，我认为用不着尝试不幸。假如在我幸福的时刻有过敌人的话，我也同样会宽恕他们。谈到谦卑，我不能夸口，因为我没有完全做到，我明白我没有做到。对于鄙视和中伤，我还有点儿逆来顺受的品德，鄙视是无伤大局的。至于中伤，如果存在的话，还没有传到我的耳朵里来。”

“是的，的确存在中伤，亲爱的孩子！你受到了中伤，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以便让你宽恕那些嚼舌根的人。”

“议论我的耻辱不算中伤。”

“不，是彻头彻尾的中伤，是令人愤慨的无耻谣言，而且是从那些所谓朋友的嘴里透露出去的，这些朋友本来应当对我们尊重，或者至少应当对我们仁慈，仁慈会把所有的基督教徒都团结起来。”

“对我的鄙视是令人伤心的，”葛罗丽娅回答说。“但对这些愚昧迷信的子孙用不着大惊小怪。”

“我不是指的驴驹事件，”太太说。“这件事，费科布里加镇的人们说够了，已经成为历史了。我指的是中伤，是关于你的行为的彻头彻尾的中伤。今天上午，我的孩子，我听到时痛苦和羞愧了一会儿……”

话语堵在高贵的太太的喉咙里说不出来了，但她还是费力地继续说道：

“‘修女’特雷西塔，我们家一向抬举的这位太太；她对我说

了些关于你的令人作呕的事情。我用尽了我的全部耐心,用尽了我的灵魂的全部温驯和安宁才不至于气得发疯……不过,孩子,有些事是不堪入耳的……不……我听这个女人说话的时候,我作了几乎是超人的努力才按捺住胸中的愤怒……我无言以对,当着她和她的朋友们的面,我哭成了泪人。”

“她们说我什么了?”葛罗丽娅十分平静地问道。

“如此狠毒和可怕的中伤,我实在说不出口。不过,我还是告诉你吧,好让你赶快饮下这杯苦酒,得到一个宽恕的极好机会……”

“宽恕?”

“对,宽恕这些女人,正如我已经宽恕了她们一样。我甚至都不想评论她们干的缺德事了,也不愿像她们曾经谴责过你一样谴责她们,只想说:‘主啊,宽恕她们吧,因为她们不知道自己说了恶话。’”

“但是她们究竟说什么了?”

“说出来会把你吓坏的,不过,这没关系。她们说,当我们家和全镇的人半夜都进入梦乡时,你出去……是的,说你到公墓旁边的一个僻静地方,偷偷地去同使你蒙羞的那个不幸的人幽会。”

葛罗丽娅面色苍白,一动不动,默不作声,像一座大理石雕像。不过,她的惊愕和由于受到揭发而产生的慌张全然不同。

“我理解你为什么惊愕,”太太补充道。“啊!今天我流了多少眼泪呀!听到这些事情,我恨不得把手伸进火里一百次来证明你是无辜的……我想回敬她们几句,但我的舌头不听使唤了……特雷西塔笑了。你没看见她是多么得意洋洋地咬定说她是亲眼看见的!”

“她亲眼看见的?”

“对,说是这个礼拜一看见你的。半夜过后,她去给她那临产的侄女——公证人希尔·巴拉巴的大女儿——帮忙……说她看见你从家里出去,穿过波特纳街……总之,我不想再折磨你了。多么无耻的中伤!”

的确是“修女”特雷西塔散布了这可憎的谣言。这么判断比较合理,因为任何读者都不会怀疑塞拉菲尼塔说话有水分,她是个不会说谎的人。这个可怕的谣言在女教徒中一传十、十传百地张扬开了,抵消了以色列人皈依的传说在镇上产生的积极作用。

“起初我认为把这些使人呕吐的话告诉你不大合适,”塞拉菲尼塔又说,语气无比的真诚。“不过后来我还是决定让你知道,让你得到宽恕这些人的无可言状的乐趣……我不想把任何恶言恶语加在她们身上,只想宽恕她们,为她们乞求上帝。啊!我的孩子,忘记中伤,宽恕造谣者,这种乐趣,只有基督教徒的灵魂才享受得到。你宽恕她们吗?”

“诚心诚意地宽恕她们,”葛罗丽娅回答说,她已经从这个消息所引起的惊愕中缓过来了。“她们即使污蔑我一百次,我也宽恕她们一百次。”

“这正是我希望你做的,”塞拉菲尼塔说,疼爱之情,溢于言表,她使劲地拥抱和亲吻着她的侄女。

她们没有再谈论这个话题。天将黄昏,凯法斯来了。他是来报账的,因为塞拉菲尼塔和葛罗丽娅经常委托他去行善。葛罗丽娅把他领进自己的房间,给了他更多的钱,并嘱咐了他一些什么。晚上,兰蒂瓜一家三口吃了夜宵。此后,太太做念珠祈祷,大家都陪着她。就寝的时间到了,堂布埃纳文图拉回到自己

的屋里，塞拉菲尼塔陪着葛罗丽娅回到她的房间去，她经常陪伴葛罗丽娅回去，直至侄女躺下进入甜蜜的梦乡。

“晚安，我的小姑娘，”太太用手摩着侄女的额头说。“安静地睡吧。要我把灯给你灭掉吗……已经灭了。”

她一口吹灭了灯，举着自己的蜡烛轻轻地亲了亲葛罗丽娅便走了。起初还听得见她下楼的脚步声，不一会儿脚步声就消失了，她用以照明的惨淡的烛光也随之消失了。

葛罗丽娅没有睡着。房间里一片漆黑，她警觉地睁大着眼睛，仿佛在观看精彩的节目，耳朵竭力捕捉着夜间的声响。忧虑压倒了她，她用手按在胸前试心跳，不时地叹气，在床上轻轻地辗转反侧。她姑妈走了一阵子了，她伸长脖子，屏住呼吸辨别着，免得把轻声呼吸误成她盼望的将从远处传来的声音。

家里最后才关的几道门也关上了。后院不时传来一阵阵仿佛是从地底下发出的撞击声，那是圈里的骡马踏地的蹄声，然后又几声狂吠，警觉的狗发现了人影掠过；癞蛤蟆，这些躲在潮湿的草丛中的歌手们，不停地发出颤抖而沙哑的歌声。心灵的忧虑使葛罗丽娅的听觉变得格外敏锐，她在宁静的夜晚窥听着，连最细微的声波都没放过，确信家里的一切都已安息了。“已经睡着了，”她想。“一切都睡着了。”

她继续倾听。大海的喘息声清晰可辨，从不休止，哪怕是在睡觉的时候。在静谧的夜间它像在睡觉一样：它的波涛是休息时肺部的起伏……葛罗丽娅计算着时间，她不需钟表就能知道过去了多少时辰了。她没有思考任何使人难受的事情，只是全神贯注地窥察着周围的动静。一个小时过去了，又一个小时过去了……“已经是时候了，”她想。“今天晚上教堂里的大钟怎么不响了昵？”

刚想到这里,就听见了第一声钟鸣,悠长、颤抖、沉重,仿佛一声经久不息的长叹。就像鬼怪盼望自由一样,葛罗丽娅迅速爬了起来。钟响第二下时,她拿起了衣服,一点不差地在黑暗中摸索,因为她非常清楚每件东西的位置。钟继续缓慢地响着,小姐敏捷地行动着。她用不知疲倦的手在黑暗中穿好衣服,系好带子,一一扣上扣子,把腰带扭得像条小蛇似地缠在腰上。葛罗丽娅穿好衣服、鞋子,围上她的黑披肩,站起来走了几步。她的两只手向前平伸着,仿佛在握着那个给她领路的幽灵的双手。没有碰到任何一件家具,没有踩空一脚,走到门口,把门轻轻打开,门似乎是棉花做成的。

她沿着走廊走着,身体轻得跟拖在空气中的影子一样,双脚仿佛在踩着云彩走路,没有一点声响。费了很长时间她才走下楼梯,要是木板因重压稍微发出一点声音,她就心惊胆战地站住,心灵深处的一切活动仿佛顿时停息下来。她终于走到楼下,地面是瓷砖铺的,用不着那么小心翼翼地走路了。月亮时隐时现,天色微明,拐角、墙壁和走廊里的几道小门依稀可辨。葛罗丽娅在一道小门跟前站住,把耳朵贴在锁眼上倾听,小门后面万籁无声。“睡了,”她想。

作过这番观察之后,她一刻未停,走到新房子后面的一间屋里,她在一道门上轻轻敲了两下,嘎吱响了一下,门就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打开了。姑娘走进旧房子时,已经有个人在等着她,领着她在黑暗中行走。走完漆黑的走廊,又等了一会,她用拿在手里的钥匙打开一道小门,穿过院子来到了街上,那里有个人在等她。那人伸手扶她走下台阶,然后两人悄然消失了。

第十四章

住 处

按堂布埃纳文图拉的吩咐,堂胡安·阿马里略先生——费科布里加镇镇长本人,亲自为丹尼尔·莫尔顿安排了一个体面的住处。他正希望为堂布埃纳文图拉效劳,再说,冷酷无情地对一个人关闭所有的大门的做法,不符合费科布里加镇的文明,也和西班牙民族那名扬天下的好客风度格格不入。除了兰蒂瓜先生阐述的这些道理之外,阿马里略还补充了另外一些很有分量的理由,诸如:因为这个犹太人社会地位很高,神通广大,绝不能按普通庶民的规格对待他,我们神圣的宗教并不会因为向一个朝圣者提供住处而蒙受丝毫损失,因为福音教义规定要对敌人宽容。

关于以色列人皈依的传说已经妇孺皆知,镇长并不担心他的子民会因此喧哗。他看到一切都对他的目标有利,就到“雷文克的伊西多丽塔小姐”(她通常在旅游季节把家里的几个房间租给外国游客使用)那儿去,建议她接纳希伯来人。

伊西多丽塔听了镇长的建议之后十分不满,如果描写这种场面的作家和雷文克宗族的记者没有夸张的话,她当时的表情就是:瞠目结舌,脸上的玫瑰红变成了荷花白,仿佛要晕倒一样。后来,阿马里略先生对她说,不要无缘无故过早地吓唬自己,他作为镇长,将承担一切责任。由于神父(正巧及时赶到)也支持堂胡安的建议,允许伊西多丽塔接待这个异教徒,并保证说只要经过神父的同意,她的房子里就不会留下任何污痕。贤德的巴

拉巴太太这才逐渐恢复了平静。当听到堂胡安让莫尔顿为自己和仆人每天向她各交一个英镑的费用时,伊西多丽塔的顾虑就完全打消了。

仆人释放了,行李也交还了。主仆二人礼拜一下午就搬进了新居。堂胡安向他们提出的唯一条件是,在举行圣周的公开仪式时不要到街上去。两人满口答应,他们对这个热忱的当局代表——他对自己崇高职责理解很深——的殷勤大为赞赏。仆人也是犹太人,属于桀骜不驯的类型。他叫参孙,是个身强力壮的巨人,与他的名字是相称的^①,两只手好比铜锤;对自己的主人忠实而友爱,对别人则动辄发怒;他服务周到,但喜欢闲扯。由于一句西班牙语也不懂,他只好经常长时间地自言自语。他头部的肿块和伤疤都还很痛,但并不要紧。

伊西多丽塔把家里三间舒适漂亮的住房给了他们,房间里的陈设不算豪华,但十分整洁。从第一天起就对他们照顾备至,给他们做了丰盛可口的饭菜。巴拉巴太太是个好人,她不能对每天交那么多房费的外国人抠门儿。莫尔顿严格规定不同巴拉巴家打交道,因为他不想麻烦别人,也不想别人去打扰他。这使巴托洛梅不大受用,因为他是个好管闲事的人,伊西多丽塔则不然,她总是把谨慎看得高于一切。

起初,房东太太就看出他的客人是个正人君子,他彬彬有礼,温文尔雅,慷慨大方。这一切,加上关于他皈依的传闻和特雷西塔一再规劝她留宿客人,逐渐使她那忐忑不安的心情平静下来。第一天她还不能排除心头的疑惧,在丹尼尔面前显得有

① 参孙原是《旧约圣经》中的大力士。莫尔顿的仆人是身强力壮的巨人,故说他人与名相称。

点慌乱；第二天就发觉同他谈话很愉快，尽量寻找借口去和他交谈；第三天就简直不知该如何去讨好他了。从来没有谁的意志像她这么快就被征服了。

莫尔顿尽可能回避同房东太太交谈。她对交往的热情每时每刻都在增加着，当她和丈夫找不到借口进入外国人的房间时，就听参孙辞不达意地在说我们的语言取乐。参孙和哲学家相处得甚为融洽。晚上，他们就在楼下的大厅里相聚，靠手势交谈，放声大笑，畅饮啤酒（自然是那个亚伯拉罕^①的子孙付钱，因为伊西多丽塔从来不让我们的哲学家享受花一文钱的快乐），抽雪茄和谈论一些彼此不懂的事情。

自从“雷文克的小姐”家里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以来，特雷西塔没有一天晚上不去找她。探听、询问、评论、搜集和解释希伯来先生的每一句话。丹尼尔的表情、动作、进进出出，都无不引起一阵没完没了的评论。三个女人（就是天上缺少了纯洁的狄安娜^②，交际场合中也少不了“武器总督夫人”）还谈论兰蒂瓜一家，谈论兰蒂瓜家的旧房子和正在修建的新房子，谈论费科布里加镇上的掌上明珠的可耻而又可悲的行为。是的，特雷西塔发现她了，她可以向天上所有圣神起誓。礼拜一晚上，当人们叫她去为她的侄女——公证人的女儿——助产的时候，她看见小姐从家里出来，和一个男人一起向公墓走去。她的两个女友不相信，但阿马里略太太请了天庭里一半圣神和天父来证明她的话。

伊西多丽塔则证明，礼拜一晚上莫尔顿先生几乎整夜都在外面，但不能确定礼拜三晚上也是这样，因为他自己有钥匙，可

① 亚伯拉罕：犹太人的始祖。

② 狄安娜：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

以和他的仆人一起出去而不被别人看见。不过她认真地向她的朋友们保证,一定去监视,并把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及时告诉她们。两位女友去参加礼拜三的忏悔祈祷后,伊西多丽塔被她的客人叫去接受一件具体的委托,简单寒暄之后,太太问道:

“今晚您要很迟出门吗?……”

“不,太太。”

“因为您礼拜一晚上整夜都不在……”

丹尼尔没有回答。这样一来,伊西多丽塔就对借宿她家的这个不信基督的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说:

“如果您允许,我要向您提个忠告。”

丹尼尔表示完全接受。她接着说:

“我劝您留神兰蒂瓜一家。他们都是大好人,但都很固执,不容许谁……”

“您说完吧。”

“我正在过问一件与我无关的事情,我怕惹您生气。”

“绝对不会。”

“不过,这关系到一个这么高尚的人的利益……我想说的就是您要防备,要是您一定要继续和葛罗丽娅小姐在半夜秘密约会的话。”

“我?”丹尼尔大吃一惊。

“当然。您没有必要向我报告您的行动。总之,各人干的事自己心里有数。如果您这次没有被堂布埃纳文图拉先生发现,下一次可能被他看见,那事情就麻烦了,真正麻烦了。”

“太太……您怕堂布埃纳文图拉先生看见我们……在,什么地方? 什么时间?”希伯来人饶有兴趣地问。

“这你们自己知道。我的嫂子——她不会撒谎,她看见葛罗

丽娅小姐半夜里和一个男人一起从家里出去……”

“从家里出去？”

“和一个男人一起……”

“和一个男人一起？”

“是的，先生……礼拜一晚上她在街上看见的，她去为尼卡诺拉——我的弟弟希尔的妻子……——助产……后来，礼拜二晚上她又从窗户里窥察过了，因为特雷莎就住在旁边……您明白了吧……我不知道她是否又看见小姐出去了。有些事情，不管怎么掩盖，也掩盖不了，莫尔顿先生。这个镇子，就是在最黑的夜里，也睁着一百只眼睛。我们费科布里加镇的人都有点好奇，消息传得快极了。今天镇里已无人不晓……”

“知道葛罗丽娅小姐出去……”

“找您。这是很自然的……总之，我是在过问一件与我无关的事。不是这样吗，丹尼尔先生？看我有多讨厌……祝您晚安，先生。”

她走了。希伯来人陷入了沉思。在房间里长时间地踱来踱去。他的仆人想给他宽衣时，他对仆人说：

“我们到街上去，走。”

第十五章

到哪里去？到哪里去了？

他们有大门的钥匙，想什么时候出去就什么时候出去，用不着向房东打招呼。他们出去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皓月当空，夜是明朗而相当寒冷的。从海上飘往山里的云层不时把月亮遮住。当月亮钻出云堆时，仿佛是在被缥缈洁白的手臂拖着奔跑一样，它在高高的天空里做着怪脸，使深夜时分还在野外忧心忡忡地踟蹰的行人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

“今儿晚上我们到哪儿去，少爷？”参孙问道，无法隐藏胸中的乡愁。

“一会儿就知道了。”莫尔顿忧伤地回答。

“啊！少爷！……”在主人的左边顺着街道往前走的仆人说。“我斗胆告诉主人这句警言：‘忘却你胸中之怒，驱除你身上之恶吧，年轻和幼稚均属虚荣……’‘我看人在日光之下的纷扰，都是虚荣和劳神……’”

丹尼尔一言不答。

“唉！少爷！”参孙陪着笑脸补充道。“的确，我不该向主人提出忠告，也不该指出危险，因为主人总是英明的，仆人总是愚蠢的。但是我实在无法忘掉我们教规里的箴言，我越是不想它，它越要冲口而出。要是承蒙少爷宽恕，我就想对您说：‘你跟着她走，就像是水牛走进屠宰场，疯子走进疯人院，就像鸟儿钻进套索而不知是去送死，直到箭穿透肝脏。’”

“从这条巷子进去，”莫尔顿说，并不理会仆人的讽喻。“那就是兰府。”

他们走到了以“兰蒂瓜”命名的小广场附近，停了下来。

“这么说，少爷，今儿晚上我们不去海边散步了？”参孙说。“我们就在这个美妙的地方看着月亮站岗放哨？”

莫尔顿两眼盯着兰府，没有理睬仆人的妙论。仆人继续说道：

“我看见年轻人中有个智力不健全的小伙子……他从那座房子跟前的拐角走过……那天傍晚，天黑之时，在暮霭之中……一个心肠狡猾的女人出来同他相会……她生性浮躁，两只脚在家里就是呆不住。”

“住嘴，白痴，”丹尼尔突然开口说道，伸手捂住仆人的嘴巴，堵住了这个智慧的泉源。“没看见吗？从那道临街的门里出现了一个女子。”

“我看是一个男人。”

“对，一个男人陪着她，”莫尔顿压低声音说。“参孙，参孙，你要是再说一句话，我就掐死你……我们藏到这个拐角后面，他们奔这儿来了。”

从旧房子临街的门里走出一个人来，她同等在外面的人会合之后，急急忙忙地朝广场走去，然后往左一拐，上了通向闹市的大街。

“跟上去，”莫尔顿说。“我们跟着他们的脚步走，别出声……我认识她……是她。就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也不会认错。陪她的人是凯法斯。”

莫尔顿看见他们离开了镇上的大街，朝他在棕枝主日那天度过小半夜的那道石梯走去。

“他们在向公墓走去，”他满腹疑团地想。“这是怎么回事？”

葛罗丽娅和凯法斯上了石梯，但没往公墓去，而是贴着围墙向左侧拐过去了。他们走得很快，好像在计算时间似的。丹尼尔和参孙沿着围墙边的小草坪跟着他们，保持着适当的距离。

“把我们拉下了，看不见他们了，”莫尔顿惶惑地说，加紧了脚步。

“把他们拦住吧，少爷。”

被追踪的人在追踪者的视野里消失一阵之后，重新出现了。他们加快了步伐，穿过镇郊的一座座破茅屋，似乎是往通向大路的一条羊肠小道走去。

“那儿有一片树林，”莫尔顿说，脚步也加紧了。“他们一钻进树林，我们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但葛罗丽娅和她的同伴却停了下来。传来了一阵短促的对话和训斥躁动不安的马匹的声音。追踪者们撒腿跑了起来，刚跑不远就看见一辆马车已经起动，车上坐了不少人，正在迅速地奔往公路。两位希伯来人拔腿急追。但马车跑得更快了，一会儿就消失了。马车的嘶哑的轧轧声起初还听得见，后来也消失在万籁俱寂的黑夜里了。

丹尼尔站在公路上，垂头丧气，茫然四顾。“到哪儿去了？”他自言自语问道。“还会回来吗？”

他像遇到一件不可理解的怪事一样，如坠五里雾中。“我看见她了，”他想，“明明看见她了，还怀疑是不是她，为什么不叫她呢？为什么不大声呼唤她的名字呢？”

他在一块大石上坐下，沉思起来。

“唉！”想了好久，他开口说道。“我明白了……她是想离家

出走……这么说，她不会回来了。”

“不会回来了，”参孙重复道，坐到主人身边。“再要找她就欠斟酌了。现在，尽管少爷不让我说，我还是要斗胆说一句……”

“参孙，让我安静一会儿吧，”莫尔顿说。“你是怎么想的？她还会回来吗？”

“我想，‘通达人见祸躲藏，愚蒙人前往受害^①。’我们已经看到了灾祸，少爷，躲起来吧！就是说，明天我们就回伦敦去吧。”

“朋友，”丹尼尔顺着自己的思路说，“我认为这里边有件重要的事情我们还没有搞清楚。”

“我认为，”仆人回答说，“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淫妇的口为深坑，耶和华所憎恶的人，必陷在其中^②。’”

“参孙，参孙！”一个幸福的念头使丹尼尔欣喜若狂。这个想法像初升的旭日一样照亮了他的思想。“我相信她一定会回来。我的心是这样对我说的。”

“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一直等到她回来吗，少爷？”

“只要还是黑夜，我们就呆在这里。你冷吗？把我的大衣拿去披在你的大衣上吧。”

“谢谢，少爷。真的需要我熬夜吗？”

“能睡就睡吧。需要时我会叫醒你的。”

“是，承蒙少爷恩准，”参孙一边说一边在地上躺了下来。“我就睡觉了，因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大地却永远长

① ② 见《旧约圣经·箴言》第二十二章。

存……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虚荣的虚荣,传道者说了;虚荣的虚荣,凡事都是虚荣。’^①”

他说完最后一句警句后不多一会儿就睡着了。主人一直没有睡,两眼不离公路上能看得见的最远点和连绵不断的小山。在偶尔被月亮照得若明若暗的黑夜里,什么也分辨不清楚,黑漆漆的树木遮蔽了道路,但聚精会神的希伯来人在茫茫的夜色中寻找他看到飞过去的那只鸟儿的踪迹。精神的威力是如此之大,他终于发现了。尽管肉眼并无所见,他的心灵确信见到了一道神秘的波纹,那是从寻求爱情的心中演化出来的,正和信仰一样,他坚持并声称所信仰的是真理,但这个真理不但看不见摸不着,而且也无法加以解释。

后来,听见一声雄鸡高唱,一声过后,群相呼应,由近及远,组成了一个最优美的大合唱。大自然中,除人的声音外,再没有比雄鸡的啼鸣更激动人心的了。原野正从酣睡中苏醒,阵阵鸡鸣仿佛在对人们说:“我是生活的乐趣,是和平,纯朴和勤劳。”

丹尼尔听见公鸡在远处高叫:“在那儿,在那儿!”

“一定会回来的,”他想,贪婪地看着那道山峦。“要是我的心这次欺骗了我,我就怀疑它一辈子。”

马车消失后约摸一个半小时以后,以色列人恍惚听见了车轮声。实际上,什么声音也没有,不过是心里的幻觉罢了。但是,他又等了一会儿。确信有辆车子正从远处过来。

“参孙,参孙!”他拉着仆人的胳膊喊道。“起来,懒虫。”

“少爷,少爷……我们到伦敦去吗?”仆人揉着眼睛问道。

① 摩西语录。

“我梦见上船,还说……”

“什么也别说……准备好,听我的命令行事。你的拳头很有劲,拦住这辆车。”

“哪一辆?”

“来了。没听见吗?”

出现了一辆两匹马拉着的急驰而来的马车。

“两匹马!”大利拉的恋人^①说。

“哪怕二十匹马我也一定要把它们拦住。”

马车走近了,参孙站在路当中,张开双手,仿佛是一个劝人从善的传教士,大声吼道:“停下!”

但赶车的人扬手一鞭,抽在那个想拦住马车的讨厌鬼的脸上。马匹感到缰绳被一只钢铁般的大手抓住了,咆哮着,抬起头来,奋力往前冲了几步,马车摇晃起来。一个女人痛苦地喊道:“耶稣!”一个小孩儿嚷道:“强盗!”凯法斯,就是那个赶车的人,大叫道:“见鬼,吓死我了!”

丹尼尔·莫尔顿抓住凯法斯的胳膊,把他从车夫的座位上拉了下来,然后把手伸进胶布车帘遮着的马车,一个吓得直哭的女人由一个小孩陪着坐在里面。莫尔顿没有理睬那个孩子,原来他是西尔多。

葛罗丽娅没有说话。她试图和伸进车来的两只胳膊争斗,但这只是徒劳的挣扎。希伯来人把她像个孩子似地从车里抱了出来。

“莫尔顿老爷,看在上帝面上,”凯法斯一边说,一边跪在希伯来人面前。

^① 据《旧约圣经》,大利拉是参孙的情妇。

“走开！”丹尼尔对他说道。“参孙，你也跟马车一起到镇口去。”

“放开我，”其他人都走开后，葛罗丽娅低声说道。“放开我，我没叫你来，我没有找你，我不想见到你。”

第十六章

俘 虏

“我却相反，”莫尔顿不顾姑娘的反抗，温存地拥抱着她说：“我找你，我叫你，我爱你。”

葛罗丽娅竭力想挣脱。

“别离开我，”丹尼尔说。

他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了下来，仍然把姑娘抱在怀里，把她轻轻地放在膝头上。

“在这儿，你必须在这儿，尽管你不愿意，”他含糊不清地说着，铁臂把她拥得更紧。“现在轮到我防范你了。我不放开你，我的心肝，我又找到你了。你看，爱是无法逃避的。你就是钻到地里去，土地也会裂开来把你送回我的手里。葛罗丽娅，葛罗丽娅！你为什么拒我于大门之外，为什么要逃避我？”

“放开，”她反复说，“放开！你越抓住我，我对你就越害怕。松开我，看在上帝面上，不要再害我了！”

“我害你？”

“这不是第一次了。我求求你放开我吧！”

葛罗丽娅被两只亲热的手臂箍住，无法动弹。她被大披巾裹住了，只有美丽而忧郁的脸露在外面。这样，她完全被俘获了。

“休想让我松开你，我要把你抱得更紧，更紧，直到使你喘不过气来。”

“我已经不爱你了，不爱了！”

“我爱你……这就够了。”

“但我讨厌你……”

“骗人！这不可能。要是你真讨厌我，就会在天地万物中显示出来。太阳就不会这么亮。”

“放开我！”

“放开你？松开你？放弃我已经争取到的幸福……你疯了。这个时刻，我为我降生人世而高兴，为我在痛苦中生活了这么多年而高兴，为成为现在这样的我而高兴，为一切而高兴。”

“但你企求什么……你疯了……”

“我企求什么？跟你一块儿死，或者让你过上应有的生活……”

“我对你一无所求。”

“我没有你就会死去。这你知道，但你还拒绝我。你向你的上帝祈祷的时候，你的良心是安宁而满足的，不记得那个但愿和你见面和向你请求宽恕的可怜人了。”

“我宽恕你，放开我吧。”

“好，但是在我們分手之后，我就将跳到海里去，这位好朋友一直在向我招手，我将在脖子上挂上一块大石头，沉到海里去。那时，我的亲爱的，我就不会再折磨你了。”

“看在上帝面上！”葛罗丽娅眼看就要晕过去。“你快把我闷死了！”

丹尼尔稍微松了一下，姑娘吁了一口气。

“这样，”她温柔地说，“这样，放开我，我就不怨恨你了。”

“为什么你这样待我？为什么要避开我？为什么我陪你一会儿你就受不了？为什么为了同你说几句话，我就得把你像俘

虏一样捆起来？”

“因为应当这样待你，”她停止了挣扎。

“然而，你逃避我，自我禁锢，把我从你的大门口赶走的时候，你并不好受。”莫尔顿热烈地吻着她说。“你难受。”

“难受！很……我很难受。”葛罗丽娅说出这两句话，就像水徐缓地流出源头一样。

她长叹一声，闭上了眼睛。

“我早就知道了。你的痛苦，我的心肝，在我的心里有明显的回声，在我的心里再现，使我心痛，因为你的创伤就是我的创伤，因为我决心和你同生死。”

“不可能，”她又试图挣脱身子。“让我们各得其所吧……让我继续走我的道路吧。我为上帝而活，求求你放开我吧！”

“不……为什么你不想歇息，把你的痛苦暂且放在一旁？”

“我不想歇息。我就是受一辈子苦，也赎不了我的罪。”

“凭我的母亲起誓，我不同意，我不能同意你的看法！”丹尼尔激动地叫了起来。

“什么？”

“我不同意这种生离死别。我要打破一切规矩，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我向你发誓。如果需要，你会看到我要多猛烈就多猛烈，要多残忍就多残忍。你作好准备吧，我要像现在一样得到你，我希望永远得到你……你愿意满足正在折磨着我的好奇心吗？你愿意向我证明对我的信任吗？你想让我原谅你因拒不见我而使我遭受痛苦的行径吗？那么，告诉我，今晚上你到哪里去了，前几天夜里你到哪里去了。”

“我不说，”葛罗丽娅啜嚅道。“不过……要是你能让我继续走我的，我就告诉你。”

“代价太大，我不干。”

“那我就不告诉你。”

“你不告诉我，就让我来告诉你吧，因为我知道，因为今天晚上，我的心已经猜到了。葛罗丽娅，你的心事瞒不了我。啊，多么高尚的一致！不存在这种精神上的感应，就等于没有灵魂。”

他把嘴凑到姑娘耳边，说了几句连晨曦也没听见的话。葛罗丽娅闭上了双眼，睫毛闪着泪光，浑身颤抖，眼泪夺眶而出。

“对吧？”希伯来人问道，热烈地吻着她。

葛罗丽娅面色更加苍白，双手像死人一样垂了下来。

“对吧？”他急不可耐地再次问道。

小姐轻轻叹了口气，说了声“是”。她的灵魂仿佛也随着这一声悲鸣离开了躯体。她那紧闭着的双眼深深陷了进去，嘴唇毫无血色。丹尼尔摸摸她的双手，觉得葛罗丽娅的双手以永别的激情把他的手死死抓住了，他觉得姑娘的脉搏已停止了跳动，觉察到她额头冰凉，他吓坏了，连声呼唤道：“葛罗丽娅，葛罗丽娅！”但是只有空旷的原野听见了他的叫声。

姑娘没有回答，只是微微睁开了眼睛，然后凄然一笑，抽搐着的双手把希伯来人的手抓得更紧了。

“葛罗丽娅，葛罗丽娅！”他又大声呼唤。

葛罗丽娅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似乎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说出来。她用尽力气睁开眼睛，黑眸子仿佛在无声地说道：“让我再看你一会儿。”

“她昏过去了，”他自言自语道，马上又大叫起来：

“参孙，参孙！”

莫尔顿来不及求援，抱起他心爱的姑娘往费科布里加镇奔去，凯法斯、西尔多和参孙跑过来接他。

“我早就知道准要出事，”穆迪德奥喃喃抱怨道。

“这是怎么回事，少爷？”参孙问。

“肯定是昏过去了，”凯法斯探视着小姐。“打雷闪电了！现在我们把她往哪儿送呢？”

“送她回家。”

“耶稣、马利亚和约瑟！”

“别耽误时间了，”希伯来说。“走吧，到兰府去。要是不赶快抢救，我担心要出大事……你，凯法斯，赶车……从这儿走。”

到了。花园的栅栏是开着的，因为这家的习惯是从不关栅栏。一只狗狂吠起来。凯法斯恳求上帝赶紧在地上打个洞把它埋起来，但莫尔顿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葛罗丽娅身上去了，对周围的事情毫不理会，径直走到门口才停住脚步。

“参孙，叫门。”

兰府的大门上有一个巨大的闪闪发亮的铜环，大力神参孙伸出狮爪似的手抓住环子，以他祖先推倒加萨大门的神力把门环敲得跟放炮似的。震耳欲聋的巨响使房子摇摇晃晃，这座房子仿佛也变成了雷公爷爷的府邸。

第十七章

坦 白

塞拉菲尼塔安然入睡。她做了一个梦：一把从天而降的大锤，一下子把世界砸成两半，上帝用了七天辛劳所创造的并加固了六千年的世界就这样毁于一旦了。但是这个想法发生了一系列梦幻与现实交织在一起的变化。她害怕了，对自己的感觉器官怀疑起来，因为它们告诉她说地震了。她回忆了一下，她过去曾梦见过洪水、火灾、星球破裂和陨石落到地球上。她的神志越来越清楚，最后醒过来了。屋子里人声鼎沸，在她的门外，弗朗西斯卡焦急地喊着：

“太太，太太，请您起来。”

“弗朗西斯卡……什么事……失火啦？”

“不是，太太，起来。”

“喂，着火了吗？”

“不是，太太，比着火还糟。”

“耶稣、马利亚和约瑟！”塞拉菲尼塔太太叫了一声，以惯常的热情和虔诚向上帝和其他圣神祈求。

她敏捷地爬了起来，但两腿发抖，上牙磕下牙……

“太太，”弗朗西斯卡又问道，“您还没有起来吗？”

“发生什么事了？”

“葛罗丽娅小姐……”

“喂，她到底怎么了？”

她想尽快穿好衣服，试图唤起她那巨大的精神力量来战胜恐惧。衣服还没穿好，就听见她的弟弟急急忙忙地下楼去了。餐厅里传来了陌生人的声音。

“这个可怜的姑娘，”她想，“可能受惊了，做了个恶梦；可能把全家都惊动了……但为什么会有陌生人的声音呢……”

她终于出去了，在走廊里，碰见从厨房回来的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对她说：

“没什么，她昏过去了，现在已经恢复了知觉。”

不难想见，当塞拉菲尼塔看到她的侄女一身出外的打扮时，看到屋里还有两个陌生男人，而其中一个正在同堂布埃纳文图拉一起扶着葛罗丽娅时，她是多么吃惊！慈善而高尚的太太吓坏了，她呆呆地站在那里，两眼发直，张口结舌，一只手伸向前方，整个身子和面容好比一尊专门用来象征惊诧的雕像。参孙倚门而立，表情严肃而高傲，俨然是个哨兵；不过他的主人给他打了个手势之后，他就退到了一旁。

“不要紧，”堂布埃纳文图拉慌乱地说，看来对他姐姐的出现深为不满。“你起来干什么，塞拉菲娜？”

“她出去了！”太太大惊失色，指着侄女喊道。“她出去了！葛罗丽娅！”

“不……这是……”堂布埃纳文图拉沮丧而含糊地回答道。“对，确实，出去了……你看她弄成什么样子回来了。可怜的孩子受惊了。”

“这个人是谁？”塞拉菲尼塔指着希伯来人问道。

“这是……一位先生……我的朋友，”堂布埃纳文图拉回答说。

“丹尼尔·莫尔顿，”他恭敬地自我介绍说。

塞拉菲尼塔抖了一下,仿佛突然得了急性寒热病。堂布埃纳文图拉急忙走到她跟前,害怕本来就心神不定的她再度受到刺激。他对她说:

“亲爱的姐姐,你不要徒然伤悲。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当时这位先生偶然经过……”

“为什么不如实直说呢?”丹尼尔打断了他的话。“她回来的时候我拦住了她的车子……”

葛罗丽娅已经恢复了知觉,正在饮泣。她跪到姑妈面前,吻着她的手,眼泪簌簌而下,抽泣着说。

“夫人,我心爱的姑妈,我错了,我犯了不驯服、不守纪的罪过;我违背了我的愿望和您的嘱咐。不过我应当得到宽恕,因为我是个母亲……我是个母亲,我去看我的儿子去了。禁止我见我的儿子是正确的,但我无法忍受。”

葛罗丽娅坦白之后,出现了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使她的表白显得愈加悲壮。她的话似乎在回响,似乎融化在沉默之中了。堂布埃纳文图拉把姑娘从地上扶起来,让她坐下,哭哭啼啼的塞拉菲尼塔走过去坐在她身边;两个男的一直站着,狼狈不堪,一言不发。

“我控制不住我的感情,”葛罗丽娅继续说道。“我亲爱的姑妈,我像伪君子和小偷一样,在夜深入静的时候我屈服于自己的感情,让一个惟我之命是听的穷苦人陪伴着我……这就是真相。我要把这一切说出来,因为很长时间以来这些话就要从我心里往外冒,我不想隐瞒,我想跑到街上去大声喊出来……我想说出来,以免人们看见我回来时胡乱编造……”

“安静点儿,我的孩子,”塞拉菲尼塔温存地说。“我相信你的动机是好的,真诚的。你对我讲的这一切使我不胜惊讶,一种

高尚的感情驱使你不听话,除了上帝的爱,这种感情是最高尚的了。”

堂娜塞拉菲尼塔说完后,又是一阵沉默,和葛罗丽娅的话一样,沉默使它显得愈加悲壮,姑且这么说吧,这些话似乎被铭刻在大家的心里。

“因此,”太太摩挲着侄女的手继续说,“我不敢说一句责备你的话……现在我明白了你夜里出去的传闻是怎么回事了……你何苦这样做呢……多大的误会……但不该责备你……引导你行事的是一种极其可贵的感情。不必对我解释你由旁人陪着回来的原因了……我确信那不是你的过错。”

堂娜塞拉菲尼塔扫了希伯来人一眼,既无怨恨,也无兴趣,似乎并不想咒骂他,只求跟他清算勾引一个灵魂堕落之罪。

“现在,去休息吧,”堂布埃纳文图拉建议。“你累了,孩子。我们上楼去……你别哭了,也别烦恼了。休息去吧。”

“这个人,”塞拉菲尼塔指着莫尔顿含糊地说,“不需要我们给他找住处吧。他自有过夜的地方。”

“我这就走,”莫尔顿面色苍白得像死人一样。“不过假如太太允许,我想同令弟说几句话。”

“我也有话要说。一会儿就来。”堂布埃纳文图拉一边说,一边扶着侄女的腰部把她送上楼去。

莫尔顿独自在下面等着银行家,堂布埃纳文图拉不大一会儿就回来了。他终于阐明了他留待最有利的时机再说的最有力的动人的论据。

前厅里,罗克和弗朗西斯卡同参孙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他们试图说服他立即上街去;参孙因为无法用语言表达,急得像风车一样打转,他表示,只要他的主人在里边,他就绝不出去。后来,

弗朗西斯卡连推带搡，连喊带骂地强调她这样做的原因，最后，双方妥协了：参孙既不到街上去，也不在屋里等他的主人，而是在地狱和天堂之间，就是说，站到院子里去。走下大门外的台阶时，他想起了圣书上的话，大声说道：“一个男人碰上愚蠢的妇人，比碰上被夺走小崽的母熊还糟。”

第十八章

痛苦,牺牲,死亡

“躺下吧,”堂娜塞拉菲尼塔对葛罗丽娅说。堂布埃纳文图拉下了楼,弗朗西斯卡也早已退出,房间里就剩下了她们俩。“你累了。”

“是的,累极了,”小姐疲惫不堪,喃喃地说,手掌托着头,臂肘支在床上。

“躺下吧,”堂娜塞拉菲尼塔又说了一遍,把侄女的大披巾解了下来。“来,我替你脱衣服。”

“我一点劲儿都没有了,”葛罗丽娅说,欠身坐起来一会儿后又躺下了。“请您叫弗朗西斯卡来吧,我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我在这儿哪,”太太一边说一边替她解扣子。

“不,姑妈,看在上帝面上,我自己来。”

后来,堂娜塞拉菲尼塔太太在她面前跪了下来,替她脱鞋。

“不行……姑妈,看在上帝份上,不要这样!”姑娘羞愧无比地推辞道。“您跪在我面前,您就成为我的女仆一样了!”

“这样你就会明白什么是谦卑,”塞拉菲尼塔说。“我作你的女仆有什么要紧呢?我们永远应当认为我们比别人卑贱。保持谦卑的最好办法就是认为大家都比我们尊贵。”

“不,我不能同意。”

“你若反对我替你效劳,将使我感到痛苦,亲爱的孩子。让我来吧,我很乐意帮助你。你累了,你需要我帮忙,可怜的不幸

的孩子。”

葛罗丽娅想竭力战胜她的疲乏,但最后还是躺在她三个小时前离开的床上。雄鸡啼得更有力,报道天快亮了。

“你想喝点什么吗?”

“不,亲爱的姑妈,谢谢您。”

“你困吗?”

“不。”

“我在这儿作陪妨碍你吗? 你要我走开还是留在这儿?”

“我希望您别离开我,不过我不愿意让您为我熬夜。”

“你喜欢我陪着你吗?”

“太喜欢了……对我来说,听见您的声音就是莫大安慰……我也有话要说。我有许多话要说。”

“那就告诉我吧。”

“也许我最好别说。要是您不太累的话,亲爱的姑妈,就别让我一个人留在这儿,因为我睡不着,许多可怕的荒唐事都会涌上心头,我又会想起偷逃出家门的那三天晚上和其他一些使我心神不定的事情。”

“如果你愿意,我就陪着你。”

“您请坐,坐到我的床边上来吧,责备我的不端行为吧! 我不该那样做,对吗?”

“也许这个过失没有你想像的那么严重。”

“可以得到宽恕吗?”

“是的,可以得到宽恕,我完全宽恕你,”塞拉菲尼塔疼爱地说,把柔软白皙的手放在葛罗丽娅痛苦的胸口上。“你从我身上看到过其他表现吗? 你看到我残酷、粗暴或蛮横吗? 除了规劝、恳求和听其自然以外,我用过大人对付孩子的其他手段

吗？……因为你还是个孩子，是棵需要扶持才不至于因其他原故而萎蔫的嫩树苗。禁止你和儿子见面，并在这种情况下让他远离你，这个命令不是我下的，那是我们大家的精神之父，我那神圣的哥哥安赫尔的严令。”

“我的伯父是个圣洁的好人，我非常尊重他、热爱他。但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我认为他对我和我那无依无靠的可怜儿子的行为，是自私的和无人道的。”

“当着所有的圣神说，我的孩子，”堂娜塞拉菲尼塔难过地说，“当着你的灵魂，亲爱的，当着你那陷入极大危险的灵魂，请你别这么说。这就是你的缺点：任性，独立思考，喜欢批评。恶毒地批评权威的想法和行为。我心爱的孩子，只要你没有完全屈服，你就得不到安宁；只要你对长者的决定坚持不正确的看法，你就得不到谦卑，而唯有这才能使你接近上帝。”

“这一点我做不到，亲爱的姑妈，尽管我一再试图约束我的思想，给它戴上镣铐，抽打它，践踏它……是的，这一切我都做过了，但尽管这样，还是一无所获。我的一切精神力量都无法强迫我的思想相信，一个无依无靠的儿子应该同他的生身之母绝对隔离，无法相信这样做并不违反最圣洁的戒律，无法相信上帝会赞同如此残酷的行为。”

“啊，我的孩子！这么说来，你的哀怨倒是有道理的了！多么可怕的事情啊！让儿子离开他的母亲，剥夺他享受母亲对他的爱抚和照顾……剥夺母亲享受除了对上帝的热爱之外的人类心中最纯洁、最合理的感情……多么的残酷呀！说到底，这竟是最残酷无情的事情了。”

“看来的确如此，唉！”

“我可怜你，同情你，胜过同情一个小孩，”塞拉菲尼塔说着，

把手从姑娘的胸口上抽了回来，她像一个圣神那样收回了庇护。“你庸俗而愚蠢地考虑和谈论的尽是一些任性和无济于事的想法。你不明事理，因为你并不纯朴和谦卑，因为你只抱住自己的见解不放，只有轻视自己的见解才能依靠上天的指引，去毫不费力地理解最高尚的事情……请你告诉我，难道我的哥哥完全剥夺了你母爱的乐趣吗？难道他对这个可怜的孩子表现了暴怒和成见吗？他没有为你和孩子祝福吗？他没有给你写信说今天和往常一样疼爱你、宽恕你的一切过失吗？他难道不是一想起你生下的这个小生命就感动不已并像慈父那样热爱他吗……”

“是的，是这样，是这样，”葛罗丽娅泣不成声地说。“我知道我的伯父是最好的人，我也崇拜他。不过……”

“不过什么？……唉！我心爱的可怜的孩子，请原谅，我的话会再一次把刀扎进你尚未愈合的创伤，不过应当这样。不，决不是把儿子生下来就算是尽了母爱的天职了。这个不幸的孩子，我们给他取名叫耶稣。让名字本身体现我们要以耶稣基督的精神教养他的愿望。这个不幸的孩子，不是按圣礼结合的父母生的，也不是在全家的欢呼声和在我们母亲般的教会的欢呼声中诞生的。他不是在一个高贵的家庭继承人的幸福和荣耀的光环中诞生的。他不是期望中而是在恐怖中诞生的。他的诞生不是希望，而是耻辱。就连你自己，在感觉到腹中有一个你孕育的生命在跳动时，你并不会因此兴奋，而会羞耻得发抖。这本来应该是你的灵魂的最甜蜜的安慰，是你的家庭和姓氏的最丰富多彩的荣耀，如今却变成了耻辱。他生下来是无辜的，的确，他出生时没有比我们大家有更多的罪过；他生下来本来就应该受到爱抚和教育，然而他的诞生与一个基督教徒家庭的神圣戒律相抵触……你难道忘了你的失足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最可耻的

事情吗？魔鬼从来没有布下过这么可怕的圈套。它选择了一个男人，而这个男人属于被上帝诅咒的种族，那个种族以流离失所和遭受世人辱骂来赎回杀害上帝的罪过。”

听了这篇说教，葛罗丽娅感到说不出的难受，听到最后一点时，头发根子都竖起来了，浑身肌肉发紧，血液也凝住了……她伸出一只手，似乎想阻止姑妈说下去，另一只手紧紧按住前额。

“我伤害了你的感情，”塞拉菲尼塔说。“我不说了，我不能没有同情心。不过从你那一方面来说，你应当希望受到伤害，应当自找罪受，以唤起你的痛苦，一百次地用这些刺和钉扎自己吧，你只有不停地折磨自己，才能得救和获得新生，我亲爱的孩子。”

“您继续说吧，我愿意听。”

“不，我只想再说一句。我的哥哥极其英明的决定，这个孩子应该交给耶稣基督，他得救了，有保障了，这样他永不会背离我们神圣的天主教信仰。”

“什么，什么，”葛罗丽娅激烈地反对说。“害怕我会使我的儿子背离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吗？”

“你，不会……尽管你不会对他进行真正的基督教教育……只要我们看见你的心里没有完全彻底地斩绝尘缘……”

“什么，难道我不是已经这样做了吗？”葛罗丽娅急忙问道。

“没有，我亲爱的孩子，没有！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还存在扰乱你胸怀的痴情和凡念等等。只要还存在这种诱因，我们就不能指望这对你的修身养性有何补益。”

“如果我还存在什么的话，”侄女顺从地回答说，“我将一点一点地消除。非常圣明的人都不得经过顽强的克制和苦行才能做到的事情，不是我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

“你说得很对，”塞拉菲尼塔高兴地说。“不过，你的精神状态的确不允许我们把你的儿子交给你。我的哥哥说了，‘只要欺骗她的人还活在世上，葛罗丽娅就有重蹈覆辙的危险。’你看，可怜的孩子，这个人不仅还活着，而且还在追求你，寻找你……就在这里，就在费科布里加镇，就在昨天晚上……至于你的孩子，我哥哥的意愿非常清楚，他上个月从罗马写信告诉我说，‘可以给她某种慰藉，让她看看这个小生命，但不宜过分激起她的母子之情。可以满足她这种高尚的人之常情，不过假如“坏蛋”在费科布里加镇出现，就要绝对严加封锁，把我们为上帝抚养的小耶稣藏好，把他放在一个他的误入歧途的父母找不到的地方。因为我担心我们会失去这个小心肝，他是我家献给上帝的虔诚的祭品，上帝伤害了我们而表现了威力，折磨我们而表现了怜悯。’”

葛罗丽娅听了，戚然不语。

第十九章

荆棘、钉子、鞭子、十字架

“你对我说过，你要接受这个十字架来赎罪。”

“是的，我接受了，”不幸的姑娘停顿了一下才回答说，塞拉菲尼塔等得不耐烦了。“我接受了，可是后来……后来，亲爱的姑妈，我又觉得不能屈从它。我没有勇气，我撒谎，隐瞒，欺骗了全家，我收买了穆迪德奥，让他陪着我偷偷摸摸地出去……我错了，我承认，但从我内心迸发出来的呼声却压倒了一切，使我不能自制，使我无法像您说的那样超脱凡尘，甘受折磨，也无法背负十字架，用钉子钉我自己，更无法饮下苦酒和戴上荆冠。”

“我的孩子，看到你身上这种使你和完美的品德背道而驰的桀骜不驯，我越来越替你担心。你还没有返本归真。只要你不作出最大的努力，不从你那有罪的灵魂里作出最后的努力，就不能接近日益远离你的上帝，就不能返本归真。你充满了不可理解的欲念，充满了可怕的疑团，你不了解这个我们称之为安宁的圣灵的绝妙果实。”

“安宁！”葛罗丽娅灰心丧气地说。“恐怕我的灵魂永远不会得到安宁了。”

“你像罪人一样说话，我的孩子。你缺乏懿德，你已经明白为了得到懿德，首先就要希望得到它。”

“我希望得到。”

“热情地向上帝乞求懿德吧。”

“我乞求。”

“你必须使自己具有得到懿德的条件,具有为了上帝而牺牲一切世俗的感情和观念;应当彻底抛弃一切,除了上帝以外一无所恋;不要有自己的意志,而要相信我们已超脱凡尘,普天之下没有一样东西是值得重视的,因为它们无法换取上帝的真正恩典。应当忍受黑暗的笼罩,以便主给你带来光明;应当全心全意地献身于上帝,以便精神上得到真正的自由;应当不断地折磨自己,以免遭受引诱;应当把自己看成丑恶和卑贱的,以便在痛苦中得到拯救;应当放弃了解隐蔽和深奥的事情的愿望,坚持更好的智慧和哲理,以便使自己超脱一切;不应当爱恋有形事物,以便使心里充满对无形事物的爱。”

堂娜塞拉菲娜太太说这番话时,情绪非常激动,语调充满了自信,听者不能不为之肃然。葛罗丽娅两手交叉抱在胸前,诚恳地说:

“我抛弃一切,但不能抛弃我的儿子。作为一个女人我鄙视自己,但作为母亲我不能这样做。我从我的心中割断一切感情,但不能割掉维系我的生命的母子之情。我把我的一切奉献给上帝,但不能把我的儿子作为虔诚的祭物献给他,不能把我作为母亲的权利和乐趣献给他。这不也是高尚和圣洁的吗?这不也是神圣的、至少也是和这个意味着自我牺牲的完美品德同样神圣的吗?”

“对,这种感情也是高尚的、圣洁的、神圣的,”塞拉菲尼塔说。“谁怀疑这一点呢?在为母之道方面,圣母是全人类的榜样。母亲的感情是无愧一切颂扬的纯洁而神圣的感情,我的孩子;尽管它若不蒙上苍的特别宽恕,永远不会像完美的品德那样受到颂扬。我们称之为‘福音箴言’的就是完美的品德:‘甘受贫

困,绝对纯洁和逆来顺受……’这是我在你的眼睛面前指出的光明,我的孩子,我劝你跟着光明走……”

“但是我的情况特殊,”葛罗丽娅痛苦地自卫道。“我是母亲!”

她的叫声低沉而颤栗,活像梦中同恶魔苦斗而无法取胜的人发出的悲鸣。

“你是母亲!”塞拉菲尼塔晃着脑袋,表示早知道她会搬出这个理由。“不错,然而是什么样的母亲呢?是什么神或人的法律许可你这样做的呢?葛罗丽娅,葛罗丽娅,看在耶稣基督份上,想想我的话吧!不要再谈为母之道了。为什么呢?对一个已婚的妇女,对一个戴着教会和社会乐于接受的婚生子奉献的圣洁的花冠的妇女,难道我敢说‘把你的儿子搁在一边吧,你只能反省、克制,只能爱圣洁的东西’吗?你以为我疯了吗?如果我这样做,那确实是荒唐的,是缺乏同情心,是违背宗教感情的。然而对你,对蒙受了耻辱的你,对没有按圣礼同一个男人结合的你,对由于可耻的、亵渎神明的爱情而做了母亲的你,我要对你说,对,我要一千次对你说:‘抛弃你的儿子吧!不是因为冷酷,而是为了赎罪;不是要你违反伦常,而是为了给你惩罚。’你犯了严重的罪过,你冒犯了你的上帝。那么就把你心中唯一的快乐——母爱……献给上帝吧。母爱能给你慰藉吗?你没有权利得到任何慰藉……你想赎回罪过吗?要赎罪就得受苦、就得背上十字架……你宠爱这个不该出生的可怜的孩子吗?那你就把这种感情献给上帝吧……在劫难逃,你需要一个十字架,而且是个沉重的十字架,因为你的罪过十分深重。那好吧,背起上帝给你的十字架吧,背着它走……母爱可以使你幸福,但你如果想得到拯救,就无论如何不该幸福。如果对你来说应该是除了痛苦

还是痛苦,你又何苦汲汲追求快乐呢?使你快乐的感情越高尚,你作出的牺牲就越宝贵,因为经书上说:‘为了我的名字而舍弃房子、兄弟、父母或者儿女的人,必将百倍地得益并得到永生。’”

“啊,多么沉重,多么可怕的十字架!”葛罗丽娅举起双手喊道。

“我的孩子,不要曲解这一点。我不是强迫你,而仅仅是规劝你。”塞拉菲尼塔拿起她的手来疼爱地握着。“你不要以为我赞赏违反伦常,不是的。但你要受的苦难一定得和你的罪过不相上下。如果你需要背负一个很沉重的十字架才能进入天国,你就不能扛根芦苇。牺牲鸡毛蒜皮、离奇空想和微不足道的东西是不能得到永生的。必须摘掉心尖子,抛弃最宝贵的珠宝,毁掉最大、最爱和最亲的东西,把宝剑插到最深处,泪流成海,受苦,受很多苦,永远受苦。这就是基督教的要领,我亲爱的孩子。你可知道今天我们要纪念各各他^①的受难者和圣羊的庄严牺牲^②。你留心这个高尚的榜样,考虑考虑我们是否需要把我们钉上十字架效法耶稣,进入天国。”

“把我钉上十字架!我不是已经被钉上十字架了吗?”葛罗丽娅把双手交叉成十字说。

“只把你作为一个女人钉上十字架还不够,还应当作为母亲钉上十字架。照你现在这样生活,你已处于千难万险之中,你那么热爱的为母之道,就是把你和你的不幸的肇事者不知不觉地联结在一起的孽缘。你将受到可怕的诱惑。你知道约伯说过:‘男人活在尘世上就是诱惑。’另外,无所不知的上帝说过:‘要是

① 各各他:原意为“髑髅”,故又译作“髑髅地”,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

② 用来祭献耶和華的山羊。

你的手或脚使你犯了罪,就把它砍下来扔掉。”

“的确如此,的确如此。”

“我的孩子,”太太亲热地吻着悲恸欲绝的姑娘说,“把手放在你的心上,摸着它看看你对孩子的爱是否能同可耻的欲火——生命就是它的第一道火苗产生的——划清界限。”

葛罗丽娅默不作声,似乎真把手放在心上试验火焰。

“怎么不说话了?”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不幸的姑娘无精打采地把手垂了下来。“我的灵魂痛苦已极,我的思想混乱恍惚。我不知所想,不知所觉,因为我心里充满了恐怖、痛苦、忧虑和幻想,一点主意都拿不定,每次打起精神都要引起一阵致命的头晕目眩。”

“我替你想好了摆脱这种局面的办法,可你又拒绝了。我向你指出,专一地热爱上帝就能痛快淋漓地消除你的忧虑,可你还在迟疑……根除一切人为的爱,爱就会像洪流一样涌入你的胸中。从一切孩子的身上收回目光,就能看见造物主的圣颜;离开你看见的一切,就能永远和上帝在一起;充耳不闻短暂感情的迷人乐章,就能听见上帝在你心中说话。‘不听凡音,只听内心真谛的耳朵是多么有福啊!……’谁也不能给你更好的忠告,因为你在我的身上看不到利己主义。我甘守清贫,把我的财富散给了穷人和我的兄弟的儿女们。我看破了红尘,准备进修道院,但你的不幸的消息把我羁留住了,我觉得上帝满怀深情地在对我说:‘去吧,把她给我带来……’我心爱的孩子呀!我就赶到了你的身边。你生病的时候,我像一个最慈爱的母亲一样照料你,但我并不满足于把你从死亡中挽救出来,而是要把你从沉沦——永恒的谴责——中挽救出来。我规劝你,向你列举了成百上千的例子;我哭泣,我对你只有温和,只有火热的慈爱,没有粗暴,

没有傲慢。基督教的功果中，谦卑带来胜利。我不能袖手旁观让你的灵魂为了一个品行不端的陌路之人在地狱里燃烧；我要继续规劝你，直到你将我乱棒打出去。只要我还活着，我就要对你说：‘来吧，来吧，我的孩子，跟我一起到那个安静的世外桃源去吧！在那里，祈祷、谦卑和忏悔会使你的灵魂得到净化，像接受圣水一样，你会得到使你新生的慈爱。’在那里，圣爱的火焰将涤荡你心中的污泥浊水。它将越烧越旺，越烧越旺，直到产生最甜蜜的狂喜和天国中其乐无穷的景象，这只有那些为了上帝而舍弃一切、把人类精神上的一切都献给上帝的人才能得到……”

“修道院！”葛罗丽娅喃喃说道，在床上痛苦地翻了个身。“禁闭我倒不怕……但在那里看不到我的儿子了。”

“那个创造了世界的人，那个为了我们的爱而牺牲了的人，是一切爱中首要之爱，我的孩子。”塞拉菲尼塔激动而虔诚的眼泪滚滚而下。“你可能还没有信服吧？”

葛罗丽娅闭上眼睛，像睡熟了似的从心里深沉地回答说——嘴皮都几乎没动：

“还没有。”

“我太可怜了，我太可怜了！”堂娜塞拉菲尼塔痛不欲生地喊道。“我没有精力和口才去拯救一个可爱的灵魂！”

“您是圣人，”葛罗丽娅睁开了眼睛，伸出双臂抱着姑妈。

“我是个渴望完成使徒的使命的不幸的人。上帝惩罚了我的任性。”

“您是圣人，”姑娘又说。“但是……您从来没有做过母亲。”

高尚的太太没有回答。她观察着侄女那变得越来越可怕的脸色。

“你怎么了？”

“我……我想死，”葛罗丽娅有气无力地回答说。“要是我的儿子不在人间的话。”

“你困了吗？”

“这是临死前的绝望……不过这样也能睡去。”

“你该休息了。”

“不……您别离开我。如果我独自在这儿，会想那些可怕的事情。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天已经亮了。今天是圣周礼拜四，我的孩子。是你拯救自己的最好的一天！”

葛罗丽娅想说点什么，但感到一阵剧烈的痛楚，紧缩着的心脏狂跳不已，胸口闷得透不过气来。塞拉菲尼塔把被单给她揭开，使她呼吸舒畅。不幸的姑娘焦急地在床上辗转反侧，俊美的脸上黑发散乱，脑袋猛烈地向后扭动着。最后，双手使劲按住胸口，仿佛想捂住什么要从那里逃走的东西，沙哑地喊道，“主啊，主啊！我不能。”

她终于好像睡着了。塞拉菲尼塔发现姑娘的太阳穴在剧烈地跳动，呼吸微弱，但依然昏睡不醒。好心的太太放心了，跪在床边开始聚精会神地祈祷起来。

第 二 十 章

我该怎么办呢？

丹尼尔·莫尔顿和堂布埃纳文图拉谈了很长时间。

希伯来人从兰府出来时，夜色苍茫，月亮不想等待太阳，藏起来了。它就像一个逃避情夫恼怒的情妇似的，回头察看它追上来了没有。参孙来到主人身边，但主人冷冷地命令他回家了，让他自个儿呆着。参孙佯装服从，远远地跟在他后面。莫尔顿围着兰府转了一圈，然后慢慢下坡，沿着通向海滩的那条路走去。他背着双手，眼睛不是看着广袤无垠的黑洞洞的天空和一望无际的黑漆漆的大海，就是死盯着地面。越走近海边，就觉得大海那震耳欲聋的咆哮声越响。

当他的双脚踏在被最后一次涨潮冲刷得平平整整的柔软而潮湿的沙面上时，他感到一种难以描绘的慰藉，就像遇到了一个好朋友而忍不住要向他倾诉衷肠一样。莫尔顿望着那以最美妙的节奏拍击着海岸的滚滚浪潮，乱麻团似的脑子里浮现出一个问题：“我该怎么办呢？”

海滩上有一块被海浪从附近的悬崖上冲下来的大石头。丹尼尔在石头上坐了下来，凝视着奔腾呼啸的大海。大海仿佛是个测定神秘的平衡的巨大钟摆，在大海里，在它那宛如一个各种想法开了锅似的大脑里，在波涛声中，在那个不停地从海底奔向海滩、又从海滩奔向海底的巨大生命的脉搏中，莫尔顿看见了自己精神混乱的生动形象。不远的地方，在他右边的礁石上，躺

着金雀花王朝号的残骸,那些锈迹斑斑的枯骨,正在慢慢地自消自灭,人和鱼都不理会它们。

他坐在石头上,手托下巴,肘撑膝盖,纹丝不动,像个泥塑木雕,又像守卫在无极之门的卫士,直视着前方。大海的波涛,时而安然入睡,时而咆哮翻腾,又似乎在望着他说话,在致意,在戏弄,在微笑,在唾弃,在鄙视……丹尼尔注视着这幅变幻莫测的景象,觉得这大海就是整个宇宙,于是自言自语道:

“我的怀疑成了现实。她将为我痛苦而死。她不愿意走家庭给她指出的道路,她还在期待……不过若是她的希望落空,就会堕入可怕的陷阱,被严令惩罚的宗教所俘虏,最终向苦行主义低头,在基督教修道院里了结悲惨的一生……这位高尚的太太和拿撒勒人的弟子堂安赫尔在一起,好心地——因为他们的家教热忱和对其虚假学说的热情是真诚的——剥夺了葛罗丽娅心中最甜蜜的安慰,禁止她见她的儿子……这太可怕了,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弦就没有一根不在大声疾呼地抗议……

“……只要我说一句话,就能把她从这个地狱中拯救出来,就能还她以健康、安宁、幸福和众人对她的尊重。有了这句话,那个世所不容的、像耻辱或窃得的宝贝一样见不得人的可怜的私生天使,就会回到她的怀抱……我说一句话就能带来这么大的幸福,但这句话又不能说……它会脱口而出的。我的心里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假如我不说这句话,我就算不上男子汉。我是一个可怜虫,我应当永远受到良心的谴责,一天也得不到安宁——要是我对这巨大不幸袖手旁观,会使可怜的母亲备受折磨,孩子势必东躲西藏,并雇人抚养……”

他停顿了一下,思路一转,又是另一番情景,于是接着说道:

“但我到底应当怎么办呢?我应当说什么呢?一句话,就是

可耻地背叛我的宗教，蔑视上帝。我在上帝的圣洁的雨露阳光中沐浴成长，过去我的父母、我的祖父母是这样，我的远祖们也是这样。他们被推选出来，直接从上帝手里接受教规，并教导所有的人们。我的头脑里怎么会出现背叛上帝和为了信奉另一种信仰而背叛上帝的想法？……然而，那是一种什么信仰啊！……那是一个冒牌的先知的信仰！拿撒勒人的信仰！因为它，在整整十八个世纪中我们流离失所，被迫害，被焚烧，被侮辱！我将不得不走到拿撒勒人跟前，对他说：‘我正跪在你的脚下，我，一个曾以从未从属于你而自豪的人，曾试图鼓动自己的同族远离你的人，你的敌人中最顽强的人正跪在这里……’我不得不对我的耶和华说：‘我已经不属于你了。我就跟那个忘恩负义的奴隶一样，主人抬举他，对他无限信任，他却把主人家卷逃一空，然后又到敌人家里去效劳，诽谤他的故主……’这一切为了什么呢？为了一个女人……为了一种强烈的、无法摆脱的爱（这毕竟是世俗之事），为了我喜爱的儿子。可是他是个可怜虫，一旦创造天地的上帝那令人肃然起敬的形象出现在身边时，就不值得理会他了。”

说到这里，思路一刻不停地又转了回去，第一种景象又出现在他面前：

“不过，一想到我心爱的人的不幸，就不能不想起我是那一不幸的罪魁祸首。我，我自己造成了令人十分痛心的不幸。她本来是纯洁而幸福的，我却扰乱了她宁静的心绪，把她拖进了耻辱的深渊；我把她从美妙的天国里拉出来推向了黑暗；我把神秘地守护着她的天使从她身边赶走，让毒蛇盘踞她的心。她曾美如鲜花，我把她践踏了。她本来眼波一横就能洒下幸福，甚至她的影子也能，造福于人，但是我却把明朗的白天变成了充满痛苦

的黑夜,使所有走近她的人都无不凄然泪下……一切都是我的罪过,我制造了她的灾难,卑鄙地制造了她的灾难。我隐瞒了本来是个障碍的宗教,我是敌人,却以朋友的面目出现。我是她遭受不幸的罪魁祸首。毫无疑问,不容诡辩,这个不幸应当由我来补救。否则,我就没有正义感,没有责任心和荣誉观念。没有正义感,就无从知道上帝是什么……我应当补救这场不幸,把可怜的牺牲者从烦恼中解救出来。正在把她活活烤死的不是她的叔、伯、姑妈,是我,是我自己。因此,我的责任就是挽救她。正义这样命令我,这个正义就是上帝;责任这样命令我,这个责任就是上帝;真理这样命令我,这个真理就是上帝;同情心这样命令我,这个同情心也是上帝,社会在这样命令我,我们不能漠然视之的相互尊重的法规也在这样命令我……是的……这是应当的,命中注定的,不可避免的。要是我不这样做,那就不用尽各种语言的最污秽的字眼责骂我也不为过。我应当去死,而且死后应当喂狗,就是在坟墓里我的身子也永远不得安宁。谁也无法拔除深深扎根于我内心深处的这个信念。这是无可置疑的,是绝对的真理……”

说到这里,潮水又上涨了,一个满是泡沫的浪头像一条巨大的舌头似地舔了一下沙滩,沉思中的人双脚都被浇湿了。他赶紧离开原来的地方,爬上了石头,伏在断崖上,又说:

“不,上帝和正义不可能各执一词。我不相信忠实于心中诺言就一定要叛教,这里有一点是我那有限的智慧不能理解的。毫无疑问,一定有个什么神秘的弹簧,我应当找到它,把它按下去,就一定会有出路,因为荒谬不可能总占上风。啊,我的上帝!请给我光明,告诉我这个可怕的迷宫的出口在哪里,指给我一条门缝,因为终归会有出口或缝隙的。如果真没有出口,啊,万能

的上帝啊！那么从你开始，一切都应该被抛弃，而这是不可能的……

“不过，我对宗教的想法实际上是怎样呢？我想些什么，又相信什么呢？良知啊，把你最隐蔽的东西，把你最忌讳的声音显示给我吧！这声音比什么都要小，是我几乎听不见的私语……我相信什么？难道我真相信我的宗教是人们可以得到拯救的唯一宗教吗？是唯一包含永恒真理的宗教吗？不，幸而我的精神超出一切宗教之上，我能看见我的上帝，唯一伟大的上帝。既可怕又可爱的上帝，立法的上帝。他向所有的灵魂伸出双手，又带着无限慈爱的微笑来指引它们。那么，可怜的人啊，又是什么东西让你裹足不前呢？在天主教里你没有发现那些永恒的真理吗？有永恒的真理存在，这是实实在在的，但这是被损伤、被篡改了的真理……不，我不能低头迎合这个无用的变种，它破坏了朴素的观念，它的信仰对世界很少或没有教益。我对这种意识深恶痛绝，我百倍地奉还这个教派扇起的对我的邪恶的仇恨。我无法控制这种情绪。这是用乳汁喂大的，从我在娘肚子里时起，它就在我的内脏里燃烧着，我从还不懂事的时候起就带有这种情绪。如果说我在观察本性时是宽宏大度、开诚布公和慷慨豪放的，那么在考虑基督教意识——我们的刽子手和断头台——时，我就会变得和天主教宗教法庭的法官一样狂热和粗暴……令人苦恼的是，我崇拜的偶像却出于这个混乱而又可厌的教派，她妩媚亲切，光彩照人，她是基督教徒中唯一使我信服的人，我只原谅她一个人对我的种族的伤害……啊，上帝，上帝呀！这是多么神秘，这个谜是多么可怕和离奇啊！我的脑袋像火山爆发一样，不知道想些什么。这里有一点是我那有限的理智没有理解的。我的上帝，智慧的上帝啊，你为什么制造这

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矛盾和荒谬绝伦的东西,使人们对造物主的仁慈和世界的规律产生怀疑呢?”

天开始发白了,靠近地平线的海面闪着波光,远处的波浪慢慢被染成了黄色,整个大地都沐浴在曙光里了。天亮了,但莫尔顿什么也没察觉,因为在他的头脑里依然是黑夜和永久的混乱。

“最好,”他又说道,“还是让一切维持现状,让她继续蒙受耻辱,让母子俩继续残酷地分离,让我继续过孤独生活,让痛苦继续毫不留情地啃啮我的心。也许时光会安慰大家……她将进入可憎的修道院,这比进入坟墓还要惨,因为还要在那里活着……我再也见不到她,也见不到我的儿子,因为他将被隐藏起来避开我,就像把珠宝隐藏起来防备小偷一样。他长大后,有朝一日我会和他对面相逢不相识……人们将教他诅咒我的名字和我的血统……如何才能避免这一切呢?要是能避免这一切,献出生命也心甘……不,用一百条命也避免不了,只有用一句我们的两片嘴唇常说的简短的话才能避免,不过,那句话包含着一种思想,所有的思想,整个宇宙和我的余生。”

他稍微停了一下,又说:

“要是我不说这句话,或不清不楚地说,或忠诚地、不带欺骗地说,我就是个懦夫。我的全部感情和虔诚都在大声疾呼地要求我说。要是我不说这句话,不,对一切——我的历史、我的种族、我的宗教、我的家庭——闭目不瞧,而投入我所憎恶的教派的怀抱,我就不是人,毫无疑问,这个教派不会像我想像的那么坏,因为占据我的心的人也属于它。”

他两手紧按前额,仿佛要按住一个要逃走的主意,止住脑子里可怕的旋风似的狂澜,但他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个使他丧气的念头:

“我的父亲……不，自从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起，我就没有父亲，没有母亲，也没有朋友了……我无法想像他会多么气愤，多么孤独。在我家里，对一个死去的儿子会悲哭，但对一个叛逆……对叛逆就会视同草芥，仿佛没有生过这个人一样。我的母亲的形象，就是以色列人始终如一的崇高化身，她会向我提出成千上万条无法回答的论据……我的母亲，我偷偷地从她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到了这里，她一定会追踪而来，阻拦我，她把我看成她种族的骄傲，但当她知道时一定会活活气死！……不，一千个不。这不行，不行……这是不可能的，这等于要我喝干面前的大海，等于叫波浪‘不要涨潮。’啊，我的上帝！你既然知道我会落到这步田地，何苦把我创造出来呢？”

他发疯似地站了起来，挥动着胳膊，仰望着天空，大声叫道：

“啊，主啊，主啊，我说你这样做太残酷了！”

天色大亮，他丝毫没有察觉。清晨的恬静时刻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把光明和欢乐洒在田野里，湿漉漉的草地越来越绿了。天气是那样的晴朗而恬静，似乎大自然也感到了赎罪日的奥秘，也想纪念它。清风抚弄着树木，千姿百态的云彩一团一团地在天空遨游。大海在高声歌唱，满地的鲜花迎着旭日盛开。这一天，一切，一切都披上了节日的盛装。

丹尼尔从石头上下下来走到了海滩上，慢慢地走到了尽头，似乎在数着沙子，然后伏在地上，凝视着大海落潮，把一片片白沫一点儿一点儿地收了回去。他依旧茫然不知所措，钟摆还在剧烈地摇晃着。将近正午的时候，外国人终于站了起来。他伸手拍了一下前额，仰望着天空，以一个下定决心的人的那种坚定的口气说道：“终于，我终于知道该怎么办了。”

第二十一章

圣周礼拜四

在长时间的昏睡之后，精神稍好了一些，葛罗丽娅睁开眼来。她梦见受苦难的基督，受到一群面目狰狞的犹太人的鞭打；圣人的手脚被钉在竖立的木架上。梦中这些活生生的惨相，使她的心灵充满了痛苦。醒来时，看见她的姑妈正在点燃插在救世主像前的蜡烛，象牙雕刻的救世主栩栩如生，他正在受刑之际，无神的眼睛仰望苍天，似乎在说：“主啊，原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所做为恶。”

塞拉菲尼塔把桌子布置成祭坛，把修女们制作的装饰得十分精致的蜡烛插在上面。她怕花的芳香影响葛罗丽娅，没有往花瓶里插花，却插了满满一瓶松枝和一些别的没有香气的青枝绿叶。

“太好了，太好了！”葛罗丽娅看着祭坛高兴地说。

“我的孩子，你好吗？”

“不太好，不过可以起床了。”

“你最好还是躺在床上吧。今天虽是个伟大的日子，可我哪儿也不想去，我也不想到教堂里去。我应当陪着你，亲爱的，我们一块儿来朗诵经文吧，这比做什么都好。”

“你考虑得真周到。我们念吧。”

“我们将为主的高尚感到鼓舞，要体察主的爱。他虽然身为上帝，却愿为我们流血。”

葛罗丽娅起了床,作完早祷后,又和衣躺在床上。弗朗西斯卡进来收拾房间,堂娜塞拉菲尼塔下楼去准备点滋养的东西给病人当早饭。这位高尚的太太办事的热忱是最令人敬佩不过的了,事无巨细,她都要过问。一切按她的良心办事,一丝不苟,只要她认为是正确的、合理的事情,她就坚持。她的灵魂是最正直不过的,即使她做了对人类有害的事情,上帝也会宽恕她,因为毫无疑问,她是满怀信心地认为她是在做好事。在她身上没有一点虚伪。她的行为把她的精神、信仰和意志都表现得一清二楚;再没有比她的良心更纯洁的了,在她的心里绝无任何保留和不怀好意的模棱两可。不过,如此洁白无瑕的灵魂也会是有害的……但是要评论塞拉菲尼塔和为此而谴责她,除非上帝修改他的十诫,并增补一条,“不要曲解我的爱。”

如果人们要评论和谴责她,就得从祭坛上把和塞拉菲尼塔一样被供奉在上面的许多善男信女轰下来。

她在为侄女准备午饭的时候,由于早上经常斋戒,身体虚弱,摔了一跤;但她的意志战胜了虚弱,顽强地挺住了。非常遗憾的是,那种圣德并不更人道一些!

葛罗丽娅吃过午饭之后,医生来了,嘱她彻底休息,避免受一切刺激。塞拉菲尼塔让姑娘在房间里散散步,她欣然同意,从阳台上欣赏灿烂的景色。

“多好的天气呀!”她说。“看来在这种美好的日子里总会发生点不平凡的事儿。”

“亲爱的侄女,”太太说,“今天充满了教堂所要纪念的神圣的往事。你没看见大自然中也有一种庄严的关注、严肃的沉思和欢乐的气氛吗?今天我们纪念死,也纪念生,纪念为了给我们生命而停止呼吸的人的死亡……我念给你听。”

塞拉菲尼塔坐在祭坛旁边，戴上她的昏花老眼不可须臾或离的眼镜，开始朗诵美妙的经文，葛罗丽娅坐在靠近阳台的沙发上。她先念了在经文中叫做《哀歌》的晨歌和晚歌——这是前一天下午教堂演唱过的——然后又念《诗篇》：“救救我吧，上帝！大水已经淹没了我的灵魂，我陷进了泥潭的深渊，流水将我吞没了。我喊累了，嗓子也哑了。我盼上帝望眼欲穿……上帝啊，你要了解我的疯狂，我没对你隐瞒我的罪过。”

她们沉浸在崇高的思想里。堂娜塞拉菲尼塔放声朗诵《哀歌》：“从前是人丁兴旺的城市，如今为什么变得如此冷落？伟大的国度像寡妇一样……在漫漫长夜里痛苦地哭泣，竟没有人来将她安慰……”

就这么朗诵着，两个人都感动得不知身在何处。塞拉菲尼塔念累了，葛罗丽娅向她要过经书，更加动情地朗读《诗篇》第五十一篇：“上帝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①

弥撒，《圣保罗达哥林多人书》和《福音》续篇激励了塞拉菲尼塔，她又把经书要了回去。念完关于“最后的晚餐”的全部篇章之后，她对侄女说：

“我们念到我们的教义中最有意义、最伤感和最庄严的地方了：设圣餐。要是你，我心爱的孩子，好好思考这一点，就能深刻领会这一崇高牺牲的含义了；如果你能理解这种含义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你就会多么轻而易举地按照我的建议解决你那性命攸关的问题呀！然而，难道你的心什么也没有对你说吗？面对各各他神圣的受难者的无限的爱，你一点都不感动吗？你

① 见《旧约圣经·诗篇》第五十一篇。

在社会上的处境和一连串的事件所表现的东西，难道你的心没有对你说过吗？我对这一点看得非常清楚，我的孩子，我真不明白你为什么还在怀疑。”

葛罗丽娅垂下眼帘，把头低到胸前，默不作声，用手绞着裹在身上的披肩的流苏。

“鉴于你的处境，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道路，”塞拉菲尼塔补充道。“从逻辑上说，要改变你的未来，许多事情都得变。必须使这个不信仰耶稣的铁石心肠的人睁开眼睛看着基督的光芒，必须使我们看到划时代的惊天动地的皈依……而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虽然不是不可能。告诉我：你相信不相信？你相信那些传闻吗？”

“不，”葛罗丽娅回答得很干脆。

“你相信他会信奉我们神圣的信仰吗？……啊，假如真能这样，我就会第一个对你说：‘结婚吧，你的义务就是结婚。主这样命令你。’你的爱情就会因为你把一只绵羊领进了教会而变得合理合法，他也不会因为姗姗来迟而受到冷遇……在现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会达到基督教的完美境界，因为你不能抛弃一切世俗的感情；不过你可以通过其他途径接近它……不，不应该考虑这个办法，我的孩子。你自己说过你不抱有希望。”

“的确，”姑娘喃喃说道。“我不抱任何希望。”

“你应该有希望。”

葛罗丽娅敏捷地抬起眼睛，很有兴趣地注视着她的姑妈。

“你应该有希望，”塞拉菲尼塔不动声色地重复道。

“什么希望？”

“不是结婚，不是，”太太说道，她觉得使徒的启示在她心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鲜明。“不是结婚，而是把这个不信耶稣的

人带进我们的神圣信仰中来。”

“怎么带法？”

“祈祷，加上牺牲。”

“我不大明白，姑妈，”葛罗丽娅回答说，对这件事情很感兴趣。

“要通过祈祷，”太太越说越来劲儿。“说得更清楚一点，要通过牺牲。难道这还需要解释吗？”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

“要是你走我指出的这条拯救你灵魂的最好的道路，对上帝作出巨大的、痛苦的牺牲，要是你彻底地献身，完全奉献你的一生，超凡脱俗；斩断尘缘，并要求上帝允许你拯救另外一个直至今日还没有看见真正的光明的灵魂，要是你这么做，我的心肝，上帝怎么会拒绝你呢？”

“啊，我的耶稣……如果这是真的……”葛罗丽娅大声喊道，热泪夺眶而出。“看来这一定会是真的，事情的发展一定会如您所说……”

塞拉菲尼塔的脸上闪烁着无限喜悦的光芒，胜利的欢乐溢于言表。

“哎，”她按着胸口叫道，“我深信不疑……我的心扉像鼎沸的地狱似的启开了，它大声地预言这个人必将因你而得救。”

“太太！”葛罗丽娅说，她也跟她的姑妈一样激动。“我祈祷了这么久，这么久，也许……”

“不，不幸的孩子，光祈祷还不够，还必须牺牲。你必须走到跟前，面对那一双被钉子穿透的脚，捧出你痛苦的心，你的生命，你的意志，你的行动，你的未来，你的肉体和你的精神，说：‘主啊，收下这一切吧，收下这一切从你那里领受来的东西吧。除你

之外,我已一无所需,我只需要你,除了你的整个的爱,我不需要更多的爱。把我放在你的火上烧吧,让我看着你,在内心深处谛听着你,为你的荣耀而高兴。为你的痛苦而痛苦,让我怀着一刻不息地热爱你的甜蜜的希望而日日夜夜地颤抖吧。在你把我召唤到你的身边之前,在我的残生里,我的声音只是为了时时刻刻呼唤你,我的嘴唇只是为了亲吻你的圣像。要是你能让我经受你的伤口使我感到的神圣的痛苦,我的灵魂就会得到更大的欢乐。让我那毫无用处的肉眼瞎掉吧,这样我的灵魂上的眼睛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你。让我的朱颜凋谢吧,我不是靠它,而是要靠我的纯洁和强烈的爱来博得你的欢心。主啊,我的一切都属于你,主啊,即使这样,我对你的贡献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你是为了把我从罪孽中拯救出来而去世的。”

堂娜塞拉菲尼塔站了起来,她庄严的表情使她那令人折服的雄辩更加有力,更加堂皇。

“您的话,”葛罗丽娅说,“像天上的回音一样在我的心中轰鸣。”

“上帝将接受你的牺牲并褒奖你,”说教者又补充道。“上帝那无穷无尽的恩典很快就会展现在你的面前。你将在内心深处听见他的声音;当你在甜蜜的祈祷中闭上你的眼睛时,就会在你目所能及的最深和最黑之处看见他。要是他要你为教会作出新的贡献,你难道能不满足他吗?一个献给了上帝的灵魂还能希望得到什么更高贵的奖赏呢?‘主啊,’你对他说,‘把这个我曾热爱过的、不幸而缺少真正的光明的人带进你的天国吧。’”

“主会听见我的要求的,”葛罗丽娅把两手交叉成十字说。“姑妈,亲爱的姑妈,我的灵魂突然充满了信心,一道奇异的光芒照进了我的心,我觉得它像暴风骤雨一样……我成了另一个人

了……在我的心中有一个声音宛如春雷震响……我觉得上帝在对我说：‘对，对，对。’”

“对，对，对，”说教者激动得晕晕乎乎，“他就会得救，唾弃他那可憎的教派，进入天堂。”

虔诚的太太好几个月来一直在对她的侄女进行说教，把苦行生活吹得天花乱坠，说尽了一切根据、理由，她的辩才总是一无所获，现在终于达到她的目的了。怎么达到的？拨动她侄女最敏感的心弦：人性之爱。这根心弦一经触动，反抗的精神就会发出痛苦的呻吟，就会屈服了。过去认为是恶魔似的、无用的东西，现在觉得是美妙的、极为有益的了。她浑身上下从外到里都颤栗不已，觉得爱在沸腾、膨胀，自然而然地得出一个结论：牺牲。

“我同意，我同意……”她站起来，轻快，兴奋，不安地说道，仿佛奇迹似地吸取了神奇的力量。

但她随即伸出左手捂住双眼，悲哀地低语道：

“我那可怜的儿子……”

“上帝，伟大的造物主，”塞拉菲尼塔大声叫道，忙不迭地抓住那要溜走的牺牲者，“他见到世界因罪恶而堕落就派他的儿子到尘世上来，要他像凡人一样受苦、死亡……那个人就是耶稣，就是普遍的真理，就是正义，就是法规……就是上帝之子……既然上帝为了拯救他用泥巴创造的人类已经这样做了，那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幼儿，为把另一个生命从地狱里的不灭之火中拯救出来，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吗？难道这个幼儿不能作出这种轻而易举的、高尚的牺牲吗？威力无边的上帝，神通广大的上帝，最最伟大的上帝，都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儿子死去……而你……何况……难道你真的会失去你的儿子吗，难道人们会把他杀死

吗？”

“亲爱的姑妈，”葛罗丽娅回答说，同样热烈地回报着姑妈的爱抚，“我是您的，我不再犹豫了。我不再三心二意了。把十字架拿来吧，快，快。我打心眼里接受……啊，理想，多么崇高的理想啊！”

她颓然跌坐在椅子上。

塞拉菲尼塔依然站着，说道：

“我们今天下午就走。不应当耽误时间。”

显然，她怕葛罗丽娅变卦。

“今天下午，”葛罗丽娅又说了一遍，脸色苍白，没精打采，容颜大变，仿佛已经知道了限定她离开人世的时间。

“我们马上就能准备好的，要作好一切准备，到比利亚莫哈达站去乘火车。”

“我们走，别让叔叔知道。”

“这个，不，应当告诉他。为什么要欺骗他？一切都应当准备好……”太太急不可耐地说。“其实，我们并不需要多少东西。”

“倒也是……我……”

还没有等把这句话说完，就传来了一阵脚步声。门开了，堂布埃纳文图拉出现了。

第二十二章

拯救的希望

“我说，”这位好好先生慌慌张张地说，“有人找你来了，你不能拒绝，因为事关重大，非常严重，令人欣慰。简单地说就是：他来了，就要上楼来看你了，是我叫他来的……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

葛罗丽娅一言不发，不知所措，呆了。堂娜塞拉菲尼塔想说什么，但什么也没能说出来，因为她的弟弟已经敏捷地退了出去。她们甚至没有时间交换意见，堂布埃纳文图拉就已领着丹尼尔·莫尔顿进来了。后者穿着一身黑衣服，俊秀的面庞愁云密布，仿佛大病初愈，一夜之间老了十岁。葛罗丽娅一看见他，就浑身不自在，面如死灰。当她叔叔说下面这段话时，她的神志是如此不清，仿佛在做梦，又仿佛精神错乱了。

“亲爱的葛罗丽娅，亲爱的姐姐，我十二万分高兴地告诉你们两位：我们神圣的宗教今天取得了一个伟大的胜利。莫尔顿先生，他现在正在这里，他信奉天主教了。”

这些话如雷轰顶，就像是耶和华在九天之上说出来的一样。葛罗丽娅和她的姑妈一下子惊呆得如两尊塑像。

“我的尊敬的朋友所说的，”丹尼尔说，“是事实。当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认为，应当向我引以自豪的那位劝我皈依的天使当面宣布。”

对基督教来说，最大的荣耀和最高尚的乐趣，莫过于让一个

不相信耶稣的人进入基督的天国了。尽管如此,趋于成为最完美的基督教徒的塞拉菲尼塔(正如我们所见)听了这个可喜的消息后,她的第一个反应是勃然大怒。应当说,这种恼怒像闪电般转瞬即逝了,因为在善良太太的情操里,正直是高于一切的,确立了圣子的统治,确立了普遍真理或如福音书作者所说的“照亮所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的真正的光明”的统治。然而,尽管崇敬这一外界真理,太太心里多少总是有一点异于教会的取胜之道。我们可以用这句话来表示——虽然不生动——她的灵魂的状态:“甘愿为犹太人获得拯救而高兴。”这种奇怪的感情表现出来的形式则是“替她的侄女惋惜”,因为这又使那已经准备进入完美境界的生命走入了歧途。

“亲爱的孩子,”堂布埃纳文图拉抚摩着葛罗丽娅说,“上帝终于听见了你的祈祷,你的幸福、安宁和尊严即将因为这个可以想像得到的最受欢迎的手续而得到恢复。你应当高兴,你的全家也应当高兴。”

“我不愿意,”莫尔顿对葛罗丽娅说,“除了你自己以外让别人为我的这个决定感到骄傲。”

“我更希望,”她鼓足勇气回答说,“这样美妙的行动首先应当归功于耶稣基督的神圣的教义,而不是归功于我。”

塞拉菲尼塔急忙插嘴道:

“我们并不怀疑‘我是基督教徒’这句话是诚心诚意说出来的,我们不相信心里厌恶基督而嘴里能说出这个悦耳的名字,但这位先生不至于会因为我们需要某些保证而见怪吧。要进入我们的教会,就必须接受基督教徒的训诫,领洗圣水。”

“我明白我应当做什么了,”莫尔顿严肃地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这件事是多么伟大、多么意外、多么突然啊！”葛罗丽娅激动地说。“我必须作出很大的努力才能相信……你热爱耶稣基督……你看着这个十字架对我起誓，凭着十字架上的耶稣起誓，说你对我说的是真话，你这样做是出于要成为基督教徒的坚定信念，而不是出于非宗教的动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教义不仅是最好的，也是唯一真实的。”

丹尼尔把手伸向十字架，脸色跟那个象牙雕刻的精美圣像一样刷白，他垂下眼帘说道：

“我要说的，都已经说了。凭着这个……我向你起誓，我确定的信念是真实的。”

他酷似一个正在宣告抛弃原有信仰的有罪的新教徒，他的罪恶从内心外露到了嘴上。就在宣读誓词的时刻，听到从空中传来一阵尖厉的、刺耳的、令人不快的声音。不像圣钟长鸣，不像车轮转动，也不像门窗开关声，而像木板碰击石头发出的古怪声响，仿佛是一大群怪人穿着木屐，在鹅卵石上跳舞。

“已经在奏乐了，”堂布埃纳文图拉说。“行列圣歌游行开始了。至于这件事必须履行的手续，由我的哥哥安赫尔决定。你难道不是这样想的吗，塞拉菲娜？昨天我接到安赫尔一封信，信中说，如果犹太人皈依，他将安排一切，三天之内举行完洗礼仪式，侄女的婚礼也将同样稳妥地在上帝的关怀下举行。因为情况特殊，必须简化某些礼仪。我的哥哥这样说，就证明是获得了教会的许可。至于现在，”他又对葛罗丽娅说，“我们应当相信他的话。”

“相信倒是相信，”葛罗丽娅回答道，一边含情脉脉地看着丹尼尔。“不过这个想法太使我震动了，我觉得太高兴了，不是因为我获得了新生，而是因为你终于皈依，我想听见你亲口说：‘我

相信上帝,相信三圣^①,相信耶稣基督。’这会使我高兴得流泪。这是对我遭受一切痛苦的补偿,是上帝没有抛弃我的不容否认的明证,是天堂的允诺……热爱这个十字架吧,亲吻这个圣像吧,他代表那个被你的祖先污辱、唾弃、欺凌和钉上十字架的人。用一句话,一个字简短地表达一下也行,但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向我证明你的灵魂已经被光明照亮了,而那个灵魂过去曾是那样的暗淡无光,向我证明你不仅信奉基督教,而且内心也认为自己是基督教徒了。”

葛罗丽娅秀丽的大眼里闪烁着神圣的灵光。她的话仿佛是从充满真理的心田里涌出来的,听了不由得使人产生无限兴奋和虔诚之情。那位我们已经不该称之为希伯来的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的脸色像死人似的灰白,像得了寒热病一样,双手颤抖不已。

“我相信你的上帝,相信这个唯一的上帝,”他用罪犯般的声音说,“相信……”

他无法再说下去了。胳膊像折断了似地垂了下来,低头叹了口气,和基督那声永垂不朽的叹息一模一样。放在桌子上那尊象牙雕刻的基督圣像正是蒙难像,艺术大师把它刻得栩栩如生。

“请原谅,我的爱人和我的救星,”莫尔顿结结巴巴地说。“请大家原谅,我还没有记熟基督教的教条,我担心我会说出什么对我抛弃的那个宗教的极为不利的话语来。”

葛罗丽娅让这个演习受洗的人坐下。他那苍白和手足无措的狼狈相使她感到害怕。不过,这一点可以作出圆满的解释,因

① 即“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和圣灵。

为这个行动异乎寻常,何况外国人在他心爱的女人面前通常会感到局促不安。

从兰蒂瓜广场传来一阵喧嚣声和圣歌声。圣周礼拜四行列圣歌队伍过来了,塞拉菲尼塔跑到阳台上,跪了下去。众人也都跟着她跪了下去,葛罗丽娅和丹尼尔并排跪在太太的右边,堂布埃纳文图拉跪在左边。

四名治安警察在前面开道。一个人高举着大黑旗,走过来了。两名烛台手簇拥着黑色十字架也走过来了,紧接着过来的是第一组仪仗队,即“小园中的祈祷”^①。那些举着十字架、旗帜和烛台、圣像的人,都在兰府的阳台前驻足不前,看那个前所未有的异常景象:犹太人双膝跪地,看着行列圣歌队伍。右边是一条电报局的铁丝,上面密密麻麻地站满了小鸟,它们也都谦恭而肃穆地看着游行队伍,宛如最纯洁的虔诚的装饰品。

远远传来哀乐声,那是镇上乐队的长短号在极不和谐地吹奏。长长的人流在大街上缓缓蠕动,第一组仪仗队的橄榄枝在万头攒动中显得格外醒目,穿着用金线绣花的天鹅绒长袍的耶稣后面,是一群气势汹汹的犹太刽子手,再后面是穿黑衣、披黑纱的圣母。第一组圣像过去之后,走过了两列费科布里加镇的教民,他们今天到得最齐,手里都擎着蜡烛,每个人都不去注意耶稣受难的凄惨景象,而把眼光和心思都放在兰府上。

教民的长队伍尚未走完,鞭刑队就走过来了,甚至这些装扮成怒气冲天的残暴的犹太刽子手的人,也停下来看着兰府的阳台,忘记了进行残酷的抽打。一大群妇女围绕着刽子手们,她们之中,有的披着黑披肩,有的围着破旧的头巾,有贵妇、村姑、主

① 即耶稣预知将被犹太出卖后在客西马尼带领门徒做的祈祷。

妇、奴仆、幼女、老妇，全都眼睛哭红了。但一走到广场，人人都觉得兰府的阳台比一切仪仗都更有趣，评论、低语顿时席卷人海。

第二组仪仗队后面，走着来自邻近村镇的忏悔者们，他们来朝觐圣像和通过搬运一个又大又沉的十字架赎罪。沉重的十字架压得他们抬不起头来。他们身穿传统的带蒙头布的黑色长袍，浑身上下遮得严严实实，除了眼睛前面的两个小洞外，没有一个通气孔。尽管他们在痛心疾首地回忆着自己的过失，让涌泉般的泪水洗涤自己的罪过，也都情不自禁地透过那两个可怜的天窗观看兰府的阳台。

再后面是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最后是痛苦的圣母，圣母周围是镇上最引人瞩目的景象。出身高贵的绅士们举着青罗伞盖的支架，为了表示敬重，走在圣母的后面，然后是教士，最后是乐团和半连警察簇拥着的镇上的要员们。水手们和绅士们抬着青罗伞盖，教士们和小修士们抬着圣像。西尔多捧着香炉，凯法斯拿着巴松管，孩子们不停地晃着手中的风轮，还有歌手们，法警们，穿着考究的镇长堂胡安，缉私队队长，总之，大家的目光都盯着兰府的阳台。罗梅罗神父低声对波基托神父说了几句什么。阿马里略皱着眉头，因为这件引起人们好奇的大事并未得到他的许可。

第二十三章

不速之客

那一天好像一定要成为费科布里加镇上大家注意的日子，因为意外的惊人事件接踵而至，镇民们的注意力很快又被另一件新闻吸引住了。出了兰蒂瓜广场走上公路的时候，治安警察看见一辆轿车驰来，赶忙喝令停住。举着黑幡的人们和仪仗队员们都悻悻地看着这辆来得不是时候的轿车，它把道路都挡住了。这时，车子左边的玻璃窗里出现了一个陌生的漂亮女人的脸庞。车子右边的玻璃窗里露出了一顶五颜六色的帽子，帽子下面竟是安赫尔·德·兰蒂瓜那笑容可掬的、谦恭的天使般的脸孔，这时人群中开始低声地议论开了。×××的红衣主教对司机喊道：“停下，停下……别把行列圣歌队伍冲散。”

红衣主教随即由塞德尼奥博士陪着走下轿车，摘下帽子向圣像行礼。游行队伍的前头立即响起了一阵欢呼声，雷鸣般的欢呼声马上蔓延到了队尾。“兰蒂瓜大主教万岁！万万岁！”

人们差点都要把仪仗扔在路中间了，他们把费科布里加镇的那位光荣的儿子举在手上，并把他带进了行列圣歌的队伍中，乡亲们自从他升任红衣主教后就一直没有见过他的丰采。堂安赫尔感激得流下了热泪。

然而，就是费科布里加镇的热情，也没有妨碍大家、没有妨碍参加游行的人们注意到一个异乎寻常的现象。红衣主教大人的轿车里有两位女士，其中一位非常高贵，美如天仙；另一个看

起来是她的随从,但也不像女佣那么低贱。红衣主教离开轿车后,她们也都走了出来,注视着游行队伍,与其说是出于礼貌,倒不如说是出于好奇。

她们是什么人?所有走过和瞧见了的人都在问。他们用了很长时间来议论这两个坐在红衣主教的车子里的绝色佳人,此外几乎什么都引不起大家的注意。堂胡安·阿马里略摆出官员的架势,向她们射去一道高傲的、审讯式的、可怕的目光,但她们只付之一笑,显然没有理会镇长的眼光。堂胡安把警官叫了过来,怒不可遏地下了一道命令,让他跑去看看她们“是种什么鸟”,为什么站在那里,为什么看着行列圣歌队伍,为什么戴帽子,为什么笑,总之,为什么不经过镇公所的允许居然胆敢呼吸。欢迎红衣主教的万岁声和欢呼声传到了兰府,嘈杂的游行队伍走过空空如也的广场之后,堂布埃纳文图拉出来迎接他的哥哥,紧紧地拥抱着他。

“由于上帝创造的奇迹,你才看见我活着回来了,”堂安赫尔微笑着说。“我还在怀疑我是不是有手有脚哩……嗨!好家伙,我以为连块骨头都剩不下了。”

“你的车子翻了吗?”

“就在圣卢卡斯那个十分险峻的下坡处。你瞧事情有多糟糕。我们没有滚进河里,是因为上帝把我们留下来另有任用。车子完全摔坏了……掉了两只轮子,一根弹簧轴坏了。算我们走运,这位太太……”

红衣主教指了指站在他旁边不远处的两位女士,堂布埃纳文图拉三步两脚地走过去,彬彬有礼地向她们问候。

“这位好心的太太,”红衣主教大人继续说,“这位好心人正巧从那里走过,她热情地让我搭乘她的轿车,对于她的仁慈我只

好欣然领情了。上帝会报答她的……家里有什么事吗,亲爱的弟弟?”

警官见两位女士和兰蒂瓜兄弟很近乎,不敢找她们的麻烦,就去轰那些小孩子,他们围住红衣主教,不住地吻他的手,使他无法走路。

“家里出了大事,”堂布埃纳文图拉说。

“谁病了?”

“不是,都很好。葛罗丽娅有点不舒服,应该说是相当不舒服,不过现在可以断定她很快就可以复原。医生是这么说的。”

“太太,”红衣主教对那位旅伴说,“要是您在费科布里加镇逗留,请屈尊到舍下歇息。”

“谢谢,”太太愉快地柔声回答道。“多谢红衣主教大人。”

“我想让你尽快地了解这桩喜事,”堂布埃纳文图拉说。“你要知道,丹尼尔·莫尔顿先生皈依天主教了。”

堂安赫尔刚要张开他那高贵的嘴巴惊叫或欢呼,却见那位素不相识的太太朝前跨了一步,说道:

“先生,要是方便的话……”

“太太……”

兄弟俩都殷勤地微笑着。

“先生,”稍作停顿后,不相识的贵妇人又说,“请您告诉我,我的儿子眼下住在什么地方?”

“谁是您的儿子呀,太太?”

“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人。”

“丹尼尔……我正好把他留在舍下小住。要是您愿意……”

“谢谢,”贵妇人干巴巴地说。“请您把我儿子住的地方告诉我。”

主教大人的脸色一下变得威严起来,向那个外国妇女很客气地鞠了一躬后,在塞德尼奥的陪伴下一瘸一瘸地朝兰府走去,一群不懂事的孩子跟在后面。堂布埃纳文图拉也陪着两位女士穿过费科布里加镇的街巷回家了。

第二十四章

费科布里加镇的女樵夫们

“雷文克的小姐”伊西多丽塔亲眼看见那位雍容华贵、风姿绰约、仪态端庄、穿着珍贵的朝圣服饰的太太踏进了她的家门，后面还跟着一位美貌并不逊色、介乎主仆之间的女子；她们乘坐的轿车后面还跟着一辆行李车。所有这一切——女人和行李，都到她的店里去了。她的跟前随即展现出一条由英镑组成的金色彩带，她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赶快派人把她的朋友们叫来，把这一喜讯告诉她们，顺便向她们借点杯盏被褥什么的。那天是礼拜四，她们把下午剩余的时间统统用来替这两位女士安排住处了。她极其殷勤周到地款待她们，千方百计地为她们效劳，把最好的景色指给她们看（从她家的阳台上可以看见半个教堂，一部分公墓，还可以看到镇公所的旗杆）。她不停地询问缺少什么，把家里的孩子都支得远远的，免得他们吵闹。她挥舞棍子威吓她的丈夫，叫他不要做出愚蠢的举动来打扰外国来的贵宾。她还准备饭菜，布置家具，忙得不亦乐乎……

黄昏时分，“修女”特雷西塔匆匆赶来，喘着粗气，尽管这样，她的脸上也没有失去金属的光泽。没隔多久，一个挺着高耸的胸部的女人也走了进来，展现在大家跟前的是“武器总督夫人”那张油黑的脸膛，她因为跟着行列圣歌队伍走完了全程，累得浑身臭汗，疲惫不堪。

“今天晚上我不去念《哀歌》了，”特雷西塔一边解披肩一边

说。“我在把这一切弄个水落石出以前，决不离开这里。”

“犹太人的母亲来了，”“总督夫人”说。“全镇都传开了，都在议论这件事。据说她也是来皈依的。”

她们呆在饭厅里，孩子们和他们的父亲被派去念《哀歌》了，免得他们碍事。

“不过，兰府那些人到底在转些什么念头呢？”特雷西塔说。“我想都不愿想今天下午的丑剧。”

“眼见他们几个一起呆在阳台上，我简直活不下去了，”“总督夫人”说。“虽然我听说他要皈依……”

“皈依！”特雷西塔恨恨地说。“你真傻！你相信这种事吗？我，不相信。胡安对我说，皈依只是堂文图里塔^①策划的一幕喜剧。因为他们走投无路了……这是那个被宠坏了的女子，那个大傻瓜的需要，她要结婚，挽回面子……哼！那哪行，犯了罪过就有报应。如果坏人没有报应，好人会有什么想法？那就谁都不想当好人了，对吗？”

“红衣主教也到了吗？”

“跟那个犹太女人一起来的……这算什么名堂？兰府这一家哪……听说红衣主教大人的车子是从中间裂成两半的……我说，这里要出大事了。你，伊西多丽塔，倒占了便宜了，英镑来了，这是上帝的恩典。哎呀，耶稣，我说了些多么不恭敬的话呀！这种人的钱……”

“跟大家的钱一个样，”伊西多丽塔决心维护她的自尊心，说。“你不要说那个犹太女人的坏话，因为她是个很温柔、很漂亮、很正派的太太。你见到了她的行李没有！……箱子真多！”

^① 即：布埃纳文图拉。

“箱子大吗？”

“就像今天见到和到明天还能见到的那么大。你往富里去想吧，衣服、帽子和首饰应有尽有……耶稣，上帝赐给她的福分真大呀！”

“你看见过吗？”

“没有，因为箱子还没有打开，就是说，只打开了很少几个，不过那里面一定有珍珠宝贝。那个陪伴她的小姐也长得挺秀气。”

“要是能见见她们才好哩……”特雷西塔的好奇心发作了，她站了起来。

“别让我为难了，特雷莎。现在她娘儿俩都在儿子的房间里，门插上了。我走到跟前去探过，听见他们在说话。”

“他们在说些什么，他们在说些什么？”

“说些……事情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该如何告诉你，因为他们说的是德国话，也许是英国话，我听不懂。据巴托洛梅说，大概是英国话，反正我一句话也听不懂。”

“吵架了吗？”

“没有。看来这娘儿俩谈得很亲热。”

“儿子也进去了？……”

“母亲刚到一会儿。那个可怜的人来的时候脸色真难看！……他整夜都没在家里过。”

“您说，在他清晨走进兰府时您听到了些什么……”特雷西塔兴致勃勃地说。“他把兰府的明珠抱在怀里……是半夜两点钟哪，太太们！呸，我说这家人哪……算是什么东西哪！您听他们说些什么……啊哟！哎呀……最高贵的、最纯洁的、天堂般的兰府，费科布里加镇的光荣……这是什么世道啊！”

“我听到什么皈依就觉得好笑，”“总督夫人”说。“他是今天早晨同堂布埃纳文图拉一起回兰府的。”

“他回来以后，”伊西多丽塔说，“在外边过了整整一夜，后来写了封长信，到邮局把信发了，然后又给堂布埃纳文图拉捎去一个便条，堂布埃纳文图拉就来了，两个人谈了半天，最后一起到兰府去了。”

“我只知道今天早上葛罗丽娅很不舒服。这是弗朗西斯卡告诉我的……费科布里加镇的这位明珠到阳台上去的时候，气色很不好……这一望便知……因为昨天晚上发现了那个妞儿同希伯来人一起出去了……真丢人哪……您去告诉费科布里加镇的那些蠢驴，兰蒂瓜一家根本不是什么天使……呸！那些先生啊……似乎世界上再没有比他们更正经的人了，也没有比他们更富裕的人了，似乎祭坛上的圣神也没法跟堂安赫尔媲美，似乎再没有比已故的堂胡安更聪明的人了！”

“对于那个妞儿来说，最好的事情是进修道院，”“总督夫人”坚信地说。

“当然，当然……进修道院，离开这里，让我们这一辈子再也别听到她……应当让这个女人、这个费科布里加镇的耻辱离开这里……她给青年，给这个诚实的镇里的年轻和正派的姑娘们做出了个什么榜样！当我听到我的侄女们谈到葛罗丽娅小姐的不幸，谈到对葛罗丽娅小姐堕落的惋惜，谈到葛罗丽娅小姐的美貌，谈到葛罗丽娅小姐的装束和葛罗丽娅小姐的布施时，我真是毛骨悚然。”

“毫无疑问，这是个丑闻。”

“假如她同皈依者结婚，你说她会在费科布里加镇继续住下去吗？”

“我才不去想这个呢……为什么呢，这能恢复名誉吗？……这个镇子的脸都被她丢尽了……够了。这位掌上明珠已经生孩子了。这是我们大家都一清二楚的……”

“小孩在什么地方？”

“在一个小村里。我一定要打听明白。已经有点头绪了。嘿嘿，兰府的人很懂得隐瞒他们的秘密，就是说，当他们问心有愧的时候，要是作了布施，他们早就大肆宣扬了，甚至马德里的报纸都会登上一段。堂西尔维斯特雷老是往宫廷里发送这类消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没写这么一段：‘某月某日晚上，堂娜葛罗丽娅·德·兰蒂瓜小姐，别号费科布里加镇的明珠，红衣主教大人的侄女，生下一个结结实实的男孩，尽管是七个月的早产儿，尚不知儿子的父亲是何许人，据猜测可能是那个犹太人，该犹太人曾被大海抛弃在费科布里加镇。小孩被安排在兰蒂瓜邸内，以便培养成基督教徒。’”

两位女友咧嘴大笑起来。

她们继续议论。三条舌头犹如三把利斧，而她们三人则是三位毫不留情的樵夫。正当她们扯得津津有味时，参孙进来了，对老板娘说莫尔顿太太有话要同她讲。为了显得端庄，伊西多丽塔解下了做饭用的围裙，以职业性的敏捷走了出去，只见母亲、儿子和那位陪伴小姐都坐在一张放有英文报纸的桌子旁边。丹尼尔神态安详，但眉宇间含着沉痛和悲伤的痕迹。相反，母亲由于儿子就在身旁，感到非常幸福，正在亲切慈爱地端详着他。陪伴小姐一言不发，没有把她那银铃般的声音留在“雷文克的小姐”的家里。看来她只是一个陪衬人物，她的纤巧和轻盈正好同参孙的高大和笨重形成对照。

伊西多丽塔笑盈盈地来了，她对内含威严的埃丝特(这是我

们男主人公的母亲的芳名)十分恭顺。埃丝特和蔼可亲地让她坐下(老板娘不愿就坐),然后吩咐她准备几样当天晚上想吃的东西。

“我还想请你帮个忙,”她又和和气气地补充道。“我的儿子病了。今天我不想让他一个人过夜。要是您能让人把我的床搬到这个房间里来,将不胜感谢。”

“一千个乐意,太太。这不费什么事。等巴托洛梅一来,我们就把床搬过来……因为床有点沉,完全是铁的,英国床。对,太太,英国床。还要什么吗?”

“不用了。我不想麻烦您,您有好多事要做。”

“啊!不,太太。我没什么事。我在同我的女友们闲聊。”

埃丝特觉得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刚想启齿动问“是什么朋友”,幸而伊西多丽塔一如往常,很喜欢说题外话,借机吹嘘她的良好的社交关系,不待提问就主动说:

“我的朋友们……一个是我的内弟媳特雷莎,她是费科布里加镇长的太太,很有名望,还有一个是‘武器总督夫人’。”

“啊,”埃丝特喜不自禁地说,“镇长太太……”我的儿子对我说过,多亏镇长帮他找到了这个住处,他在这里受到很好的款待。”

“谢谢,太太。”

“我希望认识镇长先生和他的妻子,”埃丝特又说。

“特雷莎一定很高兴,太太。我这就去通知她。”

埃丝特到客厅去了,客厅很近。伊西多丽塔三步并两步,去通知她的女友们,特别是通知特雷西塔。

“她虽不是基督教徒,你可别在意,”她急急忙忙地说。“这是一位很平易近人、很热情的太太……一望便知!她就喜欢同

当地最好的人打交道。她一知道你是镇长太太就希望认识你……理所当然……外国人都很尊重当局……也可能她还听说过你，好家伙……”

“去见见她吧，”特雷西塔说，一边扯了扯披肩，用手抹了抹脸，麻利地把头发理了理。“宗教并不是要我们不讲礼貌……快走吧，快……一望便知，她是一位高贵的太太，到处喜欢交朋友。”

特雷西塔的脸于是更亮了。那种金属光泽是她心潮起伏的迹象，脸色也更加苍白了。她的眼皮微微颤抖，像中音喇叭的音键似地一张一合。她们飞也似地奔进客厅。“总督夫人”和“修女”对埃丝特太太（自从那天起，费科布里加镇的人都这么称呼她）毕恭毕敬地行礼问候。两人都觉得相当拘束，笨嘴笨舌。丹尼尔的母亲向她们伸出手来，笑容可掬，三个人于是一一就座。

“打搅您们了，请您们千万原谅，”埃丝特说。“我是外乡人，我每到一个城镇，总要争取结交那里最高贵的人，向她们表示敬意。宗教不同，并不妨碍；我希望在这里也不会妨碍。”

“啊，不，太太，绝对不会！信仰是一回事，礼貌是另一回事。”特雷西塔回答说，恢复了她的镇静和口才。

“总督夫人”频频颌首，表示赞同。

“当我听到我们的朋友伊西多丽塔说，您就是镇长太太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的儿子刚才对我讲过的话……他很感谢您的丈夫……”

“嗨！太太。我的胡安帮他找个住处，”特雷西塔竭力装得斯文一些，使她的话变得悦耳动听，“只不过是尽了他的崇高的职位赋予的义务。”

“我非常感谢他的关照，”埃丝特又说。“我希望亲自向他表

示感谢。”

“叫他来……”

“不，我希望府上能接待我，明天我就去拜访。”

“太荣幸了……”

“能到府上去拜会您和您的丈夫，我将感到荣幸。另外，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喜欢结交一个城镇的最高贵的人们。我在罗马、科隆，慕尼黑、圣彼得堡……都是这样做的。这使我在各国都建立了珍贵的友谊。”

“在费科布里加，我的太太，”特雷西塔说，“您会发现一个完美的社会，尽管它是一个小地方。”

“总督夫人”虽然没有说话，但也点头不已，表示她对此深信不疑。后来她们又交谈了一阵，谈些无关紧要的事，天气啦，春天啦，国家的收成和水果啦，等等。会见进行到二十分钟时，特雷西塔和她的女友们起身告辞，说不敢继续打搅了，因为埃丝特太太需要休息。埃丝特挽留她们喝茶，但她们婉言谢绝了。道别之后，这三个女人回到原来的房间，锁上房门。饭厅里就只有她们在场，那阵叽叽喳喳真是无法描绘。特雷西塔把披肩往后一推，因为虚荣心已在她的心里燃烧，使她难以忍受。

“多么和蔼、聪明的太太！”

“谁说她不是基督教徒呢？”

“明天她要到我家去。我得打扮我的胡安，别让他显得像个笨鹅似的……不应该在宗教问题上小题大做。多蠢啊！每个人都可以按照上帝给他的启示选择他的信仰，做一个好人、可爱的人……我们不要因为信仰而争吵个没完没了……那是不文明的……人们会说这个国家很落后。”

“特雷莎，”“总督夫人”说，“你看见她右手的手指上戴的那

个闪闪发光的東西了吗？”

“看见了，亲爱的，足有板栗那么大。多么耀眼啊！像盏灯似的。这么大的钻石，对她来说大概可以论打计算，她家的珍珠大概得用秤称。”

“正如人们所说，这些人的银币跟上帝创造世界以来所经过的钟点一样多……说真格的，我喜欢这位太太。还是巴托洛梅说得对，一切宗教都可以为主效劳。上帝知道他们的良心里到底有什么东西……也可能他们是基督教徒，只是不愿说出来罢了。”

“我看是这样的。”

“我看也是。”

“她当然想认识整个镇子里那些头面人物，”特雷西塔说，脸变得跟治安警察在节日里穿的制服上的钮扣一样闪闪发光。“刚刚听到谈起镇长太太就……当然……这是一位聪明的太太，一到某个城镇就打听正派的人们……瞧，谢谢上帝，终于有一个外宾到了费科布里加镇不是打听兰府，说什么‘啊，兰蒂瓜一家……’谢谢上帝，她完全没有提到德高望重的、聪明的，显赫的兰蒂瓜一家……我要赶紧跑回家去……原想赶去念一段《哀歌》的，但今天晚上谁顾得上这个呢？应当赶快作好一切准备……我的家不是茅草房，我在等待一次重要的访问……我的餐具不能借给你了，伊西多丽塔。”

“为什么呢，你要为她举行一次宴会吗？”

“不是，但餐具摆在那里要好一点，把它放在一个能看见的地方……胡安会派两名警官站在大门口的……再派两个治安警察……再见，再见。”

“我整天都可以呆在你家里，”“总督夫人”说。

“我要派人去把我的侄女们找来。总之,再见。我的房子太旧了,真要命。尽管家具很好……摆在破房子里难免有点逊色。要是我能理所当然地占有兰府那座宫殿就好啦……总之,再见,再见。”

第二十五章

一切顺利

处世谨慎的堂布埃纳文图拉对丹尼尔的母亲不合时宜的到来感到担心。至于红衣主教的出现,如果起初他还以为会是一个障碍,那么很快就改变看法了。红衣主教大人听到突如其来的皈依的消息后,改变了初衷,表现得极为豁达大度,对那个十分美满的结局感到宽慰,他感到双重的幸福,其一是为了教会的胜利,其二是为了他所宠爱的侄女在社会上得以恢复名誉。礼拜五中午,在和全体居民一起庄严地参加了赞美十字架的仪式之后,堂安赫尔果断地对他的弟弟说:

“如果像你所保证的那样,他信奉我们的宗教是真诚的,那么一切都会改变,兄弟,一切都会迎刃而解。主怜悯我们,把我们从彷徨和苦闷中解救出来,领上了那条只有主才能打开的令人赞美的道路。我回来时还忧心忡忡,预感到会发生新的不幸。但现在,我见到的不是黑暗,而是光明,不是暴风骤雨般的疑团,而是光明而自然的出路……现在我要告诉你,我的计划在两天之内都可办妥。罗马是英明而有远见的,按照规定,在有了觉悟的情况下,可以加速履行手续和做法,使受洗的人加入教会。而我们对他的觉悟程度是很清楚的。要是没有出现过违反教规的现象,我们本来可以更隆重、更从容地办理,但他的觉悟还不稳定,这就要求我们赶快为他作赎罪祝福。从社会和宗教这两个方面来说,都应当迅速采取补救措施,我的兄弟,教会的仁慈将

很快得到证明。”

堂布埃纳文图拉本来很想说点意见,说他认为,罗马这个规定是前后矛盾的、不公正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它允许在违犯教规的情况下可以简化和免除人教手续,却又用种种拖延和障碍来折磨那些坚持同时要求举行洗礼和婚礼的人,但想到还是以不持异议更为稳妥,就默然不语。

“我预见到了这种情况,”红衣主教大人又说,“因为我一切都预见到了,出现意外情况也难不倒我。我从罗马带来了明确的指示,我知道该做什么。实现目标的第一个步骤是,丹尼尔·莫尔顿要当着全家的面,庄严声明他信奉我们神圣的宗教,并把丈夫之手伸给可怜的孩子——这个受了梦幻迷惑的牺牲者。作出这个人教声明之后,他就应当绝对服从,并听从我的吩咐,接受基督教的教育。他要摈弃一切外来的和家庭的影响,除我之外,不承认任何权威,然后在我指定的地方严密地禁闭两至三天。在此期间,我将要求他绝对地放弃自己的意志,以坚定而明确的信念接受基督教的训诫,并让他证实自己的虔诚。否则,事情就不会有进展。”

堂布埃纳文图拉微微皱了皱眉头。不过他那天使般的兄长并没有察觉这一点,还在继续发表意见:

“……当我认为他具备受洗条件时,我要亲自为他举行洗礼,然后,不讲排场,不举行铺张的仪式,也不邀请亲朋参加,我将给他们作结婚祝福。一切可望在复活节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结束……啊! 如果上帝让我对这个属于杀害耶稣的种族的不幸的罪人、这个给我们家带来这么多烦恼和不幸的罪人说:‘来吧,你的一切罪过都已得到宽恕。要是你把我给你的水喝下去,你就永远不会口渴,因为它将成为你终生取之不竭的源

泉……’——那将是上帝给我的多大的恩典啊。让我们赞美上帝的安排吧，他曾让这个人给我们带来这么多不幸，让我们心中的怒火都冰消雪融吧。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我们已故的兄弟胡安在这种情况下也一定会这么做的。”

堂布埃纳文图拉表示，为了尽快解决，丹尼尔最好当天下午就在全家面前表白他的意愿。但循规蹈矩的红衣主教说，他不愿错过那天下午堂西尔维斯特雷有关孤独的讲道，而且第二天更为合适，因为那天是耶稣受难日，正好是教会指定的隆重接受入教者的日子。

“你是担心这位埃丝特太太会从中作梗吗？”红衣主教又说。“如果皈依是真心诚意的，就不必为他担心。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同一个被上帝以仁爱的光辉照亮了的，决心冲破迷雾的灵魂相匹敌。不管是母亲，父亲，还是祖父祖母，都不能阻挡一个已经找到了救星并正在向救星投奔的灵魂。”

红衣主教还讲了些其他的神圣而美好的事情，但都与此无关。堂布埃纳文图拉跑到希伯来人的住处，没有找到他，也没有看到他的母亲，她由那位小姐陪着出门去了——说来也真奇怪，她们访问阿马里略先生和他的夫人去了。唯一留在那里的希伯来人是参孙，他正在斋戒修行，他一向虔诚，正在准备庆祝犹太教的逾越节。他高声朗读《诗篇》的表情使人忍俊不禁，看来对他强健的体力是一种很大的消耗，他马上就要吞下四块或六块车轮般大小的牛排，灌下几瓶啤酒来恢复体力。

堂布埃纳文图拉找遍了全镇，最后在凯法斯家里找到了丹尼尔，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奇怪。堂布埃纳文图拉把堂安赫尔的计划告诉了他，希伯来人的赞同使他非常高兴。丹尼尔再一次表白他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保证他母亲的干预和温存都不会使

他动摇。这一切,使慷慨大度的堂布埃纳文图拉先生深感满意,不过高兴之余,想到葛罗丽娅身体不好,不禁又有点担心。葛罗丽娅最近几天经常发烧,一会儿精疲力竭,一会儿又亢奋激动,眼睛里虎虎有生气,嘴里喋喋不休。那天下午堂布埃纳文图拉碰见了费科布里加镇的主治医生堂尼科梅德斯,医生根据自己的看法,把葛罗丽娅的心脏和大脑的状况给他作了一番不大妙的假设性的描绘。医生是个博学多才的人,是一位同死神作战的老兵,他所以住在这个偏僻的镇子里,是因为他喜欢离群索居,再说他在大城市里赚钱也赚腻了。他对兰蒂瓜一家很尊重,但性情有点儿怪僻,也喜欢饶舌。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虽然也去望弥撒。人们经常看见他在田野里散步,欣赏大自然的美景,从一个牧场走到另一个牧场,只有两件宠物陪伴着他:一条黑狗和一把蓝色的雨伞。

这位善人从堂布埃纳文图拉那里知道,事情在朝着结婚的道路上顺利进展,也很高兴。他简洁地说了说自己的想法:心情舒畅将使病人得救,但若发生相反的情况,就要她的命了。他谴责神秘主义,认为它会给病人带来后患无穷的精神负担,而抵抗衰竭的最有效的办法是解除她心灵上的巨大的包袱。安静、愉快和人性之爱——这种爱是和对神的爱协调一致的,是酣畅而顺乎自然地发展的——则是最好的镇静剂。

这个见解使好心的叔叔如释重负,他回家去了。但那天下午在整个费科布里加镇不胫而走的消息——这个消息甚至冲淡了那天应有的悲壮虔诚的气氛——也引起了堂布埃纳文图拉的注意……埃丝特太太居然访问了堂胡安·阿马里略和他的夫人!这对基督教夫妇在圣周礼拜五竟接待了那位犹太女人,特雷西塔的侄女们,“总督夫人”,费科布里加镇其他许多高贵的、打扮

得花枝招展的贵妇人也都在场……家里装饰得金碧辉煌……埃丝特太太表现得异常和蔼可亲,对堂胡安和特雷西塔十分亲热……据说埃丝特太太取下了那枚镶有硕大无朋的钻石戒指送给了阿马里略太太,而后者在有礼貌地推让了一番之后,居然欣然笑纳。

第二十六章

埃丝特太太

埃丝特·斯皮诺萨是最近定居伦敦的汉堡商业大王摩西·莫尔顿的妻子,同她的丈夫一样,她也出生于一个西班牙籍的希伯来人家庭;不过莫尔顿家族因为同德国和荷兰人通婚显得有点混杂,而斯皮诺萨家族则保持了纯正。查查家谱,从最近几代可以一直追溯到丹尼尔·斯皮诺萨,他是科尔多瓦地区的犹太人,一四九二年流放者名单中就有他。尽管埃丝特·斯皮诺萨不是土生土长,但她是纯种西班牙人;不管从她的严肃认真、稳健热忱、忠于职守来说,还是从她晶莹而又忧郁的黑眼睛、苗条的身段和优雅的步态来说,她都是地道的西班牙人。

另外,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她也是西班牙人,她从孩提时代起就像内布里哈^①一样学说西班牙语。众所周知,所有被逐出西班牙的以色列家族,都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尽管由于不合潮流,显得有点陈腐。现在只要到君士坦丁堡、萨洛尼卡、耶路撒冷、威尼斯、罗马、开罗或者被逐出西班牙的无家可归的可怜人避难的一切地方去,都能听到一种古老的西班牙语,使人产生一种甜蜜而忧郁的感觉,仿佛听到了已在四个世纪前死去的祖国从地下发出的呻吟的回声。西班牙希伯来人大部分都变种了,但依然保留了祖先的语言,念以西班牙语印刷的犹太教《圣经》。他们眷念无法回去探望的故土,为之哭泣,就像他们的祖先二千五百年前在巴比伦的河边哭泣一样。这种乡土之情在富有的犹

太人中并不那么强烈。但斯皮诺萨家族却对故国念念不忘,经常陷入悲惨的回忆之中。不过,埃丝特虽然不喜欢那种习俗,却喜欢那种语言,她自己刻苦学习这种语言,并把所有的儿女都教会了。

她对她的宗教并不狂热,但真心信奉,就是说,她对宗教怀着甜蜜而坚定的感情,不只是虔诚,而且还有对祖辈的敬爱,对一个不幸种族的名称和历史的热爱。这是她最炽热的感情,如果时代允许,这种狂热完全可以使她成为底波拉^②笔下的英雄人物,成为女士师,成为用一根橛子杀死敌人的雅亿^③,成为不幸的犹滴^④,成为温柔的以斯帖^⑤。她对犹太道德推崇备至,但对宗教礼节并不十分喜爱。她同儿女和亲属一起参加宗教仪式,只是因为她们认为应当具有保持团结的强有力的纽带,是一个没有祖国的不幸的民族通过信仰而聚集在一起的理想领域。她是犹太族上层阶级中常见的家庭美德的楷模,是罕见的贤妻良母,以致有人说她简直配称为一个基督教徒。

埃丝特和她的丈夫家财万贯。可以说,是“耶和华照亮了他们的道路”。他们过着宁静而幸福的生活,沉湎于艺术瑰宝之中。他们受到所有人的敬重,君王们也把他们待如上宾,让他们

① 埃里奥·安东尼奥·内布里哈(1444—1522):著名人文学家和语法家。一四九二年写成第一部西班牙语语法,是西班牙语巨匠,曾参与编写各种语言的《圣经》。

② 底波拉:希伯来女先知,以色列的士师。见《旧约圣经·士师记》第四章第四节。

③ 雅亿:基尼人希百的妻子。见《旧约圣经·士师记》第四章第十七节至第二十二节。

④ 犹滴:犹太女英雄。

⑤ 以斯帖:波斯王亚哈随鲁的王后。

免礼平身,这是因为他们财力无穷,甚至足以把某个国家从贫困中拯救出来,这种财力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政治地位的低下。他们没有祖国,但连最强大的国家也拜倒在他们的财富面前。他们像上帝,所有国家的财政大臣都争先顶礼膜拜。就连罗马教皇,也向他们一一封赠各种头衔,授予十字架,从不骂他们是杀害耶稣的凶手,而是口口声声以“尊敬的先生们”相称。埃丝特·斯皮诺萨到罗马时,一位教廷内阁成员亲自充当向导,陪她参观博物馆;另一位阁员送给她一些镶嵌工艺品和光玉髓;第三位阁员则以一千英镑的价格卖给她一尊牙雕的基督像,以五百英镑的价格卖给她一套八世纪时的羊皮纸的西班牙文的犹太教法典抄本。

他们不统治任何地方,但统治着一切地方,因为巴力^① 的王国是辽阔无边的,可以说大地,“世界,天生万物,北风和南风”都属于它。谁也不敢询问这家人是否说过,“把这人钉十字架,把巴拉巴放掉。”

虽已年近五旬,埃丝特还保持着令人倾倒的绰约风姿。她不甚修饰,淡淡地抹一点化妆品,与其说是为了显得嫩相,不如说是为了使她的一切看起来更加顺眼,好像她引为自豪的正是那十分完美、十分健康、十分有吸引力的成熟,那是青春对衰老的真正的纪念。看到她,就能理解为什么《圣经》上所说的那些不声不响地活了一百二十或一百三十岁的女人会有那么经久不衰的青春。

① 巴力:迦南宗教的丰产神。

第二十七章

母 与 子

圣周礼拜五之夜，母亲和儿子在儿子的房里密谈。桌上有一盏灯，丹尼尔把肘撑在桌上，埃丝特坐在靠墙的沙发上，默默地注视她的儿子。因为灯罩的关系，丹尼尔的脸在灯光中，他母亲的脸则在阴影里。

“如果你冥顽不灵，”埃丝特用德语平静地说，“不肯像我希望的那样让步……如果你把你父亲的权威、我的权威、你的荣誉、我们对自己的教规应有的忠诚，看得一钱不值，那么，从明天开始，我就要遭受我一生之中最大的痛苦，因为我的爱子对我来说将不再存在了。”

“不，妈妈，这不是死，”丹尼尔忧郁地说。“我想使我爱恋的这个女子复活。我考虑了很久，已经下了决心了。任何理由，任何感情都不能阻挡我实现这个既定的目标。”

“我正是前来阻止实现这个目标的。十五天前，你从家里逃走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对我们说。我明白，你是到这个可怕的镇上来干一桩荒唐的事情了。你父亲想来……我们争执过，我胜利了。我出发的时候立誓要使你离开这儿……也许我将身着丧服只身回去，也许我无法把你领回我们的家，在这种情况下，我将对你的父亲说：‘我们的儿子死了。’我没有勇气对他说：‘我们的儿子成了基督教徒。’”

“我已经有了你所没有的这种勇气，”丹尼尔回答说，脸上的

表情刚毅而沉着。“我这样做是出于信念,不是出于恶意,也不是心血来潮。我拟定了一个行动计划,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因为它应该得到实现。明白了吗,明白了吗,妈妈?”

埃丝特迷惑不解地看着儿子,仿佛要从他的脸上找到这种压倒一切的顽固性的原因。

“好吧,”最后,她发现儿子不会在正面进攻下退却,就改变了个方式。“随你的便吧。你可以将你的父母和你的兄弟姐妹之爱视同无物;把一切金科玉律,上帝的神圣的法规,社会、荣誉、义务和尊严的法规统统置于脑后;轻视自己,自暴自弃。我们,为失去亲子而痛心疾首的我们,将为死去的你而哭,但不会为离宗叛教的你而哭。你若离宗叛教,我们就不能为你哀哭,因为叛徒不是,也不应该是我们的儿子。”

“我过去和将来都永远是你的儿子。你们不要改变自然的法规,”莫尔顿强忍着悲痛说。“尽管你们不愿意,但你们永远是爱我的,正如我爱你们一样。”

“丹尼尔,丹尼尔!”埃丝特庄严地喊着,站了起来。“你已经没有母亲了。如果你有,你想有,那不是我。我为做过你的母亲而感到羞愧。我在一个凄惨的时刻生下了你,对那个可悲的时刻应当说:‘让黑暗和死神的阴影使这个时刻变得叫人讨厌吧!’”

“残忍!用臆造的话来欺骗你自己,”年轻人说。“尽管你想控制,但不可能控制你的亲子之情。你爱我,尽管你秘而不宣,你仍将对我倾注全部感情;你永远不会忘记我,哪怕只是为了替我祈祷。在出现宗教之前就存在着自然……”

“我不可能平静,”埃丝特生气了,“我不能。你何苦要把自己弄得声名狼藉!为什么要去当基督教徒呢?”

“你很清楚。这里有一个无辜的牺牲者，一个天使般的女子。我把她推进了泥潭，我要把她救出来，这是我的责任，我应该这样做。整个宇宙，人类的上帝，在命令我这样做。这和光明一样明显，妈妈！如果你还不理解，你就说你的眼睛瞎了，但是你不能否认光明！”

埃丝特坐到了她的位子上，低头沉思起来。

“你无话可说了吧，妈妈，无话可说了吧？”过了一会儿，莫尔顿又说。“我把你说服了。”

“但是，要拥戴一个宗教就应当相信它，”埃丝特反驳道。“这不能受男女之爱的驱使。你信仰耶稣基督吗？”

丹尼尔忧郁地回答说：

“我应当而且希望成为基督教徒。”

“你羞于直截了当地说，你羞于说‘我信仰耶稣基督’。因为，你的良心比你那软弱的理智叫得更响，你的良心在反对你可耻的叛教行为。丹尼尔，丹尼尔呀，你把父母的爱置于何地？你把从小教你的圣律置于何地？把对德高望重的祖先的纪念置于何地？世界上保留下来的那种对犹太种族的热爱和敬重是和他们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可你把这一切置于何地？疯子！多少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在不幸之中一直将我们的尊严保持至今；在我们的民族遭受的成千上万次浩劫中，我们为普天下的希伯来人作出了坚韧不拔、矢志不移和公道正直的榜样。而现在，你，你这个生来就应当是为我们增光的人，你，我的儿子，宠儿中的宠儿，上帝和人类的骄子，竟蔑视一切，践踏一切——名誉，家庭，没有祖国的受难的种族，和世界同样古老的圣律。丹尼尔啊，这种圣律和传统，是从第一个人在刚刚创造出来的光明中睁开眼睛之际就有了的……不，我不认识你，你不是我的儿子。我的儿

子纵使死难百次,也绝不会在基督教神父、更不会在西班牙神父面前下跪,不会在冷酷地把我们当牲畜一样驱赶出去的土地上向基督皈依。你知道,我多么、多么憎恨这个国家!这个激起我祖祖辈辈无限忧思的故国,一直使我反感、憎恶。难道你就在这个国度里离宗叛教,抛弃我们……可耻的背叛!要是你在我肚子里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你长大后要干这种丑事,我早就把你憋死在肚子里了!”

埃丝特在气愤之下说完了这番话,随即站起身来。灯罩改变了方向,光线全部照在母亲的身上。由于距离的关系,她的身影显得格外高大,并且不停地在墙壁上晃动。她的手臂在愤怒中挥舞不停;臂影时而映在天花板上,浑如两只大鸟在飞翔,时而滑到墙脚,钻进家具下面,仿佛是四脚兽在寻找栖所。现在丹尼尔呆在暗处,好像被敌人战胜后推下了深渊,他有气无力地吐出这样几句话:

“妈妈,你跟我谈到了名誉、耻辱、家庭,一句话,你向我讲的都是社会因素,而不是宗教因素。你什么都说了,就是没有谈到那不灭之火。”

“也要说的,也要说的!”埃丝特叫喊起来,颓然坐在沙发上,把烧得火炭般的额头倚在靠垫上。“我先对你讲讲发自母亲内心的话。过去,我这颗心燃烧着对你的疼爱;现在,我要亲手扑灭它,抑制它,熄掉母爱的火焰……因为我不能,我已经不能爱你了……对儿子的爱,已经永远消失了。走开!滚开!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你这个儿子了。”

说到这里,埃丝特伤心地哭起来。丹尼尔跑到母亲跟前,跪下身去,吻她的脸,试图让她抬起头来。

“妈妈,妈妈呀,”他喃喃地说,“就是从你不会说谎的嘴里说

出了这种话,我也不相信你真的不爱我了。我不相信,尽管这话是我一直信赖的你亲口说的。”

“丹尼尔,我的儿子,”母亲慢慢挺起身来,“我受不了这种打击。我忍受住了两个女儿的天亡,但你的死,这种可耻可鄙的死亡,使我无法忍受。我情愿在你堕落之前死掉,我宁可死。你亲手杀死我吧,我求你,我可以宽恕你。你杀死我,也比不上你离宗叛教罪孽深重。”

“你气糊涂了,亲爱的妈妈,”丹尼尔说,把头偎在母亲的胸前。“你的话,你的不再爱我的冷酷的威胁,真要把我杀死了。”

“哎,我的宝贝儿子!”埃丝特慈祥地叫了一声,使劲把那年轻人轮廓鲜明的脑袋楼在自己的胸口。“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在一切子女中最偏爱你,主因此惩罚我们。但我不能甘心接受这个惩罚,我不甘心失掉你,我不愿失掉你;我要捍卫我的珍宝,同一切外来的神魔斗争,同妄图抢走我的宝贝的拿撒勒人斗争……主啊,亚伯拉罕和雅各^①的上帝啊,在发生这一切之前,把我儿子的生命取走吧,把我的生命也取走吧,因为我没有他就活不下去!”

丹尼尔在埃丝特的膝下坐着,把双臂按在她的膝盖上,握住她的双手,深情地端详着她说:

“妈,妈呀,听我给你说。”

“什么?”

“你太激动了,我只好把秘密,把我的秘密向你坦白。”

“你的秘密?”

“原来我只打算告诉父亲——我昨天给他写过信了,然而,

^① 雅各:也是犹太人的祖先之一。

我觉得也应该向你透露一下。”

埃丝特迫不及待地说：

“快告诉我吧。”

“这是只能对上帝说的秘密，因为只有上帝才能作出判断。”

“我不能吗？”

“不能。你知道了准会对我作出错误的评价。你无法理解我的动机……但出于对你的爱，我还是得向你吐露真情，我相信你会支持我。”

“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也绝不会是基督教徒。”

第二十八章

迷乱和狂热

一阵短暂的沉默，母亲和儿子四目相望。

“但你不是对我说过，不是已经决定了？……”埃丝特满腹狐疑地问道。

“我直截了当地说吧，尽管乍听起来这对我很不利。我的皈依是个骗局。”

“你可得说清楚，别让我急得发疯。”

“我的皈依是欺骗……你不知道欺骗是怎么回事吗？……”

“这就是你要对我说的？”

“我决定对这个骗局讳莫如深。但我写信向父亲透露过了。我也应当向你透露。”

“然后去欺骗那个可怜的姑娘，欺骗那个声誉卓著的家族吗？”埃丝特双手把儿子的头从自己身上推开。“骗子，丹尼尔！你现在对我说的，跟叛教同样卑鄙！你的良心堕落了。你变了……你知道欺骗意味着什么吗，这种弥天大谎意味着什么吗？丹尼尔，你清醒清醒吧！”

“要是你还不明白我的秘密，老太太，那你还说什么呢？”犹太人快快地答道。

“你的秘密是伪装归宗基督教，把这位姑娘从她的亲属的暴戾中、从苦行主义中、从奇辱苟生中拯救出来。你这种行为比随她听天由命更应该受到谴责。我要跑进这个高尚的门庭对他们

说：‘我的儿子在欺骗你们，你们不要相信他。’”

“他们会相信我的，因为事实会使我的承诺得到印证，”丹尼尔吻着她的双手说。“听我说，亲爱的妈妈。昨天上午，我在海滩上徘徊，反省我的良心。唉！你想像不到愁肠百结的那几个钟头是多么可怕。两个势均力敌的良心在我的心里殊死决斗，你明白吗？……两个良心在我心中进行最骇人听闻的决斗。背叛……抛弃一个我一手给她造成痛苦的人……两种想法相持不下，这两条龙中当一条表现得更残暴时，另一条就更加疯狂地咬它……我恳求上帝，在雷鸣般的海涛声中喊着：‘无出路，毋宁死……’这时，一个想法突然照亮了我的心头，我感觉到了一种长期在可怕的黑暗中度日的人重见光明的喜悦……唉，我的妈！如果说创造和统治万物的圣灵确实有时会直接对人的理性说话，那么当时我就觉得，主，耶和華，随你怎么称呼，是他把话传入了我的心扉。我感觉到他来了，听到了他的声音，感到一股神圣的轻风沁入我的胸怀，充满了我的全身；我那疲乏的良心激动万分，我以只有上帝说的‘我和你同在’才能产生的虔诚和激情，领受了上天的晓谕。用假装皈依基督教的办法获得我失去的幸福和我的妻子，这个念头牢牢地扎在我的头脑里，再也除不掉。”

“你想让我相信你这卑鄙的想法是上帝——真谛——给你的启示吗？”埃丝特怀疑地说。“丹尼尔，那是你神志恍惚时的一种想像在对你说话。”

“唉，要是我能把内心的信念传递给你就好了！……撒谎是不齿于人的，但我妻子情况特殊，这一点应该可以谅解。若说这个理由还不够有力，还有一个更有说服力的理由。君临万物的上帝对我的心灵说了话，你别怀疑。一阵无法形容的狂喜涌上了我的心头，我的思想沉浸在由于最纯洁的幸福而产生的快乐

之中，一个不可言传的想法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葛罗丽娅将不再是基督教徒了。’”

“奇怪而疯狂的念头！”

“亲爱的妈妈，”丹尼尔有些神志模糊地喊道，“您终究会理解这个把最炽热的爱情和最崇高的虔诚融为一体的计划是多么高尚。我要把她的灵魂带进真理的王国，她唯一的缺陷，是被耶稣那装模作样的伤感迷住了，被所谓救世主的欺世哲学迷住了……您会了解我的想法，了解它的高尚的意义。您会明白，我的收获将不仅是把一个人带进希伯来教，我认为这是褊狭的，并不全面。不，我崇拜伟大的上帝，崇拜原始的、威严的耶和华，崇拜立下‘十诫’，并从此默默无言的上帝——因为更多的训诫是不必要的；我崇拜圣明的上帝，他的伟大在于，不要我们崇拜偶像的形式，而要我们真实的祭品：正义和仁慈；不要我们终日祈祷和背诵经文，而要我们多思、仁爱、行动和心地纯洁。我想把我爱的人带到这位上帝那里，因为只有他才值得敬奉，能使她无愧于他的庇护。这是多么美妙多么可贵的收获啊！虽然需要为此设置一个骗局，但有什么关系呢？同预期的好处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我把她从家庭、修道院和苦行主义（这是精神上的不治之症）中解救出来；我把她变成我的妻子，把她从这个可怕的国家里解救出来；我把她从对拿撒勒人的盲目崇拜——这与她的高尚而纯洁的灵魂是极不相称的——中搭救出来。是的，我对这一计划有莫大的信心。我不会错，也不可能错。那神奇的声音还在我耳边回响。世界万物赖以生存的新鲜空气，瀑布般地涌进了我的心田。”

埃丝特全神贯注而又惊疑不定地看着他，痛苦地对自己说：“主啊，主啊，你使我的儿子失去了理智了吗？”

“从这些发自内心的理由中,你还没有发现我的骗局是完全正当的吗?”

“好冠冕堂皇的理由啊!……”

“你的嘲讽简直要了我的命。你需要一种既符合道德又切合实际的理由!只有这种理由才足以使你信服。那么,听着吧,你要知道,我已经有了一个儿子了。”

埃丝特大吃一惊,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我有个名叫‘耶稣’的儿子,”丹尼尔不无讽刺地补充道,那神情活像说这种话的那些人:

“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①。”

“一个儿子!”斯皮诺萨太太叫道,“这个女人生的……”

“你说我能抛弃他吗?你同意我把这个不幸的孩子、把我的亲骨肉留在天主教徒手里吗?他唤起了我心中最微妙、最纯洁的感情。我只要知道我有了后嗣就心满意足了,我相信我能够为此作出最大的牺牲。他是我的姓氏、我的信仰、我的一切的继承人。一想到他不能呆在我的身边,他将从旁人手里接过精神食粮,我就毛骨悚然,亲爱的妈妈。假设我小的时候,像另一个名叫莫尔塔拉的小孩一样被天主教徒从你的怀中夺走,假设我在对我们种族的仇恨中长大,假设他们教我咒骂你的姓氏……”

“别说了,住嘴!”

“这个道理还没使你的思想为之震动吗?”

“有一点,”埃丝特犹犹豫豫地回答道。“但这一点也无法说明欺骗的正当性。”

① 这是耶稣被钉上十字架时,路人讥诮他的话。见《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节。

“上帝知道我的良心。欺骗拿撒勒人有什么要紧？难道他，这个冒牌的上帝也值得赤诚相待吗？……我的良知叫我心安理得。我并没有做错。我的上帝对我的行为表示满意。我深信这一点，这个信念是使人愉快的，具有说服力的，它深入我的良心。上帝在对我说：‘进行你的欺骗吧，但你得把母亲和儿子都给我带进真理的王国。’”

“狂热！不可救药的狂热！”埃丝特激烈地反驳说，怜悯地盯着自己的儿子。“你想给你的行为涂上一层宗教色彩，其实左右你的仅仅是利己主义的尘世之爱。恋人们因为狡猾奸诈或心地善良而变得不可思议，在情欲的支配下做出种种最荒谬绝伦的事情来，还自以为是受了宗教思想的启示，这在一切宗教中都屡见不鲜。这种人把宗教视为儿戏，自欺欺人。”

“你起誓，你相信我是这种人吗？”

“是的，因为你一贯沉湎于《圣经》，老是寻根问底，探索那不可捉摸的奥秘，就是说，你糟踏了《圣经》。最后，当你脱离大难回到家里以后，又被犹太教的神学弄得神魂颠倒，以致我们不得不把你的藏书室——那跟西班牙的大骑士^①家的藏书室一样——封了起来。你太兴奋了，太忧伤了……我可怜的儿子！我早就料到你会神经错乱的……我从你现在考虑和计划的一切中，看到了妄想家的狂热和迷乱。我不能说你的想法中没有一点伟大的东西，但我可以断定它失去了正常人的理智。”

“我本来认为，”莫尔顿沮丧地说，“你的智慧足以理解并尊重我的这些想法。”

① 指堂吉诃德。

“我们受到的是务实的教育，亲爱的孩子。务实的生活和思考的习惯，使我发现你的思想中有许多不妥之处。主要的是，要改变那个你称之为妻子的人的信念是不可能的。你清醒清醒吧，天主教徒不会皈依我们可怜的、被遗忘了的、缺乏威望的宗教，也不会皈依那个虚无缥缈的，没有信仰的——你也许会说它是伟大的——自然神教。自然神教尽管对理智无所不谈，对幻想、对心灵和感情却一言不发。就算这个姑娘爱你，我也不相信她会背叛她父母的宗教，背叛那个活灵活现的、众望所归的看得见听得着的宗教。我们的宗教和你的自然神教就像希伯来语一样，是一种高尚而无人能懂的语言。我的不幸的孩子，我的神志恍惚误入歧途的小伙子呀！别再去构想这个你所说的伟大的上帝了，这个冷漠的、同观念一样平凡的上帝，并不具有吸引力。你指望一个基督教徒、一个生下来就热爱那个被钉上十字架的人的女人幡然猛醒，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妈，你缺乏热情。你的宗教思想还是老一套，这是不可能在道德上做出惊人之举的。”

“讲道说教和为宗教信仰进行战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每个人都该安分守己，不要去掠夺自己的邻人……你的狂热把你迷住了！你不久就会看到，当这个女人发现你欺骗她时，会如何唾弃你。我不知道你的计划到底是出于好色，还是出于神秘主义。”

“你不了解她是多么爱我，你也不知道我们在灵魂上已经生死与共了。她的聪明，她追求美好理想的情操，不是俗物可以比拟的，这一切都容易使她归心于我。再说，葛罗丽娅不是天主教徒。”

“她不是天主教徒？”

“不是。因为她不盲从权威，只从教条中取其所好，所以她算不上是天主教徒。她的信仰是脆弱不过的，这一点我很清楚。我探得了她心灵深处的奥秘，爱情使她把她的良心向我和盘托出。她的灵魂对最根本的东西充满了怀疑。她把她的理智的反抗性向我倾吐，当我听她陈述时，我多么希望能有机会在她的灵魂深处播下新的种子呀！她的全部信仰只需一口气就能吹倒，亲爱的妈妈。在她身上，除了对基督的崇敬、对他善于用诱导的方式传播古老的真理感到折服之外，没有什么牢不可破的可怕的东西。她对他的热情只是出于同情和敬佩，因为再没有比受难更令人感动的了，再没有比悲剧更能征服人心的了。对死难者的同情是基督教的灵魂。同情比原则和理想都更能蛊惑人心……人类许多世纪以前就女性化了，听任哭哭啼啼的人摆布。”

“我告诉你，”埃丝特有力地反驳说，“你要消灭一个女基督教徒心中对被钉上十字架的那个人的崇敬，要消灭她对那个死难者的同情，除非把大海喝干。唉！那些臆造这个故事的人懂得……他们懂得人的心，了解人类的致命弱点，就是说，人类具有女性的弱点。”

“我确信我能把她的弱点拔除，妈妈，”丹尼尔肯定地说，声音发涩。“我全身的感觉都在对我说，我能战胜。这个伟大的想法不是我的发明，而是上帝的想法。”

他那沉重的语气和异常的激动使埃丝特为之担忧，她知道她儿子正处在高度亢奋状态，不想再反驳他。

“你向我透露了秘密，”她温柔地抚摩着他说，“改变了一点我的看法。也许你能说服我。但为什么你不推迟一下呢？”

“不行，妈妈，不行，”莫尔顿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推迟一天，就一天……我们再谈谈。”

“一天不行，一个小时也不行。就明天，明天。”

“那好吧。我不能再反驳你了，”母亲无可奈何地说。“不过你需要休息。我担心你的身体。为什么不睡一会儿呢？”

“我睡不着。”

“不躺一会儿吗？”

“不……我得熬夜，我想再考虑考虑。”

“还要再考虑？”

埃丝特满怀痛苦地注视着她的儿子，就像对待一件即将失去的宝贝一样，把他搂在怀里，把火热的吻印在他身上，对他说：

“明天，我就要失掉你了。我的爱子，把今天晚上留给我吧。不要离开我的身边，把你的头靠在我的膝上，休息吧！松弛一下脑子，它正像火山一样在沸腾。”

“我要考虑考虑，”莫尔顿重复地说，走到他母亲身边坐下。

“你就靠在我的胸前考虑吧，它全心全意地爱你，”埃丝特说着，把他按在沙发上，让他把头靠在她的膝盖上。“就让今天晚上成为诀别之夜吧！我们谈谈我们的家，谈谈你的兄弟姐妹，谈谈你的父亲，谈谈阿尔托纳，我们都是在那里出生的……亲爱的孩子，不要拒绝给我这点安慰。”

“我不能拒绝。我们就谈在我的心中极为珍贵的这些事情吧。我们要彻夜长谈，直到白天来临，直到那个时刻来临。”

母与子长时间地促膝交谈。夜已深了，谈话声渐渐停息下去，丹尼尔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他已经睡着了，母亲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人并不是只讲一种语言，这一点使伊西多丽塔深感遗憾！

她真想愤慨地谴责人的罪行,因为正是这些罪行给语言带来了可恶的复杂性……要是埃丝特和丹尼尔不是讲德语、英语或其他非西班牙语,她,“雷文克的小姐”伊西多丽塔,就可以洞悉一切,向她的朋友们大嚼舌头了。

第二十九章

望教者

圣周礼拜六,红衣主教大人在教堂里主持了引人入胜的水与火的祝福仪式,然后在一大群人的簇拥下回到家里,同全家人和神父共进午餐。他对神父头天下午关于孤独圣母的讲道赞不绝口。善良的罗梅罗使用了最动人的形象,借助表情,戏剧性的手势,抑扬顿挫的音调,使思想增添了光辉,使全体听众感动得潸然泪下。他对孤独圣母的圣像是这样说的:“太太,您亲爱的圣子身在何方?”顿时,一阵同情的颤栗传遍了每一个灵魂,传遍了整个教堂,悲伤和叹息像波澜似地掠过了人海。

午饭后,又闲扯了一些令人愉快的事情。堂西尔维斯特雷赞美地里庄稼的长势,预言将获得大丰收。他说,他已经清除了地里的鼯鼠洞,并且撒上了草木灰和粪肥;还说应当提前几天播种玉米,因为地里湿度适中,耙得很好,但是他(堂西尔维斯特雷)不是在等着往地里撒种,而是等着修理因“失败”而被破坏了的篱笆。他肯定,准备在热炕上培育的苗圃,一定会使他吃上最可口的色拉。由于三月和四月没怎么刮风,果树长得像天堂里的圣树似的,那年做的嫁接也真叫人羡慕。

堂安赫尔要他侄女穿上节日盛装,尽管葛罗丽娅不怎么想穿,但他没有理睬她,把他的命令重复了一遍。塞拉菲尼塔也略为梳妆一番,但还是保持了通常那种朴素的本色。

这些事情颇费了一些时间,女人都是这样,就是修女,五分

钟之内也是系不好头巾的。堂安赫尔在院子里一面散步，一面抱怨院子无人管理和他侄女任凭那些可怜的花草活活枯死，这简直，是对上帝的冒犯。然后他把葛罗丽娅叫了去，把她关在家里的小教堂里，和她谈了足有两个小时。走出教堂的时候，姑娘的眼睛似乎在燃烧，但她的外表看起来宁静而充满信心。葛罗丽娅、塞拉菲尼塔和红衣主教大人一起又在小教堂里祈祷了好一阵子。堂西尔维斯特雷和堂布埃纳文图拉则在院子里闲聊，抽上等雪茄，因为斋戒周的禁忌中没有明文规定这种消遣也包括在内。

天气格外晴朗，听不见大海的涛声，一丝风也没有，连最纤细的树枝也一动不动。一切都很宁静，似乎大自然也因期待什么而庄严地停止了活动，或许因预感到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而惊呆了。终于，红衣主教大人朝大厅走去，两个女人跟在后面。塞德尼奥博士正巧也从书房里走下来，他根据红衣主教的吩咐写了几封信。谁也没有说话，人们显出沉思的样子，家里弥漫着庄重严肃的气氛。这清楚地表明，家里每个人都觉得，那一天非同寻常。

堂安赫尔走进大厅，在沙发上坐下，那个位置正是教堂设祭坛的地方，等他妹妹在右边入座后，他示意侄女在左边坐下。在稍远的地方，神父和秘书也落了座。堂布埃纳文图拉走了出去，旋即又回到屋里。

红衣主教那天使般的脸上现出了几许愁丝，仿佛是晴空上面的一片阴云。有时他微微一笑，似乎想让大家明白，他希望看见他人快乐。塞拉菲尼塔却双眉紧锁，因为她认为，人们在重大事件面前必须持严肃态度。葛罗丽娅的眼睛一会儿看着地板，一会儿注视她的伯父，似乎只有两种想法，不是死亡，就是归顺

上帝。不知是由于刚刚哭过还是因为她的的心脏跳得太快和血液流得太快(这是和生命紧紧相依的两样东西),她那长时间以来苍白无血的双颊变得绯红。脸上的玫瑰破蕾怒放,似乎在宣告:历经风暴之后,春天到了,她的美貌的全部光彩也随之获得了新生。然而,现在的她跟我们第一次看见的她却有天壤之别!当时的天真烂漫,变成了现在的多愁善感,活泼的眼神也变得呆滞了,对她来说,仿佛除了自己已无值得关注的目标。从那时到目前我们看到她的这个时刻,她从不知爱情为何物的少女,变成愁肠百结的母亲,这个变化是巨大的,这是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的变化。这段时间等于一百次生命,有如两块陆地之间的海峡,充满了痛苦与欢乐、担心与轻松、苦恼与愉快、恐惧与希望、悲伤与狂喜、哭泣与欢笑。

“要是他来到时我能保持镇静,”葛罗丽娅自言自语地说,“他看不出我在想些什么就好了……不过,跟我一样,他对我的心事也会一目了然!”

丹尼尔·莫尔顿由堂布埃纳文图拉陪着进来时,葛罗丽娅那火炭似的双颊变得像大理石一样板板的。

“他的脸色多难看啊!……可怜的!看着他这样,真把我难受死了!”葛罗丽娅一边看着来人一边想着。“活像个押往断头台的罪犯。”

堂安赫尔和蔼谦逊地回答了丹尼尔的问候,并请他坐下。他坐下后,红衣主教说:

“莫尔顿先生,我们全家宽恕您和张开双臂欢迎您的时刻到了,让无穷无尽的灾难一去不复返、让亲切的拥抱和教堂的祝福来结束我们大家的巨大悲痛的时刻到了。赞美主的仁慈,先生们!”他又对他的朋友和弟妹们补充道:“这个人真心诚意地向我

的侄女伸出丈夫之手,正确地补救……”

说到这里,能言善讲的红衣主教感到有点语塞,不过很快就支吾过去了,转到了更好的话题:

“……他将成为我们家庭的一员……我热烈地欢迎他。这是双喜临门,因为这随之而来的无限幸福的联姻,是同我们信仰的巨大胜利连在一起的。莫尔顿先生,您坚持您的信仰基督教这个唯一的、真正的宗教信仰吗?”

“是的,先生。”丹尼尔严肃地回答说,同时定睛瞧着堂胡安·德·兰蒂瓜那有点严厉地看着他的画像。

“啊,您给了我的灵魂多大的欢欣呀,莫尔顿先生!”红衣主教大声喊道。“今天,在祝福净水后,教堂为望教者举行第一次圣礼……进行那个仪式的时候,我比任何时候都感到激动,我一刻不停地想着我们刚刚取得的宝贵的收获……现在,亲爱的先生,我应当告诉您,您将接受受洗圣礼,用天国的精神脱胎换骨;这个仪式将给您打上基督教徒的烙印,并赐给您恩典,通过这个仪式,将赎回您的一切固有的和暂时的罪孽。耶稣基督,用变成鸽子自天而降的圣灵的仁爱创立了洗礼。教会规定的洗礼和圣礼的颂词是圣灵的象征。上帝传播给蒙恩赎罪的孩子的灵魂之爱,就隐藏在圣灵的象征中。洗礼,是从圣徒的精髓中迸发出来的天火的光焰。为了接受洗礼,我的朋友,您必须领会神圣的信条,您必须遵守教会规定的教义和教规,情况紧急,您必须立即接受。”

“我明白,”莫尔顿凄惨地说道。“我一切照办。”

“那么,”红衣主教大人喜形于色,继续说道,“我问您,在两天内完全服从我的意志有什么困难吗?您得保证在洗礼和婚礼同时举行之前,从我这里领受福音训诫,履行我指示的手

续……”

堂安赫尔突然打住话头，注意力被岔开了。那些讨厌的事故往往搅乱生活中的至关重要的庄严场合，比如决斗、病人的垂死挣扎、签订合同等等。通常这些不合时宜的事故是：一只猫“噌”的一声跑进来，把一只盘子摔碎了，或者是一顶帽子滚到椅子上，又噗的一声掉在地上。然而，在现在这个极端庄严的时刻使红衣主教大人打住话头的，却不是这些意外，而是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个不速之客的面孔出现在门口，原来是堂胡安·阿马里略。

大厅里一片寂静，寂静中含有惊诧，因为镇长先生不是一个人来的。埃丝特太太同他一起来了。太太进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包括红衣主教大人都站了起来，但没有一个人说话。第一个开口的是堂胡安·阿马里略，他语无伦次地说：

“红衣主教大人，请原谅，各位请原谅，我进来了……我是以当局的身份来的。”

“以当局的身份！”

塞拉菲尼塔像个对红尘之事不屑一顾的人那样平静地瞧着这个场面，其他人则呆如木雕。

“以当局的身份！”堂胡安重复道。“这位太太……”

埃丝特迈着沉重的步子走了过来，她的表情既不慌乱，也不恼怒，既无恶意，也无嘲讽，走到儿子跟前，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朗声喊道：

“我也在这里！”

“你要干什么，妈妈？”丹尼尔像要下地狱似的惊恐地问道。

埃丝特盯着红衣主教大人瞧了一会儿，然后又瞥了全家一眼，回答说：

“我想阻止一桩罪恶得逞，把一件蒙在鼓里的事情告诉这个高贵的家庭。”

“什么？……太太，您的儿子明明白白地告诉过我们，”红衣主教说。“您自然要反对的……我们尊重这位年轻人的虔诚愿望，他说得一清二楚。”

“我应当说明一件事情，”埃丝特用动人的语气说。“我应当说明一件你们谁也不知道的事情，就是……我的儿子不配属于这个家庭。”

“太太！……”

丹尼尔脸色苍白得像死人，话堵在胸口说不出来，似乎被自己的声音噎住了。最后，与其说是说话，不如说是咆哮地喊道：

“我妈妈撒谎！”

埃丝特看着他的儿子，眼光仿佛利剑一般。

“你走开吧，”莫尔顿命令似地说，指了指门口。

“行，让他们认识你的面目以后我就走。”

她把脸转向红衣主教，又说：

“事出无奈，我不得不请当局陪我来，我感到十分痛苦。促使我到这里来的动机跟宗教毫无关系。”

“您说吧……太太……您说……”红衣主教迫不及待地说道。

“让母亲说出来太难为情了……”埃丝特悲恸地说。“让忠于职守的镇长说吧。”

“我遗憾地宣布，”阿马里略用手杖指着丹尼尔说，“我得把他逮起来。”

“逮我？”

“逮他？”

“是的，先生们，是的……我感到十二万分遗憾。我奉省长之命把他逮起来，省长接到部长同样的命令，这是英国大使馆的要求。”

“这个人在无耻造谣！”丹尼尔大喊道，气得眼睛发黑。

“先生……”堂胡安大吼一声，用力晃着杖柄，似乎要把它扎进所有在场人的眼睛里去。

“安静，安静！”红衣主教急忙过来干预。“莫尔顿先生，基督教徒的首要义务是驯服。”

丹尼尔似乎要掐死镇长先生。听到主教大人的悦耳的声音时，停了下来。堂安赫尔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说：

“您答应过服从我的意志，让我根据福音教义指导您的行动……那好吧，我命令您不要反抗当局。”

“我无法驯服，”希伯来人悲愤地答道，疲惫地叹了口气。

“这位先生必须明天就回英国去，”残忍的镇长补充道，“他的政府把他作为罪犯，要求引渡，他们在他们国内犯了罪。”

“我……我犯了罪？”

“犯了违抗父权的弥天大罪，”堂胡安·阿马里略又说。

莫尔顿的心头犹如火山爆发，他企图向镇长扑去。堂布埃纳文图拉和罗梅罗把他拉住了。

“啊，恶棍！”他大声喊道。“你是一条毒蛇，但是你无耻中伤的毒计害不了我。”

“安静，安静！”红衣主教忧心忡忡地重复道，把双手伸了出来。

塞拉菲尼塔跑过去扶着她的侄女，葛罗丽娅已经支持不住，一下子坐在了椅子上。

“看来我得把可怕的事实真相告诉给各位，”堂胡安·阿马里

略高举着手杖,竭力摆出最威严的架势说。“那么我就说吧,是的,先生们,我告诉你们吧:丹尼尔·莫尔顿-斯皮诺萨先生被伦敦法庭判了三年徒刑,因为他犯了一件可耻的罪行,就是……唉,先生们!我都说不出口……就是假造信件骗取父亲的钱财……骗取了若干英镑。在此之前还用言行伤害了他的父亲。”

大厅里响起了一阵惊恐的耳语声,埃丝特太太走到一边,忧郁地望着地板。

“啊,太卑鄙了!”丹尼尔像野蛮人似地大声咆哮道。“魔鬼,要是不能把你的舌头和生命一起除掉,就立即让世界毁灭吧!”

他绝望地挣扎着,想从拉住他的人的手里挣脱开。

“安静,安静!”红衣主教一再叫道,他几乎要哭了。

“是谁编导这幕可怕的丑剧,是谁?”丹尼尔绝望地哀叹道。“在这个庄严的时刻,在我敬重的家庭面前,在我爱她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的女人面前,是谁让我名誉扫地……葛罗丽娅,我的妻子,要是你相信这个人的话,你就不再是原来的你了。”

葛罗丽娅缓步走向站在大厅中央争辩的人们。

“这位先生,”堂胡安·阿马里略镇定自如地补充道,“被判了徒刑,但他逃了出来,英国警察没有抓到他。然而,在这里,有鄙人在,先生们……”

“妈妈,妈妈,”莫尔顿一面叫,一面用痉挛的手敲头,“你,你听见这种无耻的诽谤,也不揭穿!你听见人诬蔑你儿子,也不作声!……”

大家都看着埃丝特。她看看大家,用冷淡的语气慢吞吞地说:

“镇长先生说的……是事实!”

“够啦,够啦,”主教大人气愤愤地说,显出要走的样子。

“妈妈，妈妈！”丹尼尔愤怒地叫道，眼珠都快从眼眶里突出来了。

“我的儿子，”埃丝特吃力地补充道，“有撒谎和做假的习惯。我十分沉痛地告诉你们，千万别相信他。假如这个家庭愿意接受他，我本人不反对。他改变宗教信仰对我也无所谓，他本来就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只是现在法庭要传讯他，被践踏了的父权要求惩罚他。”

“妈妈，妈妈……”丹尼尔叫了起来，并转向众人绝望地说：“你们难道真的相信这个女人的话吗？”

“她是您的母亲。”红衣主教苦恼地看着众人喃喃低语道。

“她不是我的母亲，不是！”莫尔顿说。

“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再继续下去了，”红衣主教看着埃丝特说，“这位太太的揭露……”

“这需要得到证实，”堂布埃纳文图拉说，愤怒地盯着埃丝特太太。

“你会有足够的凭据来证实的，”塞拉菲尼塔说。“听了这一切之后，我什么也不相信了。”

堂娜塞拉菲尼塔朝门口走了一步。葛罗丽娅拦住了她，然后又跑到莫尔顿跟前，把手放在他的胸口上，仿佛是把手放在福音书上起誓，不是用女人的声音，而是用天使的声音说道：

“如果大家都认为你是罪犯的话，我认为你是无辜的。”

“啊，一千次祝福你！”以色列人大叫一声，在谁也没来得及上前阻止之前用力把葛罗丽娅抱住了。“有人企图把我同你拆散……你是我的妻子……你属于我……我要你……我要把你带走，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没有谁能阻挡我，也没有什么能阻挡我……红衣主教大人，先生们，我重申我愿意成为基督教徒……”

马上！”

红衣主教抓着葛罗丽娅的手，把她从希伯来人身边拉开了。

“我们……”他双眉紧锁嘀咕道，“我们……唉！情况变了。”

众人再次看着埃丝特。她扑到她儿子的身上，板着脸，以命令的口气说：

“我们离开这里吧！你没看人家在撵你吗？”

一阵茫然，兰蒂瓜一家你看我，我看你，交换了一下疑虑的眼色。

“这位先生，”阿马里略在离得稍远一点的地方命令道，“必须今天就到英国去。”

“这是一场闹剧，”堂布埃纳文图拉厉声说道。“太太，我请您从我们家里出去。”

“他们撵的是你，妈妈，”丹尼尔朝她走了几步说。

“我出去，我们两个一起出去。”

“太太……”红衣主教喃喃说道，竭力装出一副有礼貌、公正、严肃和温和的样子，试图弄明白已经清楚的事情，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

红衣主教大人的脑袋里像一团乱麻。他乞求圣灵来帮忙。圣灵来了，但毫无办法。

葛罗丽娅像圣子一样，用下面的话结束了这场错综复杂的感情冲突：

“亲爱的伯父，为什么要那样作难呢？我不想结婚了。”

“你……”

“不，先生！上帝不愿意让我们走这条路，我的心这样告诉我，给我指出了这条唯一可走的道路。我希望进修道院。”

这句话刚出口，堂娜塞拉菲尼塔兴奋地大叫了一声，用那怜

爱的双臂抱住了她。经过艰难险阻的考验之后，她胜利了，紧紧地抱住她的牺牲品，生怕她再一次逃脱。这位神圣的太太，我们如果不称她为“天堂里的魔鬼”，就无法给她找到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

堂安赫尔、堂布埃纳文图拉和其他在场的人一下子都变得如痴如呆。埃丝特伸出她那强有力的胳膊，搭在丹尼尔肩上。丹尼尔觉得仿佛被压上了一块石板，惊呆了，不知所措，没有精力去惋惜和思考。

葛罗丽娅挽住姑妈的手臂，把左手伸给红衣主教，红衣主教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她缓缓朝门口走去，最后的回眸一瞥，宛如让位给黑夜的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把经年累月充满灵魂的既可爱又可怕的精华抛了出来，仿佛成了一个空空如也的香料瓶。

堂布埃纳文图拉跟在全家后面出去了。堂胡安·阿马里略尽可能躲得离丹尼尔·莫尔顿远一点，踮着脚尖走了出去。他对神父和塞德尼奥作了个手势，不一会儿，三个人就在饭厅里密谈起来。莫尔顿瘫倒在椅子上。埃丝特把雪白的手按在他的头发上，以颤抖和慈祥的声音对他说：

“我把你救出来了……我心爱的儿子！你终于又是我的了。”

“救我？”莫尔顿猛地把脸一仰，回答说。“我将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我很容易就能得到证明……明天。”

“这谈何容易，我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

“你好狠心，使我名誉扫地。”

“你在这个黑暗而罪恶的地方名誉扫地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在全世界你都会像太阳一样无比灿烂……你已经是我的了。我

的智谋和这个显然已洞悉你的骗局的聪明绝顶的姑娘的当机立断,救了我们……你是我的了,”她快活地补充道,“你是我们的了,丹尼尔!切勿改宗,切勿抛弃我们的宗教……啊,我的儿子,我似乎生了你两次!”

“你先不要得意过早……你听见她说什么了吗,她不相信你,对我的无辜她并没有怀疑。”

“然而她拒绝做你的妻子。她表现得很有理智和正直,这你就知道了……”

“骗子!”

“你还有脸这样说!我是跟你学的。耶和华也悄悄告诉我:‘救救他……’你以为就你自己才能受到启示吗?主要么对大家都说,要么对谁都不说。”

“她不相信你,不,不可能相信你。在她的思想和我的思想之间,正如在她的心和我的心之间一样,有一条神奇的纽带。”

“我没有获得她的信任,但我获得了别人的信任。这个诚实的家庭并不想接受你。”

“我将证明我是无辜的。”

“制造怀疑容易,消除怀疑难上难。人就是这样。他们会要求你拿出证明,而这样的证明他们从来没有向我要过。”

“我给他们。”

“你必须到英国去,再回来……”

“我去,再回来……”

“但那要许多时间……至少现在你是我的了。我得到当局的支持和热情的关照,你只要看看我手指上已经没有那颗你送给我的大钻石戒指就明白了。”

“这个可恶的镇长不可能再把他那无耻、罪恶的丑剧演下去

了。”

“领事今天下午就到。他也是我的人。”

“我要亲自会见省长。”

“这需要时间……而我，只要达到了我的主要目的，也就是在你和兰蒂瓜一家之间制造一道不可逾越的怀疑的鸿沟之后，就不再妨碍你了。”

“制造什么鸿沟？”

“只要把你给父亲那封透露你皈依基督教秘密的信件给他们看就行了。”

“你不可能弄到这封信。”

“我给你父亲发了电报，告诉他收到后就寄给我，”埃丝特像正在判决的法官那么严厉地说。“我的愿望就是推迟、阻止。今天的喜剧没有别的目的。”

“推迟，阻止！”丹尼尔喃喃重复道，对这个极其简单的事情百思不得其解，仿佛变成了白痴。

“对，镇长向我保证说，可以拘留你三天，利用西班牙的无政府状态……然后就说是弄错了，说你在街上耍酒疯……随便说个理由，他又不会因此而丢乌纱帽……另外，兰蒂瓜一家对你干的坏事也会将信将疑。只要怀疑没有消除，就不会举行皈依仪式，婚礼也会告吹，什么也不会……这期间，你写给你父亲的信就寄回来了……”

“我将粉碎你的阴谋。这不行。你对我起码该有点同情心，我是你的儿子。你居然还说生了我两次……我说你生我一次都是多余的！”

“你为什么要为不可能成功的事去煞费苦心呢？”母亲疼爱地说。“我的策略，跟你的忧虑一样，都已经没有目标了。你的

妻子已经和你诀别了。你的妻子已经跟你离婚,找到了另一个丈夫——那个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你还在犹豫什么,她唾弃你,你的梦魂为什么还萦绕在她身上呢?”

“这不可能。”

“你没听见她说什么吗?”

“听见了,但那只是一时的异想天开……就会过去的,她会恢复她清醒的理智的。”

就在这个时候,堂布埃纳文图拉进来了,严肃得像个参加葬礼的人。他激动地说:

“我侄女的决定是无可挽回的,一切都完了。”

“真的没有希望了吗?”埃丝特问。

“一线希望也没有了。明天葛罗丽娅就跟我的姐姐一起去巴利阿多里德^①。”

隔壁房间里的镇长、塞德尼奥和罗梅罗停止了谈话,三个人都竖起了耳朵听。

“我们离开这里吧!”埃丝特急不可耐地说,一边挽起了她儿子的手臂。

“一切都完了!”银行家沉痛万分地重复道。“上帝不乐意,不乐意,的确……一切能做的都做过了。”

丹尼尔站了起来,仿佛觉得整个地球的重量都压在了他的身上。埃丝特和她的儿子一起走了出去。一个像回归祖国的人,另一个像走向流放地的人。踏进院子的时候,希伯来人听到了一种声音,使他从头到脚颤栗不已……那是葛罗丽娅的笑声。丹尼尔从来没有听到过她那动人的笑声。

^① 西班牙巴利阿多里德省的省会。

“走吧，别停留，”埃丝特说，像个给瞎子领路的小孩一样领着他走。“我们已经得救了。”

又走了几步，出了院子，参孙站在院门口，好像守卫在仙女城堡门楼上的巨人似的。

第三十章

海 魔

葛罗丽娅和她的伯伯、叔叔、姑妈一起悄悄地上二楼，仿佛是一群会走动的泥塑木雕似的。从每个人的面部表情上就可以推测出其心理状态。塞拉菲尼塔和红衣主教在祈祷，堂布埃纳文图拉在暗暗咒骂，葛罗丽娅微笑着，苍白虚弱的脸上笼罩着死一般的阴霾。她走进房间后，在塞拉菲尼塔和红衣主教中间坐了下来，他们每个人都握住她的一只手。

“你觉得怎么样，孩子？”红衣主教大人问她，竭力想使气氛变得轻松一些。

“很好，伯父。”

“你瞧，你从何处选择了通往天国的捷径啊，”堂安赫尔又说。“请如实告诉我，你的心仍然是那样平静吗？”

“是的，我觉得我是平静的，或者好像是平静的，”葛罗丽娅按着胸口回答道。

“你高兴吗？”

“是的。当我说那句关于‘了结’的话时，我……怎么说呢？我仿佛觉得我的心中涌出了一股泉水，一股喷泉……泉水就是我说的话。”

“赞美我主！”红衣主教大人高声喊道，双手做出祈祷的样子。

塞拉菲尼塔那红润的双颊上滚下了一滴泪珠。

“主对我们太慈悲了，”太太也和堂安赫尔一样把双手放成祈祷的样子。“他给了我们不应有的快乐和欢欣。”

“亲爱的姑妈，”葛罗丽娅笑着说道，那笑意像装饰死孩子的碎布花那样凄惨。“你什么时候愿意，我们就什么时候到巴利阿多里德去。”

“明天去吧，”“天堂里的魔鬼”万分激动地回答道，双手把侄女举了起来。

“为何这么急促？”

“明天吧，明天，”葛罗丽娅重复道，“我希望死去。”

“死是什么意思？”红衣主教担心地察看着姑娘的面庞。

“我把这个就叫做死。”

“说得对，”塞拉菲尼塔说。“对大家来说是死了，可是对上帝来说是活着的。”

堂布埃纳文图拉走出房间，去通知希伯来人，说葛罗丽娅的决定是无可挽回的了。

“等你的身体稍微恢复一下再到修道院去，”红衣主教说。“可怜的、不幸的小姑娘！你的身体不大好。看得出来，你很痛苦。你英勇的决定，包含着巨大的牺牲，足以减轻你那些罪孽对你灵魂造成的重压，这个我们惊奇地亲眼见到的伟大而高尚的自我牺牲，不可能不给你那已经垮了的身体造成巨大的影响。你是多么美丽、多么伟大啊！我很了解你的心灵，如果说你还没有完全扑灭使你受蒙蔽的盲目的爱情之火的话，那么你已经清除了一切罪恶的企图。我清楚地知道你整个的心里想的是正直，是悔改，是取信于上帝的努力，是谦卑和受苦的愿望。如果说你向我作的忏悔还没能让我相信这一点，那么从我们刚才看到的行动就足以相信，你已经获得了新生。如果我还没有对你

说过的话,那么现在我诚心诚意地告诉你:‘站起来吧,你的一切罪孽都已得到宽恕。我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祝福你。’”

葛罗丽娅那美丽的头垂了下来,基督的弟子把圣洁的手放了上去。

“鉴于那种情况,我认为你的决定是卓越而崇高的,”红衣主教以天使般的口气说,“你要肯定地说你一点也不相信他母亲的话。”

“我怎么能够相信呢?我当时就明白那是一幕闹剧。”

“如果你认为他是诚实的好人(关于这个我还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我还不大相信);如果你认为他眼看就要信奉你的宗教;如果一切都遂你的心愿,那么,你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多么伟大啊:‘我抛弃一切,蔑视那些暂时的、世俗的幸福,愿意为拯救我而牺牲我,愿意为你、上帝和我主而抛弃一切。’”

“我宁可死,也不愿意使他们母子不和,”葛罗丽娅望着天空说。“另外,我不相信他是真心诚意地皈依,我选择的那条把这个珍贵的灵魂带进真正光明的王国的道路,也不是最恰当的。还有另外一条更好的道路。”

“对,还有另外一条道路,唯一的道路,”塞拉菲尼塔带着不可思议的狂喜说道,抓起葛罗丽娅的一只手按在自己的胸口。

“他将成为基督教徒,”葛罗丽娅激动地断言道。

“他将成为基督教徒,”那位说教婆重复道。

“让上帝的意旨如愿以偿吧,”红衣主教看着地板说。“现在,亲爱的孩子,你要安静下来,镇定点,等你更加安静下来以后再去修道院。”

葛罗丽娅又咧嘴笑了。

“你愉快吗?”

“对。因为在我面前，”姑娘有点慌乱地说，“发生了一些使我发笑的事情。真有意思极了……”

突然，她放声大笑起来。丹尼尔走出房子时听见的就是这阵笑声。堂安赫尔和他的妹妹又惊又怕地看着她。

“葛罗丽娅，我的孩子，你怎么啦？”

“你为什么这样笑？”

姑娘把头靠在沙发背上，嘴边的笑意逐渐消失了，一本正经起来，脸色跟死人一样肃穆。

“我心爱的、可怜的孩子！”红衣主教喊了一声，热泪盈眶地看着她。“布埃纳文图拉，布埃纳文图拉！”

银行家三步并作两步地跑了出来。

“我没什么……”葛罗丽娅说，把额头上的头发时而掠到这边，时而掠到那边。“你们在这儿干吗谈医生和药物呢？我没什么。我只是在想，宁可死也不把儿子同爱他的母亲分开。”

她站了起来，在屋里滑稽而敏捷地走了几步。

“不，不！她的身体很不好，”红衣主教大人怀着难过的心情观察着。“布埃纳文图拉，派人去把堂尼科梅德斯叫来。”

“他刚到，正在下面同神父和堂阿马里略寒暄。”

医生上楼来了，他的诙谐，及时的观察和对葛罗丽娅病情的亲切评论，使全家得到了短暂的快乐。他是个善于鼓动病人振奋精神的人，这无疑会对健康发生良好的影响。他的妙手回春和任何其他良医并无二致，他的病人还会从他那里得到信心，产生治好疾病的强烈愿望。他在诊断时总是借用最美好的形象来做比喻。据他说，葛罗丽娅的心脏犹如脱缰之马；她的思想像只经过长途飞行已经疲劳不堪的小鸟，因为找不到歇息的山头只得继续飞行，否则就会掉下来；她的神经就像一座敞开笼子的猛

兽动物园。全家听了这些话都笑开了颜。

告辞前，堂尼科梅德斯悄悄地对红衣主教及其弟弟说，葛罗丽娅的生理机能完全紊乱了，这使他很担心。为了挽救她那极为宝贵的生命，身体和精神都必须绝对休息，不能有一点激动，因为她的神经系统出现了可怕的危机，生命可以说是到了崩溃的边缘。根据医生的这些警告，他们让她彻底休息，迫使她卧床，前半夜大家都陪着她，争着向她表示热情和设法使气氛变得更加轻快。根据堂布埃纳文图拉的意见，谁也不提宗教、那天下午的情景、巴利阿多里德修道院、牺牲、受难、十字架、各各他等。

宏伟的计划失败了，银行家十分难过，他格外可怜他的侄女。黄昏时分，他不得不应付了一阵堂胡安·阿马里略，这个人一点也不识相，又提到买房子问题。然而因为堂布埃纳文图拉心绪很不佳，镇长这次也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他只好快快而回。唯一的安慰是在院子里察看楼房的外形，盘算着当上帝愿意让他把楼房搞到手时里里外外需要进行哪些整修。堂布埃纳文图拉在镇里转了一圈，去看几个人，回到家中，天已经很晚了，全家都已用过晚饭，红衣主教回自己房间去了。葛罗丽娅只是在她叔叔单独和她在房间里时向他招了招手。

“叔叔，”葛罗丽娅用十分微弱的声音说，“能告诉我一件事情吗？”

“凡是你愿意知道的，我都能对你说，亲爱的孩子，”布埃纳文图拉以最亲热的口气说。“你想知道什么呢？”

“只有一件事。他们走了吗？”

“谁？”

“那个人。”

“那些……”

“那些犹太人，”葛罗丽娅说，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干吗为这些和你无关的事情劳神费心呢？放心睡吧……”

“我想知道……我很想知道。”

“那好吧，我的孩子。他们明天一早就走。母亲和儿子正在准备呢。”

“您见过他们了吗？……”

孤女的眼睛闪着凄惨而好奇的光芒。

“对，不……我看见了儿子。刚才他到凯法斯家里去了……睡觉吧，小姐，休息吧。”

他亲切地吻了吻她那烧得像火炭似的两颊。红衣主教和塞拉菲尼塔进来了。三个人都默默地瞧着姑娘，她闭着眼睛，像是要渐渐进入梦乡。堂安赫尔说了些愉快而有趣的、充满怜爱的话，他过去探望病人时一向这么做的。他按了按她的脉搏，心跳得很厉害，这没有什么可怕。他建议她做一小会儿祈祷，别让脑子过于疲劳，最后希望她那天晚上不要独自一人过夜。塞拉菲尼塔想在她身边守夜，但红衣主教大人坚决反对这么做。太太再三坚持，葛罗丽娅的意见和她伯父一样。后来，红衣主教有点恼怒了，于是以驯服为信条的塞拉菲尼塔把守夜的任务交给了弗朗西斯卡。弗朗西斯卡把她的床垫搬了来，点燃了小灯，准备在那里过夜。其他人都离开了。

时间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地过去了，家里依然万籁俱寂。葛罗丽娅由于发烧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她竭力想战胜死一般的沉睡，在她的努力里面，包含着战战兢兢的求生的欲望，仿佛是个悬在万丈深渊上空的人，为了不致掉下去，拚命抓住树上的一根纤细的枝条。那个万丈深渊便是死亡。最后，不幸的姑娘自暴自弃了，心里痛苦地说：“我死了。”她模模糊糊地觉得，她只不

过是个书写的名字。她说：“我把它擦掉。”

同时，她两手紧紧抱在胸前，向她热爱的两个人作深情的最后告别。葛罗丽娅想像着是在吻他们，在强烈的幻觉中觉得他们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她尽情地抚爱他们，用心中的语言呼唤着他们最甜蜜的名字。可怜的病人越来越不行了。她觉得一股寒气迎面吹来，像火焰似地跳跃着、嘶叫着，然后消失了。这时，她说道：“我确确实实死了。我再也看不到我的宝贝了。”

可怜的病人觉得全家人正在为她哭泣，觉得姑妈的慈祥的双手正在给她穿殓衣。在她看来，姑妈像个白色的、庄严的天使。她觉得被装进了一个冰冷的、硬邦邦的箱子，四周一片沉寂，惨淡的灯光照着她……然而，在如此凄切的寂静中，她看见了自己死亡的景象，仿佛在照一面明亮的镜子，镜子里映出了她的美貌、她的爱情、她的痛苦，映出了世间那个叫做葛罗丽娅的不幸者的一切。

她觉得，自己沉到了一个潮湿的山洞里，被关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没有空气，没有光线。巨大的重物压在她身上，胳膊旁边是蟒蛇似的纵横交错的树根。上面，晴空万里，树上枝叶婆娑，是小鸟的藏身之所。地下，她感觉到了在世的人们的脚步声，这使她更强烈地思念自己心中的宝贝。她想着想着，眼睛里涌出了泪水，像藏在黑暗的大地底下的暗泉一样奔流。突然，她看见了宽阔的天空、大海，但没看见大地和她所在的地方。阳光普照，四周白茫茫的，没有尽头。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终于发现了荒芜贫瘠的海岸、山峦、高塔，一个男人迈着巨人的步伐从地平线上走过来了。他越来越大，越走越近，走到亡灵跟前时，头已经触到了天。他没有看她，径自走了，进入了大海，在海面上奔跑，宛如一块云彩在飘逸。他的手里抱着一个小生命，一个孩

子,孩子的眼睛在光天化日之下像黑色星星一样璀璨夺目。葛罗丽娅看见了那个孩子的俊俏的面容,他是那么美,就连圣婴耶稣也要相形见绌。看见他时,她的心一下子裂成了两半。她眼看那美妙的景象越走越远,越来越小。父亲一直看着前方,儿子始终看着后头。他们在水面上飘着,飘着……

葛罗丽娅叫了一声,作了最后的挣扎,这种灵魂中爆发出来的努力能够使生命注回已经死去的躯壳;她打掉了束缚着她的桎梏,推开压在身上的其厚无比的土层,就是有座像埃及金字塔那样高大的墓碑,她也会同样把它推开的;她坐起来,下了床,跑……

弗朗西斯卡也在做梦,不过她梦见的是高兴的事,比如她的哥哥带着许多钱从美洲回来了,他们都变得既富有又幸福。她心里美滋滋的,发出了雷鸣般的鼾声。但后来她做了个可怕的恶梦,吓醒过来了,看看小姐的床铺,似明似暗的灯光,照在了空荡荡的床上……她四下察看……葛罗丽娅不在房间里。那个可怜的女人惊恐万分。最初她没能喊出声来……脖子上仿佛勒上了一条绞索……但终于喊出来了,她惊慌失措地跑出房门,叫醒了堂布埃纳文图拉、塞拉菲尼塔、红衣主教。看到曙光渐起时,她沮丧已极。这个好心的女人大声叫道:

“小姐不见了。她逃走了!”

第三十一章

可爱的母亲

葛罗丽娅是深夜十二点钟逃出去的,使用的是和前几天晚上相同的方法。弗朗西斯卡的酣睡使她轻易地溜出了屋子,用自己保管的钥匙打开了一道房门。她衣衫单薄,头上马马虎虎地蒙了块头巾。她走出房门时十分小心,但步伐坚定,毫不犹豫,直奔一个方向。她的步伐和姿势都表明她一往无前。一到空旷的田野里,她就嘀咕道:“跑吧,我的灵魂,跑吧。”

她脚步轻快地在公路上走着。浅色衣裳随风飘荡,仿佛是个夜间的魔影。她走得太快了,透不过气来,只好停下来:“唉,比利亚莫雷斯^①太远了……还没有到……我以为一口气就能跑到哩……但还在那边……还在那边……在那座石岩后面。”

她又开始向前进,起初走得慢,一会儿又急促地奔跑起来,最后靠在一堵在野草丛中的断壁残墙上站住了。“还不是,”她嘟囔道,叹了口气。“还远着哪……在草地中间那棵孤零零的杨树后面。从这里走比走公路近。”

她离开了公路,拐上穿过草地的那条小道,跑了起来。跑了一半后,停住了脚步,看着花枝招展的土地,夜色中依稀可以看出,花朵像顽皮的小脑袋似的在风中摇晃,都是一个颜色,星星点点,无边无际,同苍穹中的熠熠繁星组成了一幅神秘和谐的图案。葛罗丽娅跪了下来,心里思忖道:“我给他带个花束去吧!”

她一边用右手迅速地拔着花儿,一边用左手把它们拢在一

起。一阵狗吠使她吓了一跳，她站起来，继续赶路。走到一棵大栗子树后面时，她惊奇地认出了那个地方，说道：

“我还没有走到……还要远一点。在那座房子后面……再加一把劲吧。”

月亮刚从云层中钻出来，像个揭开面纱的美女，发疯似地在湛蓝色的天空中飞驰。和它一样，葛罗丽娅头也不回地向前走着，时刻都在用快到目的地的希望来激励自己。她把花束贴在胸口上说：“这是我最后的礼物……我觉得已经离得不远了。是的，我能及时赶到，阻止……要是耽搁了就见不到他们了。跑吧，我的灵魂，跑吧。”

跑过那座房子后，她无力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啊，我的上帝！”她按住胸口叫道。“比利亚莫雷斯可真远……好像离我越来越远。”

她把头巾向后退，露出了脑袋。“不，不太远了……爬上这道坡……我真乏呀……心要爆炸了……不知道为什么还会累，我已成为幽灵了……我的躯壳已经留在坟墓里了。”

她爬上山坡，极目远望地平线，大海在远处，海天相接；另外一边，山峦巍峨，白色的房子在黑乎乎的树木和草地中间隐约可辨。“啊……就是那座像指向天空的指头似的小塔，”逃亡者喜不自胜地说，“现在只差一点就到了。从这儿到那儿有多远呀？四步就到了……我能及时赶到。”

还有一半路程，四分之三莱瓜。那座像指头似的尖塔白天可以看到，但在夜间是看不到的，葛罗丽娅只不过是凭想像。“再加一把劲。只差四步了……我一口气就走到了，因为我害怕

① 村镇名。

他们在我后面跟上来,把我抓住……我的花束呢?”

她惊疑地看看四周。花丢了。“到前面再去摘。现在不能耽搁了。要是去晚了,就见不到我心中的宝贝了,他们父子像云飘逸在海面上……唉,我真不幸!已经死了,不能跟着他们去了……我要留在费科布里加镇的坟墓里了……”

她又跑了起来,一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听见了雄鸡高啼,看见两个人走过去了,几只狗对着她汪汪乱叫,一只山羊向树枝扑过去,使她害怕得发抖。“向前,向前,只差几步了。翅膀,我的上帝,我想长出一对翅膀来,像你的天使们用来从一个世界飞到另一个世界的翅膀一样。”

剧烈的奔跑耗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她几乎迈不开步了,她的膝盖弯曲着,昏沉沉、软绵绵的身子也站不直了。只是凭着灵魂里迸发出来的强烈感情产生的顽强毅力,她才费力地、缓慢地走了好长一段路。但是每隔一会儿就得在石头上或地上坐一坐。“啊,我的上帝!”她把头靠在膝盖上喊着。“我要是走不到……要是我留在这孤零零的、冷清清的路上……”

这时热泪顺着面颊淌了下来,这种感情的奔放使她的头脑像解了冻一样,使她神志清醒地回到了现实中间。“我还以为我已经死了哩!”她双手交叉,说道。“我还活着;因为我还感到难受……我为什么到这儿来了……是我的心跑出来了,它在神志昏迷中走着……可怕的悲愁,不祥的预感。我的心在大叫:‘强盗……’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无疑是胡说八道。然而我想见他,无论如何今晚上要见他,因为明天我就要进修道院或者死去了……我以为我已经死了呢……我能肯定我没死吗?我的身子似乎钉在地上了,我的生命都凝固了……主啊,请给我力气,再让我活一会儿……必须继续前进。”

她继续走了一阵,已经可以看见那指头似的尖塔了。

“已经到了,已经到了……”她快活地叫道。“如果走不动我就爬。”

又过了一刻钟。终于,她扶着石头围墙和树干,走到了热切想见到的比利亚莫雷斯村的教堂。

比利亚莫雷斯是个村庄,星罗棋布的房舍,掩映在翠绿的庄稼地里,组成了一幅秀丽的图景。教堂、酒店和两幢灰暗的贵族宅邸是主要的建筑群。教堂极其简陋陈旧,罗马式的拱门,朽木的房顶,指头似的尖塔。紧挨着教堂,有一间仿佛同教堂浑然一体的房子,似乎是圣器保管人的住房。这个房子的对面,有几株参天大树(现在已经被砍掉了),浓荫把整个楼房笼罩无遗,使它显得更加阴沉。楼房活像个裹着大斗篷的世外隐士。那天晚上,从门缝里透出了缕缕明亮的灯光。葛罗丽娅走到跟前,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他们还醒着,”她想。“这事真怪。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她又走近了一点,听到教堂里有动静,从窗户外也看到里面有灯光……“他们在准备早弥撒。我去叫玛丽亚·胡安娜的门。”房门上有一条很大的裂缝。葛罗丽娅从缝里定睛一瞧,差点晕了过去,这一惊非同小可。

她看见了什么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个高个男人,金黄色头发,身材魁梧,像圣克里斯托巴尔^①一样,脸朝着门。然后又看见了一个坐在桌边的人的脊背和脑袋。葛罗丽娅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那个人正是丹尼尔·莫尔顿。她觉得浑身在颤抖,要逃迈不动步,要喊张不开嘴。她还看见了一个女人。那

① 圣克里斯托巴尔:基督教殉教者,生于叙利亚。

是玛丽亚·胡安娜，塞拉菲尼塔委托这个不幸的寡妇给可怜的孩子喂奶。这个女人年龄适中，漂亮、结实、忠诚、谨慎。她守寡以后，大儿子升任了圣器保管人，于是分给了她这个简陋的住房。

玛丽亚·胡安娜坐在桌子旁边，在那位先生的对面。桌上放了一盏灯。那位先生从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开始清点金币。他把金币一小撮一小撮地摆在玛丽亚·胡安娜面前，胡安娜的眼睛里放射出贪婪的光芒，狂喜地看着面前那些金币，仿佛是难以令人置信的神话故事里的财宝似的。

这个场面使葛罗丽娅如雷击顶。她含糊不清地喊着，抓着门板，使劲地在门上敲着。

“我没想错……他在买我的儿子……胡安娜，胡安娜，开门。”

第三十二章

复活节

两位男子站起身来，胡安娜敏捷地收拾好金币，开门前慌乱地转了几圈。

“葛罗丽娅小姐！”她把门打开，笨嘴笨舌地说。“您来了……就您一个人……上帝保佑我们！”

“他呢？”葛罗丽娅恍恍惚惚地四下张望。

“在屋里呐……太太，”圣器保管人的母亲喃喃地说。“他还能到哪儿去呢……还是那样可爱。他不知道他妈妈会来看他。”

葛罗丽娅飞也似地跑进室内。除参孙外，别的人都跟着她进来了。参孙则奉主人之命待在外面。胡安娜点亮了灯。母亲跑到摇篮跟前，凝视着摇篮里那张沉睡着的天使般的粉红的小脸，头发漆黑，两只小手紧紧地攥着，仿佛想抓住空气。

“我的孩子！”葛罗丽娅用使人心碎的声调喊道，跪在摇篮跟前。“他们花了多少钱把你买了？”

玛丽亚·胡安娜嘟噜了几句道歉的话。

“我不怨你，”葛罗丽娅说道，看也不看她。

然后，她转过脸来，淡淡地问莫尔顿：

“你真的把他买下了吗？”

“真的，”他沉痛地说。“修女不能做母亲。我想把他带走，把他带在身边。”

姑娘在摇篮旁边沉思着。

“看来是上帝把我带到了这儿，”经过一阵肃穆的寂静，她说道，“不让别人偷走我的儿子。”

“偷！……能对父亲说这种话吗？”

“对，我说错了，”她温柔地看着他说。“可是不，我死后，我的儿子应当由我家里抚养。”

“为什么不能归我抚养呢？”

“因为，你离我太远了，在你身边，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但我知道我的坟墓离他不远，九泉之下，听到他稚嫩的学步声，就可以使我得到安慰……不过，我不该这么说，对不对？我的可怜的躯体将化为灰烬，失去感觉。我的灵魂将在炼狱中受苦，我料想我的儿子生活在基督教徒的土地上，也能聊以自慰。”

玛丽亚·胡安娜退出了，留下他们单独相处。房间又小又闷，一张床、一只摇篮和两把椅子就差不多占尽了所有的空间。墙上有一幅基督的画像，还有两三幅宗教画，其中有一幅，我主耶稣基督的脚掌和他的母亲圣母的脚掌是用闪闪发光的金属片镶成的。

丹尼尔和葛罗丽娅在摇篮跟前坐下。精疲力竭的她把上半身靠在就近的床上，脸上笼罩着死亡的阴影，不时因病态的寒冷而瑟瑟发抖。虽然她的眼睛异常明亮，但她那美丽的头颅只是依靠手的支撑才勉强抬了起来。

“我的心儿，”希伯来人用自己的手臂搂住她的双肩说，“你太激动了。如果是因为我今晚想干的这件事，那就放心吧。我只遵从你的意志行事。”

“我已经没有意志了。”

“你的意志很坚定，很刚强，”莫尔顿的语气沉痛而幽怨。“你拒我于千里之外，拒绝做我的妻子，却献身于基督教修道院

的苦行主义……而你,是在什么时刻把我抛弃的!你选择了我正在为了你作出最重大、最痛苦的牺牲的时刻。”

“这我知道,你准备作出牺牲,接受你所憎恶的宗教。强迫灵魂进行欺骗,真是可怕……我把你的心看得多么透彻啊!你对我说过,我心灵深处的一切都瞒不过你的眼睛。”

“是的。”

“我也这样。今天我看到你在同自己的良心进行可怕的斗争,使我害怕。”

“害怕?”

“对,你在对你不信仰的上帝宣誓,看到你,在作出这种超人的努力,我感到毛骨悚然。我佩服这种牺牲,作为女人,我也感激这种牺牲,然而我不能接受。我的精明的叔、伯、姑妈都中了你的圈套;但傻乎乎的我,只消望一望你的眼睛,就看穿了你的内心……上帝早就赋予我一种非凡的洞察力了。不,假如我的上帝没有启示你,你是不会成为基督教徒的;而我的上帝至今还没有启示你。”

“你说得对,”莫尔顿不知所措地承认,“我的皈依是伪装的。我为什么要对你否认呢?我没有别的办法。但你应当承认,我那么做完全是为了你。你应当相信,也许我们结婚后就会相互谅解。”

“我也这么想过,”兰蒂瓜小姐情深意长地说。“我对自己说:‘他是怀着二心而来的,但当他长期地生活在我身边,我们的思想像我们的生活一样水乳交融之后,我将把他感化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我们就会不知不觉地想法相同,信仰相同。’”

“那么,你为什么不坚持这种崇高的理想呢?”以色列人绝望

地问道。“为什么正在我就要把你解救出来的时候你却逃走了，不可理喻地把我抛在一边呢？”

“啊！……我的良心不允许我把你从你母亲那里夺走。她当时就跟一只被夺走了崽子的母狮一样。她说的那些可怕的中伤你的话，使我明白了母爱和狂热的伟大。”

“她的狂热与宗教无关，那是种族的狂热。”

“没有什么区别。我当即明白，为了我，你将失去你的母亲。你不知道，你母亲的绝望引起了我多么可怕的共鸣……她感觉到的，我也感觉到了。我想起了我的儿子……苦命的我呀！要是我再能活许多年，看见他长大成人了，他突然弃我而去，跟属于另一种宗教的女人结合……这个想法让我无法忍受……不可想像。”

她看着她的儿子，令人毛发森然地喊道：

“唉！要是我能活下去，看见你长大后从我身边逃走，去爱一个敌视耶稣基督的女人……”

她恐怖地用双手捂住了脸。

“宗教！”莫尔顿悲愤地说。“就是这个可怕的幽灵在迫害我们，拆散我们。我们的良心射出的这个可怕的阴影，到处都在阻挠我们；它不让我们自由地想，自由地爱，不让我们越雷池一步。上帝的意志有时简直跟诅咒一样，确实很可怕。”

“别这么说，”姑娘痛苦地反驳道。“我们为什么要因地上的障碍而烦恼呢？地窄天宽。这里一切都是奴役，那里一切都是自由。在这里，崇高的理想到处碰壁，不得伸展；在那里，到处可以展翅翱翔，无拘无束。为什么你要自寻烦恼呢？为什么你把我今天下午的所作所为看得那么重？这有什么关系呢？地上的离散就是天上的聚会。”

“你的信念真伟大！”

“是的，我的信念是伟大的，你的信念也将会是伟大的，因为你将得救；上帝将在你的心里说话，你将成为基督教徒。时候还没到，但是会到的。这在我心中比灯光还明亮。再说，还有什么比牺牲更能使灵魂荣耀和崇高呢？我愿意也应该这么做。在这里被剥夺的，在那里都能得到报偿。”

“我的可怜的姑娘！夸张的理想主义使你神魂颠倒了。发发慈悲吧，不要把牺牲同上帝赋予我们的自然规律生硬地对立起来。要是你爱我，为什么又要残酷地拒绝我？”

“为了拯救你。不作出牺牲是无法得救的。”

“不。我肯定可以得救。”

“你会得救的。”

“我的得救就是爱你，我不要别的得救。”

“你将和我一起进入天堂。”

“你的身边，就是我的天堂。”

“我的心是十分平静的，你却躁动不安；我有信仰和期望，你怀疑；我在维护我们未来的幸福，但你无法理解这一点，你的灵魂在动摇，在同控制它的偏见斗争。不过你的灵魂会从这种混乱中解脱出来，它应当见到光明，也能够见到光明。唉，我终于对你说了这些话，使我死而无憾！我的最大痛苦，就是看到自己已在坟墓的边缘，而又没有一刻可以由我支配的时间，来对你说出刚才那几句话。我像一般垂死的人一样，我神志不清过，觉得生命在我身上耗尽了……我在绝望和昏乱中胡说八道不下一千次，我像傻瓜一样放声大笑……发觉我的生命的每一部分都因死而颠倒错乱了……我不知道是什么可怕的想法，什么神奇的力量，使我从床上挣扎起来，把我领到了这里。在极度的错乱

中,我那可怜的心清晰地看到了一件事……你要夺走我的儿子,以便在他身上占有我。我叔叔对我说,看见你进了凯法斯的家……我就产生了怀疑……我快死了,但还没有死,如果我已经死了,那就是我又复活了……我出了家门,跑,飞……临死之前能向你倾吐我最后的想法,多么幸福! 我的这些想法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她的头垂在身边的床上。丹尼尔急忙去扶住她。

“啊,我在这里多好啊!”葛罗丽娅看着近在咫尺的情人的眼睛说。“我的儿子,你……我的至爱!”

“这种感情,对你的上帝和所有的上帝来说,都是最合法、最自然、最宝贵的,”丹尼尔肯定地说。“为什么你不能根据这种感情行动,藐视其余一切呢?”

“亲爱的朋友,”葛罗丽娅闭着眼睛说,“上帝慈悲,他让我就这么死去。”

“不要想到死,”丹尼尔激动地说,被他的情人的奄奄一息的样子吓坏了。“要不要找人来……你怎么啦?”

“没什么,没什么,”葛罗丽娅凑得更近了,注视着他,两人的眸子里都映着对方的影子。“谁也别叫。要是有人来了,咱们就不能单独在一起了。我觉得很好! 我的儿子呢?”

“在这儿。没看见他吗?”

“你愿意帮我一下吗?”

“怎么了?”

“我动弹不了啦。似乎,我的全部生命都停滞了,只有心还没有疲倦,还在跳动。把我抱到床上,把孩子放在我身边……”

丹尼尔照她的吩咐做了。

“我去叫人。”

“不。我求你，别叫人。我什么也不需要。我很好。我现在觉得比任何时候都要好。不过，告诉我：就咱们俩在这儿吗？”

“只有咱们俩……为什么不睡一会儿，我的宝贝？”希伯来人热情地捧着美人的头说。

“我就要睡了，亲爱的，”她带着欢悦的信心说。“别怕，我一会儿就会醒来的。”

“等等，我去把那个女人叫来，”莫尔顿惴惴不安地说。

“如果你要叫她，我就回家去睡觉，”葛罗丽娅抓住他的一条胳膊说。“对我这个病来说，你和孩子陪我在一起，是最好的药。”

“啊，你说的是多么圣洁的话呀！”丹尼尔欣喜若狂地喊道。“你是如此圣洁，我都不能称你是我的妻子了！如果我那样说，那是罪恶，可怕的罪恶，为此，你的上帝或我的上帝，二者之中任何一个都会在来世惩罚我们的。”

“你的眼光是短浅的。我从更高的境界来看待我们的婚姻。当你得救之时，你也会看到的，那时你将感激我，可怜的盲人……不过，告诉我：咱们真的是单独在一起吗？”

“真的。唉，要是咱们能一辈子在一起，出走，打碎整个世界，建设我们自己的世界……要是我们能永远享受这种愉快的孤独，亲爱的，我们就会很快推倒那些虚幻的祭坛——我们在这些祭坛的石头上任人屠杀，——我们要在那里修建另外一座祭坛，只属于咱们两人的祭坛！”

“这个，只要你皈依耶稣基督，就会实现，”姑娘欣然回答道。“那时我将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不管隔得多远，我都能认出你，把手伸给你。”

“耶稣基督……总是这个名字……”

“总是。我知道你会进入他的王国，而这就是我的安慰，这个理想把我从绝望和地狱中救了出来，使我甜蜜地死去，使我的灵魂洁净地进入天国。因为这个理想，我觉得死亡是甜蜜的，这个理想足以使我在弥留时充满快乐。”

“看在上帝面上，别说死……你会活下去，并成为我的。把手给我。”

“我把心给你，”葛罗丽娅以一切声音中最圣洁的声音说道，一边抓起她情人的手按在自己的胸上。“自从我生下来，它跳第一下的时候，我就属于你了。你是犹太人，它爱你，正如你是基督教徒，它也爱你一样。因为，它是以耶稣基督的精神来爱你的，耶稣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夫君……我现在用嘴这样叫你，这是很久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心里呼唤的名字。我为你而生，也为你而死。”

“然而，你真狠心，我们的分离是你的罪过，因为你不自觉地做了我母亲的同谋，和她一起破坏了我的计划。”

“我破坏你的计划，是因为你母亲的绝望压倒了我的良心，我看见她的时候就说过：‘宁可死也不能在母子之间制造不和。’何况，你的皈依不是真诚的。当时，我产生了一个压倒一切的想法，我们的灵魂已陷入了这场可怕的冲突，没有巨大的牺牲就无法结束，应当由我作出牺牲……我们在这里播下的种子，在这个不幸的世界上是不会生长的，只能在另一个世界上，才能发芽，开花。”

“我佩服你的牺牲，但我不理解，”丹尼尔痛苦地说。“你所说的这个出路，在什么地方能实现呢？……在明天就要把你囚禁起来的那个可怕的修道院里吗？”

“不……在天上，”葛罗丽娅天使般微笑着说。“死亡阻止我

进修道院,我很高兴。这样更好,好得多。在修道院里,我不可能把我对你的爱变成宗教的爱,我的姑妈,把修女当作完美的基督教徒的榜样,向我推荐;但是,我不能忘记我的儿子,不能不随时都思念他。我相信,我背十字架已经背得够远了,在抛弃一切享乐之后,我怀着上帝将拯救我们的信念,与世长辞。”

“不,你不能死,葛罗丽娅,你还不能死!”丹尼尔叫着,吻她的前额。“如果你死了,你的死就是自寻短见,就是向荒谬的伦理道德屈服,向放弃应有的幸福那种残酷行为屈服。可怜的路上的天使呀!你在慢慢地、一天一天地自杀。受苦是高尚的,但是为受苦而受苦不能成其为宗教。你牺牲了一个可能是很幸福的未来,你扼杀了一个初生的家庭。只要能造福,就该活着造福,尤其是在可以活着造福于人的时候。你阻止我们互相谅解,阻止我们生活上的结合和可能由此达到的思想上的结合,你害了自己也害了我,你把我们今生就可以实现的幸福和结合推迟到来世。你在干涉上帝的事情,亲爱的!”

“你不是基督教徒,就不可能理解这一点。不过你就会明白的!……在这个世界上我不能成为你的妻子,因为你的皈依是假的。不应当虚伪,灵魂本来是自由的。你的有生之年将给你时间和道路,使你获得你渴望的幸福……我死得很愉快。我临死的时候能够对你说,‘丹尼尔,你将因我的斡旋而得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我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使我产生了信心。”

她的声音越来越弱,她开始痉挛了。

“我冷,”她喃喃说道。“给我盖上。你对我的最后照料会使我把你记得更牢。上帝让我死在你的怀里,这样,我的死,就打上了你的印记;而你,也就打上了获救的印记。”

“别说死,别说,”丹尼尔叫道,把毯子裹在她身上。

“我已经死了好久了。我的心受伤了，它对我宣告一切都结束了。现在它似乎在抽，抽，把它的根拔出来。”

“你的幻觉欺骗了你。活下去吧，即使不是为了我，即使在基督教修道院里，在错误的完美中以其他方式死去。”

“上帝对我多么仁慈！……对，多么仁慈！”葛罗丽娅说。“嗯，因为他让我死在你的身旁。嗯，因为他让我免于进修道院，在那里，对你和对儿子的思念将使我无法解脱。啊，我是多么的不完美呀！我是彻头彻尾的凡人。我心里容不下神秘主义，这种特殊的热爱上帝的方式，惊愕和爱的苦恼。我至死也没有做到把尘世的俗念从我心里排除出去。不过，我崇敬的耶稣基督，会对我大发慈悲，他将向我指出其他更好的道路，我将学会圣洁地爱，心甘情愿地沉浸在这种圣爱里，只要在圣爱中包含一点对你和我儿子的爱，因为没有这两种爱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爱了。”

她的声音更微弱了，她又说：

“……我觉得我正在死去。我认为我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对你说话和看着你，是因为上帝的特殊恩惠，使你不至于陡然感到孤寂。我的全部生命都消耗殆尽了。你摸摸我的心，就会知道它几乎停止跳动了。我的视线已经模糊了……我的儿子，他在哪里？”

“他在这儿……你没看见他吗？”

不幸的母亲把身子侧到右边，要抱抱那个可怜的正在继续酣睡的孩子。

“请你帮个忙，你一定会答应的，”她握着朋友的手说。

“帮什么？”

“别偷走我的儿子，也别买走他，永远别让他离开他的祖国和他母亲的家人。我想让他在基督教徒中受教育。”

“我向你发誓，你的希望一定能实现，”他回答道，声音里含
有不安的情绪。

“你别离开，我的夫君，你一刻也别离开我。”

“只要我在这里……”

丹尼尔恐惧地观察着她，发现她的脸上泛出了死色，秀美的
眼睛也浑浊了。

“我真高兴！”她闭着眼睛在低语，右手抱着仍在沉睡的小
孩。“我求你爱我的叔叔、伯伯和姑妈，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希望
我幸福……他们将把我埋在我父亲和我弟妹的身旁。”

希伯来人悲痛欲绝。他知道葛罗丽娅不行了，不敢离开她。
必须叫人，呼救。他喊房东，但没有人应声。

“我的叔伯姑妈们在这儿吗？”葛罗丽娅睁开眼睛说。“对，
我看见他们了，他们在那儿。如果不能向他们告别，我将感到遗
憾……您，亲爱的姑妈，您会对我满意的。您要求我作的牺牲，
我已经作了。您劝我抛弃的，不是都抛弃了吗？”

经过一阵回光返照之后，她的神志又被卷进了错乱的漩涡，
仿佛龙卷风扫过水面时激起的漩涡一般。

“不过您的理想，亲爱的姑妈，”病人继续说道，“没有在我身
上完全实现，当我在上帝面前报到的时候，我也不能把我心中的
宝贝和我不能放弃的高尚情感献给他。啊，我的上帝！我不可
能像对待爱人一样来爱你。只有看到我在尘世上热爱的人们处
在你庇护下的时候，我才觉得你的伟大和崇高。为了你，我的夫
君和儿子将和我一同升入天国，在天堂这棵大树的阴影下歇息，
谛听天使们在树枝上歌唱。”

她的声音渐渐消失了，脸色变得更加灰暗。莫尔顿再也无
法忍受这种情景，跑出去了。旁边的屋里空无一人。他通过一

道通向黑古隆冬的走廊的门，朦胧中走不多远，发现一个灯火辉煌的大厅：这是座教堂。祭坛上，点着几支蜡烛，一个可怜的神父穿着破旧不堪的祭服，在主持早弥撒。教堂有三分之一的地方坐满了村民。丹尼尔在圣器室门口用全身的力气喊道：“救命哪！”他出来后，葛罗丽娅不知道他走了，还在不停地说：

“啊，亲爱的伯父……您失败了……这对我是多大的安慰啊……我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今天下午在我们家的小教堂里，您神圣地赦免了我的罪过，我可以安心地死了。您满意吗？但愿如此……我再没有新的罪过需要忏悔了。我不是说过，我不可能不爱他吗？现在他就在我的身边，请您不要责备他。我到这里来了，我没有罪。上帝让我们聚在一起，表示我们的永恒结合，那里只有一个宗教……您哭了，亲爱的伯父。为什么哭呢？我是幸福的。今天下午我忏悔的时候，我对您说过，要我牺牲，我愿牺牲。您不同意。你劝我结婚，你说这是可能的……然而他母亲来了，出现了障碍……我利用那个机会宣布，我自由了……我放弃了。还有什么比在天上轻而易举地就能办到而在地上办起来却困难重重的事情更使人快乐的吗？您笑了……我说的没有道理吗？赞美伟大的理想！欲擒故纵！欲生故死！为了让上帝说‘是’就要说‘不’！……受苦的人有福了……您哭了，亲爱的伯父，您哭着为我祝福……时候到了……永别了……”

莫尔顿奔回她的身边。玛丽亚·胡安娜和另外两个女人跟在他后面。

“她死了！”丹尼尔绝望地喊道。

“通知她家里吧。”

“好的，好的。这儿有没有医生？”

“有。先生；我们就去叫……快跑，你快去叫。”

“葛罗丽娅，葛罗丽娅，”希伯来人大声呼喊着他的情人。
“你听不见我说话吗？”

“听见了，”她清清楚楚地回答说。“夫君，我的夫君，我很幸福，因为在永生里我和你在一起。你在哪儿？”

“在这儿……跟你在一起……你没看见我吗？”

“我的儿子呢？”

“他也在这儿。”

“我看见他了，我见到他了，”她说，眼光和声调都说明这是又一次回光返照。

她的精神在天上和地下驰骋。丹尼尔热烈地吻着她，企图用嘴唇的热量使那渐渐沉入冰冷的死亡深渊的美丽的躯体苏醒过来。葛罗丽娅又睁开了眼睛，她的眼神似乎复活了，眼神里充满了全部表情、全部生命、全部情感和她在那些最幸福的日子全部快乐。她露出了笑容。她曾是大地的骄傲和人类的欢乐。她现在还停留在天堂门口，回头望着尘世，奉献出她最后的眼波和最后的微笑，仿佛一个被放逐的人即将离开她深深热爱的祖国，站在祖国的边境上回眸凝望。她抬起眼睛仰望天上，两手抓住造成她不幸的那个人的双手，喊道：

“我信仰上帝，信仰永生的灵魂。要是耶稣基督没有赦免它的原罪，它就不该得到幸福。我信仰耶稣基督，他为拯救我们而死。我相信最后的审判，相信赎罪。”

丹尼尔在这最关键的时刻失去了理智，不是用嘴，而是用痛苦得破碎了的心回答说：

“我也信仰你所信仰的一切！”

垂死的姑娘想挣扎支起身子，口齿不清地说道：

“信仰耶稣基督。”

“也信仰，”莫尔顿说，他想，如果不这样说，他就是所有人中最残酷的人。

“信仰唯一的上帝，”她又说。

“这，这……这是最好的宗教！……”以色列人小心翼翼地抱着她，大声喊叫着说。“我信仰你，信仰你圣洁的精神的威力，我希望在那个只存在唯一宗教的地方，永远同这个精神在一起。”

“我的宗教！”垂死的姑娘脸上漾着难以形容的笑。

“咱们的宗教！”莫尔顿说，悲痛欲绝。

一阵短暂的沉寂。他直视着爱人的眸子，她的生命正在可怕地陷入看不见的深渊，深渊里的光线是我们所看不见的。姑娘觉得被紧紧地攫住了，仿佛一个即将被押走的俘虏，以最后的一息，断断续续地说道：“明天……明天，你将同我相会于天堂。”

搂住希伯来人脖子的一切动作和劲头都停了。葛罗丽娅的躯体失去了活人的和谐，她那张漂亮的脸像炭火一样正在熄灭，静悄悄地变成了美丽的、微温的灰烬，变得越来越凉，越来越白，逐渐不动了。生命似乎还在她的嘴上喃喃低诉，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幻觉罢了。那是她在坚持表示她的崇高的感情，那快熄灭了的炭火看来仍然在爱。天使们蹑手蹑脚地走了过来，用柔软的手掌抚摸她，检测她，把她抬了起来，她那已经枯竭的精神，意识到了新的生命，叹了口气。就在这个被解脱了的灵魂第一次神游无极的时候，丹尼尔·莫尔顿听见教堂内外都响起了颤抖的钟声。这时，神父正用他那嘶哑无力的声音唱道：“荣耀属于天上的上帝。”为了纪念主的复活，一切都洋溢着欢乐。

第三十三章

结 局

不久，一束阳光照亮了这幅凄惨悲凉的画面，阳光是唯一无愧于那具遗体的火炬。天亮后，心急如焚、痛不欲生的堂布埃纳文图拉、塞拉菲尼塔带着几个仆人赶到了。看到房间里的惨景时，不难理解他们的悲痛心情：那个堂堂男子在悲号；小孩在啼哭，把拳头塞在嘴里；更使人不忍卒睹的是那永归寂灭的朱唇，它的声音曾给世界带来过欢乐。

塞拉菲尼塔双膝跪倒，向主祈祷。她的弟弟在惊疑和悲痛之余，要求作出解释，但一无所获。后来，当小姐的遗体被运往费科布里加镇后，堂布埃纳文图拉由希伯来人陪伴着在路上走，看来他已不再怀疑这位无辜的希伯来人了。堂安赫尔悲痛得死去活来，不想步出他的居室。埃丝特太太也把自己关在房内，眼睛都哭红了。那天，遗憾和悲痛的气氛笼罩了整个海滨村镇，风和日丽的天气也隐退了，天上乌云密布，愁眉不展，泪水滂沱。大风怒号，波涛喧嚣，整个海岸都听得见大海的悲鸣。

第二天上午举行葬礼，前来吊唁的人们挤满了灵堂，其中多数人只是为了“看看她”。再没有比生前受到众人瞩目的死者更能激起人们的好奇心了。致哀时，不少人潸然泪下。凯法斯像个从墓穴里爬出来掩埋活人的死人；神父，这位纵横驰骋于大海深处和高山之巅的巨龙，像小孩一样悲啼不已；堂胡安·阿马里

略也恰如其分地表演了官方的悲痛；有几位参加葬礼的人以惊奇多于同情的口吻说：“她风韵犹存啊！”

上午十点钟，黄土埋了灵柩。世界仍然在前进。理想和事变，一切都按其固有的轨道运行，把倒下的、离开了人间的一切抛在后头去了。世事沧桑，我们应当把这个故事的主要人物的烟消云散弄清楚，如此悲惨而黑暗的逝去，正像经过浴血奋战而不能取胜的军队的撤退一样。那些高尚的心灵，从遥远而敌对的国度前来参加搏斗；搏斗过后，他们淌着宝贵的鲜血撤退了。是谁把它们投入了残酷的战斗？它们还会坚持争斗吗？纷争还将继续存在。岂只存在，而且还会变本加厉。纷争结束前，还有许许多多的葛罗丽娅要前仆后继，作出牺牲，以满足那个张牙舞爪的魔鬼。这个魔鬼可怕的利爪，一半抓住历史，另一半抓住哲学，它是个没有名字的魔鬼，如果有，也是用最美的东西（宗教）和最坏的东西（不和）混合而成；许许多多的葛罗丽娅将要倒下，是的，她们将摒弃这个因争夺而可厌的尘世，向至高无上的审判者申诉她们的抗争。

就在当天，堂安赫尔和他妹妹走了：前者回到他主管的教区，后者进了修道院——换句话说，是进了永恒幸福的前厅。那些犹太人也走了，同被放逐的囚徒一样。堂布埃纳文图拉则逗留了三天，处理了一些杂务，后来也走了。门锁叽里咔嚓地响了一阵，全锁上了；剩下的只有风，它和支离破碎的百叶窗嬉戏着，围着房子的四壁转圈儿。那个曾使宇宙为之欢乐的人消逝了，她生活过的地方只剩下孤独、忘却和一片沉寂。

去年，或者说在上述事情发生之后的第四年，我们见到兰府又修葺一新了。这所豪华的别墅并没有落入堂胡安·阿马里略

手中,他因失望、扫兴和贪婪而恼羞成怒,因此费科布里加镇人嘲弄地称他为“绿色的堂胡安^①”。他的妻子得了慢性黄疸病,变得形销骨立,据说是一枚铜牙损坏了她的五脏六腑。

堂布埃纳文图拉保住了那幢住宅,用做他和睦家庭的避暑之所。今天,已经没人或几乎没人记得葛罗丽娅小姐了。人类记忆力的光轮黯然失色了,然而这对她能有什么影响呢?她还有另一道永不熄灭的光轮,它的光辉尽管超出了我们的视力,但并不会因此黯淡无光。她的墓碑上刻了十四个姓名。本来,堂西尔维斯特雷还想在碑上刻一首诗,刻几句溢美之辞,或者刻上一些可给墓地增添花絮的其他东西,但堂布埃纳文图拉没有同意。如果她能从永恒的天堂用怜悯的目光向费科布里加回眸下顾,一定会对她在人们心目中珍贵记忆被逐渐淡忘而感到些许欣慰。

关于塞拉菲尼塔,令人肃然起敬的消息源源而来。她的睿智与日俱增,她的仁慈则未减分毫,这是她的无比高尚的灵魂终将得救的保证。堂安赫尔没有再回到费科布里加镇来,他一如既往地管理着他的教区。据说,现在要把他调往一个更重要的教区,他也的确当之无愧。他总是痛苦而愤懑地回忆起当年那个圣周六发生的事件和那次枝节横生的皈依……不过,在良心的苦斗中,他这位善人又能做些什么呢?如果说那天没有让新的灵魂进入教民的行列,那也不是那位称职而勤勉的牧人的罪过。

就在我说过的那一年,也就是在那个圣周的四年之后——

① 在西班牙语中形容词“绿色的”(verde)还另有“好色的”,“风流的”等意思。堂胡安,一译“唐璜”。中世纪西班牙传说中的青年贵族,浪荡子的象征,欧洲许多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

在那个圣周的盛大行列里，圣歌在费科布里加镇是空前绝后的（以后再没举行过灿烂的圣事游行，因为堂布埃纳文图拉把自己的钱财用于镇上铺石头路了）——再说一遍，四年之后，一个可爱的幼童在兰府的院子里玩耍。那孩子过去和现在仍然是圣子转世的模样；圣婴那美丽而聪明的大眼睛，在改造世界之前，曾经满怀深情地看望过人间。据说，那孩子不是出自娘胎，而是艺术和信仰创造的奇迹。他的肉体 and 生命都来自牟利罗^①的火热的灵感。在费科布里加镇，过去和现在，人们都叫他小拿撒勒人。他的眼睛像他母亲，外貌像父亲，显得稚嫩，匀称，矜持，丰采动人，一头栗色鬈发。大家都喜欢他，对他宠爱得近于娇惯，堂布埃纳文图拉对他更是百依百顺，他用竹马、带铃铛的铁环、学步车、喇叭、小自行车、玩具枪、小鼓以及他的表姐们、奶妈安东尼娅和叔父布埃纳文图拉不时送给他的其他各种玩具，把家里闹得人仰马翻。

那年，就是去年，他身穿重孝。他不明白这是为了什么。不过，当然是事出有因：他的父亲在伦敦去世了。是怎么样死的？或者说，是得什么病死的？得的是一种无名绝症。他是疯了两年之后死的，异想天开地想探索一种新的宗教——唯一的宗教、未来的宗教——的怪僻，使他疯了。他声称他已经找到了那种宗教。可怜的人！……他苦思冥想，形容枯槁，丧失了理性，最后像灯一样被吹灭了。

他能在那里找到他的理想吗？在他未到之前，有人在那里急不可耐地翘首企望，也许是怀着对天堂的厌恶在等待着他？……作出肯定的答复是武断的，也许，在这本书里，还是以

^① 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著名画家，擅长宗教画。

存疑为妙。

但是,那个费科布里加镇的恋人和伦敦的疯子梦寐以求的东西,难道我们不该希望它尽可能变成现实吗?你,天真活泼的孩子耶稣,无疑是被召来作此尝试的;你在冲突中诞生,你是人类凭借爱情的力量摆脱宗教敌对矛盾的最美好的结晶;你的身上奔流着敌对种族的血液,你是两种良心融为一体的象征。你无疑将作出一些伟大的创举。

今天,你在玩耍嬉笑,一无所知;但你将活到三十三岁^①,到了那个时候,也许你的故事,和你的父母的故事一样,也值得挥笔一书哩!

1877年3、4、5月于马德里

^① 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是三十三岁。小孩名叫耶稣,故有此说。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葛罗丽娅

作者 = (西) 加尔多斯 (B e n i t o P e r e z G a l d o s) 著

页数 = 4 4 5

S S 号 = 1 1 7 1 2 1 5 7

出版日期 = 2 0 0 5 年 6 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原书序
人物表

	第一部	
第一章	序幕	
第二章	葛罗丽娅和她的父亲	
第三章	葛罗丽娅等待的不是情人，而是主教	
第四章	堂胡安其人及其思想	
第五章	他怎样教育女儿	
第六章	姑娘如何解释	
第七章	葛罗丽娅的爱	
第八章	一个奢望者	
第九章	欢迎、演讲和介绍	
第十章	堂安赫尔·德·兰蒂瓜，×××主教	
第十一章	一件大事	
第十二章	另一个人	
第十三章	下雨了	
第十四章	另一个人近在咫尺	
	第十五章	即将来临
	第十六章	他来了
	第十七章	金雀花王朝号轮船
	第十八章	费科布里加镇的神父
	第十九章	遇难者
	第二十章	主教大人的神圣计划
	第二十一章	刷白的坟墓
	第二十二章	葛罗丽娅的回答
	第二十三章	对世界上最虔诚的国家的两种评价
	第二十四章	一件善行
	第二十五章	另一件善行
	第二十六章	反叛的天使
	第二十七章	他走了
	第二十八章	归来
	第二十九章	别了
	第三十章	女罪人和异教徒
	第三十一章	暂停——矛盾似乎解决，其实只是推迟而已
	第三十二章	猎取选票的人
	第三十三章	盛宴
	第三十四章	犹大桥上
	第三十五章	上帝的审判，无底的深渊

第三十六章	多么可怕的天气！
第三十七章	终于真相大白
第三十八章	约伯
第三十九章	闪电
第二部	
第一章	塞拉菲尼塔和堂布埃纳文图拉·德·兰蒂瓜
第二章	他们的话题
第三章	未知的事情和其他已知而且应当道破的事情
第四章	救世主的女朋友们
第五章	现实主义
第六章	棕枝主日
第七章	姑妈和侄女
第八章	救世主在街上
第九章	天地不容的人
第十章	半心半意的殷勤
第十一章	一千八百年的世仇
第十二章	堂布埃纳文图拉的方案
第十三章	秘密
第十四章	住处
第十五章	到哪里去？到哪里去了？
第十六章	俘虏
第十七章	坦白
第十八章	痛苦，牺牲，死亡
第十九章	荆棘、钉子、鞭子、十字架
第二十章	我该怎么办呢？
第二十一章	圣周礼拜四
第二十二章	拯救的希望
第二十三章	不速之客
第二十四章	费科布里加镇的女樵夫们
第二十五章	一切顺利
第二十六章	埃丝特太太
第二十七章	母与子
第二十八章	迷乱和狂热
第二十九章	望教者
第三十章	海魔
第三十一章	可爱的母亲
第三十二章	复活节
第三十三章	结局